

四騎士 (註二)

第一章 從卜諾司艾可到巴黎

許爾台諾乙於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七日，從南美洲阿根廷國的京城卜諾司艾司那地方起程回巴黎了，他坐的是德國漢堡公司的郵船弗雷德里克大王號。本來在巴黎市裏星宿區那一帶的四海一家式的沙龍裏面，他被人稱做「性靈畫師」，然而他在探戈舞裏委隨巧妙的著名，卻遠在乎他的畫法的老練和顏色的絢爛之上。

郵船離了岸之後，船上的人都完全安靜了。本來在墨西哥，白種人和雜種人互相屠殺，於是就叫大眾不相信人類是一種被和平氣象消去好關本能的動物了。但是在這行星上的其餘地方，各種民族仍然顯出一種可做榜樣的蘊藉態度。即以大西洋洋面以論，這班旅客們的國籍各自都很

不同，然而卻組成了一個小世界，彷彿是未來文明的一個斷片，特地被人送給現代當貨樣看的，彷彿是那種無國界亦無種界的理想社會的一個雛形。

船上的音樂隊，素來每逢星期日，必奏馬丁路德的讚美歌，誰知某一天早上，卻用最意外的黎明鼓吹，驚醒了頭等艙裏的旅客。許爾台諾乙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以為自己還在夢境的錯覺裏。那陣德國式的金車之音，在各處的過道中，在各處的甲板上，吼出馬賽曲了。伺候艙室的侍者，看見這位少年旅客的驚訝，就一面微笑一面向他說明這件怪事。原來這天正是七月十四日，而所有的德國郵船，在習慣上若是遇着那些給牠們供給客貨的國家的國慶日子，向來也照德國的盛節一樣舉行慶典。就是那小的共和國，也看得見德國郵船為牠的光榮懸旗。船長們都小心翼翼地完成這種由旗幟和歷史紀念日組成的宗教式的禮節。並且這也是一種散心的事，既可以替旅客們在長途之中消閑，又可以替日耳曼民族做宣傳之用。

這隊樂師，叫滿船都聽見一陣活躍的，熱烈的，而節奏又不準確的馬賽曲的時候，那些起得最早的人就都議論這件陡然而來的事了。

——真是何等細膩的注意，那些南美洲的女賓說。這些德國人畢竟不比他們的外表一般粗俗。然而有人竟相信德國和法國就會打仗！

這一天，那幾個人數不多的法國旅客，在其餘的旅客的觀念中，是想不到地偉大的了。他們只有三個人：一個是珠寶商人，他新近到美洲來觀察他的分店，兩個替巴黎和平街的店家出差的小姐，她們都是明眸降準的德性高潔的女子，對於其餘那些品行遠不及她們的旅客們，始終守着敬而遠之的態度。到了傍晚，慶祝的盛筵就開始舉行了。在飯廳正面的壁上，法國的國旗和德國的國旗，組成了一種輝煌而又謬誤的裝飾品。所有的德國人，男子都披上了燕尾服，婦女都袒肩。侍者們的制服也都是過盛節用的。到了獻糖食水果的時候，一柄刀子在一隻玻璃鐘上敲了一聲，於是就造成了一陣深沈的肅靜氣象；船長預備致詞了。這位正直的航海家，在固有的職務上，應當向席上致詞，又應當同着船上的那位最尊貴的女賓開舞，這時候，他啾啾啞啞像是搖着門響似地開始說了一大串話。許爾是懂得幾句德國話的，東鱗西瓜地在那段演說裏面抓住了幾個字。那位致詞者，時時重複地說起「和平」和「友邦」。一個做貿易經紀人的德國人正坐在許爾的鄰座，他向這

個畫師自告奮勇願當占人，給了他一些較為正確的解釋——這本是那些以廣告作生活者的慣見的阿諛態度。

——船長懇求上帝保持法德兩國間的和平，他希望這兩個民族間的關係漸漸日趨友愛。

另外一個致詞者起立了，始終是和船長同桌的。這是許多德國旅客中的最尊貴的那一位，杜塞萊夫城一個大實業家，姓艾爾克滿，和阿根廷共和國有重大的貿易。對於稱謂，誰也不提他的姓氏。他的官銜是商業顧問，於是他的同鄉人就照着官銜稱之為「商業顧問官」，對於他的德配，稱之為「顧問太太」。但是他那些至好卻也稱他做「連長」，因為他統帶過一連的預備兵。艾爾克滿之滿意於第二個頭銜竟遠在第一個之上，自從這次行程之初，他已經把這種意見通知了大眾了。現在，他發言了，在這發言的當兒，畫師專心向他那個小的腦袋和他那個寬的胸脯注視，覺得這兩件東西叫這位商業顧問官有點兒像一條戰狗；他想像他若是穿上軍服，那末那條壓着他那紅而肥的項頸的硬領一定會給他擠出一個夾的下巴來；這時候，他正帶着那兩撇鋒芒上翹使人生畏的刷亮的鬍鬚微笑。他的聲音是乾澀而又斷切的，活像是搶着說話；大概這就是他們的凱撒

(註二)的演說姿態。從本能上對於佩刀者的摹仿舉動，這位好戰的市僧把自己的右臂引到腰旁，彷彿叫自己的手去按一柄無形的軍刀的護手刀環似的。

雖然這演說者的驕傲的和帶命令意味的態度，但是對於他開始的言詞，所有的德國人都放聲大笑，來表示自己懂得商業顧問官肯用嬉戲言詞來慰聽者時候的寬大。

——他說了許多很好頑的事，那位舌人低聲再說。然而這些事對於法國人卻絕沒有開罪之處。

但是不久，那些日耳曼族的聽者都不笑了；商業顧問官丟開了他那種冒語式的龐大的諷刺了。照他的意見，法國人都是一些大孩子，快樂，聰明，不能預料未露端倪的事。唉！倘若他們結果能夠和德國人合作呢！倘若在塞因河畔，大眾都肯捐棄前嫌呢！……

於是演說的言詞漸漸來得嚴肅了，帶有一種政治意味了。

——他說，先生，那位舌人重新又在許爾耳邊切切地說，他說他指望法國能夠很強很大，又指望德法兩國能夠一同去抵抗一個公敵……一個公敵……

在這個結論之後，那位身兼連長和顧問官雙料頭銜的演說者，就舉杯來慶祝法國了。

——「工厂工厂！」（註三）他高聲喊着，如同他向他那些預備兵喊一道口令似的。

他一連喊了三聲，於是所有的日耳曼族的羣衆，也都立起來齊聲答了一個「工厂工厂！」這真像是一陣狂吼，而那班坐在飯廳過道裏的音樂隊正奏着馬賽曲。

許爾的國籍是阿根廷（註四）的，但是他的姓卻是法國字，他的脈管裏也有法國血。所以他這時候大受感動；一陣愉悅異常的感覺叫他背上的寒毛豎起來了，他的眼睛也潮了，後來，他喝着他那杯香密酒，覺得同時也喝了點兒自己的眼淚。對呀，這些尋常在他眼裏看做那樣可笑那樣平凡的人，他們今天所做的事卻值得贊美。凱撒的臣民慶祝法國革命的紀念節，他相信自己參與了一件值得在歷史上面紀錄的意外之事了。

——這很好，這很好！他向他同座的其餘那些南美洲人說。我們應當承認德國在今日真是很講禮貌的。

這少年這一晚剩餘的光陰是在吸菸室裏消磨的，在那裏，顧問太太的出席吸引了他的踪跡。

原來那位預備軍的連長，正和幾個身分和財產都比他低些的德國人在室裏鬪撲克牌，他妻子就坐在他的身邊，眼光跟着那些伺候啤酒的侍者的來踪去跡走，不過她卻不敢在這種大量消費的啤酒之中取她自己那一份，因為她傾心於身段的苗條，而很怕自己發胖。這本是一個摩登式的德國女人，以為本國的缺點就在乎女人的笨重形態，於是就以身作則，用各種限制飲食的方法，來抵抗這種國有的危機。每日三餐，在她真是一種難磨的刑罰。她這種由意志的力量得來的而又被保存的瘦削樣子，使得她體格上的魁梧，骨骼上的碩大，以及方腮寬牙，都格外來得明顯。結果，這些寬牙給這位畫師暗示了不敬的嘗試，叫他暗自把她和一匹賽跑牝馬的疎落而不整齊的牙齒的剪影相比了。「她的肉真不多，」他用眼角端詳她一面這樣向自己說，「然而她的骨骼卻非常之大。」她丈夫贊賞他妻子貝蒂的苗條人時的姿態，她，鎮日穿上那件用顏色閃爍不定的材料縫的衣裳，真叫人想起波斯的藝術以及中古時代抄本書上的畫像；他以她不能生育為憂，幾乎把這種了無收穫的事當作一件大逆不道的事看待。日耳曼的祖國是以女人富於繁殖力自豪的，而凱撒曾經用過藝術意味的隱語，在原則上主張德國的真正美人應當有一公尺半的腰支。

這顧問太太，早就自動地給許爾台諾乙，在自己身邊留下了一個坐位，因為她覺得在全部的旅客之中，他是最出衆的男子。這畫師是個中等身材的人，他那黃黃色的額頭，壓在兩簇黑頭髮下面，顯成了一個三角形，這頭髮是有光澤的，彷彿像擦了黑漆，和那些繞着這位座星似的太太的男子的恰巧相反。此外，他又住在巴黎，這個名都，她還沒有見過，雖然她在東西兩半球到過許多許多重要的地方。

——唉！巴黎！巴黎！她睜着她那雙大眼又伸長她那嘴唇，一面這樣帶着嘆聲說。我真愛在那裏過這麼三五個月！

後來，因為要叫許爾談到巴黎的生活，她就自動地談起柏林的娛樂界上的某一些祕訣，不過她的藉藉態度幾乎是一種含羞的，並且她一面在事前，承認世上有更好而又更好的，以及她自身早就極想認識這個更好的。

那位商業顧問官，依然在他那些朋友之間繼續發揮他在演說中的宏旨，而那些聽者，都從自己的嘴裏取去所含的大枝雪茄，預備來放聲贊賞。許爾之來叫他們都用笑臉相迎了；他們都曉得

他父親本是法國人，而這一層，已經够得叫他們把他當做是直接從巴黎的倭綏河沿（註五）來的，並且可以享受法蘭西共和國的高級外交代表的待遇。在他們，這是法國來和德國親善。

——至於我們，那商業顧問官雙眼釘着畫師，如同那畫師等待他尊嚴的宣言似地，一面高聲說，我們真需要同着法國以完滿的友誼來共同生活。

許爾不免動了贊嘆之念了。從事實上，他斷定各國能以友誼團結是件好事，並且每逢機會一來，他對於國際承認的這種友誼的情形，看不出任何流弊。

——不幸，那位實業家用一種不平的態度說，法國對於我們卻顯出抱怨的氣概。我們的凱撒好多年來就用名貴的正直態度向法國伸手為禮，而法國卻假裝沒有看見。您各位將來會明白這件是不對的。

許爾從來不關心於政治問題，而這種過於嚴正的談話漸漸叫他煩悶，所以為得增加點兒滋味起見，他動了答覆的幻想：

——在指望法國人的友誼之前，貴國或者不妨把那從他們那邊拿過來的東西歸還他們。

在幾句話說完之後，空氣忽氣像發呆似地沈寂了一下，這簡直像是在大西洋的海船上，有人敲動了求救的警鐘。那幾個在嘴邊含着雪茄的人，都伸起兩個指頭呆呆地擱在嘴邊，都很大地睜開眼睛。當然，替這種無言的抗議擔任發表一個口頭通告的責任者，就是預備軍的連長了。

——歸還！他提高了一種像是被陡然高聳的衣領扼住的聲音喊着。我們沒有一點甚麼可以歸還他們，理由就是我們並沒有拿過甚麼。我們現在管着的東西，是從我們的英雄主義掙得來的。許爾在這種完全由倨傲而成的不疑態度之下，感到自己身上發動了那種由遺傳而來的抗議的本能，於是他冷冰冰地接着說：

——這正像我盜了您的表，而後來，我又向您提議要做朋友，並且要忘記過去一樣。即令您有饒我的傾向，我是不是還應當在事前歸還您的表！

那連長想同時答覆這些不能暢談的事情，心裏就沒有系統地從這一件跳到那一件。把奪取亞爾薩司比做一個盜案！……一塊日耳曼的土地！……人種！……語言！……歷史！……

——但是有甚麼東西，可以證明亞爾薩司有意要歸德國管？這少年依然沒有脫離寧靜態度

這樣問。您多會問過他們的意見呢？

那連長心下不免遲疑了，如同在兩個政見之間決不下取舍；揮拳去打這個無禮的人，不然就用輕蔑的態度壓倒他。

——青年，他終於用莊嚴的態度說，您真有不知所云的境界。你是個阿根廷人，對於歐洲的事一點也不明白。

一切旁觀的人都贊嘆了，他們用自己派給許爾的國籍制住了他了。至於艾爾克滿連長，用軍人的強硬姿勢，轉過脊梁向着許爾，再從桌氈上拾起那些撒在跟前的紙牌，開始一言不發地來擺那「通關」的頑意。

倘若同樣的活劇在陸地上發生，沙爾就會和這班無禮的人斷絕一切的關係；但是一隻橫渡大西洋郵船上的不可避免的混雜生活，卻逼出了他的大度了。所以第二天，這位商業顧問官和他那些朋友們走到他跟前來，並且爲消滅任何不如意的回憶而特地向他寒暄時，他故意顯出了天真爛漫的孩子態度。這既然是一個屬於很富的人家的少年，結果他們應當和他拉攏。而關於他的

法國原籍那一層，他們已經注意再也不用隱語。在他們，他既然是阿根廷人，這一層就够得叫他們全體都向阿根廷的以及南美洲其他各國的繁盛注意了。他們對於這些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異常重要的關係，都用嚴肅的態度討論這些國家的政治要人的傾向和行爲，故意叫他們曉得德國沒有一個人不留心他們的前途，向這些國家的每一個預賀一種未來的榮耀，由德國反射而來的榮耀，祇須這些國家自願在德國的勢力之下生存。

這位畫師卻制不住自己的弱點：丟不開重到吸菸室閑坐的念頭，他選擇下的時間，就是牌局已經結束，那些贏家正在那裏白喝大量的啤酒，白抽大枝頭的漢堡雪茄的當兒。這種時間，可以看得日耳曼式的種種發展，聽得見男人們的種種肺腑之談，種種笨拙的笑話，種種帶色彩的故事。那位商業顧問官丟不開他自己的最高位分，對於他那些同鄉們喧譁笑話，安然以首席自居，這些人或者是漢堡卜來門一帶口岸的安分商人，他們對於德意志帝國銀行都享受廣大的信用借款，或者是在南美洲東部各國裏面開大公司的商人，他們帶着丁口蕃殖的家族在那裏開創事業。而他本人呢，他是一個連長，一個軍人，每逢說到那些使他搖着肥頸大笑的好字眼，他竟以爲是帶着一

班戰友們蹲在露營的地點。許爾異常贊美這些漢子從天性之中帶來容易嬉笑的脾氣；爲着能够哈哈大笑，他們都歪歪地仰在坐位上；並且，倘若聽故事者不同情於這種激烈的歡呼，於是說故事者就有一個不朽的常勝方法來醫治這回的成績不好：

——有人說給凱撒聽過，他說，凱撒曾經因此大笑。

這兩句話就够得叫在座的人全都放開嗓子笑了。

這條郵船走近歐洲的時候，一陣絡繹而來的消息達到了船上了。管理無線電機的人員不休息地工作。某一傍晚，許爾走進吸菸室來，就看見那些德國人指手畫腳地談論。素來他們只喝啤酒，這一回他們卻不用啤酒，叫人開了許多瓶的德國香賓。艾爾克滿連長端了一杯送給許爾。

——現在開戰了，他眉飛色舞地說。畢竟開戰了！這正是時候……

許爾露了一個驚訝的姿勢。

——開戰開甚麼戰？

他也和大衆一般，早在過道裏的黑板上面，看見過一份無線電報，說是奧國政府新近向塞爾

比亞國提出了哀的美敦書；但是這件事卻一點也不叫他驚駭。他本來看不起巴爾幹的糾紛；這不過是窮鬼的交閉罷了，這樣的交閉占住了世人的注意，就誤了世上的正經事情。這件陡來的變故，有甚麼處所使得這位好戰的顧問官這樣關心呢？奧塞兩國結果大概是會諒解的。外交有時候也有點用處。

——不對！那連長強硬地高聲說。這是戰事，被上帝保佑的戰事。俄國一定會維持塞國，我們呢，我們一定幫助我們的聯盟國。那末法國又要怎樣辦呢？您可曉得法國要怎麼辦嗎？

許爾聳了聳肩膀，神氣就是同時表示這既不歸自己管轄也不願過問。

——就是開戰呀，我現在告訴您，那一位重新又說，我們必需為預防而開戰。俄國強得太快了，並且他們的預備為的是抵抗我們。再要和平四年，他們的軍事上的鐵路計畫就會完成了。於是乎他們的兵力，和他們的協約國兵力合攏來，就可以和我們的相等了。所以較好的辦法，就是現在決然打他們一下。機會是應當利用的……唉！開戰為預防而開戰！將來這就是德國實業的救星。

他那些同鄉人默默無言地靜聽。彷彿有幾個人不向他這種興奮的境界表同情。他們那種商

人式的頭腦，以為看見了買賣都擱淺了，分店都倒閉了，放款都被銀行截止了，簡而言之，在他們心裏，這是一場比交鋒比屠戮還要可怕的滔天大禍。然而他們卻用含糊的聲音和點頭的動作來贊賞這位預備軍連長的誇惡宣言。許爾竟以為這位顧問官和他那些贊賞者都喝醉了。

——請您留心呀，連長，許爾用一種勸解的態度說。您說過的話也許不大合適。開仗怎麼會叫德國的實業獲利呢？德國逐日漸次格外擴張經濟上的活動；每一個月，德國開闢一個新的市場；每一年，德國的貿易總帳在駭人的比例上增加數目。五十年之前，德國還得強迫那些被柏林的警察處罰的車夫們到船上去當水手，今日呢，德國的成隊的商船和軍艦，竟在各處的洋面上往來如織了，並且沒有一個口岸，德國的貨品不在牠碼頭上面占個重要的位置。所以，德國應當做的事，就是繼續這樣地生活，而預先避免開戰的危險。再過二十年的和平世界，德國人就是全世界市場的主人翁了，可以戰勝他們業師和他們敵手的英國了，而在這種鬪爭之中並不會流血。您願意像那種仗着一張紙牌去賭自己全部財產的人一般，還一時之快，把這種昌盛無邊的事業放在一場可以於您不利的鬪爭之中去冒險嗎？

——我們應當做的事，艾爾克滿憤然說，就是開戰，爲預防而開戰！我們在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過活呀，這種情形如何能延長呢。一回整個地做個結束罷！不是他們就是我們！德國向世界挑戰，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够強的。我們的義務，是要遏止俄國的威嚇手段。並且，倘若法國不肯安分守己，活該他們倒運！倘若其他的國家敢於干涉我們，也活該他們倒運！譬如一個人既然在工場裏面裝了一部新的機器，爲的是要牠生產，不是要爲牠蹲着不動。我們現在既然有了在世界堪稱第一的兵力，我們就應當用牠，倘若不然，牠就有生鏽的危險了。對呀，對呀！有人想用一個鐵圈子箍住我們的嗓子；但是德國的胸膛是結實的，只要使勁挺起來，就可以叫這種致命的東西粉碎！我們應當在旁人還沒有利用我們的打盹來鎖住我們之前喊醒自己呀！護擁着我們的寶劍就是悔氣！

許爾覺得對於這篇倨傲的宣言有非答覆不可之勢。他從沒有見過德國人認爲冤屈的那種鐵圈子。凡是鄰近各國所做的事，無非各自預防，無非對着日耳曼民族的了無限制的野心不能再在偏信之中繼續生活；他們不過是簡單地爲抵抗一種幾乎必來的攻擊而預備罷了；他們想着手來維持自己那個受着種種最奇特的企圖的威嚇的尊嚴罷了。

——其餘的國家，他用結論的口吻說，都很有爲抵抗德國而自行預防之權。難道貴國不是代表世界上的一種禍害嗎？

這隻郵船所經的路，這時候已經不在美洲的洋面了，所以這位商業顧問官在他的辯駁之中，擺出了一個調斥冥頑孩子的家長式的尊嚴，於是摹仿外交家的冷靜態度向他說：

——我早就恭恭敬敬請您注意，少年，您自己不過是一個南美洲人，你對於這些問題一點也不明白。

許爾和這位顧問官以及那班黨徒的關係，就是這樣結束的。這些德國旅客越是行程走近了他們的故鄉，越見脫離了那種陪着他們在新大陸旅行的卑躬折節求悅於人的欲望，所以他們中間竟沒有一個人來勉強爲畫師和連長進行和解了。

然而無線電的消息不絕地輸送過來，並且船長時常在自己的艙裏和商業顧問官講述，因爲這一位是本船的德國團體當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其餘的那些呢，卻尋找一些偏僻的地方來低聲談話。每天，在過道裏的黑板上面，總標出種種越來越叫人心焦的新聞，由無線電遞來的新聞。

在許爾台諾乙認為這次旅行的最後一天的早上，那個伺候客艙的侍者喊他：

——先生，請您趕快到甲板上來，這真好看。

洋面上罩着一層薄霧；但是穿過這層浮動的水蒸氣望過去，就望見許多烏樣的剪影——烏上還有許多肥大的和尖銳的高塔，然而這些烏卻顯出沈重的外表，慢慢地和莊嚴地在油一般的水面上前進。許爾數了一數，這些烏一共有十八座之多，像是塞滿了這一片洋面。這就是英國的海峽艦隊，新近奉了政府命令離開海岸，專誠為表明實力而來。這樣在薄霧之中，欣賞這種叫人想起一羣史前的海上怪物般的艦隊無畏戰艦，在這位畫師平生還是第一次，然而叫他明白了英國的實力。後來，這隻郵船走到這些戰艦之間了，牠就像變小了似的了，又像受屈了似的了，而許爾卻窺見牠增加了進行的速率。這少年想道：

——旁人可以說我們這隻船在自覺心上感到不安，所以想把自己引到安全地方去。

剛剛過了正午，弗雷德里克大王這隻郵船在南緯敦海灣內面停下了，但是預備出口的時間牠卻力求其快。雖然要裝載許多旅客和大宗行李，碇泊的手續卻來得非常緊張。兩隻滿載的小輪

船靠住了這隻郵船，於是一堆本在英國安居的德國人都上了甲板。隨後，這郵船帶着一種在這帆船林立之中向不許可的速率，重新又在那條運河裏面起程了。

這一天，他們在這條在海面上通衢之中，遇見許多非常的事。一陣瀾漫空際的煤煙，漏洩了法國艦隊正從俄國護送潘家寶總統回來。隨後又是許多英國軍艦，如同警犬似地防守海岸。兩隻美國裝甲巡洋艦，從牠們那種露空的船桅叫人辨明國籍。一隻俄國戰艦，渾身雪白刷亮，費力向波羅底海而馳。這隻郵船上的旅客們，憑欄議論這些遇合：

——消息看來不好，他們說，消息看來不好！這一回，事情頂真了！

於是他們不安地瞧着附近左右兩傍的海岸。這些海岸依然還是向來的情景，但是大眾已經猜到了海岸後面的國家，卻正爲着一件可以陡來的重大變故着手預備。

這隻郵船，應當在半夜光景纔到法國的布羅業海口，並且應當在海口裏面等到黎明，使旅客們可以好好兒登陸。然而這一回，牠在十點鐘就到了，遠遠地離着海口拋了錨，並且船長吩咐應當立時就卸旅客。起碇的時間是應當盡力提早的，看來無線電並非無所謂而設。

在那些向着海面散出一陣慘白光線的電燈之下，那些向巴黎前進的旅客和行李，漸漸地移上了小輪船。水手們擠開了那些因數點箱子而遲到的女客；侍者們像搬運包裹似地傳遞那些孩子們。這種普遍的和過度的匆促慌忙情形，消滅了日耳曼式的阿諛之態。

許爾跳上了一隻被海波動盪的小輪船，擡頭再向那隻郵船一望，覺得這片烏黑不動的船舷，像是一片開了許多發光窟窿的牆壁，牆壁頂上列着一道很長的露臺，那就是甲板上的矮欄，欄邊滿是一些高揚手帕致敬的人士。隨後，那隻開動了的渡海郵船和這隻向陸地而進的小輪船之間的距離增長了。忽然一道強烈的聲音，艾爾克滿連長的聲音，在一陣狂笑之中喊着：

——再會，法國先生們！我們不久可以在巴黎相會！

那隻郵船，帶着遁逃般的匆匆樣子和日後報復的傲慢舉動，在黑影裏失蹤了。這就是一千九百十四年到過法國海岸的最後一隻德國郵船。

在布羅業，許爾應當費掉三點鐘的光陰，去等候那列輸送美洲旅客到巴黎的車子，於是他利

用這種開暇，走到了一家加非館裏寫封長信給瑪爾葛荔德洛里葉夫人，在這封信之中，他報告自己的到家日期，並且央求她盡力提前給他一個約會。

等得到了巴黎，已經是午前四點鐘光景了，到北站來接他的，是他的至友沛佩阿爾亨梭拉，這個人在他身邊，是一個兼任朋友，家務總管和寄生蟲三種職務的。到了家裏，朋泊街，許爾好好兒睡了一覺去調節旅行中的疲勞，一直到那用午飯的當兒他纔起牀。吃飯的時候，阿爾亨梭拉交了一封電報給他，在這電報之中，瑪爾葛荔德給他訂了一個約會；當天午後五時，到普教堂公園相見。

午飯之後，他到禹戈通衛（註六）去看他的父母了。她母親魯意莎抱着他的項頸，熱烈得像是以為本不能和他再見；他的妹子露茜達——乳名琦琦——用一種參着同情式的好奇心的友愛，來款待這位在她素來視為不上軌道的長兄；後來許爾看見他的姨母海萊娜也住在他父母家裏，竟動了驚訝；原來海萊娜把她丈夫伽爾哈特洛特和她那些點不清數目的孩子們留在德國，自己卻到台諾乙家裏來消磨兩三個月的光陰。但是他看不見他的父親；這一位，這時候已經到俱樂部裏，探聽那些關於這場叫大衆就憂而使人不敢輕信的開戰的消息去了。

許爾在四點半鐘進了普救堂公園的門了。這本來比約好的時刻早半點鐘，但是他那種處於情人地位的焦躁態度，給他引起了幻想，叫他提早了約會的時間，催促他先到了這個地點。

瑪爾葛荔德洛里葉是個出衆的青年上流婦人，性情略帶風流，卻還很顧體面，許爾從前在參議員拉古爾家裏認識了她。那時候，她丈夫是一個工程師，在巴黎附近開了一家專造汽車發動機的王廠。洛里葉先生有三十五歲，身材高大，性情略近遲鈍沈默，而這種遲鈍沈默的顧盼，像是想深入一切人和物的內心。他妻子比他年輕十歲，最初用一種寬大的微笑，接受了丈夫的寂靜而又嚴肅的傾倒，但是不久他就因此有了倦意了，後來，這位入時的許爾，在她的人生裏面現出來，她就把他當作一道日光款待。他們倆彼此互相流過許多眼淚。她對於這位藝術家向她表示的注意，覺得受了詔媚，而這位藝術家覺到她比起通常那些崇拜他的婦女們，真有超羣出衆之感。他們終於在各處公園裏談過許多次話了，甜蜜蜜地散過許多次步了。她每逢想起若是被洛里葉掃見時，心裏不禁為美地感到了不寒而慄的恐怖；可是洛里葉工廠的事務很忙，當時還絕沒有疑慮。並且她決定不肯學其她的女人一般容易地舍身於許爾，因為她以為這種坦白而又同時有罪的愛情，是自

己的第一次過錯，於是她就要這也是她的最後的。這情形早像是沒有出路了，而許爾對於這類過於貞潔並且近乎兒戲的關係，這類最多不過是偷吻而已的關係，也已經漸漸不能忍耐了。

也許是瑪爾葛勃德的一個女朋友，猜着了這種詭計就用了一封匿名信通知了她的丈夫罷？也許是瑪爾葛勃德因為屢次回家過遲，因為種種不可說明的快樂，因為在配偶間的燕好之中無意地對於洛里葉表見的嫌疑，誤了自己的事罷？於是事實上，洛里葉竟着手來偵察他的妻子了，結果，他毫不費事就證明了她和許爾踐了密約。因為他用一種深篤的熱情愛她，所以他心目中相信的受欺程度，遠比實際上的要格外來得不可補救得多，許多許多的激烈的和矛盾的念頭在他心裏衝突了。他想殺她；他想殺許爾；他想自殺。而末了，他沒有殺一個人，並且由於他對付這個那樣惡劣地欺負他的妻子所施的恩惠，他承認自己的壞運氣了。總而言之，他以前之沒有知道設法叫她愛他，那是他自己的過錯。不過他是個有骨氣的漢子，不能夠容忍這種寬大的丈夫任務。所以他和瑪爾葛勃德經過了一次短簡的說明，其中最後的辦法是這樣的：

——從此我們不能夠在一塊兒過活了。你先回娘家去住，再對我正式要求離婚。這一層我一

點也不反對，並且我還要設法叫你易於得到於你有利的判詞。我們現在從此永訣了，老天保佑你。他們經過這次的決絕之後，這位畫師就動身到美洲，和他自己名下所屬的那些莊家人，商量變賣幾塊農場的辦法，和集中那筆爲自己結婚又爲布置新居所需要的大數目的辦法去了。

現在，許爾跨進了那張從浩武思曼廣衢（註七）通到普救堂公園的鐵柵欄門，他看見園裏的各處樹陰下的路上，滿是許多跑着和叫着的孩子們。他被一個孩子趕着的鐵圈闖入兩腿之間；他因爲一個皮球絆了一交。那些栗樹的陰影下面，螞蟻般地圍圍地圍着無數的乘涼的常客。有些都是附近各家的婆媽，她們做活或者閑談，一面卻用不注意的眼光，去追隨那些受她們託付的孩子們的遊戲；有些都是本區的有產階級，走到園裏來看自己帶來的報紙，以爲這裏可以享受一種山林式的清幽。所有的長櫈都被人占住了。那些鐵椅子，要租錢的座位，又做了許多拿着包裹的婦人們的座位了，或者做了那些本在巴黎附近村落居住，而這時在園裏等候家小同去拉查車站趕車的有產階級的座位了。

在一個早期的行程之中，許爾一逕使用一種轉臺上的木馬式的機械動作，在郵船甲板的櫛

圓而幅上面盤旋，現在，他能够踏着這方固定的地面，自由地舉起鞋子磨擦地面上的沙土，真是一種愉快。他那雙腳，因為在船上已經和那不穩地面相習，這時候依然還留着一陣失了重心之感。他一縱一橫地走着；但是自己的來踪和去跡，引不起誰的注意。像是有一種共同的專心之事，統制了團裏的全部男男女女；這些人高談闊論；那些拿着報紙的，聽見鄰座的人帶着一種詢問式的微笑走近前來。那陣叫都市居民彼此隔絕或者彼此視爲仇敵的本能式的隄防和畏懼，已經是連痕跡都沒有了。

「他們談論開戰的消息，」許爾心裏想着。「這時候，開戰的可能性，在巴黎居人的心目中，是唯一的談話資料了。」

園子的外面，也有同樣的傾向於手足式的同情心和同樣的憂悶。一個報販子喊着晚刊在路上經過時，他竟被許多爭着買報的行人的那些迫不及待的手，攔住了去路。凡是舉起一張報看着的人，立刻他的周圍就圍住了一圈人來問消息，或者來從他的肩頭上面伸起腦袋，去望紙頭上印的那些大標題。在鐵柵欄的另一面，馬杜林街，一個小酒店的布棚下面，許多工人，靜聽一個同業者

用演說家的姿式，指着報上的一條電報的內容大發議論。道路上的交通，市面上的公共動作，都往往時一樣；但是車馬都像足跑得快一些，空氣中間像是有有一種熱病式的麻感，大眾像是有所討論，並且像是一種異樣的態度微笑。誰都像足認識誰了。這所公園裏的那些女人，如同和介爾已經會過一百次面似地，毫無顧忌地睜着他。而他呢，也幾乎能夠走近她們跟前，向她們談話而絕不叫她們驚訝了。

「他們談論開戰的消息。」他又對自己這樣說，不過卻帶着一個認識未來而以見解超羣的智力高尚白居者的憐憫態度。

照他的觀念看來，公眾的不安態度，不過是一個和長治久安的生活相習的民族的神經質的過度興奮現象，這民族一經窺見他們安逸會發生危險就動了呼號式的警告。從前，大眾那樣時常談起因國際衝突而起的一種不可免除的戰爭，而到結局，這種衝突卻自行和平地得了解決！此外，尤其是人類對於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利己主義的事，素來是甘心認為合乎邏輯的和合乎理智的，所以戰事的爆發，在介爾認為可厭的事，因為這件事，也許可以擾亂他在生活上的種種計畫。

「到底不能夠，不會開戰。」他又向自己這樣通知。「這些人都是發糊塗。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而要開戰，是做不到的。」

末了，他拿起表一瞧。五點了。瑪爾葛荔德立刻就會來。遠遠地望見了一個從巴思基艾街走進公園下流婦人，他自信就是瑪爾葛荔德；但是，等到他向她走近幾步時，他纔證明了自己的謬誤。上了當的他又來散步了。滿臉的怒氣，叫他瞧着那座在王室復辟時代為馬德來向公墓而造的銅像，認為比實際更其醜陋。光陰一寸一寸地流過了，而她始終沒有來。他睜着那副焦躁的眼光監視園裏各處的門。末了，那件在他們歷次約會之中幾乎必然忽焉而至的事居然又忽焉而至了：她忽然立在他跟前了，她如同是「菩薩」示像似地，從天上落下來或者從地裏鑽出來。

——瑪爾葛荔德！瑪爾葛荔德！

他幾乎不敢立時去端詳她和這副在三個月旅行之中占住自己心田的臉蛋兒再見，他竟感到了一種驚惶，因為這副臉蛋兒，可以說是被那因睽隔而生的廣泛意象觀念漸漸化為神奇的了。隨後，他陡然從相反的方向，覺得時間的和空間的睽隔都消滅，覺得自己並沒有旅行，覺得自從上

一次約會到現在僅僅只流過幾點鐘的光陰。

他們走到某一叢樹陰裏的鐵椅子上坐下了。但是剛好坐下，她又重新立起來。這地點是危險的，因為那些在廣衢上經過的人，只須回頭一望就可以看見他們，而她有許多朋友，在這時候也許都會從本區的百貨公司裏走到街上來。他們終於在銅像的角兒上找到了一個最好的容身之所了；不過這還不是僻靜的地方。和他們相距幾步之遠，一個近視眼的胖先生正看着自己的日報，再遠一點，許多婦女把活計擱在膝頭上高談闊論。

——你曬黑了一點，她向他說；你現在像一個航海家。我呢，你覺得我怎樣呢？

許爾從來沒有覺得她有今天這樣美。瑪爾葛芬德比他略為高一點兒，輕盈而又勻稱。她的步趨有一種不矜持的，嫵媚的，幾乎近於心花怒發的旋律。臉上的線條並不很規則，不過卻有一種富於刺激性的嬌態。

——你在路上很記掛我嗎？她接着說。你沒有對我負心嗎？把真話說給我聽罷；你知道若是說了謊，我立刻就石得見。

——我沒有一會兒不記掛你！他如同在一個法官跟前發誓一樣，把手攔在胸部跟前一面這樣說。你呢，我到美洲去的時候你做了甚麼事。

他說到這裏就握住了她一隻手來溫存；隨後他伸起了一個指頭，試着慢慢地插入她手套裏面去和她那光滑滑得像緞子似的肌膚相觸。那些看報的先生望着了這種失檢點的動作，憤憤地向他們眯了幾眼。當歐洲受到這樣一種橫禍的威嚇之時，竟有人在公園裏面鬧這些調情的花樣！

瑪爾葛荔德推開了這隻過於膽大的手，就談起他在許爾旅行時候做過的種種事情。她一還感到很厭煩；盡力勉強去消磨那些無事可做的時刻；同了她兄弟去看戲；和她的律師討論了許多回，這律師給她指示了關於離婚應當遵守的步驟。

——那末你的丈夫呢？許爾問。

——我們不必談他，你願意嗎？這個可憐的人叫我可憐他，他是那樣厚道的，那樣規規矩矩的！我的律師保證他甚麼都同意，他不願意引起任何困難問題。你知道我從前帶了一份三十萬佛郎的嫁資到他家裏，而他當時就把這筆數目放在他的買賣上面。現在呢，他願意歸還我這三十萬佛

郎，並且，儘管這個辦法於他很有滯礙，他依然願意在離婚辦妥之後立刻全數歸還我。有時候，我想起自己對他做的事真有些慚愧。他是那樣厚道的，那樣規規矩矩的。

——不過我呢？被這種不適當的精細態度困住的許爾岔斷了她的話。

——唉！你嗎，你就是我的幸福！她用一種愛神的奮發態度高聲說。世上真有許多冷酷無情的地位；不過那有甚麼難淺[†]，一個人都應當過自己的生活，不必憂慮那些因自己而可以給傍人釀成的煩惱。自私自利，這是幸福上的祕訣。

她緘默了一會兒；隨後，如同這些想頭為她是難受似的，她陡然跳到了另一個問題上面。

——你是一個對於一切事情那樣很明白的人，你相信會開戰嗎？大眾都議論的事；但是我想起來，這件事結果是可以商量妥當的。

許爾也用這種樂觀態度贊同她。他一樣不相信會開戰。

——我們這個時代，瑪爾葛荔德接着說，是不再容許這類的野蠻行為的。我認識許多明白大體的德國人，他們的觀念的確確和你我的觀念一樣。一個常和我家庭來往的大學教授，昨天和

我母親說明在我們這個進步的時代，開戰已經是辦不到的。只須一到兩個月之底，人數就不够用了；到三個月之底，維持戰局的錢又完了。他當時怎樣來說明，我現在卻不很記得；不過他的說明是那樣明白曉暢的，聽起來真是樂意。

她想了了，極力在記憶之中搜索；隨後因為憚於用力，就用自己的名義欣然接着再說：

——你朝那些因開戰而生的情形想想罷。那是何等可怕的事！社會的生活會廢止了。不會有宴會，不會有時裝，不會有戲園。並且連那些為時裝而設計的人也不會有了。一切的婦女們都會穿孝。你容許這樣的事情嗎？末了巴黎會成沙漠了！剛纔我一路走來的時候，覺得巴黎是那樣漂亮的！不行，不行，這是做不到的！……你知道下一個月，我們要到韋市伊（註八）去嗎？我母親要去洗溫泉浴。再後，我們要到畢亞里茨（註九）去。在畢亞里茨頑過之後，我又要對洛瓦爾那地方一個別墅裏去做客。此外，我還得辦離婚手續；我希望我們的結婚典禮可以在明年夏天舉行。真有一次戰事要阻撓這一切的計畫嗎？不行，我再向你說這是做不到的。我兄弟和他的朋友們遇着談起「德禍」的時候，他們總做夢。也許我的丈夫也是屬於那些相信會開戰的和預備開戰的人的那一派；不過

這是一件笨事。你像我一般說「這是一件笨事」罷。說呀，我要你這樣說！

他畢竟說「這是一件笨事」，她呢，畢竟被這種確定的口吻穩住憂慮了，接着就另談傍的事。因為她剛纔談過自己的離婚手續，就想到了許爾這次旅行的目的。

——因為和你久別重逢太快活了，她說，我竟忘了那件最緊要的。你那項必要的款子已經籌齊好了嗎？

他顯出一個事業家的態度來談他的財政了。他帶來的款子不及希望的那樣多。他在阿根廷，遇着了一種叫地方暫時感到困苦的經濟上的動搖。不過儘管如此，他居然籌到了一筆匯過來的四十萬佛郎。此外，日後還有人再寄給他，因為一個和他有點姻誼的地主，可以處理這種賣買。

她對於這種答覆像是滿意的，再用正派婦人的神氣說：

——錢究竟是錢，她鄭重地高聲說，沒有錢，就沒有靠得住的幸福。你的四十萬佛郎和我自有的那點兒，可以叫我們過活了。

他們不說話了，眼對眼地互相端詳。他們已經談過那件主要的事了，已經談過那件和他們的

未來有關係的事。現在，一件新的分心的事，住了他們的心靈，他們不敢用情人的地位互相談話了。因為他們四週的詩人越來越多。那些從工廠裏出來的女帽工，那些從百貨公司裏出來的上流婦人，都穿過這所公園來縮短她們的路線。於是樹陰下的路徑就變成了街，而那些行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瞧瞧這位挺拔的上流婦人和她那個同伴——這兩個人如同設法掩蔽自己似地蹲在這些樹叢裏面。有些人帶着訕諷的意味端詳他們；又有些人更其尖刻，用一種有保護性的同謀者的神情微笑。

——真討厭！瑪爾葛荔德嘆了一口氣。有人來打攪我們。

一個年輕女子眼睜睜地瞧着她，於是瑪爾葛荔德認做是某個有名的女成衣店的一個店伙。

——我們趕緊走罷，她說。倘若有人看見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

許爾反對了。爲甚麼要走呢？無論在那裏，他們可以遇着同樣被人認識的危險。並且這是她的過錯，瑪爾葛荔德的過錯。她既然那樣害怕被人瞧見，爲甚麼她又只肯在公共地點赴約會呢？有一個地方，在那裏她可以避免任何打擾；但是她始終拒絕到那裏去。

——對呀，對呀，我知道：你的書室。我曾經對你說過一百回不行。

——不過，既然我們的事情幾乎全部都辦妥了呢？

——你不要堅持罷。我願意你娶的是一個顧廉恥的妻子。

他徒然用一陣熱烈的辯才辯論了一番，她卻始終堅持自己的決定。他只得忍耐了，於是舉手叫了一乘答客西，（註十）她就趁着回娘家去。但是在臨別之際，她握住他的手問他：

——這樣，你不相信開戰嗎？……你再說這句話罷。我要聽見你口裏再說這麼一句。這樣可以安我的心。

（註一）此書原本為西班牙文，於一千九百十六年出版，此譯本係根據濱州譯（濱州譯）的法文譯本的四十三版。

本重註：海軍在題眉之下，聲明法譯本中的刪削和修改，均經伊巴泉允許。

（註二）凱撒（Cæsar）在德文為「皇帝」，本書所指，不是泛稱的德國皇帝，而且是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

（註三）「己」是德文 Ich 的譯音，原意就是「高」，德人表示歡樂時輒高呼「己」，與中國之呼萬歲相近。

（註四）此譯本原註：根據阿根廷國法律，法國僑民馬爾塞爾（名）台諾乙（姓）之子謝爾（名）台諾乙（姓）既生於阿根

廷國，僅僅以他的產生的地點而論，已取得阿根廷國國籍。

(註五)法國外交部衙門在巴黎的德緩河沿，故通常以德緩河沿道街道名稱代替法國外交部。

(註六)法國的街道種類之別，有所謂「阿弗汝」(Avenue)者，在往日原為由城市直通附近村落的大道，近世則此項村落多數併入城市而為市廛，於是此項大道遂化為繁盛街道，今譯之為「通衢」。

(註七)法國的街道又有所謂 Boulevard 的一種，多數為昔日城基所改造，路幅最廣，在今日盡成極繁盛的街道，今譯之為「廣衢」。

(註八)韋市伊 (Vichy) 在法國中部阿立乙 (Allier) 州，以溫泉著名。

(註九)畢亞里茨 (Biarritz) 為法國西部極南的海口，四臨大西洋，亦以溫泉著名。

(註十)答客四 (Taxi) 是一種供人雇用的汽車，車上有自動計價表「aximetre」，依路線之遠近計價，故此種汽車簡名「答客四」。

原书空白

第二章 台諾乙的家世

許爾的父親名馬爾塞爾，本是巴黎附近某村一個工人家庭的子弟。十四歲時候，他就成了孤兒，由母親送入一個做裝潢雕刻的作坊裏學習手藝。那坊主滿意於馬爾塞爾的工作和進步，所以儘管他年紀還輕，不久就派他到外省去經紀這作坊包下的買賣。

一千八百七十年，馬爾塞爾正有十九歲。普法之戰的初期消息在馬賽城驚動了他——當時他正在馬賽城布置某一個戲園的裝潢。

他也像那些和他同時代的少年人一樣，對於第二帝國是深惡痛絕的，尤其因為受了幾個曾給第二共和國盡過力而不忘十二月二日政變（註一）之恨的老同志的影響，所以他心裏的這種深惡痛絕的念頭始終沒有消滅。某一天，他在馬賽街上加入了一個要求和平的遊街運動，一個專以反對政府爲目的的遊街運動。這些堅決和皇帝奮鬥的共和黨人，那些在當時成立未久的國際

黨黨員，以及一大羣因在本國起義而逃到法國亡命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組成了這隊遊街的羣衆。一個披着長頭髮的害了肺病的大學生舉起國旗。那些遊街的人喊着：「我們要的是和平，一種迎合全世界人類的和平！」但是在地球上，種種最珍貴的觀念是不大有人了解的，並且這些和平之友帶着他們的旗幟和他們的宣言走到了伽恩別爾街，就釀成了攔住他們的戰鬪。好幾營預備開到邊界去增援的非洲駐防兵，上一天在若里艾特碼頭起了岸，這些被殖民地生活養成輕於襲擊的習慣的職業兵，當時以爲應當實行干涉，於是有些拔出了刺刀，又有些解下了皮腰帶，一齊高聲喊着：「殺呀！殺呀！」結果一陣雨一般的亂打亂刺就墜在這些和平之友的身上了。馬爾塞爾親眼看見那個誠實的大學生，同着他那面國旗在那些非洲駐防兵的皮鞋底下受蹂躪；不過他卻沒有再看見其他的事，因爲他在挨了幾皮帶又輕傷了肩頭之後，就和其餘的人一樣逃走了。

這一天，他那種執拗的和驕傲的性情，他那種因受反抗而憤激而走極端的性情，竟第一次流露了。受打受刺的迴憶，如同一種可以引起敗仇之念的侮辱叫他暴怒了。他絕對地拒絕去打仗，後來，因爲他沒有方法去躲避這種義務，就決計離開法國。皇帝的處理國政的辦法在他是沒有信仰

的，所以這偶在幾個月之後就應抽籤入伍的青年工人，竟謝絕了這種替皇帝服務的榮耀。並且沒有一點甚麼東西在法國留得住馬爾塞爾了，因為他的母親已經在上一年死了。誰知道財運不在海外的地方等候出國的人呢！永訣了，法國，永訣了！

他本有一點兒蓄積，所以就有力量取得一位管理商業事務的官兒的通融，得以不用護照就上船去。這官兒舉出三條放洋的船叫他選擇，一條是到埃及的，一條是到澳洲的，一條是到南美洲的孟德微多（註二）和卜諾司艾司的。馬爾塞爾本來絕無軒輊的觀念，簡單地選了那條最先出口的船，末了，他就於某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上了直放南美洲的航線，他搭的是一條體積不大的輪船，在略有微風知浪之時，這條船就鬧出一陣可駭的鐵件的鏗鏘和種種的關節的較響。

這次橫渡大西洋的海程經過了四十多日，後來，馬爾塞爾在孟德微多起岸的時候，就在那裏得了他祖國的失利和帝國的推翻的種種消息了。再後來，他又聽見共和復活和且巴黎在包圍之中嬰城苦守，因此覺得自己臨難脫逃是件可羞的事。但是，幾個月之後，巴黎公社的事變（註三）又在天涯飄泊之中安慰了他。倘若他當時仍舊住在巴黎，那末種種公共災禍給他引起的憤怒，舊日

伴侶的關係，他過活的環境，無一件不足以推他向暴動而行。結果，到了這時候，他會被人槍斃了。或者同着許多許多的老同志，在殖民地的監牢裏過活去了。所以他竟以出亡自慶，再也不思念祖國的事情了。在一個異國維持生活的困難，叫他只爲自己本人放心不下，並且竟可以說是他感到了一種在舊世界素未有過的果斷和勇氣。

開始，他在卜諾司艾司做他本行的工作。這都市漸漸在發展之中，所以他有好幾年的光陰，完全消磨在裝潢顧客的門面和客廳這類的工作上面。隨後他倦於這種永不能給他大啓財源的買賣了。所指望的就是這世界快快地叫他致富。在他二十六歲那一年，他重新又投身於任情冒險的生活，離開了都市，跑到一塊洪荒的中心去尋寶藏了。他在北部的大森林試辦過種植；但是蝗蟲在幾點鐘之內插空了他的木苗。他又做過牲口販子，帶着兩個牧童，趕着成羣的牛犢和牝驛，經過安德士山帶的雪窟冰天，從智利國運到波利維亞國。這樣經年累月在漫無邊際的高原上的飄泊生活之中，他對於時間上和空間上的數目真有點兒記不正確。隨後，到了自信快要抓住幸福之時，一陣倒運的投機事業，傾盡了他從前那樣艱苦地掙來的一切。當年他就是在這樣一種使人灰心的

危機之中，以一個正達三十歲的壯年人，在一個姓麻大略伽名巨里涅的大地主的手下服務了。他從前因為販賣牲口，和這個粗野的家資百萬的富翁有過相識的機會。

麻大略伽是一個從少年時代就到阿根廷的西班牙人，他服從當地的習俗，學士曾一般過活，結果終於得着了無數的異常遼闊的孛殖區。他的地域也有歐洲某某親王的采邑那樣的寬，而他那種始終不倦的生陶耳（許四）式的毅力，對於他事業上的昌盛很有贊助。他常常整天整地鞭着馬，去巡視那些遼闊無邊的草灘，他原是在這些草灘裏創始種植紫苜蓿草的人之一，後來，因為這種豐草的肥碩的利益，叫他遇着乾燥的季候，能够幾乎一無所費，去買那些在鄰家裏餓得垂斃的牲口，運到自己的家裏立刻養肥。一羣成千的牲口，他只須騰幾分鐘，就可以知道這一羣的細數，並且，他只須繞着這一羣兜一個圈子，又立刻認得出某一些牲口有病。遇着麻大略伽這樣一個買主，凡是牲口販子的詐騙手段都是枉自費事了。

——孩子，麻大略伽某一天在高興的時候向他說，您現在在困難之中了。發大財的運氣像是遺遠。您為甚麼還要接給再幹這種倒霉的事呢？倘若您相信我的話，就蹲在我家裏罷。我已經老了，

真要一個人。

這個辦法商議妥當之後，麻大略伽那些鄰居，這就是說那些在四五十里路的距離內外安居樂業的地上，都在半路上攔住這個新的助手，來把種種不會如意的事預先告訴他，這是不會經久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和麻大略伽共事。那些在他家裏做過助手的人數，大眾都記不清楚了。果然不久，馬爾塞爾就證明了麻大略伽的脾氣是無法忍受的，但是他又證明了他的主人卻在一種特有的和不可說明的同情心裏，極力禁止自己和他麻煩。

——這孩子是一顆珍珠，麻大略伽如同表明自己向這法國人而施的敬意似地，高高興興時常這樣說。我歡喜他，因為他是正派的。世上只有那些正派的人纔合我的意思。

大概不論是馬爾塞爾或者麻大略伽自身，他們對於這偶因信用而生的「正派」二字，誰都不大正確地知道其中的意義；不過，馬爾塞爾看見這個墾殖區主人，無論對誰——連他的妻小都包含在內——向取挑戰態度，而現在和他說話，卻放棄了主人翁式的強硬態度而採用一種類乎家長式的口音，因此馬爾塞爾也感到了欣慰。

麻大略伽的家庭組織是這樣的：他的妻子，密西亞比德路娜，他素來稱之爲「中國婦人」，他兩個青年女兒，魯意莎和海萊娜，這兩姊妹本在下諾司艾司的教會女學讀過幾年書纔回到家裏來，不久又都恢復了她們舊染的那種原始粗野脾氣的一大部分。

密西亞比德路娜素來在半夜就起牀，來提調工人們的早飯，分派乾糧，和烹調加非或者蘇苔（註五）之類；她斥責那些多言的和懶惰的婆媽，這些女人素來愛在附近矮樹叢裏消磨時日；她在廚房裏邊行使一種統治的權力。不過，只須聽見他丈夫的聲音，她就在一種敬畏兼備的肅靜態度之中取那雌伏的態度，吃飯的時候，睜開雙眼盯住他，向他顯出一種帶宗教意味的恭順。

至於那兩個女兒，她們的父親曾經爲她們富麗地裝飾過一個客廳，這地方就歸她們照顧，不過儘管有她們的抗議，他卻不時從他的粗魯習慣把牠弄得亂七八糟。那些華美的地毯，被這位生陶耳的皮靴上的泥滓印成黯淡無光，馬鞭在溜金的攔几亂放；玉米的樣品，撒滿在糠炕的綬縵子上面，叫這兩位小姐幾乎不敢坐下來。在過道裏和大門相近的處所，本來放着一架大磅秤；某一天，她們要求把這架東西移到附近的雜屋裏頭，他幾乎因此大怒。他每次要去驗明一隻牲口的重量

時候，那樣不就應當去旅行一次嗎？

魯意莎，那個居長的，大衆照美洲的習俗叫她做琦珈，是她父親最愛的寶貝。

——這就是我那個可憐的中國女人的影子，麻大略說。她和她一樣性情好一樣肯做事，不過態度卻格外華貴。

馬爾塞爾對於這種稱讚絕無一點反對的觀念，也許覺得還是不甚般的；不過若是說起這個美貌謙和黑時愁笑而又略帶病容的姑娘，和她那可敬的母親有相似之點，馬爾塞爾卻不肯承認。海萊娜，那個居次的，是一個性情完全兩樣的人。對於家務她一點沒有操作的興味，並且終日只抱着一種失望式的自覺心，以練習鋼琴消磨歲月。

——老大！那位被不斷的琴聲激怒的父親高聲說。倘若至少她彈一兩個跳舞曲子！

末了，在午睡的時候，爲着躲避這陣一段段彈不完的忽升忽降的琴聲，他就跑到梭樹林中躺在吊牀上去睡。他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她做「浪漫姑娘」，並且她竟成了他的吐責或者他的譏笑的目的物了。究竟從甚麼地方，她得了這些在她父母都從來沒有的興趣呢？爲甚麼她要拿把那

種只有小說和詩集的藏書，來塞滿這座客廳的角兒呢？他的藏書，麻大路伽的藏書，是比較格外有實用得多的和格外可以啟發知識的：其中都是種種紀錄，可以從中考查他從前爲傳種買來的那些良種牲口的歷史，或者那些在他墾殖區裏從有名的父母產下來的牲口的歷史。他從前不是有四名叫金剛鑽三世的名馬嗎？這牲口是英皇御殿所屬的金剛鑽一世的孫子，當年在各處跑馬場號稱常勝將軍的金剛鑽二世的兒子。

某一個晴天，算起來已經是馬爾塞爾服務五年以後的日子了，這一天早上，他匆匆地走進了麻大路伽的辦公室。

——巨里渥老爺，我要走了。請您給我一點兒好處，算一算我的薪水罷。

麻大路伽低頭望着他。

——你要走動機呢？

——對呀，我要走……我應當走纔好……

——哼！強盜！我很知道這件事，你爲甚麼要走？你以爲年老的麻大略沒有留心你和他女兒眉來眼去嗎？你的成績早就壞了，孩子！你現在已經是我手裏那筆貝梭（註六）的一半的主人了，你可以說你在美洲已絕一翻了本了。

一面這樣說，麻大略已經抓着自己那根馬鞭子，輕輕地在他這個管事人員的胸前鞭着，然而他用的那種固執態度，卻叫這個受鞭的人還辨不出這究竟是善意或者是惡意。

——正是爲這件事我來向您告假，馬爾塞爾帶着高舉的態度說：我知道我的愛情是一件謬誤的事，於是乎我就走。

——真地！這位老板狂吼着。先生走！先生以爲自己就是可以隨着自己意思去幹一切的主人？……在這裏發命令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年高的麻大略，所以我吩咐你蹲着別走……唉！世上的女人，她們除了叫男人彼此不和之外，沒有旁的用處。我們的生活裏頭少不了她們，真是何等倒霉的事！

簡單點說，馬爾塞爾台諾乙娶了琦珈了，從此他的丈人就很不大會他的產業事務了。管理方

面的整個重量，完全移到了女婿身上。

麻大路伽對於自己愛女的夫婿充滿了種種細膩的注意，某一天他做了一件叫他吃驚的事：他從卜諾司艾司給他帶來了一個年輕的德國人，名伽爾，姓哈特洛特，給馬爾塞爾幫同辦會計。根據麻大路伽的話，這德國人是個聚寶盆；他甚麼都知道，能够負一切工作的責任。

經過了一個短的試驗期間，馬爾塞爾從事實上很滿意於他的會計助手了。這一個固然是屬於法國的仇敵之國的；不過這卻無關重要，總而言之：世上那兒沒有正直的人，並且伽爾是一個模範職員。他對同等的職員，取的是敬而遠之的態度，對下級職員表示耿直不撓的神情。他像是用自己的全副精神能力，來盡自己的職務，來悅自己的東家。每逢麻大路伽一開口或者說了幾個字，伽爾就點頭稱讚，就用笑容相應。有時候馬爾塞爾走進辦公室來，伽爾在坐位上起立，用一種軍人式的硬態度給他致敬。他說話不多，很專心於自己的工作，凡是旁人吩咐他做的事，他做起來決不叫人擔憂。此外，他私自窺探其他的職員的勤惰，走到東家跟前舉發種種的疏忽和種種的缺陷；這固然不是馬爾塞爾最滿意的，然而麻大路伽對於這種收穫卻忍不住自慰的口吻：

——這伽爾真能好得了不得地替我們辦事，他說：德國人素來都是那樣靈活的和那樣講規律的！並且他們的架子都不大，在卜諾司艾司，那些德國人做小店員的時候，他們打掃店房，管理帳目，接應顧客，打字，用四五種不同的文字寫信，並且有時候竟肯陪着東家娘子同到市面上去，如同她是一個華貴的太太，而自己是一個跟班的。這一切職務的薪俸，不過每月二十五個貝梭。若要和這樣一種人競爭，真是不能做到的……

但是經過了這種抒情式的稱讚，這老翁思索了一會兒，接着又說：

——徹底說來，也許他們並不像他們外表那樣好說話。他們遇着了臀部上面受到旁人踢一腳含笑忍受的時候，也許心裏要說：「等着罷，非有輪到我的時候不可，那時候我再還你二十腳。」

麻大略伽也像從前待遇馬爾塞爾一樣，把伽爾哈特洛特引進內室來，不過理由卻是兩樣的。馬爾塞爾是因敬重而受款待的；伽爾之涉足於他家裏的客廳，為的不過是給海萊娜叫幾課鋼琴而已。他每逢結束了辦公室的工作，立刻就走到那浪漫姑娘身邊的一張矮凳上坐下來，叫她彈幾曲德國樂譜，隨後，在退出之前，他自己按着鋼琴，同時自己提起嗓子，唱一曲使得那位老翁立刻打

純的瓦格納的曲子。

某一天傍晚吃飯的時候，海萊娜忍不住向她的父母報答自己新近發現的一件事：

——爸爸，她臉色略帶微紅這樣說，我聽見了一件事。伽爾是貴族；他是一個世家子弟……

——不必大驚小怪！麻大略伽聳起肩頭回答。一切到美洲來的德國人都是餓鬼。倘若伽爾有貴族頭銜，就不會來掙我們這點兒薪水。他真地是因為在本國犯了甚麼案子，纔跑到我們這裏來那樣賣盡氣力嗎？

這父女二人的論調，彼此都沒有弄錯。伽爾哈特洛特本是貴族哈特洛特將軍的一個兒子，這將軍是一千八百七十年的戰事之中的一個次要角兒，當時的德國皇帝因為賞功就封了他做貴族；伽爾本人曾經在德國軍隊裏面當過軍官；但是，自己除了俸給之外沒有其他財源，而自己又愛虛榮愛微逐並且不顧前程，於是乎就鬧了許多的欺詐把戲。當時因為一般人對於這位將軍很表敬愛，所以伽爾沒有受法律的逮捕；不過他的同袍叫他在一種榮譽的審判席前受了訊問，結果就逐出了軍界。他的兄弟們和朋友們都勸這個浪子自殺；但是他過於愛惜性命，寧願逃到美洲來，希

傾掙一分可以給他洗刷前愆的財產。

誰知某一天，麻大略在住宅附近的某處樹叢後面，窺見了浪漫姑娘倒在她這位鋼琴教師的懷中。駭人的活劇就發生了。當時設使這個年輕腳快的伽爾沒有逃得開，那個手裏握着一柄小刀的老翁，無疑地一定殺了這一個。在這場悲劇式的遇合以後，海萊娜因為害怕父親的激怒，一逕關着門躲在樓上一間屋子裏面，經過一星期沒有走出來。隨後，她就從家裏逃走，去和她那位日耳曼種的漂亮騎士同居了。

麻大略到了失望的地步了；但是，這種失望卻和馬爾塞爾的預料相反，既沒有激烈的行爲，也沒有激烈的言論。這位年老的生陶耳的強健活潑態度，已經在這種打擊之下屈伏了，並且時常垂淚，這真是非常的事。

——他在我這裏拐了她走了！他在我這裏拐了她走了！他用一種傷心的態度不住地說。

靠着這種意外弱點的幫助，馬爾塞爾終於得了一種調停的辦法。開始他卻沒有達到目的，直到經過七八個月的分辦，麻大略才承認聽從合理的意見。但是，某一天早上，馬爾塞爾向老翁說：

——海萊娜剛剛分娩，得了一個男孩子，他們給這孩子取了名子叫做巨里涅，和您一樣。

——那末你呢，一無用處的大個兒，麻大略伽高聲喊着，也許麻大略伽爲着遮掩一陣意外的感動纔故意高聲喊着。你給我生了一個外孫嗎？懶得像一個法國人這強盜已經有一個孩子，而你在結婚四年之後，甚麼還不知道幹出來！唉！德國人將來戰勝你們，真不必費事。

在這些事的經過之後，那位可憐的密西亞比德路娜去世了。海萊娜得了馬爾塞爾的通告，就到了聖殖區裏，對着棺材裏的母親來省視最後的一回；於是馬爾塞爾利用時機，終於達到了戰勝老翁執拗性情的目的。原來麻大略伽在抵抗一大陣之後竟肯自省了。

——既然如此，我饒了他們。我這個辦法，完全是爲着那可憐的亡人和你。海萊娜應當蹲在這裏，叫她那個下賤的德國人來接她。

此外，這老翁對於家務處理的問題是沒有法子可以協商的。他絕對不肯把哈特洛特認做家裏的一個人；他將來不過是放在馬爾塞爾指揮之下的一個職員，並且應當帶着孩子們住在管理處的一所房子裏，如同是一個局外人的地位。這一切，伽爾都答應了，此外又答應其餘另外許多事。

麻大略始終不和他說話了，後來，海萊娜託故引着那個小巨里瀝走到這位外祖父跟前，他就帶着輕蔑的態度說：

——你的唱歌漢子的孩子嗎！

彷彿「唱歌漢子」這個品評字眼在他的品評裏就是極端的污辱。

光陰不住地流過，卻沒有給局面帶過來多少變更。馬爾塞爾已經代替麻大略總攬了墾殖區的一切事權了，他暗地裏幫助他的小姨和襟弟，而哈特洛特因此向他表示一種謙退的知恩之感。但是這位老翁對着浪漫姑娘和她丈夫，始終只顯出一種蔑視的冷淡態度。

馬爾塞爾在結婚之後的第六年，他的妻子生了一個名叫許爾的男孩子。在這個時代，她的妹妹海萊娜已經有了三個。再過六年，魯意莎又得了一個女兒，這女兒也和她母親一樣名叫魯意莎，但是大衆另外叫她琦琦。哈特洛特那兩口子，這時候一共有孩子五個。

麻大略這老翁衰邁得多了，他對於這兩枝後裔，早已展開了有目共觀的歧視。他用極不合理的方式溺愛許爾和琦琦，引着他們回到各區去頑，抓起一握一握的銀錢給他們零用，若是待遇

伽爾的那些小把戲，他盡力表出冷酷的態度，只須望見他們就如同攆乞丐似地攆他們走。馬爾塞爾和魯易莎都防護他們的姨姪輩，埋怨這位外祖的不公平。

——這是不見得沒有的事，那老翁回答：不過你們要我怎樣能夠愛他們呢？他們簡直就都是他們父親的照片；白得像是幾條剝了皮的山羊，並且垂着亂蓬蓬的牛尾巴；而且那個頂大的，在這年紀已經戴上了眼鏡！

一千九百零三年，伽爾哈特洛特把一個計畫告訴了馬爾塞爾和台諾乙。他要送他兩個大兒子到德國進中學去讀書；不過這件事花的錢就貴了，因為台諾乙握着錢櫃子的鑰匙，所以一定要得他的同意。這個請求在馬爾塞爾看來是合理的，他現在可以絕對支配麻大略伽的產業；他承認要求老翁允許哈特洛特送這些孩子回歐洲；並且自動地拿出個人的儲蓄給這位襟弟做旅費。

——他和他的孩子們都應當走這些錢對那老翁說。他們能夠永遠不回來嗎！

伽爾這一趟走開了三個月，其間，他寫了許多信給他的妻子和台諾乙，驕傲地向他們談起他那些貴族親戚，向他們宣言若是拿德國做榜樣去比較，那末其他的國家都是沒有價值的；然而這

些話，絕不妨害他回來以後的舉止依然像以前一般地謙虛，一般地服從，一般地諂媚。

至於許爾和琦琦，他們的父母爲得避免麻大略伽的老年溺愛起見，把第一個送進了中學，第二個送進了卜諾司艾司一個教會女學。這兩兄妹在學校裏彼此都不大用功，因爲大家和那種漫無邊際的空間自由相習，所以大家厭棄學校像是一所監牢。許爾並不缺乏聰明也不缺乏好奇心；他讀過許多本書，其中甚麼都有，可是那些於他學業有益的卻在例外；而在放假日期，帶着他外祖父私下給他的錢，早熟地學着過大學生的生活。琦琦她也不大用功，活潑，見異思遷，非常留心於都市的漂亮和時裝，而不太留心於算術的和地理的神祕；但是她的脾氣是世上最好的，快樂，矯捷，容易叫人接近。

麻大略伽和這些孩子們相離，像是精神上感到痛苦。這時候，他已經八十以外的人了，耳朵是聾的，眼睛是瞎的，可是依然還要騎馬，雖然魯意莎和馬爾塞爾因爲恐怕闖禍去央求他，他竟固執己見；並且，他非獨自一人馳騁不可，倘若有人派一個用人陪着他騎馬，他就立刻勃然大怒他終於跨着一匹特地爲他備好的性子馴良的牝馬，從這個牧場跑到那個牧場。每到一個牧場，就有一個

混血種的女人在爐子上面去熬蘇普湯，一個女孩子取出那枚小葫蘆和一枝麥莖，送給他去吸這種苦的飲料。有時候，他在這種牧場裏，不言不動地整整地蹲一個下半年，四週的那些人，帶着一種難着害怕的贊美態度向他端詳。

某一天傍晚，那匹牝馬丟了牠的騎士回來了。大衆立時着手去尋老翁，結果，發見他死在住宅五六里外的路上。這位因中風而倒在地上的生陶耳，依然緊緊地握着他那根時常打牲口又打人的皮鞭。

麻大略伽早在卜諾司艾司的一個西班牙籍的會計師家裏留下了他的遺囑。這份遺囑的篇幅，多得叫伽爾哈特洛特和他的妻子望着不寒而慄。這個去世的人可以留下何種怕人的條款呢？但是前幾頁的內容一讀完，他們的心就頓然安寧了。麻大略伽固然給了他女兒魯意莎許多便宜，不過他仍然留下一個大得可觀的部分給浪漫姑娘和她的兒女。其所以使得這份遺囑弄成這樣長的理由，就因為有一百來份的遺贈品，留給聖殞區上的無數安居樂業的人衆。這宗遺贈品的價值超過一百萬貝梭，因為這位性情相魯的東家，對於以前那些以友誼邀來的服務人員的子女，並

沒有遺忘自己的大度。末了，最後的那一份遺贈品，最大的那一份遺贈品，是留給許爾台諾乙的一塊廣闊無邊的墾殖區，並且有這些一條記載：「我以外祖父的地位把這份產業遺贈我的外孫，使他能够使用這分產業的收穫去供他個人的用費，以免他的父母將來不供給他的零錢，叫他像樣地在他這樣一個少年的地位中過活。」

——但是這一塊墾殖區值得好幾百萬貝梭呀！伽爾這樣表示抗議，他自從確然知道他妻子沒有被人遺忘就變成了不好說話的了。

馬爾塞爾是個寬大而愛和平的朋友，自有他的計畫。根據管理這些大得怕人的產業的經驗，他明白遺產經過了這場分析，日後費用要增加一倍之多，而收穫還是照舊。此外，他又明白這份承襲的產業，一共包括九個廣大的墾殖區域，幾十萬頭牲口，許多筆存在各銀行的大宗款項，許多所造在城市裏的房屋和許多筆尚待收回的信用借款，於是又估計到那些因清算這樣一筆產業而引起種種支出和麻煩。設若讓這些東西一仍現狀繼續如前經營並不實行分析，豈不是好一些嗎？但是，這個德國人聽到這種提議的時候，就帶着驕傲的態度立起來發言：

——不行！不行！各人管各人的份兒，說到我自己，我想回我的勢力圈裏去，就是說重返歐洲，結果我要處理我的產業。

馬爾塞爾對面端詳他，就看見了一個在他還未認識的伽爾，一個在他竟以為不會有的伽爾。——很好，他回答道。各人管各人的份兒。這辦法我覺得公正。

伽爾哈特洛特爲着把資本運回德國去用，就匆匆地賣掉了他名下的一切產業；後來，他帶了妻室兒女重渡大西洋，到柏林安家樂業去了。

馬爾塞爾以後又花了幾年功夫，繼續來管理自己名下的產業；但是現在他幹起來不及從前那樣有興味。他的權力的範圍，已經很可觀地被分析關係減縮了，並且因爲鄰居都不是自家人，很感憤懣，這幾乎全是德國人，他們因爲買了伽爾的區域都成了地主。此外，他的年齡也老了，產業也有了；他妻子承襲下來的遺產將近有二千萬貝梭的價值。就是再堆上一些他又有甚麼需要呢？

簡而言之，他毅然決然把自己的區域佃出了一部分，其他部分的管理，都委託了那幾個曾經得過龐大略的遺贈品而自己又視如兄弟的信用昭彰的人，於是自己就搬到卜諾司艾司，就近

去監視自己的兒子——這時候，許爾已經從中學畢業出來，藉口於預備做工程師，過的是一種糊塗的生活。此外，琦琦在她的年齡已經很強壯了，已經幾乎是一個婦人了，所以她母親覺得現在已經不是把她再關在鄉下的時候：這個青年女子既然可以有應得的那份產業，就不應當叫她受鄉下女人的教養。

然而那些最異樣的消息都從柏林來了。海萊娜給她的姊姊寫了許多說不完的信，其中所談的，不過是如何開跳舞會，如何赴宴，如何打獵，如何的貴族頭銜，和如何的高級軍官的稱謂：「家兄團長某某，」「家堂兄伯爵某某，」「家叔握權樞密顧問官某某，」「家嫡堂兄真的握權樞密顧問某某」之類。德國社會組織的種種奇特性，凡是爲滿足一個剖成了階級的民族的虛榮心而不佳地造出的奇特分辯，都被這位浪漫姑娘帶着榮與一件一件數出來。她並且談起她丈夫的祕書，並非「初出茅廬」的祕書，因爲這祕書是從前在一個公共行政機關得過「主計參事官」的頭銜。她又傲然提及她家裏的那個在德文稱爲「奧八不兌爾」的用人，意思就是「高等號房」那樣的用人。她那些兒子呢，他們的消息也很不討厭。最大的那個是家裏的學者；他專心研究語言

學和歷史學；但是不幸他雙目因苦讀受了傷。他之得博士文憑決不會遲，也許在他第三十歲之前可以變成「教授」。他若是能够做一個軍官，他的母親也許更愛他一些；但是她想起一個有名的教授，可以慢慢地在上社會上取得和一個團長相等的尊敬，因此也得了安慰。她其餘的四個兒子都學陸軍，而他們的父親已經預備了門路，叫他們可以進禁衛軍做事，或者至少也可以進那種由貴族組成的部隊。那兩個女兒，將來一到可以結婚的年齡，決不缺少軍人可嫁，並且還得選擇輕裝騎兵的軍官，他們的姓氏前面都冠了一個表示貴族的「馮」字。（註七）

伽爾有時也寫信給馬爾塞爾，向他說明自己資本分配的用途。然而他卻並沒有請教於他的襟兄的意思；不過純然由於驕傲的心理，特地叫這個舊日的首領，明白他的舊屬從此無待乎他的扶持。伽爾早把自己資本的一部分，投在德國的摩登實業裏了；他已經成了那些大得像一個城市樣的兵工廠的股東，他已經成了那些每半年有一條新船下水的輪船公司的股東。德國皇帝很注意於這些事，而對於那些拿錢來幫助這些工廠和這些公司的人都另眼相看。此外，伽爾又買了一些地畝。在驟然之間看來，他賣掉那些由遺產得來的肥沃地方，來收買普魯士邦的這種非施肥料

不能生產的瘠土，真是一件笨事；但是伽爾既然做了地主，於是早在「地主黨」裏，在那以保守著名而又屬於貴族的團體裏，有了地位，仗着這種計畫的益處，他就跨了兩個同有勢力同有榮譽卻互相反對的政黨：一個大實業家的黨，德國皇帝的朋友；一個是鄉下貴族的黨，普魯士王的軍官的供給者和傳統思想的忠實保護者。

這些從德國來的書信引起的興致，結果在馬爾塞爾家裏，造成了一種略帶妬羨意味的好奇心。琦琦是第一個敢於說話的人：

——爲甚麼我們不到歐洲去呢？

她一切的女朋友都到那裏去了，而她本人，法國人的女兒，還沒有看過巴黎。魯意沙也幫助她的女兒。他們既然都比海萊娜更有錢，將來也可以在舊大陸裏，而像海萊娜一樣去露臉。末了，許爾鄭重地聲言爲自己的學業起見，舊大新比新大陸有價值得多；美洲不是科學國。

於是那位家長，終於自問倘若再回祖國是不是可以有好處。在事業之中做了四十年之後，他自然有權去享一種最後的安閑。他自己快有六十歲了，鄉下大地主的那種硬性生活很叫他疲倦。

了。想到重返歐洲可以叫他回復少年時代，在那裏可以重新找回二十春秋的年齡。沒有一點事情阻止這種回家的計畫：因為法國對於逃避兵役的人有過好幾次的大赦令。而尤其是他個人的案由，早已受了法律上的時效的保護。所以他結果不知不覺地和重返法國的觀念相習了。簡而言之，在一千九百一十年，他在一條開赴哈弗爾的郵船上面，包了許多最華麗的艙位，帶着妻室兒女同渡大西洋，到巴黎的禹戈通衛的一所堂皇盛大的住宅裏面住下了。

在巴黎，馬爾塞爾覺得甚麼都摸不着方向了。認不得一點甚麼了，到了本國，反而覺得變成了外國人，即以說話而論，也反而有多少困難。因為他在美洲，常常整年沒有說過一個法國字，習慣的卻是西班牙文。並且他現在沒有一個法國朋友，所以他出外的時候，就機械地向着那些有阿根廷僑民聚會的地點而行。愛讀的報紙，也是阿根廷報，有時候回家，他的思念只寄在南美洲的草灘的漲價，以及下期的豐收和牲口的市面。這是一個學生在那樣勞苦生活之中過活的人，不動作就感痛苦，也不知道消遣自己的閑暇。

琦琦的爭奇好豔的心理救了他了。他們住的那所房子的超等摩登的華麗陳設，在這青年女子看來像是冷冰冰的，所以要求他父親在那裏面加點兒變化。偶然的機會引他們到了德魯倭府的拍賣場，馬爾塞爾在那裏用合式的價錢買了幾件漂亮的木器。初次的這種成績叫他上了鉤了，末了，因為正以無事可做到厭煩，所以每逢看見日報上載着那裏那裏有公開的拍賣，他總跑了去參加，這算是成了習慣。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兒，都爲着那些滾滾而來的奢侈物件叫苦了，然而這是枉然的，這些物件依舊使人這所住宅。種種極講究的地毯，種種名貴的帳幕，蓋沒了各處的牆壁和地板；種種學派不同而都嵌在炫目的框子裏面的油畫，成行地裝飾了各處的客廳；種種銅的，石頭的和木頭的彫像，充塞了各處的牆角；許多許多的玻璃櫃都裝滿了一種數不清楚的高價卻又

不相調和的瓷瓶；這所住宅漸漸地染上了一座古玩鋪的外表了；另外許多的美術銅鐵物件都被迫而移到了廚房裏去。倘若馬爾塞爾不到德魯倭府去往來，那麼叫他怎樣去消磨他的光陰呢？他

很知道這一切購求絲毫沒有用處；用處就是給他一陣空泛的快樂，叫他幾乎每天去尋點兒新發見，用低價去買一件到第二天就成不關輕重的費東西。他既然不是誠貨的人，也不是有相當的學

識者，可以用真的興味和有恆的方法來專心於這類多少有些藝術價值的收藏品；在實際上，這種始終必去購求的熱忱，不過是一個有錢而又無事可做的人的無傷天地之和的奇癖。

到了一兩年之末，這所本來寬大的住宅，竟不能容納這所由種種廉價物品偶然組成的不成款式的博物館了。但是另外一種廉價，又來幫助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了。一個地產經紀，一個專以等候外國富翁爲事的那樣的地產經紀，立在這種受拘束的地步上，送了他這劑良藥。他爲甚麼不買一座別墅（註八）呢？這觀念叫台諾乙全家人都歡喜了：一座有歷史價值的別墅，愈有歷史價值愈好的別墅，就可以安安逸逸快快活活完成他們的布置了。琦琦因此傲然而上變了灰白的顏色；她那些女朋友之中，有好幾個都有那麼一座被她們欣然稱道的別墅。魯意莎想起在鄉下過的歲月也微笑了，那樣，他可以把自己少年時代的那種簡單的田野生，重新尋着一點兒。許爾表示不甚那樣熱心；他有點兒害怕那種所謂鄉居的季候，其時，他父親定要強迫他離開巴黎；不過反過來說，他卻可以藉此駕着汽車往來；結果算是可以有一種補償。

那個地產經紀看見馬爾塞爾咬着了釣鉤的時候，他就介紹了好幾打有歷史價值的別墅。而

馬爾塞爾所決定的那座，是名叫馬崙河上白城別墅的，造的年代約在宗教戰事年代之中，一半是府第，一半是堡壘，正面的牆壁廊簷都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款式，四周有許多頂着尖盔般的箭塔，有許多可以叫天鵝游泳的溪流。住室的開間都是舒展空廓的，拿馮戈通衛住宅裏面堆砌過滿的物件運到這裏來，再留下那裏的地方去放那些新購來的，這真是合宜的辦法！尤其這個貴族式的環境，可以叫那些將在裏面陳設的古玩增高價值。不過這些營造物卻真地非要一筆異乎尋常的修理用費不行，所以接連好幾個業主之急於重賣這所有歷史價值的別墅，並非絕無所謂。然而馬爾塞爾的財力，卻够得上以一番完全修補的華麗自奉；並不必算及他的心計之中，還因為自己在阿根廷的墾殖事業落着一種隱憾，所以就獨自盤算在別墅傍邊那個面積兩百方公尺的荒園裏面，闢一個小的牧場。

這座別墅的收買竟給他引出一個很巴結的交誼了。他和他的新鄰居之中的一個有了往來，這一位姓拉古爾，地位是法國參議院的議員，曾經兩次做過閣員，現時在參議院裏休養，在議場之上從不發言，在過道之中卻有議論和活動的力量。這是共和貴族的一個代表人，民治制度之下的

一個貴族。他如同古代那班空有頭銜的貴族，強說他們祖先曾經參加十字軍以自增身價一般，也因為自己是一個在法國大革命擾亂之中提高地位者的苗裔而自豪了。原來他的祖父是約法時代的人物，他的父親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共和國之下顯過一番身手。他本人呢，曾經以出亡異國而死的烈士的後裔資格，在很年輕的時代就和岡貝達相攀，並且不住地稱頌他的「先生」的榮光，希望這種榮光中的某道光線能夠折回而射到這個門徒身上。拉古爾有個兒子，名叫勒內，當時正是中央大學（註九）的一個學生。這兒子覺得他父親是個老頑固，朝着這個落伍政客的人道主義式和浪漫主義式的共和學說微笑；然而他對於將來文憑到手之時，可以因拉古爾一家三世翊贊共和之功應得的那種官式庇蔭，卻是絕不輕視的。馬爾塞爾因為這個「偉人」對他表示的種種注意自以為很有光榮；而這個不敢蔑視財產的「偉人」也欣然用親密態度，接待這位在大西洋對岸有許多廣大無邊的牧場和許多數不清的畜羣的家資千萬的老翁。

倘若許爾的品行不叫馬爾塞爾操心，那末這座有歷史價值的別墅的整理和這位參議員的交誼，豈可以叫馬爾塞爾化為完全有幸福的了。原來許爾一到巴黎，就陡然變了趨向；他不想做工

程師而想做畫師了。開始，他父親很反對這種叫他詭異又叫他耽愛的新花樣，後來，他想到緊要的地方就是這少年應有一種專長。他自己以前不是一個雕刻家嗎？也許這種在父親身上從前因窮困而受湮沒的藝術天才，今日可以在兒子身上復活。誰能知道這個性情略帶疏懶而聰明卻現活躍的少年，將來不會變成一個大畫師呢？馬爾塞爾因此在許爾的新花樣之前讓步了，而許爾呢，雖然還僅僅在練習圖案和調色的初步功夫之中，卻已經向父親要求分居，叫自己可以格外自由自由地工作，後來他父親允許他搬到朋卜街，在一所本屬於一個略有名譽的外國畫師的畫室裏面安置。這畫室和牠的附屬房屋，為着一個初步的畫師誠然是太大了；不過朋卜街離馬爾塞爾不遠，此外，這畫室也是一個好極了的廉價：這位外國畫師的承襲遺產者，自願全部讓給馬爾塞爾，其中的傢具和工具都包含在內，而索價也並不多。

許爾之所以懷着這個要以畫筆去取聲名的觀念，無非因為這個企圖對於他這樣一個少年像是頗為容易的。有錢又有完美的畫室，為甚麼將來不會成功呢？世上有許多許多畫師，既沒有錢又沒有畫室，不都還要成功嗎？他終於居然用一種爽快的大膽開始畫油畫了。他愛的是那種悅目

鮮豔而又纖巧的油畫——一種溫柔得像是一篇情史而又專為女子身體寫生的油畫。他曾經計畫一幅題為時光女神的跳舞圖的草案，藉此召集了一大羣漂亮的女模特兒到畫室裏來。他用一種發狂般的迅速態度着筆先畫輪廓了，隨後就在輪廓的空框裏面來填那成堆的顏色。畫到這一步甚麼都順利。但是接下去，他卻感到矜持，對着那幅畫布垂下雙手不肯動作；末了，他在靜候一個最好的與會之中，把那幅畫布推到一隻牆角邊，再翻過來叫牠面牆而立了。他又做過好幾個半身女像的研究的草案；但是沒有一個完了功。

就是在這時候，他朋友們中的一個西班牙籍的初學畫畫的少年，一個姓阿爾亨梭拉的少年，一個曾經借了許爾幾百佛郎又想預備再借的少年，在用了長時間省識了這些大眼睛，尖下頰，輪廓浮泛，顏色灰白的臉兒之後，就高聲說道：

——你嗎，你是一個會寫性靈的畫師喲！

許爾本來不笨，很明白這種誇獎之中的隱伏譏諷；但是剛纔被人送給了他的這個「性靈畫師」的頭銜不免叫他快樂。嚴格說來，既然性靈都是沒有線條沒有顏色的，那末一個會寫性靈的

畫師不必定要畫畫，而在他的自覺心的秘密之中，這個性靈畫師，竟非自認業已漸漸厭棄了油畫不可。他很要保存的東西，就僅僅是畫師這個名義，這個名義可以做高尚的美學上的種種由頭，來吸引一些傾向於關切這位青年藝術家的上流婦女到他家裏來。所以以常理而言，許爾本應當向這個西班牙人生氣，現在就是因為上列的原故，竟滿意於這種深心的小聰明，反而用種種比以前更為親密的交情和他聯絡了。

自從多時，阿爾亨梭拉早就謝絕了自己那種運用毛筆的本行買賣了，他過的是流浪的生活，攀住了幾個有錢的朋友們，而這些朋友們也因為他的性情好，並且又因為他能够慫恿地替朋友們當一切的差，所以都原諒他這種寄生蟲式的生活。現在他和許爾有過這番交涉之後，許爾爽性獨自專任阿爾亨梭拉的保護人了。他養成了習慣，每天必到許爾的畫室裏面來，在這裏面，他可以任意享用多量的火腿麵包，甜的糕餅，美酒和好雪茄菸。最末了，某一天傍晚，他從寄宿的房子裏被一個不受商量的房東攆出來，因此就失了托足之所，許爾當時留他在畫室中的便榻上面過了一宵。這一宵之後又接着另外許多次的一宵，於是乎這個初學畫畫的少年就選定了這畫室做

自己的寓所了。

這個流浪式的人，的確是許爾的一個有趣味的伴侶，他既不缺乏聰明，也不缺乏知識。爲着在無盡期的閒暇之中找事做，他就極力來看書，於是在自己的記憶力之中，堆積了一個驚人分量的零星認識，結果，他能够用懸河似的高談闊論，來演述種種最出人意外的問題。開始，許爾把他當祕書樣的人使用；他爲着自己減少勞心起見，凡是新出版的小說，流行的劇本，與乎世上故裝高尚的人讀的政體的，文學的或者科學的書，青年雜誌之類的引人入勝的文字，以及尼采的薩天師語錄等等，都叫阿爾亨梭拉去讀，他提了嗓子給他說明各種書本子的提要，並且還在提要之外，加上他個人的觀察，而這些觀察又常常是巧妙精細的。這樣，這位性靈畫師，可以花不多的錢，叫他的父母，他的客賓，以及他時常出入的那些客廳中的愛美女賓，都因爲他的眼界之寬和他的個人判斷力之深而且敏，大受驚訝。

——這是一個不甚洗着的少年，在交際界的人都這樣說；但是他知道的事真不少，並且他又真聰明。

當初，許爾幾乎完全擱筆不書的時候，他的生活漸漸越來越糟，他幾乎鎮日由阿爾亨棧陪陪着。在這種環境之中，他之看待他，已經不是祕書而是隨員了，每天下午，許爾總在武術練習場，夜晚總在貂山區一帶的加非館裏。他是好幾種兵器的選手，也能够打拳，並且有那種敢於深夜沿着磁臺一帶閒游的勇士身手。香賓酒的勁兒叫他成了好關的了；他輕於動手打人的耳巴子，結果帶着心甘情願的神氣跑了去決鬪。身上穿的是在他視爲一到午後六時必不可少的燕尾服或者吸菸服，心裏卻把南美洲牧場裏的激烈習俗在巴黎城裏移植起來。這種品行，他父親一點也不許，並且因此憂悶；然而又因爲俗語說是「願意少年人在少年時代胡鬧」的原故，所以這個安靜而略有覺悟的老翁就不忘以寬大自居，並且在他的內心，每逢想起這個膽大的快活人就是自己的兒子，竟不免感到了一陣限性的相當的驕傲。

在這些事的經過之中，柏林的那家親戚，到巴黎來看台諾乙一家人了。他們在白城別墅款待他們，哈特洛特這家人在那裏住了兩個月。伽爾用一種要好的高貴態度誇獎他襟兄的布置。這真不壞；這座別墅並不缺少邱壑，並且將來可以因此而增加一個貴族頭銜的價值。不過德國呢，不過

德國的種種方便處所呢！他極力要求台諾乙一家人到柏林。這樣他們就可以瞻仰他家裏的場面的闊綽和那些替他增光的貴族的往來。馬爾塞爾接受了這種要求，因為他指望這樣一次旅行，可以以許爾從那班狐羣狗黨之中拔出來；指望哈特洛特那幾個全體都勤奮都肯在一種前程之中苦幹的兒子們的榜樣，可以給這個放蕩不羈的兒子引起競爭的觀感；並且巴黎的影響在在無益於這少年，而到了德國之後，許爾的眼裏，只會看見種種淳樸風俗的清高。結果白城別墅的人都起程到柏林去了，他們在那裏住了三個月，原意是叫許爾有從容的時間去丟開那些不良的習慣。

然而馬爾塞爾在普魯士的都城裏幾乎沒有一點樂趣。到柏林住了半個月之後，他已經有了一種非逃不可的大決心。做不到啊，他和那班人永遠談不好。那班人，他們固然都很和藹的，並且和藹得殷勤，和藹得顯然是在那裏討好，但是卻那樣異常缺乏機敏態度，時時刻刻叫人認為不順眼。哈特洛特父子們的朋友們，都發表他們對於法國的愛慕；不過那卻是一種喜怒無常意志不堅的孩子式的憐憫心，並且他們還在這種憐憫情感上面，增加種種因戰事而來的不愉快的迴憶，而這些戰事就是當初叫法國人受征服的。他們若是談到德國的一切，那態度就不然了，無論是一座營

造物，鐵路傍的一個車站，或者飯廳裏面的一件簡單的木器，他們總要用驕傲的態度來做比較：

——在法國，您沒有這個……在美洲，您從來沒有見過這種……

馬爾塞爾有些兒咬牙切齒地忍耐不住了；但是也不願意得罪他的東道主人們，因此就聽憑他們去說。至於魯意莎和琦琦，她們母女二人，都是不甘心承認柏林的時髦處所勝過於巴黎的；琦琦並且因為向她的表姊妹們，聲明自己不能和那些青年軍官們周旋，竟引起她們生氣——這些軍官，他們的腰桿兒被腰甲縛得挺直，他們的眼眶兒蓋着一片永不脫下的獨睛玻璃片，他們用一種自動機器式的生硬姿態向着青年女兒們鞠躬，並且用一種自大的鬼臉點綴自己的殷勤態度。

許爾呢，在他那些表弟兄們的引導之下，見識了柏林那種講德行的社會了。那位居長的那位學問專家，卻不在他們的道伴裏，因為這個終日在書堆裏埋頭的不幸之人，和他自己的兄弟們素來沒有多大的關係。這些兄弟們呢，有些是少尉，有些是實習軍官，都用驕傲的態度，引着許爾去領略日耳曼式的高級娛樂的種種進步。他認識了各種專做夜市的飯館，這些飯館原是對於巴黎的夜市飯館的一種摹仿，不過局面卻是恢廓得多。在巴黎，飯館中的姑娘們，不過用打數計算，而這裏

竟是用百數計算的。胡鬧的酩酊醉態，在這些飯館裏，不僅是一種偶然，簡直是一種故意釀成而視為助興的必需之事。微逐之徒成「排」地尋歡，顧客成「連」地鬧酒，販賣愛情的女性成「團」地自成部隊。許爾感到的不過是一種令人作惡的感覺，當他會着了這班絕不掩飾自己的鬻發無恥並且慣受打擊以致兢兢業業的下賤婆娘——她們從這種鬻發作用，勉強來補救自己在買賣之中有待應受的種種失算損害和耳巴子；他覺得這種自行陳列的，眩鬧的並且以炫耀自己浪費為事的胡塗舉動很生厭倦。

——在巴黎，你們那裏有這樣的東西，他的表弟兄們指着一個座有千數的男女飲客的廣大驚人的大廳向他說。

——沒有，我們絕沒有這樣的東西在巴黎，許爾帶着一陣叫人看不出來的微笑回答。

台諾乙這一家人等到回到了巴黎之後，他們像是得了解放似地吐了一聲長嘆。然而馬爾塞爾卻從德國帶了一種廣泛的恐慌回來：德國人已經得了許多的進步了。他本不是一個盲目的愛國主義者，自然應當看得明白。且耳曼的實業已經變成了很昌盛的了，結果就替他們的鄰國民族

組成了一個實際的危機。不過，他卻安然，自然是從樂觀方面，自言自語：「他們都快發財了，末了一個人到了發了財的時候，就不感到有打仗的必要了。簡而言之，甚麼神經雜亂的人害怕的戰事，是很不會實現的！」

許爾並沒有費甚麼腦力來思考這些如此嚴重的問題，現在他已經完全恢復了他到德國旅行之前的生活了，不過卻也有一點兒值得贊賞的變化。在柏林，他早就厭棄了那種凌亂無章的放蕩生活，所以他竟不像從前那樣常到貂山（註十）那一帶的飯館裏面往來了。現在合他意思的東西，就是那些被藝術家 and 藝術家的「護法女力士」往來出入的客廳。（註十二）誰知某一天，光榮從意料之外到客廳裏找着了許爾。不過替他提高地位的，固然不是那種性靈油畫，卻也不是那種代價昂貴的愛史和情節多變的決鬥；他之得勝完全是自己那雙腿。

一種名叫「探戈舞」的新的散心樂事，新近爲人類的最大幸福輸入到法國來了。這一年的冬季，大眾帶着一種神祕的意味互相探問：「您知道跳探戈舞嗎？」這種本來屬於古巴的黑人的探戈舞，從前是被那些向安第斯島輸送罐頭肉食的船隻的海員帶到南美洲的，不到幾個月功夫，

牠就得了社會的寵遇。以後，牠竟勝利地從這一國轉到那一國了，就是那些最講禮貌的宮廷，也被牠竄進去，種種的禮讓和儀節都被牠推翻：這真是輕佻事件的革命。羅馬教皇看見基督教徒不辨邪正地混在這種惡劣的嗜好裏面帶着中古時代被鬼迷者的那種不知困乏的狂態來翻騰雙腿，因此失了顏面，自以為應當改業去做跳舞師，並且動議提倡那種比探戈舞較有禮貌又較為雅馴的富爾拉納舞。

誰知這種被許爾看着成爲全個巴黎的統治者的探戈舞，他多年之前就認識了牠，並且他從前在下諾司艾司對牠很下過練習功夫，時代大概就是他在中學畢業之後罷，當時他正常在下諾司艾司附近市鎮的下等跳舞場裏往來，這樣，他就實踐了自己對於這個光榮的練習。他曾經帶着那種自以爲被人贊美的熱忱，用全副精神來對付，因此不久就被人看做了一位探戈舞師。「他真能够好好兒保持線條美」那些欣賞他那個姿勢矯捷筋肉努張可稱美健俱備的身體的上流婦人都這樣說。他本人呢，突起的胸和玲瓏的腰，包在那件圓角的小禮服裏，瘦長的腳，套在那雙薄底淺幫露出腳背的漆皮鞋裏，一言不發，幾乎像是天神，莊嚴地舞着，這時候，場裏的電燈，映着他那兩

片黑而有光的鬢腳，顯出一層介乎青與藍之間的色采。這樣表演之後，許多上流婦人都設法找來向他介紹了，希望就在乎自己挽着這位大名鼎鼎的探戈舞師的胳膊時，可以叫自己的女朋友們望而生妬。各種的請帖，雨點一般落在他家裏了；那些最難於涉足的客廳都爲他開了；每天傍晚，他博得十多個新的知交，而這些新的知交都因爲從他受課的寵遇互起爭論。這位性靈畫師欣然對那些最漂亮的求教者，引入畫室裏而去授課了，因此，無數的女弟子都向朋卜街「朝宗」了。

——你跳舞太過度了，阿爾亨梭拉向他說：你一定會弄病自己。

這位身兼任隨員的祕書放心不下的事，不僅是他的保護人的健康，並且還在乎拜訪者的人數的和次數的異常多而且密，他覺得她們很礙自己的事。因爲每天午後，他正在那座熱烘烘的火爐傍邊享受一陣安靜的讀書之樂時，許爾就匆匆地向他說：

——你應當出去。我正預備要授一次新課。

於是阿爾亨梭拉就出去了，心裏免不了埋怨那些學習探戈舞的美貌婦人。

在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春天，傳出了一個重要消息：台諾乙家和拉古爾家開親了。參議員的獨

子勒內，對於琦琦，感到了一種可以稱為愛情的同情。當然，這位參議員絕不反對這種結婚的計畫；因為日後，這計畫爲他兒子要值好幾百萬佛郎。此外，又因爲他是鱈居，卻歡喜在家裏宴客和跳舞；將來他這樣的兒媳婦可以光耀門楣，於是他可以用精美的飲食，來豪華地款待同僚和那些在巴黎路過的有名人物，這樣就可以替他略略恢復那種業已漸漸在盧森堡故宮（註十二）裏面消失的聲光了。

（註一）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國國王魯意斐里卜遜位，法國遂因之變更政體，是爲「第二共和國」。公舉拿破侖一世之姪魯意斐爲總統。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魯意斐破命以護謀推倒固有的合法政府，行軍人獨裁制，改總統任期爲十年，是爲「十二月二日政變」。翌年十二月一日，魯意斐破命自稱拿破侖三世皇帝，第二共和國遂因之而亡，是爲「第二帝國」。

（註二）孟德維多（Montevideo）是南美洲的烏拉圭共和國的京城。

（註三）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在法國共有兩次：第一次在十八世紀大革命時代，第二次在十九世紀。此次所言當然指第二次；其成立之時在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魯意斐土軍退出巴黎以後，巴黎的魯意斐分子欲實行共和政治，遂有公社的組織，儼然爲一時的革命政府。旋受法國國軍包圍，於同年五月被撲滅。

（註四）左陶耳（Le Centaure）本是希臘的神話中的怪物，人首兩手而有馬身及四蹄；後世信用其名以稱精於騎術。

的壯士。

(註五) 蘇吉 (Mate) 是美洲的一種植物，其功用和味道與茶相似。

(註六) 貝梭 (Peseo) 是阿根廷國的銀幣，每枚約合國幣八角。

(註七) 主計參事官 (Rechnungsruh) 及高等學房 (Oberpfeil) 這兩種稱謂，均為他國所無。教授 (Professor) 在德國為一種學位，高於博士（凡在德國大學畢業即稱博士）一等，然不必在何種高級教育機關任課；此亦為他國所無。德國貨幣的名稱性前之冠「Voil」字以示區別。

(註八) 法國字有所謂「Chateau」者，大皆一種遺在鄉間的大營造物，有堡壘，有宮室，有花園，駁池，本為封建時代的侯王所居；近世易而為富人的住宅，且其堡壘已失效用，故 Chateau 的性質，在此時實與吾國的「山莊」的相等，故譯作「別墅」有人譯作「古堡」亦可，俱不宜直呼之為「堡」。

(註九) 中央大學 (Ecole Centrale) 為法國國立工科大學之一，校舍在巴黎。

(註十) 賴山 (Montmarce) 在巴黎北部，本是一個近城的小村鎮，百年以來，巴黎市面的區域日見擴張，賴山遂與巴黎相聯，成為熱鬧區域。區中戲院和娛樂地點甚多，而文藝美術界尤愛於區中相會。

(註十一) 法國的社會上有所謂「沙龍 (Salon)」者，原意即吾國的「客廳」，但有時則專指上流社會的交際地點。

(註十二) 盧森堡宮 (Palais du Luxembourg) 在巴黎，為法國十七世紀時有名營造物，曩本為王宮，革命後改充

法國參議院院址。

第二章 柏林來的表兄

許爾到阿根廷旅行的時候，那個調充畫室鎮守之職的阿爾亨梭拉，倒過了些時的安閑生活；再沒有性靈畫師在他身邊來擾亂他的讀書之樂了，他可以在寧靜的境界之中，讀遍一大堆為種種絕不相類的題目而寫的著作。並且他還有剩餘的光陰，去和一位奇怪的鄰居結了相識。這鄰居的住處，是和畫室同在一層樓上的兩間小房，小房上上下下的道兒，卻只可以倚賴那條素供用人行走的小樓梯，而光線的供給也只全仗那兩個向後院開着的窗子。

他是個俄國人，姓霍爾諾夫。阿爾亨梭拉常常看見他帶着許多包的舊書回來，常常看見他在自己臥房的窗口用長久的時間書寫。這個西班牙人富於說部式的想像，所以開始就把霍爾諾夫當做一個神祕的和非常的人：那簇亂蓬蓬的鬚鬚，那頭油垢堆滿的長髮，那副騎在鼻梁上面的眼鏡，那條像是一拳打匾的大鼻梁，這些東西，真够得叫這個俄國人向他發生印象。以後，某一次

偶然叫他們發生了關係的時候，阿爾亨棧拉一經初次走進霍爾諾夫的家裏，就感到增加了自己的同情心；齊癡喲，他看見四處都是書，數不清的書，有些是擺在架子上的，有些是砌在牆角邊的，又有些是擺在地板上的，有些是堆在跛腳椅子上的和舊桌子上的，並且連那張並不每天打掃的牀上也都是書。但是等到他明白這位新知的生活之中絕沒有希奇和祕密的的時候，他又感到一陣爽然自失的味道了。原來霍爾諾夫在窗口邊寫的，不過是一些翻譯的工作，有的是由有稿費的預約，有的是爲社會黨的各種報紙盡義務。那件唯一的驚人事情，就是霍爾諾夫懂得的語言文字的種類之多。如同他的同種人一樣，他有一種奇異的便利之處，去領悟種種的古文和種種的今文，這一層能够辨明那些塞滿全房的書籍用以寫成的語言的驚人的殊異了。這些書中的大部分，都是他在各處河沿上的舊書店的木箱裏面用低價買來的舊書；並且像是一種神祕主義的氣壓，通乎神明的氣壓，歷過數百年密傳祕訣的氣壓，從這些半受老鼠咬破的灰塵竟體的舊書裏面散出來，但是，也有許多新書混在這些舊書當中，牠們那種鮮紅的面子真是奪目；也有許多社會主義的宣傳品，許多用歐洲各種文字編的小冊子，許多日報，一大堆由那名稱就可以引起革命觀念的數

不清種類的日報。

開始，霍爾諾夫對這個西班牙人，顯出不甚熱心於拜訪和談天的樣子。他如同要縮短這次對談似地，只從長髯之中露點兒令人摸不着意義的笑容，而不肯多說話。但是阿爾亨梭拉卻找着了那個籠絡這野人的法子：他引他進了許爾的畫室，其中的種種美酒，迅速地叫這個俄國人變成易於交通意見的了。於是阿爾亨梭拉，纔知道霍爾諾夫從前在西比利亞度過過一種不甚舒服的長期鄉居生活，現在逃到巴黎又有好幾年了，早就在幾家進步的日報編輯部裏找着了一種優待。

許爾回到巴黎的第二天，阿爾亨梭拉正和霍爾諾夫立在小樓梯下邊談天的時候，聽見了有人按動畫室的門鈴。這位並不以再兼聽差之職為悔的兼任隨員的秘書，就跑了去引導這個拜訪者到性靈畫師的畫室裏。這個拜訪者合乎規則地說着法國話，不過卻帶着一種沈重的德國口音，這就是柏林那幾個表弟兄之中最長的那一個，約里武司馮哈特洛特博士（註一）他本在巴黎略住了些時，現在正預備回德國去，特地到許爾這裏告辭。

這兩個姨表弟兄，用一種略帶隱防意味的好奇心，彼此互相端詳。他們枉自有一種很親的姻誼，卻幾乎彼此不甚相知，不過卻够得明白彼此兩人之間，有一種見解上的和趣味上的完全相反之處。

許爾爲得免除他表兄對於這位引導者的社會地位發生誤會起見，就用這樣的話來介紹他：

——這是我的至友西班牙藝術家阿爾亨梭拉，以博覽羣書和畫界天才同享盛名。

——我早就聽見好幾回有人談過，那位博士帶着一種以博聞強記自居的滿意樣子，鄭重地這樣答覆。

隨後，阿爾亨梭拉正顯出告退的神氣，這位博士就用那種既像一個長官對於屬員表示寬大的聲音，又像一個不以增加聽講人數生厭的自命不凡的講師聲音向他說：

——在我們要談的話裏面，先生，您並不會成一個過多的人。

阿爾亨梭拉就和他們坐下了，不過略略坐遠一點兒，叫自己能够自由自在的地來端詳哈特洛特的奇異裝束。這個德國人活像一個身着便服的軍官。整個兒的他，明顯地表出心裏專於摹仿那

些偶然脫卸軍服的佩劍者流。他那條褲子的腳是裹在腿上的，彷彿預備要穿長統馬靴。他那件小禮服，胸前綻上兩行衣鈕，緊緊地束住腰身，連着那兩幅長而寬的下襟和那條覺得很高的翻領，就和一件軍服毫無二致。他那嘴豎在方廳上的赤黃色的鬚鬚和他那頭剪成刷子式的短髮，更補足了尚武的精神。不過他那雙眼睛，那雙學者式的又大又近視並且略帶昏暗的眼睛，卻蓋在一副厚玻璃的眼鏡下面，因此無論如何竟給這位主人翁顯出一個和平漢子的外表了。這位姓哈特洛特的，在領得哲學博士文憑之後，新近受了某一個大學的副教授的頭銜，這大概就因為他已經發表了三四本又厚又重活像石塊般的著作罷；此外，大概更因為他又是某個歷史研究會的會員，這就是說一個專以搜尋未刊資料自任而有一個史學名家做會長的團體的會員。這位青年教授在衣鈕上掛有一個代表外國勳章的粉紅勳表。

許爾對於這位在至戚之間素稱學者的敬仰，並非不含多少輕蔑，因為這就是他對付旁人時向他派做模範的那個書獃子的報復手段。照他的意思，一個人只從書本子認識人生，並且只以檢查古人的事做事業，是絕沒有權利被旁人稱為能幹的，尤其是那些全以引導德國人沈溺於偏

見和倨傲的學問。簡而言之，對於歷史上的一件很微的事，也應當寫一部不可卒讀的大書嗎？這不過是抱着忍耐心在圖書館裏去混日子，去整理成千累萬的提要紙片，又去模糊地重鈔一遍而已。在這個畫師的觀念裏，他的表兄約里武司不過是一種「牛皮圓椅墊」（註二）樣的人，這就是在來因河那岸（註三）也被人寒倉地用俗語稱爲「久坐不動」的那種漢子。那種學者們的第一長處，就是把自己的肚子裝得滿滿的，好叫自己把屁股整天整天坐在一張椅子上面。

這位博士說明了他這次拜訪的目的。到巴黎來，原是奉了德國各大學當局的一種重要使命，他當初因爲許爾正在旅行之中很感惆悵，倘若沒有會見許爾就回德國，他就真不快活了。幸而昨天，他母親海萊娜告訴他，說是畫師已經回來，所以他就連忙跑到了畫室。現在他應當當晚就離開巴黎，因爲局勢嚴重。

——你真相信會開戰嗎？許爾問他。

——相信呀。宣戰的事，不是明天實現就是後天。這是免不了的。對於人道的安全，這是一種必需的危迫。

許爾和阿爾亨梭拉都吃驚了，都向着這個用嚴肅態度來發表這種贗武怪論的人端詳，並且他們都立刻懂得哈特洛特的拜訪，原來爲的是特地來向他們談這件事。

——你，哈特洛特接着說，你不是法國人，因爲你是在阿根廷國生的。所以可以向你說起全部的眞像。

——不過你呢，許爾一面笑一面詰問他，你是在那裏生的？

哈特洛特不假思索地表現了一個抗議的動作，如同他的表弟向他發了一種侮辱的語言，後來他用斬切的聲音答復道：

——我嗎，我是德國人。一個德國人無論是在甚麼地方，他始終是德國的兒子。（註四）

隨後，他轉過頭來對着阿爾亨梭拉說：

——您也一樣，先生，您也一樣不是一個法國人，並且您既然看過許多書，您不至於不明知西班牙，您的祖國，始終仰仗日耳曼人的許多最好的長處。愛榮譽的教化和騎士的風度，從前都是因那些征服過西班牙的戈特人的，西戈特人的和凡達爾人的間接，（註五）從我們傳到西班牙的。

阿爾亨梭拉欣然暗地裏微笑，而哈特洛特因為這一陣在他認為有贊許意味的寂靜情形竟快意了，繼續就發表他的議論：

——我們將要目睹種種大的變化，兩位放心罷，並且我們應當因為生在現今的時代自豪，這是有歷史以來最有興趣的時代。這時候，人道的中心軸正在自行移動之中，而真正的文明快要開始了。

根據哈特洛特的意思看來，未來的戰事會異常之短。德國已經甚麼都預備妥當，要叫這場變局，能够在世界的經濟生活還沒有受到過於擾亂之苦以前就告結束。一個月的功夫，就够得壓倒法國，他們的最可怕的那個敵人。以後，德國再轉過背來去打那個活動遲緩的俄國，俄國是不會有能力來直接抵抗這種攻勢的。末了，德國再攻那驕傲的英國，把英國鎖在烏羣之中，不許他再像從前一樣來障礙德國優越地位。這些迅速的手段和這些決然的勝利，只要一個夏季就够了，所以一到秋天，（註六）落葉會向德國恭賀他的最後的勝利。

後來，哈特洛特用一個教授高踞講座不以受駁於聽者為懼的那種果敢態度，說明日耳曼人

種的尊貴。世上的人分做兩大族：長顛族和圓顛族。長顛的，表現血統的純粹和智慧的高深，而圓顛的不過是一些俱備各種因變質而來的劣點的混血兒。日耳曼人，最上等的長顛族，是原始的阿利安人的唯一承繼者，而其餘的民族，特別是歐洲南部的拉丁人，都不過是圓顛的開爾特人，一種低少種族的衰落代表。開爾特人，不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始終不過是一羣不可統制的革命黨，感於一種使文明進行因而大受遲鈍的平等主義和人造主義。至於日耳曼人就不然了，他們的靈魂是服從統治的，把秩序和實力看做高於一切。被自然選充其餘種族的指揮者的他們，具備一切出類拔萃生而為主人翁的美德。法國大革命，不過是日耳曼人和開爾特人之間的一個衝突而已。法國當年的貴族，都是那些於所謂「蠻族入侵」之後留在哥爾那地方的日耳曼戰士的子孫，至於那些有產階級就代表了開爾特哥爾那的成分。低劣的種族，跨上了高尚的種族的頭上，就破壞了國家的組織並且擾亂了世界的安寧了。開爾特主義發明的東西，就是民本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但是，日耳曼人復仇的鐘聲終於響過了，於是乎北歐民族將要擔負那種整理秩序的責任，因為上帝早已優待他們，替他們保存了那種不容討論的尊貴。

——一個民族，他用結論的口氣說，若是能行大運，除非他根本是日耳曼的。我們是「人類的貴族」，如同我們的皇帝說過的那句話，我們是「地上的鹽」。

聽到這裏，許爾被這種從歷史而來的無恥哲學驚呆了，始到沒有發言，阿爾亨棧拉繼續在暗地裏微笑，哈特洛特就捧出了他演說中的第二個論點。

——一直到現在，他用說明的口氣說，誰也只用兵士作戰；但是這一次，有人要用學者和教授來作戰了。大學在作戰的預備之中盡的職務，並不少於參謀本部。日耳曼民族的科學，一切科學中的第一，是為拉丁民族的革命黨用輕蔑口氣稱為軍國主義那件東西而結合的。實力，世界的主人，就是權利的創造者，並且在四面八方灌注我們的文明者也就是牠。我們的軍備，代表我們的文化，只須幾個星期，就够得把開爾特人從衰落之中解放出來，他們仗着我們軍備的恩惠，不久仍舊要回復一種第二次的少壯時代。

日耳曼人種的偉大前程，叫哈特洛特感到一種抒情詩意的豪興了。威廉一世，畢士馬克，舊日致勝的一切英雄，在他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只把他們當做垂死的神祇議論，他們的時代過去

了。這些光榮的祖宗，僅僅只擴大了版圖，實行組合了帝國；而以後呢，他們用一種多病的龍鍾態度，反對新時代的一切放膽行爲，結果他們的大志，沒有超乎組織一個歐洲大陸的霸權之外。今天，卻論到威廉第二了，他是祖國不可缺少的一個萬能的偉人。約里武司馮哈特洛特的業師泊雷希特這樣說過：「皇帝同時代表傳統和未來，方法和放膽；如同他的祖父一樣，相信因上帝的恩惠而得君臨德國；但是他那種活潑而又光明的智慧，也一樣認識一樣容納近世的新東西。有時若是說他是浪漫的，封建的，或者是幫助那些阿葛拉林系（註七）的保守黨的，然而他同時也是一個現代式的人物，他尋覓種種合乎實用的辦法，用一種美國式的功利主義的頭腦做實驗。在他心上，本能和理智互相平衡。」哈特洛特認爲仗着他的恩惠，德國知道了如何團集自己的實力，和如何認識自己的真正出路。各大學之狂熱地擁戴他正和軍隊之擁戴毫無二致；因爲那種將要倚賴他做主幹的世界日耳曼化，可以替一切民族造無窮的福。

上帝立在我們這一邊！他如同做結論似地用德國話喊着，隨後再用法國話說，是呀，上帝立在我們這一邊！您兩位不用疑惑，世上有一個基督教的日耳曼上帝，他是我們的「聯盟大國」。

用一種強烈而憤慨的神祇地位，對我們仇敵示威。

這一回，阿爾亨梭拉的微笑，變成了一種公然譏諷的半笑了。但是這位博士過於被自己的高談沈醉，竟沒有在那上面留心。

——我們缺乏的東西，他接着說，就是世上一切有日耳曼血的和受過我們祖先教化的地方；德國終於要把這些地方握在自己的手裏。

於是哈特洛特開始來數這些地方了。荷蘭和比利時，本都是德國人的。法國有三分之一的血是弗蘭克人的，因此，本也是德國人的。意大利完全受到龍巴人侵入的利益。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曾經被條頓戰士占領過和蕃殖過。不過這位博士說到這裏還不罷休。因為美洲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導源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這位博士也一齊把牠們包括在他那些有待索還的物品之中。至於北美呢，牠的實力和富源，已經都是幾百萬德僑的成績。而且哈特洛特也深知那種在這一切上面轉念頭的時候還沒有來，所以在當前的，不過是歐洲大陸的問題。

——我們並不夢想，他用一種高岸的冷落態度接着說。在這時候，世界還沒有到那樣深明大

義和推心置腹的地步，可以了解可以評定我們的好行為。說句直話，我們的朋友真不多。因為我們是最聰明的，最勤奮的，最工於傳播我們「德國文化」的，而其他的一切民族，都帶着一種懷恨的仇視心來對待我們。不過我們倒沒有放棄我們命運的權力，所以我們就要用噱聲來傳播德國文化了，德國文化，是人類應當從我們這方面當做一種天賜之物接受的，倘若人類比現在智慧一些。

一直到這時候，許爾受了哈特洛特用以發表意見的那種學者權力的影響，始終幾乎沒有說一個字。並且這位卸任的探戈教授，要和那位條頓族的博學教授在這樣的資料上面來討論一番，真是沒有好好兒下過預備功夫。不過他被他表示用以推敲這個尙屬問題的戰事的那種決然態度激怒了，就忍不住說道：

——簡單點說，爲甚麼要把開戰當做已經實現一般來談呢？在這時候，外交界的種種協商都正在進行之中，也許甚麼都可以由調停結局。

那位博士表示了一個輕蔑的焦躁態度：

——這就是開戰，我告訴你。我離開德國在八天以前，那時候，我已經知道開戰是必然的。

但是，許爾問，那末爲甚麼要協商呢？爲甚麼德國政府在奧大利和塞爾比亞的衝突實現之中，假裝極力活動呢？若是登時宣戰，豈不更簡單嗎？

——我們的政府，哈特洛特用耿直神情回答，寧願由榜的國家宣戰。素來，被攻擊者的動作，遠比攻擊者的多傳同情，所以德國政府就下了最後的決心，無論如何強硬在所不顧。此外，又因爲德國有許多許多生活過得舒服而不願意作戰的人，所以宜於叫他們相信是我們的敵人逼我們開戰，這樣，他們就覺得自衛是必要的了。只有最聰明的人，懂得那唯一實現大進步的方法就是寶劍，並且我們那位全國聞名的先哲特來治克先生（註八）的說過戰事就是最高進步的形式。

據哈特洛特看來，道德這件東西，在個人間的關係之中是有用處的，因爲道德可以叫個人化爲格外服從的和格外守紀律的；但是牠倒能夠束縛政府；在政府，道德是一種無利可圖的障礙。一個國家，不必在真實和虛謊上面倍記；對牠唯一緊要的事，就是採用的方法有甚麼適合和甚麼利益。光榮的畢士馬克，當時爲着達到自己計算中的那個對法國開戰的目的，就毅然決然捏造了一封電報，後來翰司兌爾卜魯克寫了這樣一句有理的名言：「捏造艾姆司的消息的手，應受上帝保

佑。」（註九）若是談到關於下次戰事的一切要點呢，就是在乎動手得快，因為德國的敵人沒有一個是預備停當的，所以使得我們這些自從四十年來就下預備功夫的德國人久操勝算。本來甚麼是分權限和結條約的必要？德國有實力，實力就產生新法律了。歷史素來不向戰勝者算帳的，而各種宗教的長老在他們的聖歌裏面，終於為成功的將帥祝福。凡是戰勝者都是上帝的朋友。

——我們德國人，哈特洛特繼續說，都不是唯情主義的；我們之要開戰，既非要懲罰那個殺害奧國儲君的塞爾比亞，也非要解放那個久被俄國壓迫的波蘭。其所以必戰的理由，就因為我們是世上的頭等民族，想要在全個兒地球上面展開我們的行動。老邁的羅馬，當年在病得垂危的時候，叫那些給他開墓穴的日耳曼人做「蠻族」。今日的世界，牠也有一陣死的氣味，牠免得會叫我們做「蠻族」啊。由牠罷！等得唐日艾和都隆，安韋爾司和伽雷等類地方，都是德國的那時候，我們一定有閒空來討論日耳曼的蠻性了；不過，在目前，我們有的是實力，我們不高興發言。實力是各種理由中的最好的。

——你們真地能够這樣必操勝算嗎？許爾這樣反駁。命運有時候用種種可怕的意外來操縱

世上的人。牠引得出許多未經當局料過的潛伏實力，這些潛伏實力能够掃滅種種布置得極妥當的計畫。

哈特洛特聳一聳自己的肩頭。德國會迎頭撞見一些甚麼呢？牠敵人之中最可怕的將來定是法國；不過法國禁不起自己的種種精神上的痿痺勢力，種種勞苦，種種缺陷和種種作戰上的痛苦；因為這個民族，物質衰弱，精神受了革命的惡化，又因為酷愛舒服生活不慣於使用兵器。以外，還有俄國；但是由人口衆多而成的那堆散沙，受了無政府主義和罷工運動的影響，是要用長久時間去團結的，是難於動作的。柏林的參謀本部，早已布置了一切，務必在一個月之中壓倒法國；這件事辦好之後，再調動各種日耳曼式的實力，在大俄帝國沒有來得及加入之前去攻牠。

——至於英國呢，哈特洛特接着說，英國雖然是加入協約，可是牠之加入戰鬪與否，是以可懷疑的事。這是一個由坐食租稅者和運動員組成的民族，自私自利的觀念漫無涯際。即令他們肯保薩從前拿破崙失敗以後的維也納會議讓給他們的那個「大陸霸權」而來攻擊我們，然而他們將要表示的努力又值得甚麼？他們那種弱小的陸軍，不過是用國裏的廢物編成的，全部缺乏戰士

的精神。若是求援於他們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早已受了他們的委屈，一定很高興地和他們脫離。印度要利用機會來抵抗那些壟斷權利的人，埃及要在暴君專制政策之下自求解脫。

說到這裏，忽然寂靜一下，哈特洛特像是在沈思之中出神，後來纔用這段新議論來發表由沈思而得的結果：

——根據事實，我們的勝利早已開始了。我們的敵人雖然都懷恨我們，然而卻都來摹仿。一切掛着德國商標的東西，全世界都需要。即令那些傾向於抵抗我們軍隊的國家，都在他們的學校裏抄襲我們的方法，和贊賞我們的學理——連那些在德國僅收微效的都包括在內。我們如同羅馬時代的卜者一樣，瞧着那些屈服於我們勢力之下的外國民族抱的奴性，大家常常相視而笑。並且隨後，也就是他們不肯承認我們的尊貴！

這時候，阿爾亨棧拉維表示了一個可稱第一次的贊成動作，不過卻沒有跟着發甚麼議論。哈特洛特得着了這個動作，就認做這是對於自己議論的價值的一個情感滿足的表示，於是這種觀念就導誘他繼續發言了：

——但是我們的尊貴處所是彰明昭著的，要找證據嗎，那末只須聽我們的敵人說的話就夠了。譬如拉丁民族不是屢次宣言過：拉丁民族的團體已經達成了，未來的組織之中沒有他們插足的地步了，僅僅只有德國依然保存各種文明使者的潛伏勢力嗎？特別是法國人，不是屢次向那願聽忠告之言者，說過法國正在整個崩潰之中，瀕開大步向着一種慘禍而走嗎？既然如此，這樣自認的民族，內部已經確然死了。此外，種種事實，每天都確切證明他們從自身頹壞得來的觀念。一經宣戰，立刻就有一場革命在巴黎爆發，這是無所用其懷疑的。可惜你當時不在這兒，來自視伽約事件（註十）在各處廣衝上面引起的騷動。但是我呢，我親眼認明了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如此互相威脅，互相當街毆打。他們為這事件互相謾罵，直到新近纔停。看呀，等到我們的軍隊越過了國界，法國內部的觀念分歧就更顯明了；主戰派和非戰派都要憤不可遏地互相爭執了，於是不要一個星期就要發生內亂。這個國家，連骨髓裏都受了民本主義的害和盲目地酷愛一切自由的害。地球上唯一真正自由的國家就是德國國家，因為德國知道服從。

這種奇特的怪議論，不禁引得許爾開心，他笑着說道：

——真的，你相信德國是唯一的自由國家嗎？

——我很相信這一層！這位教授帶着越唱越高的毅力大聲說。我們有種種適合於偉大民族的自由：經濟上的自由和知識上的自由。

——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呢？

——世上只有那些衰落的和不可統治的民族，那些醉心於平等學說和民本主義的低劣人種，纔惦記政治上的自由。德國人全體都不感到這類東西的需要。他們是爲做首領做主人而生的，都認識階級制度的必要，都承認應受一種指揮階級的統治，而這種指揮階級，只以那種由血統而得的或由才略而成的貴族爲限。我們德國人，都富於組織的天才。

接着，許爾和阿爾亨梭拉都帶着很驚訝的態度，細聽了那個被日耳曼的天才擺布的未來世界的描寫了。每一個民族被組織的情形，就是人人務必把最大限度的功能獻給社會，人人務必都受軍隊式的編製去給社會效勞，務必像一部機器似地服從一種高級的指揮力，務必在首領的監視之下，盡力就可能的範圍組合最大分量的工作；於是這個就可以算得完備的國家。

說到這裏，哈特洛特聽了聽自己的表，於是陡然變更了談話的內容。

——請你想我，他說，我應當走了。住在巴黎的德國人已經走了許多許多，倘若我們的情分，不叫我向你來盡一次的忠告義務，我也許早走了。你既然不是法國人，那末絕沒有甚麼要強迫你住在法國，你來柏林到我們家裏去住罷。戰事一定是無情的，很無情的，並且倘若巴黎要來自衛，就會有很可怕的事要來。我們的種種進攻方法，都比一千八百七十年用的格外兇猛得多。

許爾表示了一個冷淡的動作。他不相信未來的危險，並且他也不像他表兄搗度的那樣懦弱。——你正和你父親一樣，那位教授高聲說。兩天以來，我枉自極力勸他老人家帶着全家都到德國去；但是一點也沒有用處。他老人家很至誠地承認倘若戰事一旦觸發，德國必然勝利；但是他老人家決不相信會有戰事。尤其那最不可解的，就是我母親本人本也不肯痛痛快快同我回柏林。幸而老天照應，我終於勸服了她老人家，在這時候，她老人家也許已經上路了。我和她老人家本來約好：倘若她老人家依照時刻預備停當了，就在本日下午後去趁車，同她老人家一個女朋友同走，這個女朋友就是我國大使館一位參事官的太太；倘若她老人家趕不上這趟車子，就和我在黃昏邊

兒同走。但是我真費了世上的大事，纔叫她老人家打定主意；她老人家堅決地屢次對我說：開戰並不叫她老人家害怕，並且德國人都是很正直的人，所以他們就是破了巴黎，也決不會侵害那個。

博士母親的這種樂觀，像是很和博士格格不入。他用說明的口吻說：

——無論是你父親或者我母親，都不明白靡登的戰事是甚麼。德國人都是很正直的。這句話，我第一個承認；但是無奈他們在戰事之中，都非應用科學方法不可。根據幾位最有幹才的將官們的意見，恐怖手段是唯一促進成功的方法，因為這手段可以擾亂敵人的智慧，麻木敵人的行動，摧折敵人的抵抗力。戰事越來得無情，時期越占得短促。德國所以一定會用殘酷的手段，很殘酷的手段，去防止戰事延長。然而卻不應該以此就斷定德國會變成兇惡的，因為這恰巧相反，德國預備用的這種殘酷手段本來是慈悲：敵人受到恐怖就格外快快地投降，於是乎世界的痛苦就可以減少了。這就是你父親不願意懂的事；不過你一定比他老人家理智些兒。你現在決定和我同走嗎？

——不，許爾這樣回答他。倘若我走，我就對自己抱愧。為得一種也許只屬於幻想的危險就逃嗎！

——那也聽你的願意，那一位用斬切的態度說。時間正催促我：我還應當到大使館裏去領取種種派我轉交德國當局的重要文件。我現在非和你分手不可了。

他說完就立起來，取了他的帽子和手杖。隨後，走到了門口，他在道別之時又向他表弟堅決地主張：

——我現在再把剛纔說過的話再說最後的一回。倘若巴黎的人明白抵抗是無益的，有見識給他們廠開門戶，那末一切也可以溫和地度過；但是，倘若有相反的情形……簡單點說，無論如何，我們將來一定可以彼此再見。等到德國國旗懸在愛斐爾鐵塔上招展的時候，我並不厭棄再到巴黎來。這宗事有五六個星期就够用了。那末，我們等到九月裏再會罷。你可以相信在日耳曼人得了勝之後，巴黎並不會因此不及現在有趣。倘若法國竟爾因強大而亡國，法國人呢，他們依然都可以存立，並且他們可以比從前格外闊暇一些，去培養他們性情中的可愛的品質。他們可以繼續創造種種新的女子服裝，可以在我們的指揮之下組織起來，使外國人享受舒服有趣的生活，可以養成許多美貌的女演員，可以寫許多有趣的小說和許多帶刺激性的喜劇脚本。爲他們這難道還不够

嗎？

等到這張門關了之後，阿爾亨梭拉不禁放聲大笑，並且向許爾說道：

——他真給我們說了許多荒謬絕倫的話，你的這位長顛族的表兄。不過，你對於他這種淵博的講演，何以甚麼話都不說？

——這一層，你的過錯比我的大啊，許爾帶着頑笑的意思說。人類探源學的和社會學的抽象理論，不是我的事情。倘若你從前替我在歷史哲學上面，多分析過幾部討論的本頭，那末我也許可以多點兒提綱挈領的概論去對付他了。

——不過，若是只為辨別這些全屬奇談的理論而言，本也不必讀過多少大著作。人種圓顛族和長顛族純的血統！在今日，果然還有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人，相信這些古物嗎？既然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從幾千百年的經過之中，避免血統上的一種無量數的混合，那末怎樣會有一種純血的民族呢？日耳曼人的頭腦之中有這些傻想頭，完全是由於驕傲遮了眼睛。他們發明的種種科學上的統系，不過是以辯護他們那種變成世界主人翁的妄念做目標。他們已經中了帝國主義的毒了。

——不過，許爾當着說，世上各種強大的民族，難道沒有他們的帝國主義式的大志嗎？

——我承認他們都有，阿爾亨梭拉接着說，並且我還得說：這種自矜之處爲他們始終是一種壞的主意；不過說句公平的話，我們卻也要認明白帝國主義的品格，在某一個民族和在另一個民族之間真有很多的變化，並且在那些性情寬大的國民，這種熱症並不和種種可貴的計畫相妨。希臘人是切望過霸權的，因爲他們自信最長於把學問和藝術傳給旁的人。羅馬人到了在各處著名的都會展開他們的統治權的時候，把法律和司法制度帶給了那些受了征服的地方。大革命時代的法國人和帝國時代的法國人，都從他們那種爲同類爭自由的和向世界散播新理想的欲望，辯護了他們好戰的狂熱。即以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而論，他們爲了掃除異端和統一宗教，幾乎和半個歐洲開過戰，雖然不過爲實現一種類乎虛妄的理想而工作，但也並非因此而專注於自身的利害。這一切民族，都因爲一種並非全爲橫暴地擴張一己的勢力，在明顯的歷史上活動過，並且仔細分析起來，他們的目標卻在乎人道的利益。僅僅只有你表兄的德國，根據他們將因人種尊貴而得的那種莫名其所以然的天意來壓迫世界——徹底說來，所謂「高貴」這一層誰也不認識，只有

牠自己昂然自負。

——這裏，我請你停一下，許爾說，剛纔我表兄說起連德國的敵人也都誇獎德國並且也都服從德國的影響的時候，你不是贊同他的意見嗎？

——我贊同的，就是他對於那種誇獎德國和摹仿德國的糊塗幻想而親口下過的那個「奴性」的品評。事情是太實在了，自從半世紀以來，其餘的民族都早就有過種種上當的兒戲舉動。他們因為知識上的懦弱，因為害怕實力，因為無意而生的懶惰，所以絕無分別地過譽一切從來因河右岸過來的東西，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壞的，也不管是金子或者是滑石；於是日耳曼式的虛榮心，就在自己的謬誤的自信心中，因他的競爭者使他自負的謬贊而確定了。所以德國從前，儘管出過那樣多的哲學家 and 思想家，儘管出過那樣多的長於思維的天才和深於原理的學者，儘管出過那樣地自傲的溫和的康德，莊嚴的哥德和神妙的悲妥文，而現在，竟變成了一個只相信社會行動的物質結果的國家；在那裏，大眾做夢似地想把人化爲一種有出產力的機器，大眾對於科學只看見一種實業上的補助性。

——不過在德國，這一層的成绩並不壞，許爾發表他的觀察了。既然德國用着他們的種種應用科學，在新舊兩世界和英國競爭，叫英國感到了顛覆的威嚇。

——不過結果，阿爾亨檢拉用辯駁的口吻說，德國得着一種超乎英國以及其餘文明的國家的實際的和耐久的尊貴嗎？科學，卽令是推進很遠的科學，也不必一定和野蠻行爲不能並存。我不是曾經給你分析過尼采著的那部薩天師語錄嗎，尼采在這部裏說過：「真正的文化，是人生一切表現的風格上的純一。」所以一個學者，倘若孤立於自己的專門研究之中，抱着尋找種種物質上的利益的念頭，這個學者固然很可以得些重要的發現，可是他並不因此就不算是一個野蠻人。尼采又說過：「在歐洲，法國人是唯一守着公平的和肥沃的文化的民族，然而德國竟沒有一個人向他們借過甚麼多的東西。」尼采的眼光很清楚；但是你的表兄是個糊塗人，頭等糊塗人。

——你的話叫我心寒了，許爾向他答覆。我對你說句真心話，這位大言不慚的博士的自信態度真有點兒叫我失了勇氣。我雖然沒有法國國籍；不過在這種大難當前的時候，我覺得不由自主地愛法國了。以前，我從沒有加入政黨的鬭爭；不過，現在從本能作用，我是擁護共和的。在我的良心

裏，我深以德國戰勝爲恥，並且若是瞧見德國用專制的鐵錘去壓那些由人民自治的自由國家，我真要嘆氣。可憐！這是一種在我覺得很有威嚇性的危險。

——誰知道呢？阿爾亨檢拉爲着鼓勵許爾的勇氣就這樣說。法國是個叫人驚訝的國家。我們應當看那管事的法國人，當他爲補救未來事件而工作的時候。哈特洛特枉自說了許多廢話：這時候，在巴黎有秩序，有決斷，有豪興。我想起瓦爾米之役（註十二）以前的那些日子，情形比現在的更壞：甚麼的組織都破壞了；大眾恃以爲自衛的，僅僅是那些從沒有奔過一枝槍的勞動家和工匠編成的隊伍；然而這種現象竟支持了二十年，使得歐洲許多老大山君主國家，因爲這些募兵不能貫徹自己的目的。

這天夜晚，許爾的瞌睡受了夢魔的驚擾了：愛情的活劇，獲悍的戰鬥，德國的大學，巴黎的跳舞會，大西洋的郵船，和全世界的洪水，都用各種射在電影幕上的幻影的凌亂迅疾態度，在他的夢境中風起雲湧。

同時，他那位在臥車裏面安臥的表兄馮哈特洛特，獨自一人向柏林附近的施泊雷河的岸上飛馳。他在車站上沒有找着他的母親，不過這件事卻毫不叫有一點掛慮，因為他深信海萊娜已經同着她的女朋友大使館的參事官太太一塊兒動了身，可以比他早到柏林了。然而在事實上，海萊娜還在她姊姊家裏，住在馮戈通衢。原來種種料不到的事，叫她不能在兒子跟前踐起程之約。

自從她到了巴黎以來，她簡直專跑各家百貨公司，買進了無窮的事物。誰知在她應當起程的那一天，許多許多在她視為應當必須特地運回德國的東西，都還沒有由賣方送過來。所以那天整個兒午前的光陰，她都用在向巴黎各處打電話的上面；但是，因為這時候的普通慌亂的原故，所以一遲弄到應當坐着汽車去趁午後火車的時候，好多定下的物事都還沒有應召而來。於是她就決定趁傍晚時候的火車，和她兒子同走了。但是，到了傍晚，她的行李已經像是一座小山了：箱子，提包，木桶，盛帽子的紙盒子，布袋和各種包裹之類，永遠點不明白，永遠不能在適當的時候裝車。後來等到證明了這班火車也像午後的那班一樣無從趁搭，她也就隨隨便便承認住下不動了。簡而言之，她並不因為種種叫她失約的意外不順之事抱怨。並且誰知道她對於這種輔助她抵抗命運的事，

果然沒有加一點兒快意嗎？一方面，雖然她兒子有那些賣力的議論，她本不相信離開巴黎是緊要的。而另一方面，婦女們的頭腦，對於承認一些反對論證素不生厭，因此這位柔儒輕率而略帶傻氣的浪漫姑娘，大概以為德國軍隊攻入巴黎的那天，海萊娜瑪哈特洛特這塊貴族太太的招牌，也可以替台諾乙一家人抵擋戰勝者的騷擾罷。

(註一)第二章已經說過伽爾哈特洛特的長子取名「巨里邁」，而此處却改稱「約里武司」，似有兩歧之處。不知「舒爾」、「巨里邁」、「約里武司」三名均同一義，在法文爲「Éric」，在西班牙文爲「Eric」，在德文爲「Ulrich」，故拼法均近似，但因各國文字讀音不同，故譯音遂因之大異。伽爾前在說西班牙父的阿根廷得子，依當地習俗命名「巨里邁」，及回德國遂依德俗改作「約里武司」，也正是作者揣摩德國人的狹義的愛國觀念。又「哈特洛特」姓上冠一「邁」字，蓋描摹伽爾已入貴族。

(註二)法人譏諷小官吏爲「Rant-de-Cuivre」，意即牛皮圖椅墊，蓋即鑲日欄在椅上的意思。

(註三)來因河那岸，就是指德國，德國在此河的右岸，法國在左岸，所以在法國人常如此說。

(註四)按德國國籍法：凡德國人或德國人的子女，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法律永不認其喪失德國國籍。

(註五)戈特人(Goths)阿戈特人(Angles)凡達爾人(Vandals)均是古代日耳曼人的支派，且均曾先後用武力征服西班牙，其統治年限雖長短不等，然其最長者近三百年。

(註六)歐洲人以六月二十一日爲夏季之始，九月二十一日爲秋季之始，歐洲爆發於八月，是命在夏季。

(註七)阿莫拉林系 (Aparians)，係德國在歐戰以前的主張貿易保護政策的地主黨。

(註八)特來治克 (Treitschke) 是德國近代的大歷史學家。

(註九)艾姆司 (Emis) 爲普魯士邦的一個小鎮。一千八百七十年七月十三日，普魯士某要人以法國駐柏林大使和普

魯士王威廉一世共商議決關於西班牙王位繼承者的協定，電知華上馬克，華上馬克更以此電內容公之於世，遂釀普法之戰。歷史學家稱此電爲「艾姆司的消息」。翰司兒爾卜魯克 (H. Delbrück) 爲近代德國有名歷史學家。

(註十)伽約 (J. Caillaux) 是法國現代大政治家之一，一千九百十四年夏利巴黎非卡樂日報曾以時評對伽約大肆攻擊，伽約之妻以手鎗擊日報主筆，當時甚傳有「不爲罪」之說，遂至形成轟動全國的社會運動，是爲伽約事件。

(註十一)瓦爾米 (Valmy) 是法國馬侖州的一個小鎮，大革命時代，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法國名將杜木立艾和朗勒爾曼二人於瓦爾米大敗普魯士人，大呼國民萬歲，是役爲大革命對付外力的大勝仗。

第四章 四騎士之發現地點

在接續來的那些日子之中，許爾和阿爾、拉度着一種染了變局疊乘的迅疾態度的熱病的生活。每一點鐘帶來一個新的消息，而這些類皆虛偽的消息，強硬地在相反的方向動搖輿論。忽而說是戰禍像是可以避免，忽而說是動員令在幾分鐘之內就下來。同在一日之中，竟表現了往年一年之中的各種憂慮，各種愁苦和各種焦灼。

一步跟着一步，大衆聽見奧大利向塞爾比亞宣戰了；聽見俄國調動一部分軍隊了；聽見德國宣布武裝威脅的態度了；聽見奧匈帝國沒有顧及那些在進行之中的協商，竟開始用大砲轟擊塞爾比亞的京城了；聽見威廉第二爲着強逼變局的成功和遏止協商的進行，又向俄國宣戰了。

法國呢，帶着言論上的和表現上的一種鄭重的考慮態度，來旁觀這種類乎山崩潰的變局。一陣冷靜莊嚴的決心，興奮了全國的觀念。誰也不想開戰，但是全體都用各盡義務的堅忍態度承

認了非開戰不行。在白天，巴黎是緘默的，各人專注於各人的深思遠慮。僅僅只有幾組發揚蹈厲的愛國羣衆，穿過協和廣場，在史特拉司堡的銅像跟前高呼致敬。（註一）在各處街上的行人，用一種和藹的神情互相接近；像是他們不必曾經會面也一樣相識。眼波互相吸引，微笑帶着心同此感的同情互相酬答。婦女們都是發愁的；但是卻都故意提高了嗓子說話，去遮掩自己的情緒。每到黃昏，在長夏的晚霞之下，各處廣衢上面都塞滿了行人，那些住在偏僻區域裏的居民，如同在往日的革命時代裏一般，全向中心區一帶匯流，因而許多團體自行集合了，組成了一大隊高呼高唱羣衆。這宗鬧轟轟的遊行隊，直向那電燈剛剛發亮的巴黎中心區遊行，他們舉着一面在萬頭之上招展而另由各種旗幟從旁擁衛的國旗，隊伍之長，經過一點鐘還看不盡。

在這樣懸擊激昂的某一個夜裏，許爾和阿爾亨梭拉得到了一個意外的、不可解的和反常的消息：新近有人刺死了碩雷思。（註二）這消息在人羣之中傳來傳去，發生了傷悼，可以同時引起的驚惶卻比傷悼更多。「有人刺死了碩雷思嗎？那末這是爲甚麼？」民間的常識，素來根據本能向種種強暴手段尋覓一個說明，這時候卻不敢下斷語了。安分守己的人害怕因此釀成一次革命。許爾

當時竟以為他表兄的那種謬惡預言或許到了實現的地步了；這種暗殺手段可以引起種種復仇手段，和擴充而成一種內戰呀。但是成羣的民衆，雖然因為他們一心愛戴的偉人之死而傷心地發愁，卻守住了一種悲劇意味的沈寂態度。沒有一個人，不從這死者的身外窺見了自己祖國的偉大影子。

第二天早上，危險已經平息了。工人們談起那些將官們和戰事，彼此拿出軍籍證互相傳觀，聲稱一俟動員令公布，就各人按期復伍。

種種的變故，帶着一種僅為過於有意義的迅速態度，繼續地一件跟着了一件發生了。德國人侵入了盧森堡大公國，一直開到了法國的邊境上，而德國的大使依然在巴黎，口稱無礙乎和平局勢。八月一日的午後，許多手寫的小布告，陡然在各處張貼了，不久就有許多頭部印着兩面交叉的國旗的印刷大布告接着公布了。這就是總動員的命令。整個兒的法蘭西將要全體赴敵了。

——這一回，算是幹成了，那些在布告跟前停足的人說。

於是這些人的胸脯都挺起了，吐了一口表示鬆勁的長氣。魔夢已經結束了，這種殘忍的現實

世界，終究比那種捉摸不定的世界，那種望眼欲穿的世界，那種使一晝夜長得像一星期的危險黑暗的恐怖世界，令人甘心承受得多。

動員令從半夜十二點鐘發生效力。這一天一經到了傍晚的時候，巴黎發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熱鬧氣象了。旁人可以說是所有的電車、汽車和馬車，都帶着一陣發狂的樣子跑。從來誰都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車子，然而那些想叫一乘車子的普通人，卻枉自費了許多氣力去招呼那些車夫；沒有一個車夫肯爲軍人以外的人做事了。一切的運輸器具都供軍人使用，一切的運輸路線都向車站集中。軍需機關的那些滿載布袋的重載大車，在路過時受着路上的普遍的歡呼，那些身著工人服裝運用這些「行動金字塔」的兵士，都搖起胳膊提起嗓子來答覆這些喝采。羣衆互相擁擠，互相推送；但是卻依然守着一種異樣的客氣。有時候，兩部車子互相岔住了路線，於是習慣的力量，就叫兩方面的開車的人，到了快要互相辱罵的地步，但是旁觀的人卻來調停，結果強勸他們互相握手。那些幾乎被一部汽車壓壞的行人，都笑着向車夫喊道：「弄死一個預備復伍的法國人！」那車夫就答覆道：「我也要，明天早上走。這是我最後一趟車呀。」

許爾和阿爾亨梭拉，在半夜一點鐘光景走進了廣衢上的一家加非館。他們因為白天裏感到種種情緒，彼此都有一些兒疲倦了。在一種灼人的和飽和了菸味的氣壓之中，加非館裏的顧客們，都搖着許多小的旗子，一面唱着馬塞曲。這種路視四海如一家的顧客，瞧着歐洲各國國民的成隊往來，用歡呼向他們致敬：「這些國家，都會和法國站在一邊，決沒有例外。」一對素來享受整齊平淡生活而依賴租稅過活的老夫婦，這天也破了慣例，在這樣晏的時刻還沒有回家，因為他們也被普遍豪華的潮流牽動了，所以一逕由下坡道兒走到這些廣衢上來就近「看一看戰事」。他們的坐位，剛好在許爾和阿爾亨梭拉的桌子旁邊，這兩個朋友的外國語言，就叫那個老頭子感到一種在他們視為重要的觀念：

——這兩位先生，他向他們問，您兩位相信英國會和我們一致行動嗎？

阿爾亨梭拉知道的事，並不比這個老頭子多些，可是他用確定的口吻回答道：

——那是毫無疑義的。這件事已經打定了主意。

——英國萬歲！那個矮矮的老頭子立定來高聲喊着。

後來，在他那個老婆子帶贊美意味的顧盼之下，他唱起一首舊日的愛國歌，一面舉起胳膊來表示歌聲的抑揚頓挫。

許爾和阿爾亨梭拉步行向朋卜街而行了。走到了總統府前的極樂公園，他們就和一個頭戴寬逸軟帽的人湊在一處；這個人對着和他們相同的那個方向慢步走着，雖然他身邊本來沒有同行的人，可是卻用一種幾乎算得是高的聲音獨自演說。阿爾亨梭拉認得這就是翟爾諾夫，就和他道了晚安。於是這個俄國人，不待邀請就和他們套上了腳步，一同向着凱旋門的上坡道兒走了。以前，許爾固然僅僅有過機會，和阿爾亨梭拉的這個朋友在門口彼此曾經脫帽致敬；但是情緒卻叫他向他有了點兒神交。至於翟爾諾夫，素來和誰都不客氣，這時候對待許爾的態度，絕對如同自生以來彼此就有了交情。所以他繼續發揮他自己剛纔對着那些樹木的黑影，對着那些無人過問的長凳，對着那些被路燈搖動的光線刺破的綠蔭，儘量發揮過的那種理論之流了，並且他也不肯費事，向這兩個新聽講的人略加說明，僅僅只從剛纔停止的那個地方說起。

——在這個時候，這個俄國人喃喃地說，「他們」也用這裏的人的同樣熱病，大聲疾呼了；一他

們」老實實相信自己將要防衛受攻的祖國；「他們」將要爲實際上無人感過的親族廬墓而死……

——您說的是誰，霍爾諾夫？阿爾亨？梭拉？

——說「他們」這個俄國人如同這問題驚了他似地，睜起眼睛呆呆地聽着這個向他發問的人。我在德國住過十年，曾經替柏林一家報館擔任過通信的職務，因此我徹底認識了那些人。既然如此，那末這時候在塞因河邊經過的這一切，愛國的呼號歌唱，被人搖動的國旗，也一樣正在施卜、雷河邊經過。從外表看來，這固然是相同的；但是，內幕呢，何等的差別！法國，牠不想侵略；今天黃昏時候，羣衆糊裏糊塗地摻雜了些兒亂喊「打到柏林去」的人。法蘭西共和國要的一切，就是旁人尊重牠和旁人讓牠在和平中生活而已。共和政體固然不是盡善盡美的辦法，我也知道；不過牠卻究竟比一個不負責任而又自稱天佑的君主專制政體好得多。

霍爾諾夫說到這裏就停了一會，如同向自己的頭腦裏面，去觀察一幅在自己幻想中顯出的畫圖似的。

——對呀，在這個時候，他繼續說，那邊的民衆團體，本因一種粗劣的唯物主義而自豪，也高呼：「打到巴黎去！打到巴黎去！我們可以到那裏，喝那種不花錢的香露酒！」那些無所不爲去取新威靈的崇拜新教的市僧和那些新近給世界丟盡臉皮的貴族，也都高聲喊着：「打到巴黎去！打到巴黎去！」因爲那些人知道的，就是這個萬惡的巴比倫，這個紅磨房（註三）的和韶山一帶飯館的城市。若是說到柏林那些可以稱爲我的同志的社會民本黨，他們的呼聲並非不及其餘的人那樣高，但是他們在呼聲上受到的訓練卻是兩樣：「打到莫斯科去！打到聖彼得堡去！壓碎文明危險物的俄國暴君！」

末了，在深夜的沈寂之中，霍爾諾夫放聲大笑了一回，這笑聲如同一陣紫檀小拍板的響聲似地激出了許多迴響。隨後，他接着又說：

——但是俄國卻比德國文明得多！真正的文明，並不只在乎有偉大的實業，艦隊，陸軍和那只講授科學的大學。這些東西，全是物質文明。世上的文明，還有格外好得多的一種，牠指導精神，使人類的尊嚴知道要求自己的權利。一個住在木棚子裏的瑞士人，知道尊重他國內同胞的平等，始

終比那一見少尉就要讓步的德國教授，或者比那看見一個姓上冠着貴族標號的任何人就卑躬折節如同奴僕般的漢堡大富人，都格外來得文明一點。我並不否認俄國人屢受一種殘酷的虐政；這些虐政我個人也嘗過了一點兒；我認識了監獄裏面的飢寒交迫；我在西比利亞住過。但是一方面，應當留心我們國裏的虐政，就大半是從日耳曼民族傳過去的；半數的俄國貴族，都是德國人；那些以屠殺罷工工人和屬地百姓最著名的將官，都是德國人；那些維護獨裁主義的和建議流血壓制的高級文官，都是德國人。而另一方面，在俄國，虐政始終看見自己跟前豎起一種革命派的抗議。倘若說我們的民族還是半屬野蠻的，那末剩下的部分，都有一種高尚的精神，一種使人因酷愛自由而冒犯凶險的高等道德頭腦。在德國，就不然了，德國偶然有人為保護人權倡過抗議嗎？那些反對普魯士專制帝政的知識分子在那裏呢？那些知識分子不是緘默無言，就是向君王獻諂。在兩百年的歷史上，普魯士對於牠那些無價值的主人翁沒有行過一次革命；而現在，德國皇帝竟像羅馬時代的尼洛大帝，同時是又奏樂演戲的角兒，他用最駭人的大禍叫全世界憂愁，因為他一心想在歷史上，去占名角兒在舞臺上的一種任務，他的民族，整個兒在這種假仁假義的胡鬧舉動下

面表示服從，而他國裏的學者們，都甘心負着污點稱他做「人類的幸福。」我們千萬不應當說那種壓在我們祖國身上的虐政，完全是俄國自有的。那些頂壞「察爾」（註四）都是那些情願摹仿普魯士王的斯拉夫族的反革命黨，固然粗暴，但是他們也自悔他們的粗暴行為，並且有時候，他們還因此垂淚。我們見過許多俄國軍官，因為避免下令向百姓開槍，或者因為痛悔不應當加入了屠殺百姓的任務，因而自殺。現今的察爾，在一個人道主義式的夢想之中，曾經撫摹過世界和平的大度烏托邦主義，於是組織了海牙會議。而德國文化的凱撒，費了許多年而又許多年的功夫，去製造去潤滑一部為壓碎歐洲而用破壞機器。俄國人是個卑賤的，民本主義的和渴望公道的基督徒；德國人以基督主義自居，但是他卻不過像古代的日耳曼人一樣是個崇拜偶像之徒而已。

這裏，霍爾諾夫又停住了一會，如同故意叫他那些聽講的人，預備來聽一種異常尋常的高論。

——我本人，他接著說，是一個基督徒。

阿爾亨梭拉是個明白這俄國人的觀念和歷史的人，這時候不免表示了一個詫異的姿態。霍爾諾夫看見了這種姿態，於是認為應當說明。他說道：

——真地，我素來不大顧及上帝，並且也不相信教規；但是我的靈魂，如同一切革命黨人的靈魂一樣，同是基督教的。近代民本主義的哲學是一種教外人的基督教主義。我們這些社會黨人，都愛護那些卑賤的人，窮乏的人，柔弱的人；都為他們防衛生命上的和安逸上的權利，正和那些把苦人看做手足的熱心宗教者為他們做的是相彷彿的。僅僅只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我們是用公道的名義來為可憐的人主張尊敬，而基督教徒用以主張這種尊敬的名義，卻是惻隱之心。但是此外，彼此都是相同的，我們盡力叫人類彼此了解以期達到一種較好的生活，盡力叫強者為弱者犧牲，富者為貧者犧牲，盡力叫博愛主義終於能統治全世界。基督教主義，卑賤者的宗教，早就為人類承認了享受安適的天賦人權；不過這種主義卻把幸福放在天上，和我們的「淚谷」（註五）相離過遠。革命學說和那些可以算牠後裔的社會黨人，把這種幸福放在地上的現實世界，要人類能般在塵世得到各自應享的份兒。好呀，我們在今日的德國剝那裏去尋基督教主義呢？德國製造了一個和牠相似的上帝，而到了自以為信仰上帝的時候，就是對著自己的小影表示傾倒崇拜。這個德國上帝，就是德國國家的反射，為牠，戰事是一個民族的第一職務和各種實業之中的最可利用的。凡是其餘奉基

基督教的民族要開戰的時候，他們總感到那種介乎自己的計畫和福音的教導之間的矛盾見解，於是就藉自衛的必要辣手來做遁詞。德國呢，牠卻聲言戰事是取悅於上帝的。爲一切的德國人，不管他們在宗教上的如何不同，卻只有一個上帝，這就是德國國家的上帝，這就是威廉二世，在這時候，稱爲「他的聯盟強國」的那個上帝。普魯士爲了便於使用起見，創造了一個有野心的，愛復仇的和向其餘人類仇視的耶和華，算是早已向着那些最粗陋的多神教的偶像迷信開了倒車。在事實上，基督教實現的大進步，就是承認一神，並且從那裏設法創造一種相當的道德上的一致，一種爲人類間而施的和平的和結合的相當智能。基督教的上帝說過：「你不要殺人」後來他兒子又說過：「和平的人有福！」柏林的上帝就不然了，他頂着鐵盔，穿着馬靴，他和一般的德國人同受他皇帝的調遣，幫着他們去打，去搶並且去殺那些敵人。爲甚麼有這種異點呢？因爲德國人都不過是昨日的基督徒。他們的基督主義僅僅只在六百來年以前降世的，至於歐洲其餘民族的呢，就有一千年，一千五百年，一千八百年的年輪了。在最後一次十字軍的時代，普魯士還是在崇拜偶像生活之中過活。他們心裏，種族的驕傲和戰士的本能，在這時候合力產生了對於舊日已綏之神的週

憶，並且把瓦爾哈喇（註六）中的嗜殺民族的獐惡外表，借給福音書的和平上帝。

在這條氣象莊嚴的通衢的沈寂境界之中，這個俄國人描摹那些以普魯士的上帝作承繼人的日耳曼古代諸神的形狀。這些古神，已被兵器的鏗鏘悅耳之音和血液的腥羶刺鼻之臭弄醒，所以大乘以爲他們久已因餒而死，而現在又將要在人叢之中出現了。那個名叫托耳的小腦袋暴神，已經伸長了胳膊，舉起了那柄供他打碎城市的鐵鎚了；伏訶丹磨快了他那枝以電爲鋒以雷爲鐵的長矛了；獨眼的倭丁因久餓呵欠，一面等候那些將要在他寶座前自行堆集的死人了；那些披頭蓬髮汗臭四騰的處女瓦耳奇爾，都在雲端上飛馳，用悲號刺激人類，預備把那些擲來的屍首，像搭連袋兒似地撒在她們那些有翼之馬的臀上了。（註七）

他說到這裏，阿爾亨梭拉就岔斷了他的演說，請他注意德國的自負之處，並不專依賴這種無自覺心的多神偶像的崇拜，而且也在於科學的威光。

——我知道，我知道！霍爾諾夫絕不等阿爾亨梭拉有發展思維的時間，就這樣答覆。爲科學，德國人全是肯勤苦工作的。各人在各人的專門學問之中埋頭工作，他們都沒有遠大的目光，不過卻

都有堅忍的工作力；他們都沒有創造的天才，不過卻都知道利用旁人的發明，並且因為實業上應用了自己弄不明白的那些原則而致富了。在他們心上，實業遠重於種種純粹科學，掙錢的癡想遠重於種種有關於知識上的純粹好奇心；所以他們時常在他們的科學上面惹起種種重大的疏忽，以及在他們的科學上面混雜那樣多的幻術樣頑意兒，也都是這個原故。在德國，令聞廣譽的姓名都成了商業上的廣告，都用做製造品的商標。種種盛名之下的博學家，都改業而為療養院的企業者。德國某教授先生，向世界宣言自己新近發明了肺癆的療治法，而這件事，並不能免除那些害肺癆的像以前一樣死亡。另外一位，用數目字標明那種絕對制伏種種最難自白的隱疾的藥品，而世上的梅毒並沒有減少一個。不過這些重大的謬誤，卻代表許多可觀的財產；這些誤人的萬應靈藥，卻替牠們的發明人，和牠們的專利製造而兼發行的廠家，掙了幾百萬的純利；因此這些出品賣得很貴，只有境遇寬裕的人享得到牠的用處。這樣的辦法，若是把巴斯德（註八）的，以及其餘那些因造福人類而放棄發明專利權的博學家的那種淡於利祿的態度比起來，真是相差很遠。對於那些和純粹理論的科學有關的事，德國人固然專以借貸為生；不過卻反而能夠從中尋出為自己獲利

的方法。所以爲他們供給種種學理上的綱領的，是戈畢諾和張拔良，這就是說是一個法國人和一個英國人，而德國人卻因此自號他們種族的尊貴；所以他們那個老邁的赫克爾，利用了達爾文和斯賓塞的哲學精粕，完成了一元哲學，這種學說的理論應用到政治上面，就引起了從科學方面來承認德國自負的念頭，又因爲條頓民族是最強健的，竟以占領世界之權付與條頓民族了。

——我覺得您很有理由，阿爾亨梭拉又重新岔斷了翟爾諾夫的演說。不過近世的科學，難道不在「爲生存而鬪爭」的名義之下，承認這種由實力而來的權力嗎？

——不然，千萬個不然，若是談到了人類社會的問題，所謂「爲生存而鬪爭」以及所謂「爲生存而用的殘酷手段」也許——連這兩個字我還不敢很確定——不過是範圍那些下等物種的進化律；然而決然不是人類的進化律。人是一種有理智和進步的動物，而他的智慧使他有解決四週的惡運的能力，使他知道運用博愛和公平的原則，去代替生活競爭的殘惡性。世上的人，無論是貧的和富的，也無論是強健的和孱弱的，各自有生存的權利；世上的國，無論是古的和新的，也無論是大的和小的，各自有存在的和獨立自由的權利。但是德國的文化，不過是一個國家的高壓的

專制主義，這國家對個人和團體都加以編製，都化之爲機械，去做那種只因自負入迷的名義向世界而施的專制任務的工具使用。

他們走到了星辰廣場了。凱旋門在滿天星斗之下顯出了牠那一堆陰影。那幾條繞着這座營造物跟前分叉的通衢，一望無際地展開牠們兩傍那些串珠般的燈火。附近的煤氣燈，照耀了這座偉大營造物的基礎和那些雕出人物的下層；但是，在高一點兒的部分，濃厚的影子叫那些石頭都成了黑的。（註九）

——這真是壯麗，霍爾諾夫說。一道酷愛和平和生命甜美的文明潮流，從前整個兒從那裏經過。

雖然不是法國人，他並不因此而不受這座保存先輩榮光的莊嚴營造物的吸引。原來他不要知道從前的營造者是誰。總而言之，那些營造者，當時自信在石材之中，凝結了一種叫他們值得自負的特別觀念；但是後來那些眼光較爲遠大的後人，變更了這座營造物的意義，這就是說除去了原始的利己思想，又在那上面擴大了象徵趣味。譬如希臘的雕像，本來不過是當時的信徒們在祭

壇上施舍的神像，而到後來都變成了不朽之美的典型了。又如角力賽那個戲場（註十）當時營造的動機，爲的不過是那種流血的遊戲，又如羅馬的種種穹門，也不過是爲那些了無能力的羅馬諸代大帝而設，然而這些東西，在我們今日的眼底，卻都代表了羅馬的偉大。

——這座凱旋門，翟爾諾夫接着往下說，本有兩個意義。從那些刻在穹頂和方墩內部的戰將姓名和戰役名稱看來，牠不過是法國的，並且授人以批評資料。但是在外部，卻絕沒有這些東西；牠當初原是爲紀念「大軍」纜造的，而這種大軍就是人民的本身，就是那種實行了最公正的革命並且用軍力在全歐擴大革命事業的人民的本身。呂德雕的這些高唱馬賽曲的戰士，並不是爲職業而當兵；他們都是一些爲了一個至高至勇的新假定而出征的武裝市民呀。（註十二）其中原有的東西，實在不僅僅就是那點兒屬於某唯一國家的狹義的榮光。因爲如此，所以我每逢想起這樣一座營造物從前受褻瀆的那一天，真不能不帶傷心之感了。在我們現在走着的這地方，曾經有過幾千頂的尖頂鐵盔和日光對耀過，幾千雙的粗皮馬靴一種用機械式規律在地上踐踏過，許多短管的喇叭，許多尖聲的笛子，許多匾形的銅鼓，一同震動過這座營造物的沈寂境界，洛亭格林進行曲，

在這條不見一人的通衢之中，在那些門戶緊閉的房屋之前，發過嘹亮的節奏。（註十二）唉！倘若這些人再到這裏來，真是何等可駭的奇禍？那一回，他們都滿意於五千兆的賠款和兩省的割地；今天，這難免不會是一場格外可怕得多災害了，不會僅和法國人有關，就是世上一切主張正義的國家都會受影響。

他們經過了那個廣場了。走到凱旋門的穹頂下面，他們都轉身子來向極樂公園端詳。他們只望見一條烏黑的「大河」，在那兩道由沿「河」房屋組成的高堤之間，浮着許多串或紅或白的星星燈火。但是，熟悉這地方的遠景的他們，覺得雖在黑夜之中，仍然看見了這通衢的那條氣象偉大的斜坡道兒，種種列在通衢兩旁的府第，協和廣場和場中的魯克梭爾方碑，以及遠在終點在杜勒麗公園的遠樹；這條凱旋的舊道，是全部在目的。（註十三）

阿爾亨梭拉、霍爾諾夫和許爾，都取道馮戈通衢回家了。走進了門口，這俄國人應當從那條小樓梯上樓，就向他這兩個同行者道了晚安；但是許爾對於這漢子的那種略帶想像意味的口才，早已感到了趣味，所以就央求他同入書室再去談天。阿爾亨梭拉說起可以把那種藏在廚房櫃子裏

的好酒開一瓶，於是沒有費多少勁兒就叫這俄國人接受了這種邀請。他們終於三個人同趁電梯進了畫室，於是就團團地圍住一張擺在那洞開的露臺邊的窗口跟前的小桌子坐下了。他們都在半明半暗的黑影裏朝外坐的，窗口外面那片長長的，方方的，嵌滿了星辰的烏藍天幕，正壓着他們眼裏的那些屋頂；但是，在這長方形的下部，城裏的燈光卻把天幕染上了一層血樣的顏色。

霍爾諾夫一連喝乾了兩杯酒，一面啞着舌頭表示自己對於酒味的贊美。夜色的莊嚴蕭寂氣象，叫他們緘默了好幾分鐘；他們的眼光，從這一顆星跳到另一顆星，從許多在想像之中形成的線，把這些發光小點兒連成了許多三角形，許多四邊形和許多變化百出的幾何圖象。偶爾一顆行星的閃光帶住了他們的眼光，於是就叫他們的眼光在一種催眠式的固定態度之中留着不動。末了，這個仍舊埋沒在沈思之中的俄國人，又斟了自己的第三杯，並且說道：

——「高處」的人把地下的人想成一些甚麼？這些行星裏的居民也知道世上有一個畢士馬克嗎？他們也認識日耳曼人種的天賦使命嗎？

接着他開始笑了。隨後，他又向那層在屋頂上展開紅霧樣的東西仔細瞧了一會兒，末了，另用

絕不連貫的口吻，接着又說：

——再過幾點鐘，到了太陽上升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四個和人類爲仇的騎士，在世界上橫衝直撞地飛奔了。那些凶惡的坐騎，已經因爲急想馳騁而蹄蹶不安了；那些殘惡的主人，已經在跨上鞍橋之前互相商議了。

——那末這些騎士是誰？許爾問。

——就是那些在那隻「怪獸」前面的。

這句話，並不比前面那些話容易懂，所以許爾就默想：「他已經喝醉了。」但是從好奇的觀念，他又問他：

——那末這隻「怪獸」是甚麼東西？

這個俄國人像是因爲這問題發生驚訝了。原來他當初一運到自己的夢想之末，纔用高聲發表自己的意思，因此自以爲曾經把種種夢想，從頭就告訴了他們同伴。

——這就是啓示錄上的那隻「怪獸」，他向許爾回答。（註一四）

於是他纔覺得應當用語言來說明披忒莫思烏那位千里眼叫他感受的贊賞了。在經過二千年後，這位偉大而又模糊的詩人，對於這位住在巴黎某處最高樓上的神祕革命黨人，依然還發生了影響。根據霍爾諾夫的意見，沒有一件事是沒有被約翰先知的，而約翰那些不爲俗人了解的感興，包括了人類一切重大變故的預言式的直覺。（註十五）

接着，這個俄國人就來描摹啓示錄上那隻在大海底下狂嗥的怪獸。牠像是一隻豹子；腳像熊，嘴像獅子；牠有七個頭和十枝角，每枝角上各有一頂金冕，每個頭各有一個寫好了的謬悖名稱。福音史家當初沒有說起這些名稱，也許因爲那都是隨着時代變化，而每過千年這怪獸出現一次之後，那又都是要更換的；不過霍爾諾夫毫不費事，就讀出了目前在這怪物七個頭上照耀的那些名稱；這都是一些反對人道的，反對公道的反對任何叫人生化爲寬大溫和的悖謬名稱。例如這樣一類的口號：

「實力超乎人權。」

「弱者無存在權。」

「凶狠纔能強大。」

——但是那些騎士呢？許爾害怕霍爾諾夫又在新的枝節裏面迷了道路，就岔斷了他的話。

——您記不起那些騎士代表的東西嗎？這個俄國人問。

於是，這一次，他很願意喚醒這兩個聽講者的記憶力了。

一個大的寶座安放在當中，座上那位坐着的人像是瑪瑙做的，並且有一道長虹在他的腦後，繞成一幅翠玉樣的天幕。這寶座的四周，另有二十四個較小的座兒擺成一個半圓形，在這些座兒上，坐下廿四個白衣金鬚的老翁。四頭碩大無朋，渾身是眼，體生六翅的活物防護中央那個大寶座。末了，那卷祕錄上的那些印封，都被那條羔羊當着座上那個坐着的人的面前揭過了。那幾支喇叭，都因為敬禮第一印封的展開齊聲鼓吹；那幾頭活物中的一頭，用打雷樣的洪聲向這位有千里眼的法力的詩人喊道：「你仔細看！」於是第一位騎士騎着一匹白馬出現了，他手裏抓着一張弓，頭上戴着一頂冕。有些人說他是侵略之神，又有些人說他是瘟疫之神，不過也絕不能妨止他同時兩者兼任。

在第二個印封展開的時候，那第二頭活物輪動滿身的眼睛，一面高聲喊道：「你仔細看！」登時閃出了一匹棗騮馬，馬上的那個騎士蓋頭蓋臉似地舞動一柄長劍，這就是戰爭之神。在他的飛馳之前，世界的和平是被掃盡了，人類也開始互相殄滅了。

展開了第三個印封，那第三頭有翅勝的活物高聲喊道：「你仔細看！」這時候，閃出來的是一匹黑馬，那個騎馬的抓着一架天平，預備去稱人類的食料：這就是饑饉之神。

展開了第四個印封，那第四頭活物高聲喊道：「你仔細看！」飛馳的是一匹青驄馬，騎馬的名叫死亡之神。

而付與他們的權利，就是可以用刀兵，用饑荒，用瘟疫並且用野獸去危害人類。

霍爾諾夫之描摹這四種天災，儼然是有如目覩。白馬的那個騎士，穿的是一套華麗的而又野蠻的衣裳；他那副東方方式的臉，如同吸着犧牲者的臭味因而喜悅似地，表現得異常緊張。那匹馬跑着的時候，他挽開他那張弓，放出那種天災。他肩上背着一個紫銅箭壺，其中插滿了塗着各種瘟疫微菌的毒箭。

賽馬的騎士，蓋着他那簇因迎風疾馳以致散亂的頭髮飛舞那柄長劍；他是年輕的，但是他那對緊蹙的眉毛和那張緊閉的大嘴，卻叫他顯出一種不可妥協的猙獰狀態。他那套因坐騎疾馳而飛揚的衣裳，叫旁人窺見他滿身那種適於角鬪的筋肉。

第三個騎士，是年老的，禿頭的和瘦得怕人的，他跨在那匹黑馬的瘦骨嶙峋的脊上，用那兩條乾柴似的瘦腿壓着那牲口的瘦腰，舉起那件象徵世上食物漸見減少應當用金子購買的器具。

第四個騎士的膝頭，尖得像一對馬刺，緊緊地刺着那匹青驄馬的腰；他那層薄得像紙的皮，叫旁人看得明白他身上骨骼的凹凸；他那副死灰色的臉，帶着那種滿是破壞意味的笑；他那雙纖削得像是盧梗般的胳膊，握住一柄大得怕人的鐮刀；他那副棱角斬方的肩頭，披着一幅屍體般的破布。

末了，這四位騎士舉行一陣發狂樣的飛馳了，於是他們這種不祥的賽馳，就如同一陣颶風似地，在廣漠無邊的人堆兒上經過。晦暗了的天空，顯出一種急雨欲來的鉛青色了；一些駭人異狀的怪物，在這個可怕的想法境界之上旋轉翱翔，替那陣賽馳做一種可惱的護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各自遁逃，互自擁擠，在害怕、驚駭和頹喪的種種態度之中倒在地上；而那四匹坐騎，表出不可妥協的神情，用鐵蹄壓碎這一片的人身疊成的糞窟。

——不過你們將來可看見霍爾諾夫說：我有一本珍貴的書，這一切都描摹在那裏面。

於是他立起來，從一張和那駕小樓梯相通的小門走出了畫室，幾分鐘之後，他帶了一本書回來。這本書，印於一千五百十一年，是用拉丁文寫的，原名繪圖啓示錄，正文之中附有許多木刻畫。這些木刻畫，是德雨喇（註十六）少年時代的一種作品，那時候，他剛好廿六歲。末了，他們就在那裏由阿爾亨檢拉端來的桌燈之下，共同來欣賞那幅畫着啓示錄的四騎士的馳驅控縱情狀的傑作了。

（註一）歐陸的街道，凡熱鬧處所的交通點，必放留較廣的隙地，以爲交輿之用；法文叫此項隙地爲「Place」，今譯意作廣場。協和廣場居巴黎的中心點，爲巴黎有名的廣場之一；四周有銅像八座，分別代表法國國內八大城市，史特拉司堡（Strasbourg）即此八大城市的一個，爲亞爾薩斯州的首府，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對與德國，直至歐戰後始奉回。

（註二）項雷思（J. Jaures）或譯作徐雷士，諱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爲法國社會黨首領，以長於講演說著名，極受勞動分子的愛戴，於歐戰時法國宣戰的先一日被人暗殺。

(註三)紅磨房 (Le Moulin-Rouge) 是巴黎最有名的遊戲場，創立於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九百十五年燬於火。

(註四)俄文稱皇帝爲「察爾 (Czar)」。因俄皇爲專制君主，故俄人稱俄國式的暴君政治爲「察爾主義」。

(註五)「派谷」是基督教對人世的別稱，其意義謂人世爲苦惱。

(註六)瓦爾哈喇 (Waldhalla) 是斯干狄納夫民族神話史中的天堂，由倭丁 (Odin) 主之，以接待死於征戰的壯士。

(註七)托耳 (Thor) 是日耳曼民族神話史中的雷神，其父倭丁本爲斯干狄納夫民族的風神，也受日耳曼民族的祀奉；據傳說，倭丁固非創世主，但有御世的權力，聰明睿智，長於言談，且能詩，爲壯士的保護人。伏爾丹 (Wotan) 也是

日耳曼民族神話史的神，亦有謂其即倭丁的別稱。瓦耳奇瓦 (Walkyrie) 與倭丁同源，但均爲女身，其職司亦與倭丁同。

丁 屍。

(註八)巴斯德 (L. Pasteur) (生於一八二三年，卒於一八九五年) 爲法國最著名的生物學家，其最大的貢獻，即從微菌的研究，發明醫治種種傳染病的方法，因而爲醫學界開一新紀元。

(註九)星辰廣場在巴黎中心點的西北角上，有十二條街道繞此廣場，場中有一「四方城」式的營造物，名爲星辰觀旋門——簡稱凱旋門。門的東南爲極樂公園，通衢和協和廣場相望，西北爲尼黎通衢，可通近郊，其地勢則由西北而東南傾。此門全部爲石材，造於一千八百零六年，成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本爲拿破侖一世紀功之物，後雖王室復辟，而工作不因之而輟，門之輪廓與明孝陵的四方城極相類，有奪門四，其範圍則遠非明孝陵可望其肩背。方墩的外壁，浮雕描摹各種紀念畫圖，內壁及穹頂，則鑿刻第一共和國及第一帝國兩時代的各戰役的致勝將領三百八十六人的姓

者，綜其全部的營造雕刻及裝飾之雄偉精美，則巴黎的營造物無出其右者。

(註十)角力賽(Le Colisée)爲羅馬時代的戲園形圖，形圖建於露天之下，可容八萬人，當時原供種種角力之用，今僅存餘址。

(註十一)呂德(F. Rude) (生於一七八四年，卒於一八五五年)法國最大彫刻家之一，明星凱旋門外壁，有題爲「一七九二年義勇隊之出發」的浮雕圖一幅，爲呂德的有名傑作。大軍(Général)爲拿破侖一世於一千八百零四年選集全法精兵另編之軍隊，其時英軍侵法，國勢頗感壓迫，賴大軍屢建捷輝之功，嗣後大軍復屢奏效，戰場直至一千八百零六年之捷，更名爲來因軍。

(註十二)洛字格林(Lahengrin)爲德國有名的詩篇作者，爲艾升巴黑(W. Beethoven)——沙克遜邦詩人。

(註十三)魯克梭爾方碑(Obsidisque de Longjumeau)爲方柱式的石碑，下寬上銳，高約二十三公尺，通體爲一整塊石材，上刻埃及古代文字，本爲埃及魯克梭爾城的阿孟古寺前的雙石柱之一，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爲法人運至巴黎，豎於協和廣場，其一則仍存原處。此項方碑，於古埃及的宮殿府第廟宇或偉人墳墓前是常用的，較必以雙碑上鐫刻文字，以紀其營造物的用意。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本爲杜勒麗故宮，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爲巴黎公社放火焚燬，後遂即其地爲公園，通與協和廣場相接。凱旋的舊道，即指極樂公園通衢，方碑與門，恰各居此通衢的兩端。

(註十四)啓示錄(Apocalypse)是使徒雅各的著作，性質爲一種預言，載在新約金書內。本章從本則求章末前三則中的神話，均本於啓示錄，讀者可參閱新約全書中的原文。

(註十五)拔忒基恩島 (Palamos) 在愛琴海，爲聖約翰輪調歷所，以啓示錄成於此島因而馳名。詩人即指聖約翰。
(註十六)德爾喇 (A Daire) 一四七一年生，一五二八年卒，爲德國大羅刺歌。

第五章 臬兀和紊亂

馬爾登爾到了非相信這場戰事勢在必發不可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發呆。人類真地是發了狂嗎？有了這樣多的鐵路，這樣多的商船，這樣多的實業上的機器，這樣多的在地面的和在地下發展的努力，怎麼居然可以開戰？各國都要永遠陷於衰敗了。從前，資本是世界的主人，現在，戰事快要消滅這主人了；不過，因為缺乏金錢，看來戰事的本身，不必多費光陰也要同歸於盡。這個事業家的精神，想到一場胡鬧的冒險舉動可以把數十萬兆金錢化為煙霧和屠殺，自己竟不免憤憤然了。

此外，在他看來，這場戰事不過一個短期的災害。他對於自己的母國沒有信仰心：法國已經有過了牠的時代。今日得勝的，是北方的民族，尤其是那個曾經被他就近觀察過並且以服從秩序令人贊賞的而又組織嚴密德國。一個內容腐敗和組織凌亂的共和國，去反對這個在世界上稱為最

堅固又最強盛的帝國，能發有甚麼好結果？他心裏想道：

「我們向死路而行嘍。一定會比一千八百七十年更不好。」

然而法國人用以從軍赴敵的那種整齊和敏捷氣象，卻叫他大大地吃了驚，於是他的悲觀，也因此減了多少。人口的分量還然是沈重的；民族保存了昔時的價值；四十四年的憂慮和恐懼，叫往年的德行復甦了。但是將領們呢？那些可以引導兵士向勝利而趨的將領們究竟都在那裏？

這問題，誰都向自己問過。民本政體淹沒了人的姓名和太平氣象停止了人的行動，於是叫全國對於指揮軍隊的將領，久已處於一種不識不知的境界裏了。這時候，大衆都看見全國軍隊一步一步組織成功，但是關於指揮上的情形竟幾乎絕無消息。隨後，一個姓氏漸漸地在口頭上傳遍了：「霞飛……霞飛……」但是這個新發見的姓氏，對於那些傳述的人，絕不能代表甚麼。這位總司令那幾張初次懸在各處店鋪的櫥窗裏的照相，引動了一羣好奇的人。馬爾塞爾費了長久的時間去端詳其中的一張，末了終於向自己說道：

「從態度上看來，他是個正派人。」

然而種種變化，一步緊似一步跟着來了，末了，漸漸地，馬爾塞爾終於受了民間熱烈觀念的傳染了。他也一樣在街道度日，被那些成羣的居民向着那些當街走過的成羣赴敵的軍人致敬的聲音引動了。

到了傍晚，他在各處廣衢上參觀了各種遊行隊的經過。三色的國旗，在電燈的光輝之下翻動；在街面，人堆兒自行給遊行隊讓開一條大路，一面鼓掌，一面歡呼。整個兒的歐洲，除了中部兩個帝國而外，都布成行列穿過巴黎城；整個兒的歐洲，出乎自然地用喝采之聲，向這個遇難的法國致敬。各國的國旗，在風中混成了虹霓般的顏色，後面跟着的，有許多眼光射人的俄國人，有許多赤着腦袋用一種宗教式的莊重態度低唱歌曲的英國人，有許多曲鼻子的羅馬尼亞人和希臘人，有許多臉色白裏透紅的斯干狄納夫人，有許多被一種略帶兒戲意味的熱烈態度引燃的美國人，有許多失了土地素為平等革命國家的朋友的猶太人，有許多像一隊高歌戰士般的豪興的意大利人，有許多高呼萬歲絕不厭倦的西班牙人和南美洲人。這些遊行的外國人，或者是一些到法國進學校和工廠自求知識的學生和工人，或者是一些在本國因內戰或者因革命被逐而到巴黎托足的亡

命客。他們喊出的聲音絕沒有一點官式的意義；每一個人都是受了個人的熱心的支配，受了那種表示愛護法國的慾望的支配，纔來這樣舉動的。在這樣的景象之下，年老的馬爾塞爾感到了一種不可抵抗的情緒了，並且自認法國在世界上畢竟是有價值的，因為法國始終在其餘民族的心上，操縱了一種精神上的影響，因為法國的愉快或者法國的悲哀，都叫人類的全體關心。

白天，馬爾塞爾到東站去。那些看熱鬧的羣衆，都擠在鐵柵欄跟前，沿着鐵柵欄開直到相連的街道爲止。這個正因戰事而獲得歷史上一種重要地位的車站，竟有點像是一條過於窄狹的街道，其中快要被一道「河流」用衝流和激浪陷進來。就是從這地方，法國一部分軍隊，正向邊疆上的戰場撲過去。從這車站的各處門口，進去了成千成萬的騎兵，他們都是胸前束甲頭上頂盔，叫人一見就想起中古時代的騎士；進去了許多做航空鐵鳥的籠子之用的大箱子；進去了一行行的大礮，這些東西又長又瘦，漆成灰色，裝着許多鋼板，活像是天文儀器，不大類乎殺人工具；進去了一大排一大排的紅色軍帽，這些帽子都按着進行曲的拍子活動；進去了一行行走不完的槍，這些槍有些是黑的，叫人想起一片憔悴的蔗田，有些是上了刷亮的刺刀的，叫人以爲是一片亮晶晶的麥穗。

無數面的軍旗，活像許多毛色斑斕的大鳥在這些鋼穗的上面招展；這些大鳥：白身，一翼是紅的，一翼是白的，旗桿的尖子做了牠的銅喙。

在動員令下了之後的第四天早晨，馬爾塞爾忽然想起要去看他那個名叫洛貝爾的細木工。這是一個強健的少年人，自稱從那老板的虐政之下得了解放以後，就在自己的家裏做工。一間類乎地窖的屋子，供他的臥房和工場兩種用途。那個被他稱爲「合作女同志」的伴侶，替他料理家務，和撫育那個攀着她裙子不肯放手的小孩。馬爾塞爾從前以友誼看待這個技術純熟的匠人，這位匠人時常到馮戈通衢，去安放那些從拍賣場得來的新購物件，並且對於布置木器，他很歡迎合這位富翁的愛憎不常的趣味和他那有時略近奇僻的性情。

這一天，馬爾塞爾走進了這個工場，看見他這個細木工，身著粗絨衣褲，腳穿釘了釘子的皮鞋，衣領邊插著些小國旗和軍帽帽徽，並且頭上已經歪歪地頂著一頂便帽，看來像是預備出街了。

——您來得太遲了，東家，洛貝爾向他的顧客說。大家要關鋪子了。這一帶的主人已經接了勳

員的命令，預備在幾點鐘之內去復伍。

他這樣說着，一面指着一張黏在門口用墨水寫了字的小紙條兒，這紙條兒是摹仿巴黎各種店鋪前面黏的那種印成的啓事的，意思就是店主人和店員都接受了動員的命令。

馬爾塞爾從沒有想到他這個細木工會去當兵。這漢子是反抗一切勢力的；他痛恨那些「弗力克」，這名詞就是指巴黎的巡警，並且，在一切暴動之中，他用拳頭和手杖向他們交過手。軍國主義在他心裏是一個黑色的不祥動物；在歷次爲反對軍役而集合的示威舉動之中，他被人看作最肯發言的一個。而到末了，抱着世上最好的與會去赴敵者就是這個革命黨人，他之從軍絕不要花費旁人一點兒氣力！

對着馬爾塞爾的發呆神態，洛貝爾用熱烈的與會談起軍事了：

——我自信我的想頭還和從前一樣，東家；不過打仗究竟是什麼，並且打仗可以叫我們懂得許多許多的事，譬如自由是需要秩序和指揮的，這就是一件當然少不了一人指揮和衆人服從；並且這種服從是從自由意志出發的，是從深思重諾出發的，然而畢竟終於服從。等到戰事一下爆發，

大衆就看得見許多和安居樂業時代不同的事了。

碩雷思被刺的那天夜晚，洛貝爾曾經因憤怒而大嘩，聲言第二天早上就有復仇舉動。他跑了去找他的區分部的各會員，去探聽他們抵制那些「有產階級」的計畫。但是開戰的事已經無法避免，並且在氣壓之中，已經有點兒東西反對內戰，已經有點兒東西叫大衆忘卻私仇，已經有點兒東西叫大衆的精神在一種共同的呼吸之中言歸於好。因此竟沒有任何煽惑暴動的運動發生了。

——在上一星期，他接着說，我是非戰派。因為這個在我眼前來得不近！我現在當然繼續要尊重和平，遏止打仗，並且我一切的同志也像我一樣思慮。不過法國人本沒有挑撥過誰，反而另外有人來威嚇他們，來想壓制他們。既然旁人這樣來強迫我們，那末我們爲着自衛起見，自然非拿出猛獸般的態度不可，自然非全體在行列之中靜候不可，自然非全體服從軍令不可。紀律並沒有因爲革命被人抹煞過。您想一想第一共和國的軍隊罷：無論是將領或者兵士，全是市民；然而霍詩和克來貝以及其他的將領，都是懂得指揮和懂得叫人服從的硬漢。我們要向戰爭去實行戰爭；我們

要叫以後再沒有人打仗繼續去打仗。(註一)

隨後，如同這種肯定說法在他還認爲不够明朗似的，所以又堅持地往下說：

——我們要爲未來的事去打仗，我們要叫我們的子孫永不認識這樣一種災害繼續去犧牲性命。倘若我們的仇敵得勝，那末他們賴以得勝的，就是軍國主義和侵略思想了。他們先來壟斷歐洲，以後再奪取世界其餘的部分。再後些時，那些被他們剝削了的人，又用反動的手段抵抗他們，結果這就是永無結局的循環攻擊了。我們這些人，我們絕不抱甚麼侵略的觀念；我們之所以要恢復亞爾薩司和羅蘭，那是因爲這些地方本是歸我們管的，並且又因爲這些地方的居民都自願仍舊變成法國人。理由都在這裏。我們將來並不要學我們的仇敵，我們將來並不要勉強給自己開疆拓宇，我們將來並不要因爲我們的奢望去擾害世界的和平，我們從前同着拿破侖得來的經驗，教得叫我們明白一切，所以我們現在不要再來冒險了。我們將來打仗，爲的是我們的安全，爲的是世界的安全，爲的是救濟種種弱小民族。倘若是一種挑撥行爲的，驕傲主義的，侵略主義的戰事，我們就會想起我們的非戰主義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自衛呀，而我們的政府對於目前經過的事又沒有錯

處。旁人攻擊我們；我們全體的責任就是聯合起來同向前進。

洛貝爾素來是反對宗教的人，這時候竟從種種包容人類全體的觀念，顯出一種寬大態度，一種饒恕態度。上一天，他在本區的自治局裏，遇見了一個列名預備軍籍的人，這個人同他編入了一團，將來要和他同時開赴前敵，洛貝爾擡頭一望，立刻就認得出這是一個教士了。

——我呢，他向他說，我是做細木工的匠人。您呢，同志……您是在教堂裏面做工的？

他用了這種宛轉的口吻，使得這教士對於他不致發生開罪的意思。末了，這兩個人彼此互相握手了。

——我素來不贊成宗教，洛貝爾向馬爾塞爾說明。自從多時，我和上帝兩方面都是冷冰冰的。不過那裏沒有正派人，而在現在這樣一個時候，各式各種的正派人都應當互相聯合。這不就是您的意思嗎，東家？

這些議論，叫馬爾塞爾走入深思熟慮的境界裏了：像這木匠這樣一個漢子，絕沒有任何物質上的財產值得防護，並且素來又是和現行制度對立的，現在居然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世界欣然

去冒死了；尤其是這個漢子，在這樣幹的時候，絕不疑慮地犧牲了自己種種最尊貴的觀念了，犧牲了自己素來用真情去玩味的那些信仰心了；而他本人，家資千萬的富翁，是世上對於幸福有特權者之一，是有許多重要財產值得防護的人，然而卻只知道把自己的精神，盡情傾向於疑慮和批評

到了午後，馬爾塞爾在凱旋門附近，遇見了他這個細木工。洛貝爾已經編入一個工人隊裏了，這一隊人都像是他的同業，和這一隊人同走的，另有許多可以代表各種階級的隊伍；有些是穿得好的有錢人，有些是精潔而缺乏血液的少年，有些是面帶病容目懸眼鏡的小官兒，有些是略露狡笑的年輕教士，如同這些人都是私逃出來似的。在這一羣人之首有一個上士領着走；後面呢，有幾個肩了槍的兵。一陣樂器的怒吼聲，一陣嚴肅而帶威嚇意味的音調，在這個雙手搖動而雙腳像圓規雙叉的一開一閉的運動之中騰起了。前進啊，預備軍的弟兄們！

洛貝爾用毅然的态度引起大眾同唱戰歌了。雖然他那套粗絨衣褲和他那隻布袋兒，卻和呂德在門上那幅出發崗裏的那些人物，同樣地有偉大的外表。他那個合作女同志和他那個孩子，

在他旁邊提著快步同行，預備直送他到車站。這位別墅主人用一副尊敬的眼光送著這漢子，覺得這漢子僅僅因為加入了這道人類的急流，就異乎尋常地變成偉而且大的了；但是在這陣尊敬的情感裏，也有一點兒不自在的事，於是，他瞧着他這個細木工，竟感到一種類乎羞辱的心理了。

馬爾塞爾看見自己一生的過去，用一種異樣清晰的輪廓自行在他眼前顯出來，這如同一陣陡來的清風，吹散了那陣始終把他籠在暗處的濃霧。法國的土地，今日被人威嚇，從前本是他的父母之邦。一千五百年的歷史，早就為他的——馬爾塞爾的——幸福而工作，使他在世界上，享受他的祖先絕沒有知道過的種種安逸和種種進步。台諾乙氏的歷代祖宗，久已預備馬爾塞爾台諾乙到世上生存，因而在這塊土地上面打過仗，防禦過種種侵略的敵人；並且就是從這件事，他得着了托生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幸福，得以附屬於一個掌握自身命運的民族，列名於一個從奴隸制度得了解放的家庭。末了，到了輪到他來繼續努力的時候，到了該他為後裔來企圖同樣幸福的時候，他竟像一個負債者拒絕還債似地早已偷跑了。無論何人，凡是生存的，都有對自己祖國的債務，都有對自己所以自生的人羣的債務，末了，到了還債的時期，他就有應當用手或者竟用自己的性命，

去還清這種債務的義務了。然而在一千八百七十年，馬爾塞爾到了應當以債務人的地位去盡還債務的時候，卻竟爾逃走了，竟爾賣了他的國家和他的祖宗。他既然因此在外國掙了好幾兆的財產，總算是有了成績；不過這究竟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世上有許多缺陷，不是金錢可以彌補的，所以，他良心上的不安，今日從這種缺陷給了他一個證據。在這些成羣說起去捍衛祖國的法國人之前，他自己感到羞愧了；在那些傲然在鈕孔上佩著黑綠相間的勳表的退休老兵之前，他竟面無人色了——這些老兵從前當然身受巴黎之圍的困苦和身遭當時種種可喜可歌的敗仗。他徒然費了許多事，去尋覓種種減輕內疚的理由；他徒然告訴自己，說這兩個時代大相出入，一千八百七十年代的帝國是不得人心的，國家早已分裂，甚麼都早失敗。一句名言的迴憶，不禁像一件纏繞不清的物事一般，在他的記憶力裏出現了：「法國依然還在！」

某一剎那間，他忽然想用自告奮勇者的名義投軍，末了就可以像他那個細木工一樣，腰上掛着一個乾糧口袋，雜在一隊聽候補充的兵士隊裏開赴前敵了。不過他可以盡甚麼職務呢？雖然他枉自有一個強健的身體；而年紀卻已經在六十歲以上，以當兵而論，卻應當年輕。本來無論是誰，

都是知道放幾槍的，並且打仗的勇氣也不缺乏；但是，「打」呢，不過是鬪爭上的一種偶然的事。那種叫人悶損而難堪的，就是那些在「打」以前的種種動作：無止境的行走，氣候上的嚴酷，星光下的露宿，掘土，開壕溝，裝車子，忍耐飢渴。做不到了，要他從這一條路去償還他的舊債，現在未免太遲了。

有些人，因為老了不能為國家盡個人的義務，於是就把自己的兒子獻給國家去防禦敵人，這種報答的方法雖然可悲，但是卻也可貴；然而馬爾塞爾卻竟沒有這樣的報答的方法。他的兒子，他自己的兒子，不是法國人了，因此這兒子就沒償還這種父債的義務。馬爾塞爾從前真不應該在外國成家，因此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沒有權力要求許爾去做自己從前沒有做過那件事。舊日大錯的最難堪的結果之一，就是他父子二人的國籍不同。這難道不又構成了他一個第二背叛罪和一個累犯性的背叛罪嗎？

因此，在接續而來的那些日子裏，許多單身獨赴車站的衣服襤褸的受了動員令的人，總遇見一個老年的上流人物，用羞怯的態度攔住他們，在他們手裏塞入一張二十佛郎的鈔票，末了趁着

他們楞住眼睛望着的時候，他已經立刻跑開了。許多眼淚未乾的女工人，剛好和自己的漢子道了別，就看見這個同一的老年上流人物，向那些在她們身邊同行的孩子們微笑，摸摸這些小把戲的臉兒，隨後他很快地走開，一面卻在一個孩子的小手兒裏留下一枚值得五個佛郎的銀幣了。

馬爾塞爾本來向不吸菸，現在卻開始在各處菸店裏出入。每次他總把自己身上那些口袋和那隻手弄滿了菸纜出店來，向自己最先遇着的第一個兵士，把買來的紙菸和雪茄菸送給他一些。有時候，那個受了這種贈品的人很高尚地微笑，用一兩句表示受過高等教育的句子致謝，然後把這種贈品轉贈另一個弟兄——這個弟兄的外套，卻和這個轉贈者的是一樣粗糙，一樣裁得不合身的，原來這些小的錯誤，都由於強迫徵兵制度鬧出來。（註二）

爲着叫自己傾心於那種增加悔悟的苦味，馬爾塞爾繼續時常到東站附近去徘徊了。因爲主力軍現在業已在邊境上動作；所以在那裏出發的，並不是以營數做單位去計算的人，但是熱鬧氣象還依然偉大。鎮日鎮夜，兵士像流水似地匯到了車站，或者是單身的，或者是成羣的；身著常服去復伍的列名預備軍籍的人，一向留在後方的軍官，到前方去補充因死亡而生的缺額的成連

的武裝兵士，無一不備。

某一次，馬爾塞爾眼睜睜地向着一個由家長陪伴到站的預備軍少尉瞧了多時。這兩個漢子，走到那些阻止普通人進站的巡警跟前就止步了。那家長的衣襟上，懸着一條黑綠相間的絲邊，這種勳章是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沒有權利可以佩的。這家長，是個老年的瘦長子，腰桿兒伸得挺直，顯出那種不動心的冷靜態度。他僅僅向他的兒子說：

——永訣了，孩子。好好兒保重自己。

——永訣了，父親。

這少年如同一個木偶似地露着微笑，那老翁故意避開不去望他。在交換了這兩句了無意義的話之後，那父親就轉過了身軀；隨後，他如同一個醉了的人似地搖搖幌幌，逃到了一爿小加非館的那帶最不露面的簷前座位上，雙手抱着自己的臉兒去遮掩自己的悲哀。然而，這種悲哀，卻正是馬爾塞爾台諾乙渴望的東西。

另外一次，他看見一大羣受了動員令的工人到了車站跟前，他們提起嗓子高唱，互相擁擠，用

過度的豪興，表示他們曾經在各處酒店裏停留的次數過多。其中有一個，用手挽着一個在他旁邊同走的矮的老婆子，這老婆子神情愉快，雙眼明朗，用一種看得出的努力故作喜悅之色。但是，到了她絕不流淚地和她兒子擁抱了之後，到了她用雙眼跟着他穿過了那個空闊的天井，瞧着他和其他那些人在車站的玻璃門裏失蹤之後，她的面容陡然變了，活像從她的臉上除了一個面具；一陣野人式的悲哀，接替了那種假裝的愉快。後來，這個可憐的老婆子側轉了身軀，向着那一方面，向着在她以為是德國所在的那一方面，握着雙拳，用一種勢欲殺人的憤怒高聲喊道：

——唉！強盜……強盜……

這種母親式的詛咒，是向她在各種日報上看見的那片照相發的，相上的那兩簇傲然倒豎的鬚鬚，那張包含利齒的嘴，那種應當屬於史前穴居野人的微笑，都是她憤怒的目的。然而馬爾塞爾台諾乙很羨慕這種憤怒。

自從普救寺的約會之後，許爾就沒有和瑪爾葛蒞德再會過了。她曾經寫過信給他，說自己不

能和母親相離片刻。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從前想起她兒子不久就要起程，早已心田寸裂，他是一個列名預備軍籍的砲兵軍官，本來早晚就得重行歸隊。開初，戰事尚在疑似之間的時候，她曾經哭過多回；但是，這場大禍一經定確，她的眼淚倒反而乾了，勉強支起自己的病軀，親自替她兒子檢點行李；後來在分手的時候，她欣然向他說：「再會，孩子。你總得小心謹慎，不過卻不要忘了自己的義務。」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點弱態。瑪爾葛荔德在送了她的兄弟到車站回來的時候，看見她母親坐在靠椅上邊，臉色灰白，神情冷落，避免談及自己的兒子；但是她卻憐憫她那些有子從軍的女友們，如同只有她們能較認識別離之苦一樣。在某一封信的署名之後，瑪爾葛荔德答應了在下星期中，給許爾一個新的約會。

在等候之中，許爾的脾氣是惡劣的。在這種會不着瑪爾葛荔德的煩悶之上，因為銀行停止付現的原故，所以又加上了那種不能提取阿根廷來的四十萬佛郎匯款的煩悶。這筆可觀的數目的主人，現在幾乎缺乏零用錢了，因為銀行已經拒絕他提款。至於阿爾亨梭拉，他倒幾乎不大因為這種窮乏感到甚麼不便，並且他知道尋覓一切家用上的必需的東西。他那個不竭的給養品的中心

就是馮戈通。許爾的母親，也像許多其他預料巴黎可以受包圍的主婦一樣，運空了許多食物店來預防未來的食物缺乏之虞，所以現在在家裏，屯集了種種可支數月的食物。這個流浪者就是到她家裏去擷取一切：大罐頭的肉食，成缸的零星食品，整口袋的乾菜。每去一回，阿爾亨棧拉固然要帶許多果腹的東西，可是他又並不忘記替許爾的酒窖借些充分的物品。隨後，等到他在書室的桌上，堆着那些罐頭、那些缸子和那些口袋的時候，他就指着這些組成了他的捕獲物的堅實分子，叫許爾巡閱一週，一面向他說道：

——「他們」可以來了！我們爲着款待「他們」已經預備停當。

增加食物的屯積工作，和追取消息的工作，是兩個消費這條多情寄生蟲全部光陰的任務了。每天，他購買十份、十二份乃至十五份之多的日報；某一些，因爲都是反對派的，然而看見一切法國人實行團結畢竟是一種愉快；另外一些，因爲都是急進派的，然而有了這個頭銜，那末那些從政府方面傳來的事實，他們應當格外比旁人探聽得清楚。這類的報張，每天出版四次：午前，正午，三點鐘和五點鐘，各有一次。出版的時候略晏三十分鐘，就叫讀者們感到種種大的期望，他們都以爲可以

在聚電欄內找得種種令人發呆的消息。大眾爭購那些增刊。沒有一個人，不是衣袋裏塞滿了報紙，並且沒有一個人，不是焦躁地等候機會再舉。然而在事實上，這些報紙說的話，大致是同樣的。

阿爾亨梭拉感到自己身上，組成了一個新的靈魂，這靈魂是簡單的、熱烈的和輕信的，這就是說，長於承認種種令人難信的謠傳的；並且，他猜着了在那些繞着他的人的身上，都有這樣同一的靈魂。有時候，他往日的那種批評思想動了抵抗之態；但是這種疑慮，又立刻如同甚麼可羞的東西似地受了排斥。他在一個新的世界度日了，於是以為這世界裏面之有種種不可思議的事，彷彿是出於自然的了。他用一種孩童式的愉快態度，演述各種報紙上的虛構的記載：一排法國的散兵或者一排比國的散兵，和整團整團的敵兵交戰，結果敵兵潰逃；可稱至寶的七五公釐快砲顯出的神威；號聲一起就是刺刀的衝鋒，逼得德軍飛遁如兔；破彈不開花的敵軍敵隊之無用。他覺得弱小的比國之戰勝龐大的德國是出乎自然的；這不過是大衛和歌利亞惡戰（註三）的重演，他不僅叫旁人記起這惡戰，並且還引用那些自從三十世紀以來，就供描摹這種強弱懸殊的接觸之用的一切解說和比喻。他的頭腦，竟和一個愛看武俠小說者的一般無二；每逢書裏的主角，不能以一揮劍之

勞勞斷百十個敵人，就感到一種失望。

英國的干涉，叫他幻想這是一種陡然以饑饉之苦去壓制中歐那兩個帝國的封鎖了。艦隊之防守海面不過十天，而他已經把德國當做一羣在木筏上因飢餓而垂斃的漂流者看待了。法國叫他動了熱烈的狂喜，而俄國給他的信仰更其偉大。「唉！那些哥薩克人呀！他談起他們，就是談起了他的至友；他描摹這些騎兵的那種使人目眩的馳驟，竟說是像幽靈一般兒不可拘捕，又說是猛勇得叫敵人不敢正目而視。在本宅的看門人家裏和本街某幾戶小店鋪裏，大眾用那種用以款待一個異國人尊敬態度，來靜聽他的演講，因為有了異國人這個資格，就應當比一個其他的人，格外明白這些異樣的事了。

——哥薩克人會給這些強盜們結賬，他用一種牢不可破的穩定態度說。不到一個月，他們就要直抵柏林。

而那些聽講演的人，——大多數都是女的，開赴前敵的戰士們的母親或者家室——受了這種為人類共有的不可抵抗的慾望的感觸，都老老實實地承認把他們的希望，託付了這類遼遠而

又難明瞭的東西。法國兵可以防衛他們的疆土，並且可以奪回他們的失地；不過卻要由哥薩克人去痛擊敵人，而這些被大衆談起的哥薩克人，誰也從來沒有看見過。

至於許爾，他始終等候去赴瑪爾葛荔德給他約好的那個密約。她終於到托洛伽峇洛公園和許爾會面了。在最初的對話一番之後，那件叫這位情人受打擊的，就是明顯地看見瑪爾葛荔德的有一件牢固的分心的事。她用從容的態度談着，有時候一句沒有說完就半途中止，如同她的精神被另外一件不屬她議論中的事預先占住了一樣。末了，她受了許爾的種種疑問的壓迫，猜着了許爾有些兒詫異並且因這種短期睽隔而生煩躁，所以纔決定了答復的話：

——這真是料不到的事。自從我送了我兄弟到車站之後，一個週憶三不知就在我心上出入了。我早就打定主意不把這件事來煩惱你；但是竟沒有方法，把這件事從我的精神上趕開。越是我制住自己不去想牠，我越向這上面想。

許爾雖然懂得並且也原諒這種轉夾的話，不過以為最好是談點兒傍的事情，於是她受了他的邀請，就來向他敘述這位砲兵官長起程的情狀。當時，她陪她的兄弟到了東車站，因為哨兵禁止

送行的人進站，所以她只得在站外的門口和他分手了。在這當兒，她的心真不快活，這固然由於一種異常的憂愁，同時卻也由於一種名貴的驕傲。以前，她從沒有相信自己這樣愛她的兄弟。

——他穿起那套中尉的軍服，真是那樣漂亮的啊！她後來又這樣加上去說。我當時陪着他走，挽着他的胳膊走，真是那樣有體面。我覺得他是個英雄。

說完了這幾句話，她就不再說了，雖然神情像是還有甚麼話可以說，但是卻又像是怕說；而到末了，她纔決定繼續自己的敘述。當她和她兄弟最後吻過面頰之後，就得了一個大的驚訝和一個大的感觸了。原來這時候，她望見了她的丈夫洛里葉，也是身著礮兵官長的軍服，同着一個替他提皮包的男子走到車站邊來。

——洛里葉做了軍人？許爾用一道帶着嘲笑意味的聲音岔斷了她的話。可憐的窮鬼！他的儀表應當是那末可笑的！

這種嘲笑真有點兒卑劣，他自己也覺得對於一個克盡國民義務的人來這些嘲笑，是不合宜的，但是他因為瑪爾葛勃德從容地談起她的丈夫，所以不禁動了氣。不過她卻沒有敢於遽然答覆；

隨後，那種從坦白態度而生的本能，畢竟是最有力的，所以她就說：

——不然，他的儀表並不惡劣……他竟和以前不是同樣的了……開始我竟一點也沒有認得出……他向我兄弟跟前走近幾步來致敬；但是，等到看見了我的時候，他就低下了頭繼續仍舊照固有的路線走了……他是單身走的，一個和他握手的朋友都沒有……我真忍不住替他可憐……

大概是她那種女性的本能通知了她，她的話太多了，所以她陡然更換了談話的資料。

——何等的幸福，她接著說，你竟不是一個法國人！你沒有從軍開赴前敵的義務。僅僅想到找不着你，我就不寒而慄……

這段話，她是坦白地說的，當時，卻沒有顧及她從前對她那個化為軍人的兄弟，發表過一頓溫存的贊美。所以許爾因為這種矛盾的見解覺得自己受了奚落，於是用了不高興的樣子接受這段肺腑之言。她居然把他看做一個脆弱而只值得被娘兒們崇拜的生命嗎？他覺得在自己和瑪爾葛 蒞德之間，隔着了甚麼間離他們兩人的並且立刻可以化為不可超越的物件了。這時候，兩個人都

感到一種不自在，終於陡然之間，不待辯明也不抱惋惜，他們就草草地縮短了這一場對話。

在另一個約會裏，她通知他一件頗為奇異的事。就是從這天以後，他們只能够在星期日會面了，因為在其餘的日子，她非去聽講不可。

——你去聽講？許爾用驚訝的態度問。你真地在那裏開張研究甚麼淵博的學問？

這種輕蔑的態度，叫這個少婦不快活了，她活潑地回答道：

——我學的是看護學。上星期一，我已經開始受課了。有人組織了一個婦女訓練班。我本害怕自己是個無用的人；早就想變成個可以做點兒甚麼事的……你允許我向你說盡我的心事嗎？瞧呀，直到現在，我過的是一種於人於己都絕沒有用處的生活。這回的戰事卻變更了我種種情感了。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義務，叫自己化爲有益於同類的，而尤其是在目下這樣的局面，大眾已經沒權利在個人的享樂上着想了。

許爾納罕地瞧着瑪爾葛勃德。這個一還在服裝和娛樂兩件事情上面注意的小腦袋，現在究竟有了甚麼神祕的工作，能够在那裏面實現呢？實則時局的嚴重，並沒有在這個青年婦人的心裏，

破壞了那種可愛的裝飾趣味，所以她帶着笑容接着說道：

——並且，你可知道，女看護士的服飾，是飄逸得很的：那件全體潔白的裙袍，那頂叫人看得見頭髮鬚兒的小帽，那套恰好和全白裙袍巧妙地配搭的蔚藍風衣。這是一套同時從女教士又從上流婦人兩方面取材而成的服飾。你將來定可以看見我是如何漂亮的！

但是，在這樣回過來短短地談到上流社會的細故之後，她重新又發表種種曾經在她那變動不拘的精神裏面怒發的慈善觀念了。她感到一種犧牲的需要；急於去就近認識貧賤者的疾苦，去和那些肉體有病者共艱難。她唯一害怕的事就是將來到了要去實施她在看護學的種種知識的時候，自己恰好缺少鎮靜功夫。出血的情形，傷創的怪味兒，潰爛的惡臭，這種種東西將來難道不會翻動她的惡心嗎？但是不會的！對於弱女子不同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今日，勇氣壓着大眾了。她可以做一個著裙子的軍人；她敢於向對面去端詳傷心的事，她可以用她的幸福和她的榮譽，為戰場中那些可憐的犧牲去抵抗無常。倘若在必要時，她可以跑到戰場，她可以有力氣，從戰場肩起一個受傷的人送到戰時病院。

許爾真不認識她了。真的是瑪爾葛荔德這樣說話嗎？這個一直憚於略勞體力的婦人，現在居然用一種有震動性的熱烈態度，預備置身於種種最堅苦的工作了，居然自信對於剋制醫院疫病的必然叫人感受的厭惡，是够強健的了，居然不以隨着戰士，共赴前線和共同冒死爲可怕了。

在第三次的約會裏，她把她兄弟從伏訶司曰山裏寄她的一封信念給許爾聽。這封信談洛里葉的事多，談他自己的事少。這兩個軍官固然不是同屬於一個戰連的；但是這兩個戰連卻同屬於一師，並且他們好幾次在一處共同作戰。瑪爾葛荔德的兄弟，並不隱瞞自己對於姊夫的贊美。那位沈著寡言的工程師真有一個英雄的天生本領；凡是見過洛里葉工作的軍官們，對他都有同樣的觀念。這漢子冒死時的那種鎮靜的態度，儼然像是蹲在巴黎城外指揮自己的工廠；他素來自願擔任最危險的任務，探察形勢者的任務，因此常常溜到和敵人陣地最近的地方，去視察並且去糾正破線的準頭。上星期四，德軍的一枚開花彈，掀倒了他藏身之所的那個屋頂；他從那些瓦礫堆中毫無損傷地爬出來，接着立刻就重新整理了他那架電話機，然後從容不迫地緣到了一樹枝上去繼續他的任務。他的那連戰隊，在一場失利的戰鬪之中被敵人飛機發見了蹤跡，就受了敵人戰隊的

集中射擊了，不過一刻鐘，大部分的員兵都失了戰鬥力；連長和好幾個礮兵都死了，剩下的官長幾乎全部受了傷。於是洛里葉在彈雨之下接着來指揮，用了那幾尊尚未損壞的礮繼續開火，終於達到了掩護一營人收隊的目的。他的姓名已經兩次記在日誌上了，不久他就可以佩掛那種「榮譽隊十字勳章」。（註四）

這一篇關於洛里葉的熱烈文章，是不合許爾的趣味的，這一回，他雖然對自己懷著壓住任何好辯駁的脾氣，但是無意之中露了不豫之色。瑪爾葛彷彿窺見了這種忽然奄滅的不快活的表現，就自信非補救自己的冒失不可。

——你不生氣嗎？我對你念了這封信。她向他問。我之所以念給你聽，就因為我不願意對你遮瞞一點兒東西。我現在真不懂你這種妬忌的神色。你很清楚我愛你，你很清楚我從沒有愛過我的丈夫。不替他說一點公道話，也成一種理由嗎？我之悅服他的種種勇氣，不過是把這種勇氣，看做屬於我家庭中的一個朋友的，看做屬於我可以在交際場中認識的一個上流人士的。倘若你揣想一個婦人可以在你和他之間遲疑不決，那你就自誤了你呢，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謝謝上帝

要我一生不怕找不着你。想起戰事不來從我的愛情上面拔了你走，真是何等快樂！

這句話，她在前一次約會裏早向他說過，每逢她向他說起這句話，他總因此感得一種暗傷。既然她明顯地贊美她兄弟的和丈夫的勇敢，既然她自己已經決定用女勇士的地位，去分擔戰事的辛苦和危險，那末在這種因戀人有了閑暇的安逸境界而自喜的愛情中間，難道沒有一層輕蔑的意味嗎？

在第二天，他向那個了然於他和瑪爾葛荔德的關係的阿爾亨梭拉說：

——我和她，現在像是同處於一種假的局勢裏面，雖然我弄不清楚我們齟齬的來由。她不知不覺又開始愛了她的丈夫嗎？也許。不過明顯的事，就是她之愛我已經不及從前了。

然而，戰事已經伸長了牠的觸鬚，直到禹戈通衢了。

——我有我家裏的德國！馬爾塞爾用一種憂鬱的神情自言自語。

這德國，就是他的小姨子海萊娜、瑪哈特、洛特、貴族夫人。她為甚麼早不和她的兒子，鄉愿教授

約里武司，同回柏林呢？現在，邊境上關口通通閉了，所以沒有法子推開她。

許多叫馬爾塞爾因為留着海萊娜而感難堪的理由之一，就是這個婦人的國籍了。她當然因誕生而獲得阿根廷的國籍，但是卻又因婚姻關係變成了德國婦人。現在，法國人因為變故激起的愛國主義，正用一種絕不憚煩的熱心毅力來追捕德國的間諜；雖然這個傷心而又輕信的浪漫姑娘，絕不至於被人懷疑有甚麼間諜嫌疑，然而馬爾塞爾卻很害怕自己會瞧着軍政當局，把她關在一個敵僑收容所裏，和自己被人告訴不應窩藏敵僑。

海萊娜像是懂不清楚她地位的不良和她姊夫的感覺。在開始的那一向，當時馬爾塞爾尙抱悲觀，她竟能够公然在他跟前大行稱讚德國，毫不叫他因此不歡，因為他當時的意見幾乎是和她一致的。但是，等到了社會共有的那種熱烈氣概的傳染力，在他心裏喚醒了愛護法國的至情和對於往日錯誤的遺憾，於是乎海萊娜的態度，在他看來就變成不可忍受的了。

每逢午餐或者晚餐，馬爾塞爾在用一陣敘事詩式的辯才，描摹了他親眼見過的種種動人的話劇和隊伍的出發之後，一定揚起手裏的飯巾高聲說道：

——這簡直不是一千八百七十年那種樣子了！法國的隊伍，已經勝利地攻入了亞爾薩司了。條頓部落被逐到來因河那岸的時機快要到了。

於是海萊娜露出一種不平的氣概，咬着嘴唇，擡起腦袋，望着承塵板，來靜默地反抗這個大得那樣的錯誤。隨後，她一言不發就退到自己的臥房裏去了，然而那個長厚的魯意莎，卻跟着進去去安慰她新近惹來的這點兒煩惱。但是海萊娜對於她的姊姊，自信不必像對於馬爾塞爾一般地保持那種蘊藉態度，於是爲着取償剛纔自己在餐桌邊強受的啞氣，就來高談德國的雄厚力量，高談中歐兩大帝國用以攻擊協約各國的幾百萬精兵和幾千尊大礮，高談那些相得像寶塔而能迅速地把巴黎要塞化爲灰燼的攻城重礮。

——法國人，她用判斷的口吻說，並不知道他們自己逼着了甚麼。德國人只須幾個星期就可以殲滅他們喲。

當德軍侵入了比國的時候，這個犯罪的舉動，竟叫這個年老的馬爾塞爾，怒氣沖天地叫了好幾聲。原來他認爲這是歷史上沒有記過的最違法的行爲。在開初的幾天，他每逢想起自己從前

誤把開戰的責任推在本國那些奮興的愛國主義者的身上，真因為自己這種不公正的錯誤感到羞愧了。唉！這是個甚麼樣的按照方法預備多年的背棄盟約的事！劫掠，放火，殺人之類的種種記載，真叫他咬牙切齒了。這一場駭人戰事中的一切使人心悸的消息，引起了報復的觀念了，於是他力言報復是不會少的。這些變故的殘酷現象，叫他感到了一種基於合乎公理的本能式的信仰而生的異樣樂觀了。像這樣一些使人心悸的殘暴行為，果然能够不受懲罰嗎？（註五）

——蹂躪比國，是一種怕人的背棄盟約的舉動，他說，而一件背棄盟約的舉動，素來就評定了牠的作者的聲名。

他帶着信仰心談起這些話，如同戰爭是一場決鬥，其中的負義者，被人列入了正人君子的榜上，就覺得不能再去作歹為非。

比國軍隊的英雄主義的抵抗力，在他的夢想中證實了這種信仰心，並且叫他感着了許多空的希望。比軍人在他觀念裏，像是超乎自然的人了，天生的銳不可當的勇士了。在某幾天，他一逕以為列日是一座神聖不可侵犯的城市，日耳曼人的全部實力將要在列日的防堵物跟前折斷了。隨

後，到了列日破了的時候，他那不可動搖的信仰心又攀到另一個幻想上面：比國的內地，有有多少少的列日；德軍固然能夠前進；他們的困難將來就是出境。比京的投降消息，毫不叫他擔憂：這本是一座未設防禦的城市，牠的投降是早在意中的，並且比軍因此更能在安凡爾思好好防守。德軍向法國邊境的前進，也不能警醒他；侵入者不久就找得着對談者了。法軍本都在東部，這就是到了他們應當到的地方，在真正的邊界上，在大門口。但是這種卑劣的背棄盟約的敵人，丟開了正面不攻，卻像小偷兒一般跳過牆來從後面襲擊。然而這種不名譽的行為卻於這敵人毫無用處；因為德飛會知道擋住他們的路線。早有隊伍開到比國去應援了，這些隊伍一定能夠給德國「算清帳目。」有人會壓碎他們，這些強盜，叫他們以後沒有法子再來擾亂世界的和平，而他們那位髯鬚倒豎的皇帝，有人會把他裝在一個籠子裏，放在協和廣場示衆。（註六）

被她父親種種議論鼓勵了的琦琦，更擴大了這種兒童式的樂觀。一陣尙武的狂熱罩住她了。唉！倘若女子們也能够去打仗！在夢想中，她看見自己編在一隊龍騎兵裏了，同着那些像她一般勇敢並且一般美貌的女戰士向敵人衝鋒。或者設想自己是阿爾帕司的山步兵的一員，掛着短槍，持

着登山的鐵鍬拐杖，踏着溜冰的長襪鞋，在伏阿日斯那帶的積雪之中，像梭子似地往來不息。但是以後，她既不想做龍騎兵，也不想做山步兵，只想做一個因國難工作而殺人的女英雄了。她夢見自己遇着了凱撒，當時彼此都是單獨的，自己竟抽出外祖父給她那柄花鞘銀柄的匕首，刺入了他的胸前；末了，這件事做了之後，她彷彿聽見了幾百萬被她從惡夢裏解放的婦人的洪大的嘆聲。然而她這顆狂熱的復仇事業，並不在這樣順利的道兒上半途中止；她又用匕首刺死了德國的皇太子；她又用匕首刺死了德國海陸軍許多將領；她幾乎很願意刺死她那些姓哈特洛特的表弟兄；因為這些人都是立在挑戰那邊的，既然戴上這個頭銜，他們就毫不值得憐惜了。（註七）

——你不用做聲了！她母親向她說。你發癡了。一個好好兒受過教育的女孩子，怎樣能夠說這樣的糊塗話？

琦琦的未婚夫勒內拉古爾，在接到了動員令的第二天，就第一次穿上軍服走到她跟前了，她當時興高采烈地接待他，叫他做「她的小糖兵」（註八）並且，在後來的幾天之中，她傲然自得地陪着這個儀表不類善戰的戰士在街上散步。勒內是個長個兒，黃頭髮，溫和而愛微笑的少年，整個兒

的人格，幾乎表現一種女性的纖巧風度，因此軍服竟替他顯出一種女扮男裝的神情了。在事實上，他本不過是半個兵士；因為他那位聲名洋溢的父親，害怕這回的戰事，偶爾或許滅了這個對於國家那樣名貴的拉古爾世家，因此設法把他的兒子撥到那輔助軍役裏服務。本來以中央工科大学的學生資格，勒內可以受少尉的任命；但是這樣，他就非開赴前敵不可了。在輔助軍役，他只博得一個小兵的頭銜，可是也只須在經理部做點兒雜事，譬如點數軍用麵包，紮縛軍用外套之類；然而可以不必到巴黎外面去了。

某一天，馬爾塞爾竟在巴黎本地地方，也領略了這次戰事的種種駭人現狀。三千來個比國難民，都暫時在某一個馬戲園裏住宿，等候旁人護送他們到外省各處地方。他去觀察他們了。

這個馬戲園的過道裏的牆上，依然滿貼着宣戰以前的最後幾次表演廣告；但是馬爾塞爾一經走進了園裏的門，就聞着了一陣貧病交加的羣衆的刺鼻臭味；幾乎是我們在一所監獄裏或者一所窮的醫院裏嗅得到的那種不潔的氣息。那裏面的人，都像因痛苦而成了癡的和鈍的。敵人侵入比境的傷心慘目的悲劇，牢不可拔地留在他們的記憶力中，占住了他們記憶力的全部，不容

許那些接續而來的變化再有插足的地方了。所以他們以爲仍舊看見那些頭戴尖盔的漢子攻入了他們那些和平的村子裏，以爲仍舊看見各處的房子陡然着了火，以爲仍舊看見那些漫無紀律的兵對着逃難的人放槍，以爲仍舊看見那些斷了手的孩子，以爲仍舊看見那些在狂暴蹂躪之下垂斃的婦人，以爲仍舊看見那些在搖籃之中被刀砍斷的嬰兒和那些臟腑洞開的乳母，以爲仍舊看見種種被酒精興奮的和明知不受處罰的人性獸類的一切淫亂行爲。有幾個年過八十的老翁，含着滿眶的眼淚，述起那些屬於一個自稱受了文明教化的民族的兵士，如何割下婦女們的乳房釘在門上，如何用刺刀舉起初生的嬰孩當做戰利品四處遊行，如何把那些因老邁而不能動彈的老翁施以無聊的拷問又復處以槍斃。

他們當時受了火災和機關槍的逼迫，因爲恐怖都成了癡顛，雖然能够奔逃卻沒有知道向甚麼地方跑，情形就和中古時代那些居民之逃避匈奴的和蒙古人相同；而這次的傷心慘目的逃亡，竟不先不後地在自然景物向榮的時節和一年最快活的月分裏實現了。這時候，田地裏，被禾穗子鋪成金的了，八月的天空，耀出使人歡樂的晴光了，各種的鳥雀，都用牠們的清脆歌聲，慶祝一年的

豐收了。目前這些堆在馬戲團裏的難民的狀況，對於敵人的殘忍的犯罪行為，已經證明了。嬰孩們像悲啼的山羊似地呼着；男人們失神地瞧着自己的四週，幾個婦女們像瘋人似地號着。在逃亡的凌亂之中，一家家的人都衝散了。某個婦人本有五個孩子，目前只剩了一個。許多做家長的都成了單身人，用愁苦的態度思念那些失了蹤的婦人和孩子。他們也能偶然重歸團聚嗎？這些失了蹤的婦人和孩子，不會已經因飢餓和困乏而死了嗎？

這一天傍晚，馬爾塞爾完全受了日間目擊的一切的感觸，忍不住用了許多激烈的議論去攻擊德皇威廉，而這番議論竟在全家大駭的當兒，叫海萊娜丟開了自己的緘默態度。

——我們的皇帝是一個最高尚的和有俠義氣概的人，她高聲說。他一點事兒都沒有做錯，他本人無奈乎他的敵人從前都挑撥過他。

於是馬爾塞爾生氣了，痛罵那個假仁假義的凱撒，希望這些在新近燒了魯樊城和虐殺了老邁和婦孺的強徒全受淘汰。海萊娜竟因為這幾句話大哭了。

——你真地忘了，她用一種嗚咽不能成聲的呻吟態度說，你真地忘了我是做娘的，而我的兒子們，都在那些被你叫無常去捉的之列的嗎！

這些話，陡然叫馬爾塞爾明白了他和這婦人之間那條「鴻溝」的寬窄了，並且他心裏抱怨那種強迫他在家裏收容她的命運了。但是徹底而論，他的心是慈祥的，所以終於覺得叫他四週那些人毫無裨益地去受煩惱，是一件毫無樂趣的事：

——對呀，他回答道。我以前相信這些受犧牲的，遠比這些做劊子手的值得憐惜得多。現在，我不再談這件事了。我們若是要彼此意見一致，是永遠達不到的。

末了，他從此以在他小姨子跟前談戰事自戒了。

然而戰事卻早已在那些久不涉足教堂的人的心裏，喚醒了宗教的情感，尤其是興奮了婦女們的信仰心。魯意莎往日每天早上，必到本區的聖艾尹羅堂禱告，現在她不以這種舉動為滿意了；在沒有從日報上去讀前線的新聞之前，她一定先在報紙上去尋另外一種消息：今天阿邁德主教

(註九) 到那裏禱告？她得走到馬德萊因堂，走到聖母堂，遠遠地走到勒山頂上那個聖心堂；隨後，她在那一座被這位主教的法駕增光的聖宇的穹頂之下，提起嗓子去和那個唱詩班，大衆齊聲唱着一首懇求天助的歌：「上帝，請您救法國呀！」

在各處教堂的神座上，列着成簇的法國國旗和協約各國的國旗。兩行座位之間的隙地，塞滿了誠虔的信徒，而這種慈悲的羣衆，並非全出於婦女們的組織；其中也有老年男子，立着，態度莊重，動着嘴唇，睜起眼睛，瞧着神座頂上的祭器箱；這些眼睛都是潤溼的，其中反射出蠟燭的微光，像是一些些的星點。這都是一些家長，想到了自己那些開赴前線的兒子，都極力記憶童年時代那些祈禱文。素來，一遇到戰事發生之前，宗教上的資料，在他們大多數人的心上，是漠不相關的；但是，在這種悲劇的遇合裏，他們陡然覺得這種素不注意的信仰心，竟成了一種真福和一種實力，因此，他們都用那種爲公理而奮鬥的人的意旨，斷斷續續念起了一些模糊的祈禱文，其中的詞句都是不相連屬的，並且幾乎了無意義。各種宗教上的禮節，也成了和各種民衆集合一樣熱烈的了；那些說教的人就是煽動民氣的，並且有時候，愛國者的激昂態度，竟用鼓掌岔斷了演壇上的經文。魯意莎做

了祈禱回來，受了信仰心的感動，希望一種顯靈的聖蹟，如同女聖徒日芮、弗之、驅逐阿狄拉、游牧民族退出巴黎一般從天上降下來。（註十）

在這樣的大時代之中，遇着魯意莎堅持要引她的妹子同去參加這類的誠度旅行時，海萊娜就隨着她到巴黎的各處走。但是，倘若那一天報上，沒有聲明甚麼特別的宗儀禮節，這位浪漫姑娘因為某一處比另一處並無高低，就寧願簡單地到聖艾尹羅堂去。在那裏，她可以從那些常川做禱告的女客之中，遇見許多從南美各共和國來的人物，這都是一些事業成就的有錢的人，他們只在巴黎坐食他們的子金，住在這個在四海一家式的人視為名貴的星辰區裏。海萊娜早就結識了幾個這樣的人物，那件叫她感到活潑愉快的事，就是在人教堂的時候，互相深深致敬，出教堂的時候，可以在門外長談，藉此，她接受過一大堆關於戰事的或真或假的消息，以及其他的各項消息。

不久，又過了幾天，這時候若是從巴黎的外表看來，絕沒有一點兒非常的經過。在各種日報上，只看見許多為安撫人心而設的傳說，沒有公布一點兒的實證的新聞。政府的種種條告，不過是空宕而又堂皇的論調。

這種消息沈寂，和海萊娜的一種陡然而來的騷動竟貼合了。每天午後，有時候或竟在午前，她總不在家，而回來的時候，她又必定帶回種種緊急的消息，她像是藉此自娛，不過通知她的居停時，故意說這是一種風聞的謠言，而非確定的真象。「有人說」法軍無論在羅蘭州和比國早已同時大敗了；「有人說」法軍有一軍之衆潰散了；「有人說」德軍捉了許多俘虜，又搶了許多大砲了。馬爾塞爾雖然親自聽見有人說過些相類的事，卻裝着毫不相信，用抗辯的口吻說至少這些謠傳之中有很多誇大的話。

——這也是可以有的，那個惹人生氣的海萊娜從容地回答。不過我再告訴你們：這些和我說話的人，我相信他們都善於探聽消息。

說句實際的話，馬爾塞爾漸漸地很不放心了，並且他那種飽經世故者的本能，叫他猜着了一種危急。「有點事不大得勁」他這樣想着，心裏懷着憂慮。

內閣倒了，國防政府成立了，這件事給他證明了時局的嚴重。於是他去看那位參議員拉古爾了。這一位素來認識全體閣員，沒有那一個比他知道更多的事。

——對呀，朋友，這位要人用這種口吻答覆馬爾塞爾的種種問題，我們在莫郎日和伽羅王兩處大敗，這就是說東部和北部都不利。德國人快要侵入法國境內了！不過我們的軍隊沒有損失，目下正用整齊的秩序向後退。局勢可以再起變化。這是一個大難臨頭，不過甚麼都還沒有失敗。

大衆極力促成巴黎的種種過於遲緩的防禦設備。各處的砲臺都裝了新砲；在砲力可達的地帶之內，那些在太平時代蓋的小房屋都被人拆完；城外各處通衢上的楓林，都因為擴張視線一律受了砍伐；沙包和木椿堆的防堵物，遮斷了各處要道的門。許多好奇的人，都特地跑到了附近的村莊，去欣賞各處新掘的戰壕和各處新布的有刺鐵絲網。布洛業森林公園塞滿了的牲畜，而圍着那些堆成山的草料四週，牛羊成羣地躺在那種如茵的細草上。這種爲充足食品而經營的憂慮，叫一部分尚未忘情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困苦的居民大起恐慌了。在夜晚，街燈一天不及一天多；但是從補償的作用，天空卻不住地被照空燈的光柱一縱一橫地畫了許多線。於是天空的襲擊，又增加了公共的憂愁了；那些膽小的人談起齊配林式的飛船，後來，因爲大衆始終誇大種種莫明其妙的危險，結果大衆就替這類軍用的機器派定了一種駭人聽聞的實力。

天然膽怯的魯意莎，被她妹子歷次和她的特別談話弄得發癡了，後來，她因為她的種種驚愕，去擾亂她那位不能達到安慰妻子的目的的丈夫。

——甚麼都失敗了！她哭着向他說。只有海萊娜一個人深知底細。

魯意莎對於海萊娜的確認態度，固然有一種大的信仰，然而卻有一點，叫她不能盲目地去相信她。德軍在比國加於幼婦少女的殘暴行爲，對於海萊娜替德國軍官表揚的那種高貴的溫文爾雅態度，對於海萊娜替德國兵士表揚的那種嚴肅的道德風紀，都不免積極地過於矛盾。

——「他們」就要來了，馬爾塞爾，「他們」就要來了。我不要活了……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女兒……

但是琦琦看着她母親的告急論調不免發笑了，後來又用青年人的那種可愛的豪氣說：

——叫他們來罷，這些光棍！她高聲喊着。對面瞧着這些東西，我斷不會生氣！

於是她做出了那種攻人的手勢，如同她握住了那柄復仇的匕首。

馬爾塞爾終於被這種局面弄乏了，於是決定送他的妻子，他的女兒和他的小姨子都到畢亞

理茲去，那地方已經住了許多南美洲的僑民。他本人呢，他毅然蹲在巴黎，理由就是他的自覺心上並不如何感到擾亂。他自以為僅僅因為好奇心而蹲在巴黎；但是徹底說來，他卻有一種見敵再逃的難言之恥。他妻子極力引他同行，從結婚到現在快三十年，他們倆素來沒有離開過一次。但是他用一種不容反駁的態度，發表了他的決心。

許爾因為要伴着瑪爾葛，也固執地蹲在京城裏不走。

簡單點說，某一個晴天的早上，魯意莎、海萊娜和琦琦，坐着一乘汽車向銀灘出發了：第一個，很傷心，因為留下丈夫和兒子都在巴黎；第二個，很自如，因為這樣一來，那末將來德軍攻入巴黎的時候，她已經走了；第三個，心花怒放，因為到一處新地方旅行，並且又可以參加一個最趨時的海濱游泳之所。

(註一)市民(Citoyen)就是享有公權的人民，所謂「全是市民」就是說都是平等的，既沒有貴族的，也沒有奴隸的分別。此名詞本出自羅馬時代；法國大革命之際，凡在稱謂間習用的「麥德」(Monsieur)和「馬丹」(Madame)等等表示敬意的名詞，都一律廢止，而分別代以「市民」或「女市民」(Citoyenne)。霍詩(J. Hesch)（一七六八年生，一七九七年卒）和克萊貝（J. Klüber）（一七五三年生，一八〇〇年卒）都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名

將。

(註二)法國全國男子，不分貧富，均應受強迫軍役的義務。

(註三)狄利亞(Cathac)是非利士軍的勇將，曾大敗以色列軍，大衛(David)以石擊其額，竟倒地而死，於是以色列軍遂轉敗爲勝，事詳見舊約撒母耳記第十七章。

(註四)伏河司日(Vosges)爲法國東境一州，境內多山，名伏河司日山脈，其高有達一千四百餘公尺的，歐戰時，此山爲德軍激烈攻取之一。法國軍則，戰兵連及爲上尉階級；又，凡在法國國立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在其應服之常備軍服役完後，得任工兵或戰兵的中尉(Lieutenant)職務，至同等學校的肄業生，在相同的條件之下，得任工兵或戰兵的少尉(sous-Lieutenant)。

(註五)一千八百三十一年，英國及歐陸列強在倫敦會議，公認比國爲永久中立國，與會議諸國，均不得侵入比境，否則引起與侵入者爲敵。歐戰初起時，德軍利用此法，一國交界處地無要塞，遂悍然不顧倫敦會議的規定，遂自侵入比境。

(註六)列日(Liege)是比國東部一省，與德接壤，其地駐軍曾與德軍有激烈的戰鬥。安凡爾思(Auvergne)是比國西北部一省，本以要塞的堅固聞於世。比京白呂塞爾(Bruxelles)素無要塞，故作者言「未設防禦」。

(註七)龍騎兵(Bragon)是法國騎兵的一種，其用處在馬戰以外且能步戰。阿爾翰司(Alize)本爲歐陸南部的大山脈，綿亙於法、意、瑞士、德、奧五國之間，其平均高度爲一千八百公尺，山巔終年均積雪。法國於其境內近此山之各州，設阿爾翰司的山步隊，武器服裝與普通步兵不同。

(註八) 標兵是一種兒童玩具，以標總成人形，裝束冠佩，一如兵士。

(註九) 阿邁德 (Amedée) (一八五〇年生，一九二〇年卒) 爲法國近代調和政教兩界之爭的大人物，富於愛國思想，歐戰時，正任巴黎總主教之職。

(註十) 巴黎在公歷五世紀時，尚稱魯台斯 (Lutèce) 邑，爲女聖徒日荷登弗 (Sainte Geneviève) (四二〇年生，五二二年卒) 的采地，是時匈奴王阿狄拉 (Attila roi de Hong) 正蹂躪歐洲，巴黎亦因久圍而致饑饉者至，此女聖徒卒使巴黎於重圍中解圍。

原书空白

第六章 退避中

在她們這次起程之後，馬爾塞爾開初因為自己的寂寞情況，感到有點兒住去兩難。住宅裏的空房，現在在他看來，彷彿格外大而無當，彷彿也和其餘那些無人居住的闊綽住宅一般，充滿了同樣深沈的冷靜氣象。那些住宅裏的住戶，或者是一些悄悄地離開巴黎的外國人，或者是一些因為受戰事的驚駭，而到他們鄉間業次去居住的法國人。

隨後，他對於他所取的解決方法很滿意了。他家裏的婦女們之離開巴黎，既然叫他放了心，因此幾乎將他引到了樂觀的方面。「不能：『他們』決計不會進巴黎！」他每天總這樣重複地說二三十次。並且還在心中盤算：「充其量，倘若『他們』則竟會來，我也不害怕；我跑到戰壕裏開鎗，依然是有用的。」他以為這種放鎗的幼稚念頭，彷彿可以把他從前逃走到美洲去的羞恥，多少補救一點兒。

在近來歷次穿過巴黎的散步裏，他遇見了許多羣的逃難之人。這都是因為敵人侵入維希性命，法國東北兩部的居民。這種顛沛流離的羣衆，竟不知道向那裏走，除了那些公共慈善事業以外，他們竟沒有旁的援助；並且他們談起德軍在那些侵入的地方實施的萬般暴行，無故放鎗殺人，暗殺，得了長官允許的竊盜，奉了長官命令的劫掠，被燒的房屋和村莊。這類敘述竟動了他的心，並且漸漸地在他的頭腦裏發生了一個天真爛漫的——但也是惻隱的——觀念。那些有錢的人的義務，那些在受了威嚇的地方有鉅產的業主的義務，難道不是當敵人來了的時候，證在自己的業次上，去穩住當地的人心，給人民以精神上和金錢上的援助，並且盡力去保護人民嗎？於是這種義務，竟帶著一種強得叫他輕視個人危險的毅力壓着他；既然幾乎成了阿根廷人，那末德國軍官一定會把他當作一個中立國的人民看待了；利用這個頭銜，他可以使他們尊重他的別墅，倘若到了必要之時，本村和附近的居民還可以把別墅做一個藏身之所。從此，這個回到白城別墅的妙計，就懂懂地在他的心裏往來了。

然而每天的光陰，總帶過來許多惡劣的消息。報紙上固然沒有多的新聞；法國政府也僅僅發

表一些模糊的論調，可以叫人擔憂而不能有甚麼指示。但是從警報者和往來巴黎城中的間諜，暗地裏傳來的令人發愁的真消息，已經自行洩漏了。大眾交頭接耳地通報一些不祥的風聲：「他們」已經越過邊界來了……「他們」已經奪了里爾（註二）了……「其實，就是德軍用一種可駭的迅速態度前進。」

英軍和法軍，一齊都在德軍包圍動作之前向後退避了，有些人覺得又有一次「師丹之役」。本來祇需到北站一行，便可以從事實上證明敵人的進步了：每過二十四點鐘，就可以在北站證明列車的路線縮短一次。許多廣告，聲明不買路線上某某等地方的車票了，這就是說明這些地方已經墜在敵人的勢力之下。國境的縮小，幾乎是一種遵守數學的規則而實現的，平均每天縮小四十來公里。所以大眾竟能屈指預言在某日第幾點鐘，第一隊烏蘭騎兵會用他們的長矛在愛飛爾鐵塔之前致敬。（註三）

馬爾索爾在這種愁雲瀰空的時候，走到了他朋友拉古爾家裏，向他發表那個最爲異乎尋常的提議：他想立刻便赴白城別墅，並且他要求這位參議員給他辦些必要的憑照。

——您發癡了！這位不能相信這話的大人物喊着。離開巴黎，對的，但是要向南走而不是向東走！我現在祕密地告訴您：共和國的總統，閣員，國會，大衆早晚要離開了。我們要像一千八百七十年一般兒的在波爾多部署。我們對於目前經過的事不甚明瞭，但是一切消息都惡劣。軍隊依然是堅實的，但是始終向後退，繼續地拋棄疆土。請您相信我罷；您最好的辦法，就是和我們一塊兒離開巴黎。將來由伽列尼將軍留守京城；但是防守的工作一定不容易。並且，即令巴黎失守，法國絕不會因此而自認失敗。倘若到了必要之時，我們可以繼續戰鬪而直退到南部和西班牙交界的那條線為止。唉！這都是叫人心焦的事，很叫人心焦的事！

馬爾塞爾搖著頭，他要做的事，就是回到白城別墅。

——但是有人要俘虜您了！拉古爾這樣反對，也許有人要斷送您的性命！

馬爾塞爾的堅持，戰勝了他的朋友的抵抗力了。這已經不是長久討論的時候了，並且各人應當向自身的利害着想。這位參議員容納了馬爾塞爾的願望，並且給他辦妥了護照，使他在當日的傍晚，趁搭一列開赴香賓的軍用列車動身。

馬爾塞爾從這次旅行，認識了軍事在鐵路線上擴張的非常運輸事業。他這列車竟費了十四點鐘的光陰，纔走完一段在尋常祇需兩點鐘就可以達到的路線。在幾處略涉重要的車站邊，一切鐵軌，都被一些數不盡的成行車箱佔住了。生火待發的車頭，都嗚嗚地呼嘯。兵士們在這些不相同的列車之前遲疑不決，弄錯了地方，從這一口車箱走下，再去上旁的一口。那些神志寧靜而顯然疲倦了的站員，一來一往的指導這些弟兄們，給他們種種的說明，指揮旁人裝載一些堆積如山的行李。

在馬爾塞爾趁搭的那列車之內，那些和這種任務的單調意味相習的護車地方軍竟都睡熟了。那些看守馬匹的兵士，推開了車門，垂着雙腿坐在車箱的底板上。到了深夜，這列車用慢騰騰的態度穿過了一些黑暗的田原，在那些紅的路標之前停輪，用了長聲的汽笛呼嘯報告牠的現狀在某幾個車站裏，有一些胸前帶着小國旗和身著白衣的女子。她們鎮日鎮夜地輪流守在那兒，這樣就沒有了一列經過的車不受她們的訪問。她們從一些籃子裏和一些托盤之上取些麵包，巧克力糖

和鮮果之類送給兵士們。其中有許多人肚子吃飽了的都用宛詞謝絕；但是這些青年女子，卻因這種拒絕很表示悵然之色，於是他們終於在她們的堅持之下讓步了。

和馬爾塞爾同車的，有一個率領護車兵的中尉以及幾個向前敵歸隊的軍官，他們共同在二等車上佔了一間客艙，他們夜晚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長談之內消磨了。軍官們僅僅對於他們可在某處歸隊的地點，得過一些空泛的說明。戰事的動作，每天都變更隊伍的防地，但是忠於職守的他們，都帶着早抵前線以備決戰的慾望，向前線進發了。那位率領護車兵的中尉，早在這條路上走過好幾次，現在是唯一了然於這次的退避的人；每逢重走一回，路線重新縮短一段。大眾都感狼狽了。究竟我們爲甚麼退避呢？法國軍隊雖然遇了許多不利，然而沒有受過損傷，並且照通常的見解看來，法軍早應當在他失利的地點尋覓復仇的方法。退避，不過把前進無阻的道路讓給敵軍罷了。可憐半個月以前，這些弟兄在他們駐紮地點，曾經討論敵軍將在比國某處受致命之傷，和乘勝的法軍將從某處邊境侵入德國。

然而這種失望並毫不令人灰心。一種迷離而堅忍的希望，鎖住了種種的不安。總司令是唯一

主持作戰的人。這位莊嚴而鎮靜的領袖，終於會把甚麼都佈置停當。這時誰也沒有疑慮前途的權，霞飛是發最後命令的人物。

馬爾塞爾在黎明時下車了：

——敬祝諸君得勝！

他和這些也許向死路而行的正直之人握過了手。那列車仍然繼續的前進了。馬爾塞爾在那條專通白城村的支線的站上蹲着；但是因為人員不敷分配，這線支線上的人員，都已調到了各處運兵的幹線上服務。所以這支線的運輸久已停止。從車站到白城村，距離是有十五六公里。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雖然出了頂大的價錢，可是連一乘聊以代步的粗笨貨車也找不着，因為動員令早已徵用了大部分的車輛和拖車的騾馬，而其餘的部分又被逃難者帶走了。所以在勢他非步行不可，雖然他的高年齡，也祇得從大路步行前進。

這條筆直而塵土撲面的灰白色的道路，穿過一條像是漫無涯際的平原。幾叢遠樹，幾道用小樹編成的生籬，幾座莊家的屋頂，略略點破這幅野景的單淳色調。田裏堆着一些新刈的麥草。一些

成束的乾草，在地面上堆成金黃色的圓錐。成羣的鳥雀，在那些猶帶露珠的荊棘叢裏出入。

馬爾塞爾走了整整的一個早晨。這時大路上，點綴了許多活動的黑點，望過去，像是一些成行的蟻羣。這都是一些全體和他的方向背馳而來的人；他們都向南方而走；後來，他們和這位衣履整齊手杖在握慢步而行的都市式的麥薛相遇的時候，竟把他當做一個官兒，一個由政府派到這個有恐怖情形使居民逃遁的地方來調查的委員。

將近日午的時候，馬爾塞爾在一家開在大路邊的小客店裏，居然找着了一塊麵包，一點乾乳酪和一瓶白葡萄酒。客店的主人已經從軍去了，而他那躺在病榻上的妻子，因為疼痛而不住地呻吟。門口坐着一個幾乎耳聾的老婆子，一個被孫輩圍繞的祖母，呆呆地瞧着這些自從三天以來不斷地經過的難民。

——他們爲甚麼要逃走呢？麥薛。她向馬爾塞爾說，打仗祇和當兵的有關係。我們這些鄉下人，素來並不妨害那個，所以我們用不着害怕甚麼。

過了四個鐘頭以後，馬爾塞爾畢竟在馬崙河畔的某座樹木蕃殖的山坡兒上，望見了白城村。

裏那些環繞教堂的屋頂了，再遠一點，就是他別墅的那些瞭望塔尖頂，都伸在遠樹叢中。

這村子裏的街道都是非常冷落的，半數的居民早已逃走，剩下的另一半數，卻因為安士重遷的習慣和盲目的樂觀，所以都依然蹲着沒有動。倘若普魯士兵士竟然來了，他們究竟怎樣對付他們呢？那時候，居民將要服從他們的命令，一點毫不會表示抵抗。世上的人自然不懲罰那些服從命令者。村裏的房屋，都是他們的或祖或父蓋着留下的，並且無論如何，總比拋棄他們這些從未離開過的安住之所強些。繞着這村裏的廣場的四週，坐着幾個默默無言的婦人，她們都帶着驚訝瞧見他走進村來，儼然自身都像還在以前夏季午後的安寧光陰裏一樣。

馬爾塞爾在廣場的中央，瞧見本村村長和本村幾個紳士圍聚在一塊兒。他們也帶着驚訝的神態瞧着這位別墅主人。在他們的心裏，這竟是一件決於意料不到的鬼神出沒之事。一陣和藹的微笑，一種同情的眼光，來迎接這位來和他們圍聚並且來給他們擔分患難的巴黎人了。自從多時，馬爾塞爾對於村中的居民，早發生了一些不良的參差；因為他向來用強硬的態度保護他的產業權，既不寬恕那些侵入他田園裏的小竊，也不容許那些在他樹林裏打青的牧童。好幾次，他曾經

把這種犯了輕微罪的人，送到法庭和監獄了。這些倚賴自治局仗腰的仇人，對於這些威嚇而施的報復手段，就是放任家畜去損害了別墅的各種植物，獵取了別墅的野味，和向本州州長以及本區衆議員呈遞了一些攻擊這別墅主人的請願書。誰知他對於自治局的齟齬，卻促成了他和那位與本村村長素來不睦的神父接近；但是宗教界爲他，也並不比政界格外易於利用。這位大腹而和氣的神父，絕沒有遺失一個機會，從馬爾塞爾方面募集鉅款救濟平民；但是，有時掩巧，他竟有仁慈的大膽，向他談起寬待他的信徒們，要求饒恕那些偷獵野物者，或竟尋覓減輕的情狀，要求他原諒那些冬季在林子裏偷柴而夏季在園子裏摘果的小偷兒。這一次，馬爾塞爾不免納罕了，他看見這位從住宅裏出來的神父，在過路時竟用一種友誼的微笑向本村村長致敬。原來本年八月一日，這兩個漢子，曾經在那座正向田裏做工的男子們用警號宣傳勳員令的鐘樓之下相遇；於是，從本能的作用，這兩個老冤家也不考究其所以然，就惡聲地互相握過手了。當時他們的心目中，祇有法蘭西的國民在。

走到了別墅跟前，馬爾塞爾竟有忘憂之感了。他覺得他這座別墅，從來沒有像這個長夏午後

這樣地悅目，這樣地莊嚴；那些在平靜如鏡的水面上佈散倒影的天鵝，（註三）從來沒有這樣地嫵雅；那圍繞在壕塹之中的營造物的本身，從來沒有這樣名貴的氣象。但是動員令卻早叫他的牛欄馬廄都成了很空的了，並且雇用的人也幾乎全部都走了。總管和男工都去從軍了；僅僅祇剩下一個五十多歲而向患氣喘的看門老頭兒，同着他的一妻一女，擔任看管那幾條留在欄裏的牝牛之責。

在那覺叫他忘了昨日疲勞的徹夜安眠之後，這別墅主人就利用午前的光陰，去視察他那掩在林子後而用人力經營的牧畜草場。發現了這牧場缺水，他很感傷心，於是勉強將一道水閘拔開，任其灌溉那一片漸歸枯萎的苜蓿。隨後，他再到葡萄田裏走一回，這些葡萄，都在成行的架上展開了他們那些糾結的肥藤，並且在密覆的翠葉之間露出他們的垂熟而淺紫的果簇。甚麼都是那樣閉靜的，所以馬爾塞爾覺得他的樂觀復活了，幾乎遺忘戰爭的種種恐怖了。

但是晚餐之後，村裏陡然發生了一種鬧轟轟的現象，後來芍兒日德，那看門老頭兒的女兒，跑

來說是有許多法國兵和許多軍用汽車正從本村那條大街經過。這都是一些被徵用的貨車，車箱上沾染的灰塵和乾泥之下，依然遺留着原有車主的商店住址；並且在這些實業上使用的車輛裏邊，還混雜一些素供公共運輸之用的車輛：巴黎的街上公共汽車，車窗上依然標着種種固有的往來路線。馬爾塞爾彷彿從人叢中發現了老友一般，向着這些車輛注目了。他也許曾經在這些車輛中某一乘某一乘裏面，坐過了若干次，但是他們已經因為兩旬不斷的運輸，都退色了，變形了，並且鋼架鬆散，軋軋有聲了，不僅如此，有些竟像鎗靶子一樣遍體都是鎗痕。

某幾乘車子，標出一個中心畫着紅十字的圓形做標識，而在其他的車子上面，標出許多叫那些未曾與開軍政秘密的人無從了解的字母和號碼。這些祇有發動機尚屬完好的車輛，裝載了許多的兵士，成羣的頭部或者腿部繫着綳帶的兵士——一些面目灰白又因鬚鬚蓬鬆而愈形狼狽的傷兵，一些楞着紅眼呆呆注視的傷兵，一些因痛楚抱怨而張嘴不語的傷兵。軍醫們和護士們也在這種運輸之中占了幾乘車子，此外另有幾排馬兵司護送之責。這些車輛走的很慢，而在隔離這幾輛和那幾輛的空當裏，另有無數羣的軍服不整齊的步行兵士。他們也是受了傷的；但是步行向

稱強健，他們笑謔、歌唱，有些用繃帶懸起胳膊，有些有微滲血痕的布類包着頸項和頭額。

馬爾塞爾想拿點兒東西分給這些不幸的人，但是他剛好開始向他們布施一些麵包和幾瓶葡萄酒，就有一位少校跑上前來，拿這種慷慨的布施當着一種罪惡向他大加責備：這種舉動對於傷兵可以發生不利的影響。他於是祇得立在大路旁邊，頹喪地用目光遙送這一行飽受名貴痛苦的軍人。

到了薄暮（註四）之時，又過了數百乘的貨車，有些是用處置爆烈物品必須的謹慎方法嚴密地封閉的，有些裝着許多發出食物氣味的小箱和包裹。隨後，又到了許多羣的牛，這些牲口，在大路狹窄的地方帶作退後的動作停止行動，末了纔決然從那些戴着軍帽的牧人的鞭撻和呵斥之下經過。

馬爾塞爾受了自己種種思慮的擾亂了，這一夜竟徹夜沒有交睫。他白天看見的一切，就是大衆在巴黎談起的退避，但是以前有許多人不肯相信；然而避退業已擴張到那樣遠了，也許這種避行的動作，還有繼續到更遠的地方，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可以在那裏停止。

到了黎明時，他纔因為疲乏睡了一覺，直到午前很妥的時候纔醒過來。他最先注目的東西就是那條大路。他瞧見大路之上，塞滿了人和馬了；但是，這一次，肩着槍的人成營而進，而那些馬所拖的卻都是礮。

傷心喲！這些隊伍，就是他前不多時在巴黎瞧着出發的那些隊伍喲，但是多大的變化！蔚藍的外套，現在成了些不黃不綠的襤褸了；玫瑰紫的褲子，現在露出那種酷肖燒得不好的紅磚的淡色了；皮靴彷彿是一些泥磚了。人呢，面目緊緊地蓋在那層籠出了固有癡紋的灰塵和汗漿之下竟有一種野蠻人的丰儀了，並且帶着那堅硬不撓而蓬鬆的鬍子，帶着明瞭的渴望立定，永遠止步，立刻殺人或立刻死亡的困乏態度。然而這些兵士卻走着，永遠走着。某幾次行程，竟延長到過三十個鐘頭光景。敵兵呢，在後面緊緊相隨，命令就是絕無休息地退避，就是從敵人那個正在包圍動作之中用迅速的步行去退避。將領們猜着了他們兵士的意志；他們可以命令他們捐軀；但是這些兵士不願圖敗者自居的時候，在這些兵士覺得義憤——豪氣之母——填膺的時候，命令他們在一種無盡期的退避之中夜以繼日地行走，比較卻是件更無情的事。兵士們的失望的眼光，尋覓他們那些

直轄的頂頭官長，他們的連附，他們的連長。他們已經辦不到了！在這樣少的日子中間，走這樣遼遠而困難的路，爲甚麼呢？然而這些官長們卻並不比士兵知道得多些；但是這些官長們的眼光，彷彿總向着這些回兵士們回答：「努力！再加一點勁兒罷！不久就要結束呀！」

牲口是強健的，但是缺乏想像力。因此不及人類那樣有抵抗力。他們的外表使人動憐，難道這些果然就是馬爾塞爾於八月初旬，在巴黎看見的那些肌肉墳起毛片發光的馬匹嗎？三個星期的戰役，竟使他們成了老邁的和竭蹶的了。他們昏憤的眼光，像是正要求人類的憐憫。牠們瘦到了骨幹，歷歷可數和眼球彷彿因而較前略大一些的地步了。那些因行走而自行移動的皮件，使我們窺見了牲口的那些擦傷了皮膚和滲血的傷口。有些牲口到了精疲力竭，竟陡然倒下來，這就是死於困憊。於是破隊的兵士就立刻卸去了牠們身上的皮件，再把牠們拖到大路旁邊，免得這屍骸變成交通的障礙；從此這些可憐的畜牲，就帶着牠們那骨瘦如柴的裸體和挺硬的四肢在那兒停住了，彷彿用牠們那副黯淡而又固定的眼球，偵察那些開始攻擊這可悲的遺體的蠅子。

那些漆成灰色的鐵身鐵架和鐵車，馬爾塞爾從前早就看見都是那樣潔淨發光的，自古以來

男子之防護自己的武器，較之女子之防護家用器具，似乎更精密一些。但是到了現在，因為一種過度使用而生的損傷，因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疎忽而生的毀壞，這一切就全部都是骯髒的和踏濼的了：車輪的外表被泥塗變了形了，鐵件被硝煙化為無光的了，漆髹被塵垢的和磨擦的污損了。

在一連礮兵和一團步兵之間偶然留下來的，那個距離之中，還有許多匆匆同走的鄉下人，這就是一些被那侵略行為所驅逐的逃難者，整個兒在路上從軍隊的退避之中追隨軍隊的村子。倘若有一團步兵或者一連礮兵新近從後面趕到，於是他們就祇得離開大路，跑到田裏去繼續跋涉了。但是一段空的地方在隊伍之間重新現出來，他們依然又到這灰白色的大路上行走了。有許多推着傢具堆成山樣的小車的男子；有許多抱着小孩子的婦人；有許多肩着嬰孩的祖父；有許多只能扶着拐杖移步的面紅氣喘的老翁；有許多牽着成羣的兒童的老婆子；另外有許多老婆子，她們都和木密（註五）一般地乾癟，一般地呆木，坐在手車上被人推着前進。

這時候，誰也不反對那位別墅主人的自由行動，他已經把酒窖子裏的酒運到大路邊了。兵士們走到那些列在鐵柵欄前的滿盛新醞的木桶跟前，就從腰帶上所解下自己的鋁製盆子，去盛這

「紅色的噴泉」。馬爾塞爾滿意地玩味他的大度的效果；兵士們的臉上都重新露出微笑了，法國式的譯科竟在隊裏行間流動了。等到他們走開之後，又齊聲高唱一曲了。

看着黃昏漸漸到了，那些路過的隊伍，情形也看着漸漸越來越衰弱。這時過的，都是那些落後的兵，他們的腳都在皮靴之中受苦。其中有幾個，都脫下了那雙使人受苦的「韜子」懸在肩頭，用赤腳走路。但是，雖然全體困憊欲死，然而卻都想到了有敵人追蹤他們，所以都保存了他們的武器和子彈。

第二夜的光陰，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用着他那架雕琢精巧而為貴人遺物的牀——據賣牀者當時的宣稱，這牀是十六世紀的法蘭西王亨利四世的遺物——依然又過得不安適。他被這種令人不解的退避景象鬧昏了，眼裏和耳裏，一連有兵士礮械和輜重等等的急流存在。但是在實際上，隊伍的通過幾乎業已停止。有時偶爾過一營步兵，一連礮兵，一排騎兵；但是這都是斷後的隊伍，以前，他們在本村附近築了障地去掩護主力軍的退避，現在自己也着手退避了。

早上起來，馬爾塞爾就出門下坡，向村子裏去了，這時候，幾乎沒有看見多少兵。原來本只留下

一連龍騎兵在大路兩傍林子裏搜索，去集合那些落後的兵士。這別墅主人走到了本村的北口，在那裏看見一座用車輛和傢具堆成的遮斷大路的防堵物。幾個下了馬握着槍的龍騎兵守在傍邊，專心偵察那條在樹木蔥鬱的兩山之間上升的灰白色大道。有時，偶爾零落地響了幾槍，清脆得像是鞭梢攪動空氣的激響，「這都是我們的」，那些龍騎兵說。他們奉令不許和敵兵挑戰，祇許用不斷的抵抗力對付敵兵，防禦那些想從中途截斷法軍大隊的敵兵支隊，和不住地射擊那些烏鬮騎兵的偵察隊。

馬爾塞爾帶着一種深刻的惘惘之心，注意那些腳痛的兵還在大会上拚命顛着走。他們不是走嘯，只用堅忍的前進意志拖着，但是卻被他們的軟弱的腿子和他們的流血的腳誤了事。他們困憊欲死，就在大路邊坐一會兒，叫自己胸部不受背囊重量的壓服，藉此路舒呼吸，叫自己的腳從皮靴的鉗制中略得解放；後來到了他們想重新行走時，卻竟至於不能立起：筋骨的疼痛叫他們周身關節不靈了，叫他們陷入一種和痿痺相似的情狀裏了。握着手槍的龍騎隊，於是便非用威嚇手段，把他們從這種可以致死的麻木之中救出不可了。然而僅僅祇有敵兵迫近的確信，纔有叫這些不

幸者暫行回復勇氣的能力，於是他們終於用那顛巍巍的腿子站起來，把他們的槍當作拐杖扶着走。

白城村竟變成越來越荒涼的了。昨天晚上，又逃走了許多居民；但是那村長和那神父依然沒有丟開他們的職務。這位和別墅主人言歸於好的自治人員，特地走近他身邊給他一種通告：工業已在本村南口那條橫跨馬崙河的橋下埋好了地雷；但是卻要等到龍騎隊都退過了那岸時纔行點放。倘若麥薛台諾乙要意離開本村，這時候依然不晚。馬爾塞爾謝了這村長的好意，但是聲明他業已決定留着不走。

最後幾排從林子裏各處走出來的龍騎隊，現在都在大路上了。他們按轡徐行，彷彿以退避為可惜似的。他們不時向後迴顧，可以立時止步和放槍。那些守防堵物的，也都跨上了他們的坐騎。這連騎兵重新集合了，官長發過了命令，於是一件帶着鐵件郎當的疾馳，迅速地將這些人向着大隊方面輸送了。

立在那座防堵物邊的馬爾塞爾，這時竟置身於一種像人類陡然減少的一般深遽的伶仃沈

寂境界裏了。兩隻因爲不能隨着主人在這片被行人和車輛踐踏擾亂的地面上同行以致見遺的狗，在他的四周徘徊窺嗅，彷彿像向他要求保護。一隻困於飢餓的貓，偵伺那些重行嬉戲並且向龍騎隊遺在路上的獸糞中覓食的麻雀。一隻久在籬下藏躲的無主的雌雞，卻出來和這班「飛行的孩子們」爭享這餐「盛饌」。沈寂的境界竟叫自然界的種種因戰士過境而惶恐地歸於寧靜的聲響都復活了，於是又聽見了樹葉的簌簌，蟲聲的嗡嗡，以及這個被驟陽灼熱的地面的吸呼氣息。

陡然，馬爾塞爾注意了有點兒東西，在大路的盡頭，在山峯的高處，在這條灰白色的「帶子」和蔚藍色的天空相接之處，蠕蠕地活動了。這原來是兩個騎在馬上的人，小到像是從玩具盒子裏跑出來的鉛製小兵一樣。他用他帶在衣袋中的望遠鏡，望清楚這兩個騎士，身著灰綠色軍衣，手持長矛，頭上的鐵盔頂上，冠着一片水平式的方頂。這就是「他們」！不用多說：這別墅主人，看見兩個最先來的烏蘭騎兵了。

經過好幾分鐘，這二個騎兵彷彿竊察天色一般，始終蹲着不動。隨後，另有一些，再從那兩叢裝點道路的濃蔭之中出現了，並和先來的那兩個集合了，於是便組成一隊在這灰白色的帶子上

開始進行的隊伍了。他們用遲緩的態度前進，提防埋伏，審察那些圍在他們身邊的一切。

馬爾塞爾明白這正是隱身而退的時候了，否則因在防堵物傍邊被人注意，一定於自己有點兒危險。但是，等到他的眼光離開這幅遠景時，一種意外的視覺很近地向着他自行露出來。一羣法國兵，從樹林子的隱顯參半之中向着那座防堵物奔過來了。這是一些狼狽不堪的落後者，軍服花花綠綠錯雜不一；有步兵，有非洲駐防兵，有失了坐騎的龍騎兵；並且，他們的中間，還參雜了一些森林警察和一些在各村裏接到退避命令過遲的保安警察。全數約莫有五十來人。其中有一些是有朝氣的，銳不可當的，然而也有幾個，似乎當初非假神助不能豎起脊梁。但是沒有一個人丟了自己的器械。

他們一面走，一面不住地迴顧去監視那些從容前進的烏蘭騎兵。這隊龐雜的健兒，被一個保安警察的官長領着——這官長是老而胖的，他有滿面的鬍鬚，和一雙蓋在倦睫下面含着殺氣的怒眼。這些人在防堵物傍邊經過，對於那個好奇地瞧着他們的不知姓名者，並沒有留心。這時候，忽然起了一個其大無外的匆匆之聲，叫這一帶地面和地面上的房屋都震動了一下。

——這是甚麼？那官長向馬爾塞爾問。

馬爾塞爾就說明這是有人炸毀了河邊的那座橋。那官長得着了這個消息不免臭罵了一聲；但是他指揮的那一隊人，彷彿對於現實的境界全然失了關係一般，視為不干己事。

——這兒死，和旁處死是沒有兩樣的！那官長喃喃地說。我們守住這座防堵物罷。

多數的人，用迅速的服從態度，開始執行這種從行走的苦刑之中來解放他們的決定。他們機械地各自藏在那些有較好的掩護的地段裏了。那官長從這一堆巡到那一堆，下了一些命令他們祇等命令就開火了。

被驚而發呆的馬爾塞爾，旁觀這些預備動作竟沒有想到他自身地位的危險，等到那位官長嚴厲地高聲叫他走開時，他如同沒有聽見似地蹲着不動。

那些烏爾騎兵，以為這村子是處於被人放棄的地位，於是竟疾馳而來了。

——放！

那一隊騎士忽然一下立定了。好幾個業已滾在地下，其中又有幾個重新從地下爬起來，於是

屈着身軀，以圖極力減少槍彈的目標而勉強逃出路線之外；其餘的呢？卻伸張兩臂向前或後或仰地挺在地下。那些失了騎士的馬，拖着韁繩任憑踏蹬撞擊兩脅，在田中斜刺裏狂奔。其餘那些幸逃性命的，在遵照那驚駭和無常的命令連忙向村口瞧了一下之後，就一齊逃入森林邊的野草叢裏去了。

〔註一〕里爾(Lille)是法國北州(Nord)的首府，北距巴黎約二百五十公里，和比國西南部相鄰。

〔註二〕師丹(Sodon)爲法國阿爾敦州(Ardennes)的首府，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役，拿破崙三世於其地被圍降敵烏爾(Thian)騎兵是德、奧、俄等國的持長矛的騎兵的通稱，其軍帽爲平頂鐵盔。

〔註三〕天鵝(Ogare)是水鳥的一種，與普通鵝相類，歐洲人畜之於池塘中以爲點綴品。

〔註四〕巴黎在赤道北四十九度許，較南京約偏北十七度，故夏盡秋初時，在午後八點鐘光景纔見日入；而法人家庭的晚餐，普通總在六時至七時之間，本章先述晚餐，次言薄暮即此之故。

〔註五〕木密(Monde)即近日通稱之「木乃伊」，今據四文的音，故譯作「木密」。

原书空白

第七章 顯靈洞天之畔

每天傍晚的四五點鐘之間，一架德國飛機，一定用一個不叫旁人等候的富於禮貌者的守時態度，飛到巴黎的天空盤旋，並且丟下許多炸彈。這件事卻製造不出任何恐慌，並且巴黎居民承受這種訪問，如同是一種非常的和充滿興味的景物。德國的那些飛行家，枉自費事在這個城市上面丟下許多的敵國國旗，以及一些報告法國軍大敗和俄軍反攻不利之類的諷刺傳單；在巴黎的居民看來，這都不過是謊報。他們徒然丟下許多開花彈，那不過炸毀了許多閣樓，打殺了許多老翁婦孺。「嘿！強盜！」羣衆揚起拳頭，去威嚇那種在二千公尺之上高翔幾乎不可目觀的「惡蠅」。隨後，羣衆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用眼睛去追惡蠅，或者固定地蹲在各處廣場，從容地觀察惡蠅的位置上的變化。

阿爾亨梭拉就是這幅景物的常客中的一個。一到四點鐘，他就走到了協和廣場，陪着許多無

事忙的人，鼻子凌空，眼光向天上盯住；他們這些人，由於一種共同的好奇心，彼此竟發生了交誼。這幾乎也和戲園中那些老主顧一般，他們由於非時常相見不可，於是結果竟成了朋友了。「牠會來嗎？牠不會來嗎？」婦女們是最沒有耐心的，於是有幾個竟因跑的過急而面紅氣喘了。陡然爆發了一種普遍的呼聲：「懺罷！在那兒！」於是千手共指着天空極模糊的那一點。一些流動的商人，對於這些欣賞景物者供給一些光學器械，結果那些雙筒望遠鏡，那些單筒望遠鏡，都向着受指點的方向瞄準了。

空中的攻擊發動了，鬧這麼個把鐘頭，這固然是很激烈的，但也一樣無用，那些「翼蟲」祇想接近愛飛爾鐵塔；但是立刻有一陣匆匆之聲從塔基迸發，而在各層的露臺上，也噴出機關鎗的憤怒的「達達」之聲。於是這翼蟲就在城市上盤旋窺探了，陡然鎗聲又從各處街道之中和各處屋頂之上四起了。那些住在最高的那層樓上的人，那些守衛隊的兵士，那些在巴黎經過的英比兩國的兵士，都各自開鎗。他們很知道這些鎗擊是毫無用處的，但是大眾依然都放，這無非以向敵人表示同仇的舉動為樂，並且希望由偶然的遇合也許實顯一種神助。然而，那惟一的奇功，就是這些放

鎗者彼此者沒有互相被害，而路上的那些行人也絕不爲流彈打傷。末了，這些「明白」僥於翱翔，畢竟翻然而去。（註一）

——一帆風順阿爾亨梭拉自言自語。明天的那一隻，也許會更爲有興趣一些。

在飛機的訪問之後留給他的那些自由時間，這西班牙人的另外一件消閑的事，就是到阿爾賽河沿去徘徊，和在那裏去看那些逃出巴黎的旅行羣衆。原來，巴黎的居民，久已感於那些由政府
的樂觀主義造成的夢想，然而現在，真像卻已經漏盡了，前星期有許多人深信德軍大敗，然而現在，德軍卻勢在必來了，並且這些明白都在城上翱翔，齊柏林飛艇更有神祕的威勢：這些事竟叫巴黎的市民，化爲顛狂昏亂了。那些忙於軍運的車站，祇接待那些預先購好車票的旅客，於是就有多數的人，屢次鎮日等候輪到自己動身的機會。那些最急於動身的人，開始或乘馬車或竟徒步出發了。末了，各處的道路，都因行人，貨車，遊車，汽車，而成黑壓壓的。

阿爾亨梭拉安閑地瞧着這種逃亡。他是屬於那些留者之中的。他早就贊嘆某一些人，因爲他們對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巴黎之圍，曾經躬逢其盛，現在，他竟因這種叫他得以參與一餉更爲新

奇的戲的好運，而自以為有幸了。惟一使他不悅的事，就是他發表他的觀察和報告時候看見的那神情並不專注者的面孔。他獲得無數急於通知許爾的新消息回到了書室，然而這一位幾乎不大聽他這個流浪者駭然於他這種不關痛癢的態度了，於是心中暗自責備這位性靈畫師，以為他對於歷史上的種種悲喜交集劇並沒有感覺。

這時候，許爾本有一些私人的憂慮，叫他無暇熱心於各國的歷史了。他曾經接到瑪爾葛荔德匆匆地寫的幾行字，從中得了一個最驚人的消息。原來她非出門不可了。她立時就伴着她母親離開巴黎。她向他告了別。絕沒有提及旁的話。這樣一種簡潔的態度，很使許爾感到不安了。為甚麼他不把目的地告訴他呢？突然而來的事，誠然叫人多所遺忘；但是她竟疏忽到不把自己的住址給他，這真不能不視為出乎意外。

急於明晰情形的許爾，決然用了一種被她始終禁止的手段：他走到她家裏去了。那個看門的老婆子，正因為全部房客走得乾乾淨淨，叫她天然的辯才墮入艱難之中，所以竟不待邀請，就把自已知道的事情盡告訴了這位鍾情的人；但是，她知道的事情卻很少。瑪爾葛荔德和她的母親，在頭

一天業已由巴黎的訶爾雷車站出發了。這老婆子還聽說瑪爾葛荔德家裏，有一個受傷的人，但是她不知道是誰，也許是這位老太太的兒子。

這些消息，雖然空宕，卻够得叫許爾想出了一個解決方法。她沒有願意把自己的住址留給他。既然如此，這就是另外多了一種理由，叫他想明白這種近乎祕密起程的真實動機究竟是甚麼。他要到南部去找瑪爾葛荔德了，到了那裏，他也許不必費甚麼大事就可以尋得着她；因為那些供富人托足之所的城市，爲數本來就不多，將來他可以在那一帶撞見許多能够給他消息的朋友。

這算是主要的理由了，此外，許爾另有其餘的一種，可以離開巴黎。自從他母親和妹子走了之後，京城的勾留是叫他難受的，並且竟因而叫他感到種種近乎後悔的情緒。每逢他在極樂公園或者各廣場之上散步時，總遇到許多另有用意的注目，使他悟到路人深以在這種嚴重的時局之下，還能够看到一個像他這樣強健壯實的少年爲奇。某一天傍晚在地道電車之中，警察竟向他要求拿出相當的文書憑照，去證明不是一個逃兵。末了，他和瑪爾葛荔德的看門老婆子談話這天的午後，走到廣衛之上，遇見了一個和他同在某劍術俱樂部列名會員而略有年紀的人，就從這同志的

方面，得了他們其餘同志們的消息。

——某人現在的情形怎樣？

——他本在羅蘭州受了傷，目下正在都靈司州某一個醫院醫治。

——那末某一個呢？

——他早在伏訶司日陣亡了。

——那末某一個？

——他已經在伽羅王失蹤了。

說來真長啊，這些壯烈的犧牲者的名冊。那些生存的人依然繼續地實施他們的英勇。還有許多列名這俱樂部的外國會員，譬如，波蘭人，住在巴黎的英國人，南美洲各共和國的人，都新近各自告奮勇的名義去從軍了。

——我們這俱樂部，這個同志向他說，竟可以因這些在太平時代練習兵器的少年會員而自豪了。現在他們都赴前敵去了，並且於其間不顧自己的性命。

這些話竟叫許爾受窘了，並且竟叫許爾不敢正視了。原來他害怕的事，就是從這個對談者的面目之上發現甚麼嚴厲的或者刺諷的神情，他爲甚麼不去一同防衛這塊給他托足的版圖呢？

第二天早上，阿爾亨棧拉替許爾辦了一張到波爾多的火車客票。這真是不容易的事。那些想走的人數很多，因此非等候多日不可；但是，他憑着五十佛郎小費請來的神助，竟得了一張能叫許爾依照票上號碼當晚即可起程的車票了。

許爾帶的行李，就是一個簡單的提包，因爲客車現在只許攜帶手提的小件，他在一間一等客艙裏得了一個坐位，並且看見鐵路公司規定的起程好規則，深感驚訝：原來每一旅客各有自己的固定坐位，所以毫不擁擠。但是到了稍南一點兒的阿司兌禮次車站，那簡直是另外一件事了：一陣雪崩似的人羣，爭着向這列車猛撲；客艙的門兒，帶着各種勢將摧折的感嚇而被人推開了各種包裹——有時竟是許多孩子們——都和拋射體一般從車窗突然侵入了；旅客們用那種從着了火的戲園逃出的羣衆的粗魯態度互相擁擠了。在那種本爲八個人預定的空間，每每堆集到十二個

或者十四個；過道之中，不可救藥地塞滿了那種無法點數的行李，而這行李又做了新客的坐位。社會上的階級已經都消滅了；平民式的旅客，特地侵入了一等車，以為從中可以比較多的坐位；而那些買了一等車票的人，枉自以為在二三等客車裏一定較為舒展，所以反而降格相從。但是，倘若那些衝鋒式的旅客發生了互相沖撞的事，他們卻能夠表示寬容，像兄弟一般相互原諒。「在打仗的時候，是打仗的樣子！」他們用最後原諒的神情說着。各自擠緊各自的鄰座，在座位上去取一兩寸的地方，並且把自己那可憐的行李，塞在那些出人頭地搖搖欲墜的包裹堆中。（註二）

在車廠的分叉的路線上，有無數列的長車業已從二十四點鐘之前在那裏等候信號，這些列車，有些由那種運牲畜的車箱組成，有些由那些塞滿了人的貨車組成——因為本來沒有坐位，所以車裏的人不是坐在車的底板上，就是坐着由自己帶來的小椅子。每一列這樣的車，竟是一隊預備開拔的駐紮隊伍，自從他們停止以來，一些繞着這些活動住宅的紙屑和果皮已經在車子跟前的地上鋪成了一層遮蓋了。

許爾對於他這些新的旅伴，動了一種深刻的惻隱之心。立在過道裏的婦女們，因困憊而不住

呻吟，用一種猙獰醜惡的態度，瞧着那些得有座位的幸運者。孩子們和久餓的山羊一般兒啼哭。所以不久，這書師就放棄了他那因先到而獲得的便宜了：他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一個老婦人；隨後，他又把阿爾亨棧拉盡心替他預備的那些豐饒的食物，分給那些沒有預備者和那些缺乏必要者。

他終於在過道之中，坐在一個提包上過夜了，時而向客艙內部瞧瞧那些因疲乏和驚慌而在呆態之中酣臥的旅客，時而向車外瞧瞧那些在他的車旁背道而馳的兵車。每到一個車站，他總看見無數從南都開來的兵，正等候那種繼續向京城前進的時刻。這些兵都有歡天喜地的樣子，並且很想迅速達到戰地；其中有許多頗抱憂愁，然而他們的憂愁卻在乎到得太晚。斜倚在窗口的許爾，從這些表現一種確然信仰的人的口裏，聽見了幾句話。

——那些「播時」嗎？他們人數多，他們的重砲和機關鎗多，但是這沒有關係，我們可以打敗他們。（註三）

這些向着死路而行者的信仰，和那些逃出巴黎者的恐怖恰巧相反。一位身掛勳表的老麥薛——退職官吏的模範——愁悵地詢問他的各位鄰座：

——您各位相信「他們」會跑到都爾來嗎……您各位相信他會跑到波瓦潔來嗎（註四）

而他的欲望，就是在他一家人和他自己沒有找到一個絕對的安穩的藏身之所以前，自己決不停止前進，所以旁人給他那種空泛的答詞，他竟當作一種神明的吩咐去接受了。

在黎明時，許爾瞧見了在沿途的鐵軌旁，都有護路的地方軍了。他們肩着舊鎗，惟一的軍人標識，就是頭上戴的那頂紅色軍帽。

在波爾多的車站，一些爭着上車和爭着下車的非軍人的羣衆，竟和多數的軍人混得亂轟轟。喇叭時時發出號令，於是那些因取水或暫時離隊散步的兵士便飛奔赴召而來。這些兵士中間，有許多有色的人種：這都是一些皮色或棕或黑的阿爾惹里籍和馬洛克籍的鎗手，身著灰色寬褲，頭戴紅色小帽。這些成營的兵士，看着漸漸在鐵軌雷鳴之下開始向北部前進了。（註五）

許爾又看見一列滿載傷兵的車，這都是在佛蘭德爾州和羅蘭州兩處戰場運回的戰士，這些奇唇紅眼的漢子，用一陣微笑，敬禮這片從曉霧中初次窺見的南部的土地，日光悅目而葡萄園野的地方；後來，他們伸手向着那些由婦女們獻給他們的鮮果堆裏，從容揀取日依能德州產的甜美

葡萄。(註六)

這時候，波爾多已經由一州的首治突然變爲一國的京城了，因而從一種使牠化爲不可辨認的騷動裏染着了熱症。總統府設在州長公署；各部辦公地點，都佈置在幾個學校和幾個博物館之中；參衆兩院的議場，是由兩個戲園改裝的。所有的旅館都是滿的，許多重要人物，竟以覓得一間向供僕役使用的房間爲滿意。

許爾居然在一條弄底找着了一家骯髒的小旅館住下。一個小小的愛神雕像，裝點了這旅館那張玻璃門；在他得着的那房間之中那面衣鏡之上，留着許多用戒指上的金鋼鑽刻出的婦人的姓名和許多紀念那片刻勾留的辭句。然而那些望門投止的巴黎闊太太們，瞧着他居然有運氣找得着這樣一間，頗爲豔羨。

他極力向那些在逃難之中遇着的巴黎朋友們，探聽瑪爾葛的蹤跡。但是他們對於和許爾有關係的，竟一點也不知道。並且他們僅僅只留心他們本身的遇合，祇談論他們本身部署上的不如意。僅僅在他舊日學唐戈舞的女弟子之中，有一個給了他有用的指點：

——那個小的馬丹洛里葉嗎？對呀，她應當在這一帶，大概在畢亞理慈罷。

這幾句話，就够得叫許爾在第二天動身到銀灘去了。（註七）

他一到畢亞理慈，在街上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琦琦。

——一個住不得的地方喲！她劈頭就向她哥哥說：那些在這兒過夏的有錢的西班牙人，真叫我生氣。全體都是播時，我差不多和他們鬧着口舌過日子。倘若再是這樣，我不久就得謝絕往來。

琦琦領着許爾到了一個海灘了，在那裏，魯意莎用胳膊擁着他兒子的脖子，並且立刻領他回了旅館。在旅館的一個客廳裏，找到他的姨媽海萊娜，正由許多伴侶陪着閑談。這浪漫姑娘很歡喜這地方，在這兒歇夏的外國人，又很歡喜同着他們，她可以如意的暢談法國的衰落。這些驕傲的西班牙貴族，全體一心等候凱撒直人巴黎的好音。許多學生一事無成的莊重人物，都尖刻地批評法蘭西共和國的疎忽，都恭維德國，把牠看做了一個有勤勞的先見之明的模範和一個有社會實力上的好組織的模範。許多極其養尊處優的少年人，都用激烈的省文，反對巴黎的不良風俗，而這種不良風俗，就是他們都曾經用了誠意，在鄂山區各種講德行節操的「學校」裏研究過的；他們又

用說教者的誇張態度，聲言這個摩登的巴比倫，應大加懲罰。他們的全體，無論老老少少，都異常崇拜那個遼遠的日耳曼國，然而他們的大多數，並沒有到過那地方，而其餘的少數，也不過在迅速的旅行中，彷彿像看電影上的那些層出不窮的影片一般看過了一下。

——何以他們不走到畢雷內嶺的那邊，他們的自己家裏，去談這一套呢？琦琦憤憤地嚷着。這裏是法國。他們居然來出賣他們這套誣賴榜人的廢話，可是不行。說起來，他們自認都是受過好教育的人呀！（註八）

許爾本來不是因為過家庭生活而到畢亞理慈的，當天就用午後的光陰，去探聽那些有關於瑪爾葛荔德的消息了。他居然從某一個朋友方面，探出馬丹洛理葉和她的母親，都在阿達雷旅館下榻。於是他跑到阿達雷旅館去問，但是司關者說是祇有老馬丹單獨住在館裏，而少馬丹在三四日以前，業已經動身赴坡城去，她用了女看護士的資格，加入坡城的某醫院服務。（註九）

當天傍晚，許爾趁車向坡城出發了。

在坡城，他毫無結果地探訪過好幾個野戰病院：就是誰也不認識馬丹洛理葉。末了，有一個女

條道士，以為許爾是探訪戚族，於是竭力記憶，終於給了他一個可貴的消息。馬丹洛里葉在坡城僅僅經過一下，隨後她就和一個受傷的人走了。在魯爾德，那裏現在有許多受傷者和許多非宗教界的女看護士；倘若任務沒有變更，所以，他也許能在那個地方，有找到這位馬丹的機會。（註十）

許爾搭着第一列車到了魯爾德了。這個聖地，雖然常在他母親口裏出入，但是他本人卻從來沒有來過。根據魯易沙的意思，魯爾德是法國的心田，並且這位品行賢良的婦人，把魯爾德當作一個理由，去反對那些親德派極力堅持的那種「法國叛教應當滅亡」的議論。

——在我們這個時代，她說，聖母到了願意以法相示人的時候，竟選擇了這個法國城市來顯揚這種聖跡。這一層，難道不能證明法國並不真像旁人議論的那樣壞嗎？我卻還沒有知道聖母偶然在柏林顯揚過甚麼聖跡……

剛好在那條溪河旁的某家旅館得了安身之所以後，許爾立刻就跑到那個由大旅館改裝的醫院了。他在那裏，探得要到午後纔能和院長談話。於是，他爲着消磨自己的焦躁起見，只好就到教堂附近閑走。

教堂前面的那條大街，兩旁都是一些木板營房和出賣宗教性質的影像和紀念品的店鋪。因而這大街竟像一月百貨公司了。在那些圍着這教堂的圍子裏，許爾祇看見一些已入調養境界的受傷者，他們的軍服依然保存了打仗的痕跡。那些風衣，枉自刷過多回，卻依然都是很乾淨的；泥土、汗血和雨露在那上面留下了一些不可消滅的斑痕，叫那衣裳的材料添上了一種和紙板相似的硬性。其中有幾個因此將衣袖都割下了，藉以叫他們那些重傷了的胳膊不再受難堪的磨擦。另外有幾個，他們的褲腳管兒上，依然留下了那些被礮彈碎片洞穿的窟窿。這都是一些部隊不相同和人種不相同的兵士：有步兵，有礮兵，有騎兵，有本部的兵，有殖民地的兵；有金黃頭髮的北部人，有棕色頭髮的回部人，有黑皮的非洲人，有偶然化爲戰士而和蕩迎人的紳士式的胖子，有生而好戰並且久在殖民地立功的性急的瘦子。

這座小城市向來有一種超自然的希望，去吸引那些信仰舊教的病人，現在呢，佔領牠的卻是一種同爲可哀而衣裳色彩錯雜的羣衆了。這種羣衆披着那種掛了勳章的長風衣，穿着那種和戲臺上化裝衣裳相似的亞拉伯式的寬袍，戴着那紅色軍帽和那種非洲式的高邊桶帽，真有那種叫

人垂淚的神情。這些受傷者之中，其中保持人類那種最得意的高尙氣概的直立姿勢者真少。多數是傾着，跛着，拖着，扶着拐杖或者扶着托體的木拐走着。另外的就更苦了，只坐着那些在以前那些輸送有病的信徒到顯靈洞天之用的小車，被人推送。開花彈的炸裂，除了破壞力之外，又添了一種殘忍的戲謔舉動，因此叫多數人奇異地變了形體。這些人之中的某一些，簡直是一些可怕的人體速寫和一些被大膽的手術在桌上曳來曳去的人類破片；無手無足的生物，攔在一乘小車的底部，酷肖雕刻術的作品或者解剖學的標本；用人工做的頂蓋以護腦髓的破頭顱；失去了鼻頭而像骷髏一般露出鼻道黑窟窿的爛面孔。然而這些以重見天日保全性命因而愉悅的可憐的餘生，卻都爲生活而掙扎，卻都在日光之下表現他們的再生的毅力，卻都談笑，卻都吸菸。總而言之，他們算是有幸福者的一部分了；因爲他們曾經都在咫尺之間目擊無常之後，居然都逃出了無常的掌握。而那些成千累萬的弟兄們，卻躺在那些不能從中再起的牀上，另外還有其他成千累萬的，又都長臥在那片被他們熱血澆過的地下——這種用彈雨播種的不祥之地的收穫，就是一些十字架。

許爾從這種景物，受了一種那樣強烈的印象，至於叫他忘了這次旅行的目的。唉！倘若那些從

他們的外交辦事室裏挑撥戰事的人，或者那些繞着參謀室裏的桌子挑撥戰事的人，能够看見戰事！不過卻不要到那種因狂熱而迷失本性的戰場，需得到醫院裏或者公墓裏用冷靜的態度來看戰事如何自行表現！在這些戰事餘燼的形象之下，這少年的想像，承認地球是一隻在無極大洋中航行的巨艦了。而那些組織船員的可憐的人類，即以那些在他們腳下——海洋的深處——存在的東西而言，也都不知道；但是無論這些船員中那一組，都想在甲板上占那最好的位置。一些被旁人視為高貴的人，都挑撥各組叫他們互相仇恨，藉此自己就可以掌執號令了，把持舵輪了，和駕駛這船開到他們合意的方向去了；不過這些號稱高貴者心裏知道的事，正和其餘的人一樣多，就是說他們甚麼也絕對不知道。其中沒有一個人，能够確切地說明在那前面明淨的水平線上的東西是甚麼，也不知道這船向甚麼口岸進發。神祕境界的仇視同類的頑鈍心理，籠住了他們全體了；他們的生活是不穩定的，所以有不斷的憂慮以圖自存；然而自從歷世紀以來，這些船員卻向來沒有一霎時的和諧，一霎時的協同工作，一霎時的明確理智；他們分裂為許多敵黨了，目的就是因求以己制人而互相殘殺，因求自己在船上推人墮水而大起鬪爭。結果這條航線就為屍首遮沒了。

在這種流血狂的環境之中，有人偶爾竟聽見殘惡的詭辯家，宣言「這件事是完滿的」，宣言「最好是叫這件事永遠如此繼續下去」；並且宣言「倘若希望這些船員相視如手足，共同進逐一個同一的前途，以及因監視他們四週的逆流旋渦而互相協和，那就都是一個惡夢。」

許爾在大教堂的四週徘徊了許久。那幾小組的養病者在園裏和空地上表示的幼稚愉快，竟叫他從愛鬱的反省裏分心了。這就是一些回部的人，阿爾惹里的或馬洛克的火鎗手，有些居民由於愛國的感動，給他們餽送一些糕餅和雪茄煙。他們瞧着自身這樣好好兒地受到那統治他們祖國的民族的禮貌和平等待遇，不禁傲然自得，就像驕子一般兒膽大了。有幸福的戰爭，叫他們和這樣白這樣香的婦女接近，並且領受了她們帶着微笑的款待；於是他們以為摩哈默德天堂中的那些許給勇士們的神女真地立在他們眼前了。這時候，他們最大的娛樂就是和她們握手。「馬丹呀……馬丹呀……」末了，伸起他們的長而黑的鬍子了。那位心喜而略帶驚訝的闊太太遲疑了一會，然而畢竟迅速的伸手給他們握一回；於是那享過了這種恩惠的受福者，就都滿意的走開了。更遠一點，樹陰下面，成行的停着一些裝載受傷者的小車。兵士們和軍官們，在濃陰中久作勾

留，瞧着一些能用腿子的弟兄們往來經過。那座顯過靈跡的洞天，正受着百來枝蠟炬的照耀。一羣在露天下面跪着的信男善女，用哀求式的眼光釘着那些神聖的岩石，而他們的靈魂，卻已經同着那種對於常感憂愁的上帝的信仰心，向戰場遠遠地飛騰了。在這一羣祈禱者的中間，有幾個用綳帶包着腦袋的兵士，他們除下了軍帽，拿在手中，眼臉都被熱淚潤濕了。

許爾正在那溪河附近的小路上散步時，看見了一位用綳帶纏住眼部的軍官坐在一條長凳上。他身邊立着一個像「護衛的安琪兒」一般兒潔白的女看護士。許爾快要從那兒經過了，這時候，那女看護士連忙動作一下，並且把腦袋偏過一邊，彷彿是怕被人看見似的。這個動作居然引起這少年的注意了，因此他就認明白她就是瑪爾葛荔德，雖然她業已有了異常的變化。這副灰白而嚴肅的面孔，於往日的風流態度一點也沒有保存，而那雙略露倦態的眼球，彷彿比往日來得格外大一些，格外凹一些似的。

彼此都受了驚訝心理的催眠了，不禁互相注視了一會。隨後，因為許爾向她跟前走了一步，瑪爾葛荔德表示了一種很明顯的不安，悄悄地從眼淚，從手勢，從全身的動作來拒絕；隨後，她陡然取

了一個解決的辦法，向那軍官說了幾句話，於是立起一直向許爾跟前走來，不過卻向許爾打了一個暗號，叫他走到旁邊另一條小徑上，這樣一來，她既可以監視那失明者，而這一位也不會聽見他們將要交談的話。

在這一條小徑上，面面相覷地，他們緘默了一會兒。許爾業已大受感動了，竟至於找不着詞句去發表他的埋怨，他的要求，他的戀愛。末了，那句由他衝口而出的話，竟是一個酷刻而又粗魯的問題：

——這漢子是誰？

他用的這種憤怒的語調和強硬的聲音，也叫他自己感到驚訝。但是瑪爾葛勃德卻毫不因此慌張。她用那明朗寧靜的眼光盯着這個少年，似乎這副眼光永遠看破了狂熱的和恐懼的驚愕。後來她答覆道：

——是我的丈夫。

洛里葉！這個坐在長凳上像一件悲壯的傷心事件的象徵品似的幹者，能說就是洛里葉嗎？

他的皮膚是枯而黑的，一些繃紋，彷彿像放射的光線一般，在他臉上各種凹窪的四周集合。鬚腳的頭髮已經開始禿白了，頰上的長鬚也縱橫地露出幾莖灰白的了。在一個月的光陰中間，他竟增加了二十年的老態了。然而從一種不可解的矛盾現象看來，他有一種從他生命基礎裏噴出來的朝氣，以致顯得格外少年，就是彷彿他那強毅的精神，自從受過種種最猛烈的打擊以來，從此就永不認識甚麼叫做恐怖，而在因克盡義務得來的堅忍的高尚的滿意裏休息了。許爾仰瞻洛里葉之時，同時感受了贊美和嫉妬的兩種需要。因此竟以為自己方纔向這個被惡運殘毀的漢子而動的怨恨，是一件慚愧的事了。但是，他雖然明知其為慚愧，然而他仍然免不了再向瑪爾葛荔德說：

——你真就是為着這件事，所以不把你的蹤跡通知我就走了嗎？你之離開我，為的就是和他團聚了。你為甚麼到這兒來呢？你為甚麼離開我呢？

——因為我應當這樣做，她說。

於是她向他說明自己的行止。當初，她預備和她母親離開巴黎的時候，忽然接到洛里葉受傷的消息。她一點兒也不遲疑，承認自己的義務就是立刻跑到自己丈夫身邊去。自從開戰之初，她本

來早就再三思索，於是人生就在她眼前露出了一種新的氣象。因此他就承認自己有爲國家工作的義務了，有擔負自己應當分擔的共同痛苦的義務了，有學其餘婦女一般兒使自身化爲有用的義務了。她既然決定了爲那些不相識的人去盡力，那末她當時寧願爲這個被她多方得罪過的丈夫而犧牲自己，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所以當她明白了他的不幸的際遇時，她那種不期而然爲他發動的惻隱之心更增高了。原來有一顆礮彈在他指揮的那方陣地旁邊開花，那時竟叫在這四周的人，全體都斷送了性命；她自己也受了好幾處的傷；但是，面部上的那一處是嚴重的；他不可救藥地廢掉了一隻眼球。至於另一隻，醫生對於爲他保存，並沒有失望；然而瑪爾葛對於這點不免懷疑。

這一篇話，她是用微弱的聲音說的，不過並沒有流眼淚。眼淚，也和戰前的其他多數物件一般，因爲目前的世界痛苦已經漫無涯際，所以早已成爲無用的了。

——你真愛他！許爾高聲喊着。

她彷彿略露有點兒不自安了，低下了頭，遲疑了一會；隨後，用明顯的奮發態度說：

——是的，我愛他，但是和我愛你是另外一個樣子。

——唉！瑪爾葛蕊德……

剛纔傳到他耳朵裏這種坦白的答復，竟像給他當胸一拳；但是，從一種奇異的效力，這種答復又忽然減低了他的憤怒：他覺得自己現在正和一種悲劇意味的情形相對，那末情人式的普通姑息和怨言，於其間已經是不適用的了，所以他並不責難她，卻祇簡單地詢問：

——你的丈夫，他接受你種種伏侍和溫存嗎？

——他現在依然不知道我是誰。他以為我不過是一個不相干的女護士，並且，我之所以熱心地看護他，無非因為他的傷狀和寂寞，動了我的憐憫；因為誰也不給他通信，誰也不來看他……我曾經告訴他，說我是一個因為無家以致孑然一身的比國上流婦人。他呢，他彷彿害怕有人來盤問一種可惱的過去似的，只把他從前的生活對我說過幾個字；但是，從他的口裏，我卻沒有聽見任何一種攻擊他那個負心妻子的責備……我現在熱忱地希望醫士們能夠達到目的，替他救出那叫人懷疑的眼睛，然而這件事同時又叫我害怕，到了他將來知道我是誰的時候，他會說甚麼話呢？

……但是這有甚麼要緊嗎？我要的，就是他能够重見天日。旁的事是不用顧慮的……

她緘默了一回；隨後接着又說：

——唉！打仗因為打仗，我們生活裏不知出了多少擾亂呀……一星期以來，我自從蹲在他身邊，就盡力遮掩我的聲音，和躲避任何漏洩真象的論調。我真害怕他認得我就要離開我！但是，雖然如此，我倒很想能够被他認識並且得他寬恕……可憐！我有時候常常自己問自己，他是否不懷疑真象，並且我竟揣想自從最初的那一點鐘，他業已認得是我，至於他之所以裝假不知道，無非因為他瞧我不起。以前，我對於他是那樣不好的！從前，我叫他嘗過那樣多的苦味……

——嘗過你苦味的，並不止他一個人，許爾斬切地說。你以前也叫我嘗過苦味，我也是一樣。

她用驚訝的眼光瞧着他，彷彿他剛纔說了一些出人意料並且不適當的話；隨後，她用那業已打定主意的婦女的決然態度答道：

——你，你將來也許要嘗一時的苦味，但是不久，你一定可以遇見一個在你的心上代替我的地位的傍的女子。至於我就不行了，我為我的一生，早已擔負了一種雖然很和緩但是很沈重的擔

負；我已後，永不能拋開這個被我那樣無情地得罪過的漢子，現在他孑然一身活在世上，將來也許像一個孩子一般要人看護和伺候，直到他的末日為止。所以，我們互相脫離罷，各走各的路罷；我的路，是犧牲和懊悔；你的，卻是快樂和榮譽。無論是我或者是你，將來大概誰都不願侵犯這個宅心正大而因失明以致不能自衛的人。我們的愛情，將來會變為一種卑劣不齒於人口的事。

許爾不敢擡頭仰視，迷惑不定了，戰敗了。末了，他纔高聲說道：

——你聽罷，瑪爾葛勃德。我現在看見你的心事了。你愛你的丈夫，你做的不錯；他比我有價值的多。以我的整個兒的少年時代和我的全部精力，一直到現在，我還不過是一個無用的人；但是我現在能夠補救那失去了的時會。法國是我父親的父母之邦，同時也是你的；我要為法國去從軍了。在這樣一個造成數百萬英雄的時代，我真厭棄我的懶惰和我的安閒了。倘若命運寵愛我，你將來可以聽見有人談我。

他們已經把甚麼話都說完了。那末延長這種難堪的對晤，究竟有甚麼好處呢？

她比他更為決絕，說了一聲：「永訣了」，但是陡然之間，她的臉色變成灰白的，接着說的就是：

「我應當回到我那個受傷者的跟前去了。」許爾也說：「永訣了」，一面對她伸出了一隻手，她毫不遲疑地接住，並且緊緊地握了一下。他頭都不轉地走了，當她向着那條長凳走回去的時候。

許爾這時候，覺得他自己已經揭破了他自己的雙層人格，並且竟用審判者的眼光偵察自己。他過去人生中的虛榮，分利和自暴自棄種種舉動，竟仗着他方纔向他發的議論的那陣光明，清清楚楚地在他眼前畢現了。於是，他知道這時人類全體，正都向着各種大事思念，而以前的他，僅僅認識種種自私自利的和瑣屑庸劣的慾望。想到了自己心願中的平凡和狹隘，他不禁憤然自責。一種若有神助的事在他心頭發現了，於是他再也不遲疑，上了那條應行追隨的大道。

他走到了車站，查閱了時間表，便直接趁搭了那列預定於最近時間中開赴巴黎的火車。

〔註一〕德文稱鴿子爲「Tauben」明白。

〔註二〕在歐洲大陸，列車無論何等客座，都各有分隔了的艙室；每艙各依等級以定坐位的多寡。此外有小巷一條，以爲每一車箱的兩端是爲過道。

〔註三〕「捕時 Boche」是法人稱呼德國的人或物之字，意思略帶輕蔑。

〔註四〕都爾 (Tours) 是法國安德樂爾州 (Indre-et-Loire) 的首府，在巴黎的西南，相距二百二十四公里。波瓦澤

(Poitiers) 是法國拉維恩州 (La Vienne) 的首治，也在巴黎的西南，相距三百三十三公里。

(註五) 阿爾惹里 (Algerie) 和馬洛克 (Maroc) 都是法國在北非洲的屬地，其人種或棕或黑，都奉回教。

(註六) 佛蘭德爾 (Flandre) 即北州之舊稱。日依龍德州 (Gironde) 在法國西部南端，西臨大西洋，波爾多就是此州的首治。

(註七) 銀灘 (Côte d'Argent) 是法國西部南端臨大西洋沿岸各處之別名，其界線北自日依龍德河的河口起，南至畢達羅河 (Bidasos) 的河口止。

(註八) 畢雷內維 (Pyrénées) 為法國西西班牙兩國交界處的大山脈，由東至西共長約五百公里。

(註九) 波城 (Pau) 是法國西部南端下畢雷內州的首治，在巴黎的西南，相距約八百十八公里，此州和日依龍德州接壤，也西臨大西洋。

(註十) 勞爾德 (Lourdes) 是法國上畢雷內州的一小市鎮，為舊教徒所崇拜的名山之一，相傳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有人曾在此鎮某處山洞見聖母以法相示人，因而顯靈洞天之名遂大著於世。其地的大教堂甚為偉麗。

原书空白

第八章 敵人的侵入

馬爾塞爾正跑着向他別墅去躲避的時候，遇見了白城村的村長。原來這一位聽見了鎗聲，就跑到那防堵物跟前去看，他一經明白了這些落後的兵士的行爲，不禁失望地舉起胳膊喊道：

——這些人發癡了……他們的抵抗，於本村是大不利的！

於是他繼續向前跑過去，極力懇求那些兵士停止放鎗。

一大陣的光陰過去了，沒有一點兒甚麼，擾亂了午前的沈寂境界。馬爾塞爾爬到他別墅裏的一座瞭望塔上了，用望遠鏡窺探野外的景象。他望不見那條大道了：因爲那兩行沿着大道的樹木遮住了他向遠方的視線。然而他的想像，卻猜着了繁密的樹葉枝柯之下，有一種潛伏的行動，成堆地停着不動的人，預備着手攻擊的隊伍。原來那些落後者的意外抵抗，竟使侵入的進行受到阻礙了。

隨後把望遠鏡移向村外那帶附近的地方，馬爾塞爾就瞧見了許多像罌粟花點兒一般兒紅的法國式的軍帽，在那些牧場的綠草上面滑過去。這就是那些相信抵抗無益的落後者的自行退避了。大概村長指點了他們一個可涉的淺灘，或者一雙遺忘未渡的小艇，可以供他們渡過馬崙河之用，於是他們就沿着這條小河繼續他們的退避動作了。

陡然，那樹林裏噴出了一點兒轟然而清輕的東西，一團帶着一個震耳欲聾的匆匆的煙霧，於是就有一件東西，在空中畫出一道呼嘯有聲的曲線竄過來了。在這樣一來之後，立刻村裏某一座房子的屋頂，就像一座火山的噴口一般兒洞開了，接着就噴出了一些木柴磚塊和破壞了的傢具。這座房子整個兒的內容，都在一簇由煙霧塵土和滓屑而成的噴發物之中飛散了。這就是德軍在沒有侵入白城村之前先用的砲攻；大概他們怕的就是會在街頭巷尾遇見強頑的抵抗。

無數新來的砲彈墜了下來。有幾個從各處房子頂上飛過的，都在這村子和這別墅之間開花，這別墅的那些瞭望塔，漸漸引起了敵人砲隊的目標。馬爾塞爾正想起自己應當放棄這座危險的望臺時，瞧見了本村的鐘樓上面，有一片類似桌布或被單的白東西臨風招展。村裏的居民爲着停

止砲擊，所以豎立了這幅降旗。

馬爾塞爾從塔上下來走到了園裏，瞧着他那看門的老頭兒，正在一枝樹下掩埋這別墅裏的那些獵鎗。這時候，他聽見午前的寂靜境界，彷彿帶着一種裂帛之聲自行震破。

——鎗聲，那看門的老頭兒說。一陣排鎗呀。大概是在本村的廣場上面。

他們向鐵柵走去，敵人就要來了，他們應當在那兒迎接敵人。

幾分鐘後，他們的跟前跑來了一個住在村子裏的老婦人，一個因飛奔而喘並且慌忙四顧的又黑又瘦的老婦人。他們目瞪口呆地靜聽她那篇時被那種因恐怖而發的噎聲割斷的敘述：

總軍已經進了白城村了。開初，來了一乘裝甲汽車，用極大的速度在村子的兩頭穿過一遍。這車上的機關鎗，任意向着那些關着的房屋亂射，向着那些開着的門亂射，終於射倒了那些出外窺探的人。死了許多！傷了許多！遍地的血！隨後另外又來了一些裝甲汽車守住了廣場，不久就有無數連的騎兵，無數營的步兵，以及其他各種不住而來的兵，都在汽車旁邊集合了。這些漢子都像是一怒氣冲天的：他們責罵村裏的居民事前不應當向他們開火。在廣場上面，他們已經用粗暴的手段，凌

辱了村長和幾個知名之人。神父彎腰去看那些垂死的人，也被他們推開，他也受了凌辱。德軍業已將他們監禁了，並且曾經說過要鎗斃……

這老婦人的話頭，被一陣同時走近前來的汽車聲浪打斷了。

——打開柵欄門，馬爾塞爾向他的看門的老頭兒這樣吩咐。

那柵欄門打開了，於是就沒有再關過了。從此以後，業主的權就斷送了。

一乘塵土竟體而滿載兵士的大汽車，在這柵欄門前停住了；這乘車子的後面，又停了許多其他匆匆煞住的汽車，然而車上的喇叭，都嗚嗚地叫個不住。許多兵士走下車了，全體都是身着灰綠色軍服，頭戴尖頂鐵盔。一位在前領隊的中尉，舉起手鎗指馬爾塞爾的胸部，向他問道：

——那些義勇隊到那兒去了？（註二）

他面色竟成灰白的了，因憤怒，仇視，恐懼而成灰白的了，這三種感覺叫他雙頰發抖。馬爾塞爾說他並沒有看見義勇隊：這別墅裏祇住了四個人，就是看門人，看門人的妻女和他本人；他是業主。那中尉向着這所別墅瞧了一下，隨後，他帶着一種明顯的驚訝向馬爾塞爾估量，他彷彿以為

若以一個別墅的主人而論，那末，這個老翁的儀表未免太儉樸了些兒；以前他大概把他看做了一個尋常的僕人。他由於對社會階級的尊重態度，收回了自己的手鎗；但是那種頹氣指使的態度卻依然如故；他叫馬爾塞爾給他做嚮導，並且派了四十個兵士護衛他們。這些兵士分做了兩行，托住了鎗，用那種預備放的姿勢沿着園裏樹林下的夾道前進，一面用不放心的態度瞧着別墅那些打開了的窗子，如同他們正等候一陣從那兒放來的鎗彈似的。這位別墅的主人卻安穩地在夾道的中央行走；那位軍官開初也摹仿他部下那些人的謹慎態度，末了，在等過了那吊條橋之時，就和馬爾塞爾靠在一塊兒走。

這些兵士們穿房入戶，尋覓那些潛伏的敵人。托着鎗用刺刀在牀下和輪椅下亂刺。其中有幾個因為破壞性的本能作用，竟以刺破壁衣或者刺破被褥自娛。馬爾塞爾抗議了。這些無益的損毀究竟爲甚麼呢？一個愛守秩序的人，瞧見了這些柔韌的地毯，受着粗笨的皮靴的蹂躪，聽見了這些靈巧的家具和稀有的陳設品，受着鎗托的傷毀和掃倒，很感到難受。那軍官用詫異的目光，端詳這位因這種細故而抗議的業主；但是，他卻沒有忘記發出一種命令，叫兵士們停止他們的激烈的

搜索。隨後，他如同向他表示一種那樣非常的敬意一般，接着用法國話向他說道：

——我相信我們軍長會到這裏住，這是您的光榮呀。

等到他明白了這別墅裏面並沒有躲藏一個敵人，就格外和馬爾塞爾表示和藹的態度；但是他並不因此就否認那些義勇隊曾向那些做先鋒的烏蘭騎兵開鎗。馬爾塞爾以為應當向他解釋。於是就說：「不是的，這並不是義勇隊；這是一些落後的兵，我當初看清楚了他們的軍服」。

——甚麼？您也一樣要強辯嗎？那軍官傲慢地說。即令他們都是身着軍服的，他們並不因此就不是義勇隊。法國政府曾經拿軍械和軍服分給鄉下人，叫他們對我們施暗殺手段。在比國，已經有人做過這種事情。但是我們認得這種詭計，並且我們自然知道懲辦的法子。那些輪在防堵物附近死了的德國兵，一定可以好好兒有人替他們復仇。那些犯了罪的，都要受嚴厲的抵償。

在他的憤怒之中，這些烏蘭騎兵的死亡，簡直是一件駭怪而向所未聞的事，彷彿祇有德國的敵人，應在戰爭之中受危險，而德國人的全體，在臨陣時都應當有生命安全的保障。

這時，他們已經到了這別墅樓上的最高一層了，馬爾塞爾從一個窗口向外一瞧，看見靠近村

子那邊的樹杪之上，臭臭地蒙着一些兒輪廓映着日光發紅的暗雲。從他立腳的地方，他祇能望見村裏鐘樓的尖頂。繞着那頂上的那隻表示民族光榮的鐵質公雞的四周，慢慢地向天空騰起了一些類似輕煙般的又類似微風托起的蛛網般的水蒸氣。一陣燒焦的水材氣味直撲到他的鼻子裏了。那軍官用一陣無情的笑聲布告這種景物的來由：這就是復仇舉動的開始。

當他們下樓走到園子裏的時候，那中尉就領着馬爾塞爾同上一部汽車，他的兵士們都在別墅裏布置起來，自己卻引了這別墅主人向一個地點不明的處所出發。

一出園門，馬爾塞爾彷彿和得了一種陡然而來的幻覺一般，看見了一個新的世界。村子的天空上展開了一種由煙霧，由火星，由火光合成的怕人的天幕；那鐘樓燃得像是一枝其大無外的火把；教堂的屋頂正在洞穿之中噴出了一團團黑的煙子。成羣的婦女和孩子們，都在絕望的狂態中，帶着尖銳的呼號齊向田地裏奔竄。那些被火災驅逐的牲畜，都從柵欄裏逃出來，而在狂奔之中四散。那些工作的牛馬，拖着那根被恐怖的力量折斷的籠頭跑着，並且牠們的汗氣蒸騰的雙脅，吐出一種焦毛的臭味。豬，羊，雞，都雜在貓犬之中一同逃命。

德國兵，人數衆多的德國兵，和流水一般從各方面都聚到這裏來了。這竟是一羣向南方遷移的灰色蟻族；從樹林子裏出來，在道路上擁擠，在田地裏彌漫。植物的綠色，都在蹂躪之下消滅了；各處的籬斷盡被推倒了；塵土在礮車的震耳的轉動和成千累萬的馬蹄得得之後，化成旋渦凌空而起了。大路兩旁，休息了好幾營人和他們隨帶的那些車馬。

從前，馬爾塞附在柏林的各處閱兵場，早就見過了德國的軍隊；但是現在，他覺得這卻不是那樣的。在目前這些軍隊的身上，他們以前那種嚴格的光彩，以前那種緘默而傲慢的格調，已經所存無幾了。戰事用着那些無聊的現實，早已廢棄了這種殺人的龐大組織的劇臺式的準備了。不久以前，在柏林，那些機械的金光漆光竟和日光相映的步兵；那些華麗而猙獰的禁衛騎兵；那些古裝的白甲騎兵；那些胸前滿飾白色絲帶的礮兵；這種種在閱兵時都叫哈特洛特一家人贊美的漢子，現在都全體在那和屎一般的黃綠色色彩的單調之下同化了，竟像是一些壁虎了，並且因爲在塵灰裏勉強奔波，結果竟和灰塵混爲一色了。

這些兵士們都是疲憊不堪的和醜陋不堪的。一種白色人的肉的汗的，和脂肪的臭味，雜着皮

件的刺鼻的味，在隊伍的上面飄蕩。其中沒有一人像是吃飽了的。自從好幾天以來，他們因為追逐一羣始終達到了退避目的的敵人，所以鎮日鎮夜無休息地行走。在這種發狂一般的追逐之中，軍需部的食料，遲延地纔輸到駐紮地點，於是兵士們果腹的東西，就全仗他們身邊攜帶的食物了。馬爾塞爾瞧着他們坐在大路旁邊，嚼嚼一些發黑的麵包和發霉的臘腸；其中有幾個，竟跑到田地裏拔出一些製糖的甜蘿蔔和其他的菜根，連着一些帶在皮上的磨牙的沙土生嚼。

他們用這一帶富於產蘿蔔的地方的出品，去補償他們食物上的缺乏了。在各處住宅裏實施的劫掠搜括行爲，只能供給他們不多的食料；但是他們無論在那一家，總覺得一個很豐富的酒窖。那些儉樸的德國子弟們，向來只能喝點兒啤酒，素來把葡萄酒看做一種屬於富家專用的飲料，這時候，遇見了這樣的酒窖，就用鎗托打開了酒桶，伏地灌飽這種名貴的流質。每一營人，都像表示過境的踪跡似地，留下了一些成行的空酒瓶。那些不及重新裝載食物的笨車，在各處村莊中經過時，就擔任了運輸酒桶的職務。兵士缺乏了麵包，卻都有美酒可飲。

那乘汽車走入了白城村，就減小了速率。一些被火燒壞的牆壁，在大路上倒下，一些已經一半

兒變成木炭的椽子，隔斷了路幅上交通，於是這汽車只得在這些冒煙的殘餘物堆中迴旋趨避。那些鄉紳們的房子，在其餘那些受過劫掠受過個穿然而免於火燒得以依然不倒的房子行中，如同瓷窖一般兒熊熊地燃着。在這些發爆的木材新炭堆中，馬爾塞爾看見了一些椅子，一些牀，一些縫衣機器，一些鐵竈，一些供鄉下人的陳設的傢具，都已經殘燬或者都已經蜷曲。並且他又彷彿看見一隻在這些爐餘物中伸出來的胳膊，如同蠟燭似地正在開始燃燒。一陣炙熱了的脂肪的難聞氣味，混雜了一種由泥土和爐餘炭化物所生的混合氣味，在空氣中流動。

陡然那汽車停住了。幾個屍首擋住了路線：兩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距這些屍首不遠的地方，一些兵士正坐在地上吃着東西。汽車夫高聲叫他們清除道路上障礙；於是他們就用鎗用腳，推開那些身體猶溫的屍首，牠們每在地上滾動一次，就留下一道血痕。一經得到了够用的空間，那汽車又開始行動了。馬爾塞爾聽見了一種類乎摧折的聲音，一種小小的毀損：汽車的後輪，壓碎了一件脆弱的障礙物。恐怖的力量壓着他了，他就閉緊了雙眼。

等到他睜開雙眼時，車子已經在本村廣場上了。村政公所正被火燒；那教堂不過在一堆在火

舌中撐支的石骨。在這個地方，馬爾塞爾已了然於這種火，是由一隊把這種彈惡使命當做一種尋常任務執行的兵士，按照固定的方法放的了。他們攜帶一些鐵箱子和一些圓形鐵桶；一個首領在頭裏引導，把那些應受懲處的房屋指給他們看；於是，在他們把一些引火的圓塊和一些噴出的流質，射進那些打破了的窗口之後，那陣火就帶着霹靂般的速度自行發生了。

從那剛好被兵士們交給火燄的最後一座房子之中，這別墅主人看見有兩個法國步兵向外奔跑，他們是被追出來的，呼吸幾乎塞了一半，背後拖着幾條鬆散了了的繃帶，血液正從他們那些赤裸裸傷口中向外迸流。這都是一些久受困憊之苦的落後者，當時沒有趕得上他們部隊的退避。這時候他們一經出現，五六個德國兵就撲到他們跟前，用刺刀亂戳了一陣，末了，就把他們推到半燃的木炭堆裏去了。

走到橋邊，這中尉和馬爾塞爾都下了車，於是就向着那一羣軍官跟前走過去，他們正和一切的德國軍官一般，身著灰色軍服，頭戴尖頂鐵盔。這中尉停止了腳步，挺直地立着，一隻手舉到軍帽的邊前，去向着那個比較其餘的軍官站立略前者說話。這時候馬爾塞爾瞧住這個人，這個人也從

他那方面用那雙小的藍的冷酷的眼球審察馬爾塞爾。這種傲慢而帶探索意味的注視，把這別墅主人從頭起看到腳出。於是馬爾塞爾悟到他的生命就倚賴這場注視了。隨後這首領輕蔑地聳一聳他的雙肩，說了幾個字，於是就同着其他的兩個軍官走開，而這一羣裏其餘的人也都四散走開了。

——大人的脾氣是好不過的，這中尉向馬爾塞爾說，這就是我們的軍長，他應當在您的別墅中住。他有權力鎗斃您；但是他已經饒了您了，因為他預備做您府上的客。然而他卻下了命令，要您參觀我們怎樣懲辦那幾個不把我們的烏蘭兵被暗殺的事預先出首的人。這件事是給您做榜樣的；您可以因此明白您的義務和大人的恩惠。您瞧罷，那就是執行軍法的一隊人。

果然，有一隊被一個上士領着步兵正向前進。當這些行列展開之時，馬爾塞爾瞧見在那些軍服堆裏，有幾個正被凌辱的人。一會兒，這些人在那隊人的二十來步之前，沿着一堵牆站着，這時候馬爾塞爾就清清楚楚認識他們了：本村的村長，神父和森林巡警，本村的三四個業主。村長的額上有一道長的傷痕，胸部垂着一方三色的破布，他當初迎接那些侵略者繫在手上那方代表村政公

所的徽綬殘片。那神父挺起他那小而滾圓的身子，用憐憫的眼光向着那些犧牲者又向着那些劍子手，向着天上又向着地下，都瞧了一轉。他現在彷彿發了胖似的；他的腰帶因為兵士的凌辱早被撕去，於是他的肚子便無束縛，他的道袍也就鬆開；他的白頭髮裏面迸出鮮血，點點滴滴都墜在他的白領巾上面。這些俘虜之中，誰也不說話；他們早因那些無濟於事的辯護，費盡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全部生命，都在那表示一種不省人事的意味的眼球裏集中了。這些德國兵，果然殘酷地殺戮這些絕對的無辜者嗎？但是必死的決心，對於他們的忍耐力，卻給了一種高貴的爽快態度。

神父提起了那種因過於肥胖而使全身顫動的腳步，向着他那取義的地點就位了。這時候，一陣狂笑震破了沈寂的境界。這就是那些未帶兵器而跑來參觀極刑的兵士們，用這種無禮的舉動向這老翁致敬：「神父，對死路走罷！」在這種怨恨式的呼聲中，竟煽動了往日裏的宗教戰爭的偏信主義的空氣了。這些參觀的兵士其中大多數，不是舊教徒，便是新教徒；但是這些教徒無論新舊，卻祇信仰他們本國裏的教士。在他們心目中，一出德國之外，一切都是沒有價值的，即如宗教亦復如此。

村長和神父在隊伍中移動了位置，站在一塊兒，後來他們用莊嚴的客氣態度，互以居中的首座相推。

——這兒，麥薛村長。這是屬於您的位子。

——不是的，麥薛神父，這是您的。

他們討論了那最後的一回；但是，在這種悲慘的一剎那間，這就是表示了互相尊敬，並且證明了互相謙讓。

當那些鎗桿業已托平時，他倆都感到了那種說話的必要，那種用一番最高尚的宣言去褒獎他們人生的必要。

——共和國萬歲！村長喊着。

——法國萬歲！神父喊着。

然而在這別墅主人的聽官裏，彷彿他們二人發了同樣的呼聲。

隨後，有兩隻胳膊舉了起來，神父的那一隻，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架，德軍上士的那一隻，卻叫

那柄出了鞘的刀吐出了一道瘴惡的寒光。一陣鎗聲爆發了，其中略有幾響是落後的。

瞧見了人類在無常的恐怖勢力之下表現的各種可笑形式，馬爾塞爾對於這些可憐的人大動憐隱之心。在這幾個犧牲者的當中，有幾個像一些半空的袋子一般兒倒下；有幾個像一些棉花小球兒一般在地面上滾；有幾個像游泳者的姿勢一般或匍或仰在地上直挺挺的躺着。末了，那些在掙扎之中的支體，那些因垂斃的抽掣以致彎曲的腿子和胳膊，在地面上起了一陣怕人的顫動，而一隻從這些人類遺體堆中伸出來無力的手，依然勉強再畫那種神聖象徵——十字架。但是幾個兵士，如同那些拾取獵得的物品的獵人一般向前走了幾步，於是又放了幾鎗，並且又用鎗托打了好幾下，這些工作的效力，立刻使這流血的人堆兒再不動彈了。那中尉點燃了一枝雪茄菸吸着。

——隨您甚麼時候要，他用一種嘲弄式的禮貌向馬爾塞爾說。

於是他們仍然坐了汽車回別墅去了。

那別墅已因這次的敵人侵入而變了外觀了。原來牠的主人出外的時候，別墅大樓裏安置了

一隊人數衆多的衛隊團裏駐了一整團的步兵。好幾千的人，在各處的樹林下面，用活動的鐵竈，烹調他們的食物。各處的花園，花臺，種種名貴的外國植物和那些鋪了砂拔了草的園徑，全部都受了這些突如其來的人馬車輛的蹂躪摧折和點污了。一個袖上帶着軍需部袖章的軍官，如同他本人就是那擔任搬家的監察任務的業主一般，發了許多命令。牛欄已經是空的了。馬爾塞爾瞧見他的最後那幾條牝牛，也被那些頭戴鐵蓋的牧人的木棒趕到外面去了。那幾條專供傳種之用的最有價值的牛，也像一些做食品用的一般被人宰殺，並且解成了塊頭掛在園徑的樹上了。雞埘和鴿棚裏，一掃無餘。廄裏呢，盡是一些在盛滿的槽頭飽嚼的羸馬，而那些從別墅的倉廩裏取來的麥麩和馬料，卻因搬運時候的疏忽，業已在人擠之前耗了大半。好幾連騎兵的坐騎，在牧場的草原裏徘徊，於是這些鐵蹄，就破壞了那些由經年累月的工作做成的引水的溝渠，防水的堤岸和平坦的地面了。一堆一堆的木柴，毫無用處地燒着；大概是有人由於不留心或者由於惡意，在木柴裏留下了火種；附近的樹木的皮，已經在這些火簇的長舌之下劈拍地發響了。

在這別墅那塵大穢的跟前，成羣的人在道軍需官的指揮之下，不間斷地往來活動。原來這時

候那軍長正在馬命河上，觀察橋梁隊的便橋工程，觀察之後，他立當帶着他的參謀處的人員同在別墅裏歇宿，唉！這可憐的有歷史價值的別墅！

傷心的馬爾塞爾退到了那座向歸看門人住的小房子裏了，他靠在一張供廚房使用的椅子上坐着，低頭瞧着地下發呆。看門人的那個老婆子，用驚駭的神情瞧着他：

——唉！麥薛！我可憐的麥薛！

這別墅主人，素來很贊嘆這些僕從的忠實，現在更因為這老婆子對他的關切大受感動了。至於那衰弱而又多病的丈夫的額部上，留着德兵給他打出來的一道傷痕，這是他在她主人方纔出外時，極力反對別墅裏的劫掠行動得來的。馬爾塞爾看見他們的女兒芍兒日德不禁想起了琦琦，於是就把自己對於琦琦而生的慈祥，加在芍兒日德的身上了。芍兒日德祇有十四歲的年齡；但是數月以來，她已經漸漸有了成人的外表，生長力早已把女性最初的嬌媚給了她。她母親害怕那些毫無紀律的兵，所以不許她走出這所小房子的範圍以外。

然而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自從一大早就甚麼也沒吃過，這時候，帶着一種因悲慘地位而生

的羞愧，感到自己的肚子因飢餓而雷鳴了，於是這看門人的妻子，就在一張小桌的角上給他安排了一塊麵包和一片乾酪，這也就是伊食櫥裏僅存的食品了。

午後，那看門人就到那座大樓內部去看情形，末了，他回來通知馬爾塞爾，說那軍長業已帶着隨員們在那裏居住，沒有一張門是照舊關了的：一切的門，都被鎗托或者被斧頭打穿。許多傢具，都已失蹤了，或者都已毀壞了，或者被兵士所搬走了。那軍需官穿房入室，從中審查各項物件，用德國話發了些口頭的命令。那軍長和他的隨員都在飯廳裏休息，他們喝着酒，一面考察那張在地板上展開的大地圖，他們強迫他走到酒窖裏去取那些頂好的佳釀。

傍晚之時，這種瀰漫田野的人潮，又繼續他們那陣漲溢動作了。馬侖河上早已架好了好幾座橋了，於是侵入的動作又仍舊向前進行。許多成團的兵士，高呼「直抵巴黎！」其餘的那些應當候到明天再行開拔的兵士，都在那些依然如故的房屋裏面或者露天之下，自行籌備庇身之所。馬爾塞爾聽見有人唱晚禱歌了，最早出來的那些星斗，已經閃着不定的光，那些兵士們就在這陣星光之下，如同音樂會的會員一般自行團聚，於是他們的聲音，就帶着一種宗教式的肅靜態度，組成了

一種莊嚴而柔和的唱詩班。園裏的樹梢上，浮着一種因為襯着了暮色而愈現殷紅的瘴惡霞光；這就是那依然陷在燃燒之中村子的反照。遠處還有另外一些燒着各處倉廩和農場的火光，正在模糊暮色之中，擴張牠們那血一般的閃灼。

馬爾塞爾業已在那看門人的臥房裏睡下了，因為困憊的原故，所以既無夢魔也未驚擾地睡得很安。等到醒來，他覺得彷彿祇像打了幾分鐘的盹兒似的。日光用橙黃的顏色，染着白的窗幃了，在鄰近的一枝樹上，成羣的烏雀啾啾地互相追逐。這正是夏季裏一個涼爽的早晨。

當他走到樓下廚房裏的時候，看門人給了他一些消息。那些德國兵都已經開走了；紮在園裏的那一團人，在天色微明時都已經開拔，不久其餘的也都隨着走了。現在本村裏面，祇留下一營人。軍長帶着他的參謀處的人員收拾了他的行囊一同走了；但是一個被他的左右人員稱爲「伯爵」的旅長，代替軍長在這別墅裏住下了。

馬爾塞爾從那所小房子裏走到外面來，就瞧見吊橋近邊，有五乘貨車沿着那條水溝停着。一

些兵士肩着別墅各處客廳裏的那些最精美的傢具向車上搬運。這別墅主人對於這種景象，自訝幾乎不關痛癢了。幾件傢具的損失和那些經他目擊的可駭的事比較起來，究竟算得甚麼呢？

在這些事的經過之間，那看門人通報他，說是有一個在點把鐘以前坐汽車而到別墅裏來的德國軍官要會他。

這是一個像其餘那些上尉們一般的上尉，戴着尖頂鐵盔，穿着灰色軍服，踏着紅皮長靴，佩着一柄軍刀和一枝手鎗，掛着一付望遠鏡和一個攔在腰間專盛地圖的皮箠。他的年紀彷彿很輕，左臂上繫着個參謀符號。用西班牙語向馬爾塞爾問道：

——您認識我嗎？

馬爾塞爾在這個素未謀面者的跟前睜着雙眼。

——您真地不認識我嗎？我是倭安，上尉倭安馬哈特洛特。

馬爾塞爾有好幾年沒有看見他了；但是這個姓名卻陡然叫他記起他那些在美洲的姨姪；開始，他記起了那些被麻大摩伽攆到外面小屋裏住的孩子們；隨後他又記起了他在柏林探望哈特

洛特那時候看見的那個青年中尉，那個被他父母刺耳地稱爲「也許是一個未來的毛奇」的青年中尉。可是那個粗鈍的孩子，那個無鬚的軍官，現在已經是一個嚴厲傲慢而可以一言叫人鎔斃這白城別墅主人的上尉了。

然而倭卻向他的姨丈說明了自己的地位。他並不隸屬於這個在木村住宿的師部，但是他的師長，命令他擔負連絡這師的責任，因此他就到這所有歷史價值的別墅跟前來，並且很想和他的姨丈會面。原來他一向沒有忘過他和他父母兄弟姊妹們同到法國探親時在白城村過的鄉村生活。那些占住這別墅的大樓的軍官們，留着他吃早飯，後來在談話之中，其中有一個軍官偶然談到這別墅主人並沒有離開這裏。這件事對於上尉，竟是一件可驚而又可喜的事了，所以他非向他姨丈問過安之後不願起程；但是他現在，他和他相遇的地方，卻在看門人的家裏，這是一件叫他認爲歉然的事。

——您不能蹲在這地方，他傲然接着又說。請您回到別墅的大樓裏去罷，那樣纔合您的身分。我的各位同事，若是認識了您，一定都會很快樂的。這都是最高等的上流人物。

此外他又很稱讚馬爾塞爾沒有和自己的產業相離。他們的隊伍，本來奉過了命令，可以用特別嚴厲的手段，對於一切無主的財產，不過對於一切在家安住的居民，德國政府卻要叫他們如同絕無事變的時候一般兒舒服。

這別墅主人答道：

——這些侵略的人焚燬了許多房屋，並且鎗斃了許多無辜的人。

但是他的姨姪卻截斷了他的論調。

——您的隱語，他用怒極而發抖的嘴唇說，是為本村村長和鄉紳們受死刑而發的罷。有人剛纔向我說過這件事。我個人估量這種懲罰過於輕鬆：應當羅平這村子，應當殺絕一切的婦人和小孩子。我們的責任，就是要由這種辦法洗淨那些義勇隊。我也不否認這不是一件叫人傷心慘目的事。但是您要怎樣辦呢？現在是打仗呀。

隨後他不待變更語調，就探聽他的母親海萊娜的消息，他的姨母魯意莎的消息，他的表姊琦和他的表兄許爾消息，後來聽見這些人都在法國南部享受安全的境遇時，他就很表自慰了。末

了，他大概以為馬爾塞爾急於想知道德國那些親戚的消息，於是就談起他自己的家庭狀況。

哈特洛特全家的人，都在一種優美絕倫的地位。他那個聲名洋溢的父親，目前正在好幾個愛國團體做會長，雖因年齡關係不許從軍，然而這並不能障礙他去籌備一些實業上的未來計劃，以為開拓那些因這次戰事略取而來的疆土的預備。他那位博學家的哥哥，發表了一些和這次戰事目標有關的講演，從中用學理斷定了那些應當被勝帝國夷為蕪屬的國家，攻擊那些在傾向裏表現衰弱並且又無價值的庸懦愛國者。他兩個姊妹，因為她們的未婚夫都用禁衛騎兵中尉資格從軍去了，未免有些愁悶，新近她們正向各處參觀醫院，並且懇求上帝懲罰那個不顧信義的英國。

這上尉和他姨丈談話時，一面引導他的姨丈向着別墅的大樓前面走。那些一向沒有明白馬爾塞爾的身分的兵士們，自從聽見他和一位上尉參謀親密地談天，就用那種注意的而且幾乎尊敬的目光觀察他了。

當這爺兒兩人走進了那座可稱別墅主要建築物的大樓以後，馬爾塞爾不覺心酸。他看見了各處的牆壁上面，沒有一處不留下一些顏色較為深些的方形痕跡，這些痕跡，就是洩洩那些被人

搬走了的傢具的和畫片的固有地位。但是這些撕裂了綢製窗幃，這些受了污漬的地毯，這些變成了碎塊的瓷器和玻璃器，又究竟爲甚麼呢？倭倭猜着了這別墅主人的心事，於是將那句不朽的道歉的話又重新說了一遍：

——您要怎樣辦呢？現在是打仗呀。

——不然，馬爾塞爾用一種自信可以向他姨姪發表的激烈態度說。不然！這不是打仗，這是搶劫，你的同事們都是一些小偷兒。

這上尉帶着一種大受驚訝的態度，陡然把身子挺起了，睜圓兩隻因憤怒而出火的眼球瞧着他的姨丈，後來他低聲向他說了幾句聲浪刺耳的話：

——請您留心您自己！幸而您是用西班牙話發表意見，叫那些近在您身邊的人不能懂。倘若您自願再下這樣的結論，那末您這樣冒險得來的回音，一定就是自己的腦袋上吃一粒鎗子。德國皇軍的官長們，是不讓傍人侮辱的。

簡而言之，他的態度，竟可以證明倘若命令他用嚴厲手段對待他姨丈，他一定毫不費事就

可以大義滅親了。於是馬爾塞爾祇得低頭。

但是一會兒之後，這上尉彷彿遺忘了自己剛纔所說的話，又故意裝出和藹的態度了。他忖然向那位旅長大人邁因堡伯爵介紹了馬爾塞爾，這伯爵因為尊重台諾乙和哈特洛特的威誼，很願給馬爾塞爾做個面子邀他同桌吃飯。

在他自己家裏受着傍人邀請，這別墅主人竟化爲別墅的上賓了，於是，他跨進了自己的飯廳，其中已經坐着十來個身穿灰色軍服腳著長統皮靴的漢子。這兒，甚麼也沒有毀壞：窗幃、壁衣、傢具，都是完完全全的。不過，那些偉大玻璃碗櫃裏面發見一些很寬的空檔，馬爾塞爾一眼望過去，立刻證明了兩套富麗的銀碗盞和一套珍貴的古瓷碗盞，都已不在櫃裏的格子上了。這位業主，對於這些實地搶劫者向他施的那種款待賓客的恭敬禮貌，卻不因此而略於答覆，於是他也握了這伯爵向他用一種貴族式的寬大態度伸着的手，至於其餘那些德國軍官，都用一種善意的好奇心，並且竟有一種贊嘆的意味，來端詳這位有產階級，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這是一個從那使人暴富的遠方大陸歸來的家資千萬的富翁。

——您將要和一些蠻子吃午飯了，那子爵請他坐在他的右邊一面向他說：您難道不怕他們來活活地吃您嗎？

那些軍官們，都因為他們大人的聰明處所不禁放聲大笑了，並且極力用他們的論調和姿態，來表示傍人之稱他們做蠻子是一件何等的錯誤。

馬爾塞爾如同一個生客似地坐在自己的餐桌跟前，用的盤碟都是屬於自己的，伏侍的人都是敵兵——他們身著白色的罩衣，可是軍服顯然在罩衣裏面映得清清楚楚。吃的東西，也是屬於他自己的酒嗎，從他自己的酒窖裏取來；肉嗎，從他自己養的牛身上割來；鮮果嗎，從他自己的果園裏摘來；然而他彷彿是一個初次到這廳子裏來的人，因此他感到了很不自安，陡然自知孤身處於四面受敵的地位。他帶着驚疑的眼光，端詳這些不速之客；他們現在安然坐着的那些坐位，素來都是供他自己的妻小和拉古爾一家人坐的。他們互相用德國話談天；但是那些會說法國話的，卻時常用法國話和這位被邀請者攀談，而那些祇能胡亂地湊合幾個字的，也帶着親善式的微笑重述這些話，全體抱的欲望，顯然就是想取悅這座別墅的主人。

馬爾塞爾把他們這些人一個一個地分別仔細端詳。有一些人是長大的，刷溜的，都有一種鋒芒逼人的漂亮態度；其他的那一些，是方楞楞的，肥大的，都有一條肥頸和一個縮在雙肩中間的腦袋。全體的頭髮，都是剃得精光，所以竟繞着這張餐桌，組成了一個耳輪矗立，腮骨凸起，或顯淡紅，或顯深黃的光腦袋圓圈。有幾個的嘴上，蓄着倒豎的威廉式的鬍鬚；但是多數的嘴唇，卻都是刮的光溜溜的，或者祇有一點兒短的硬的鬍鬚。一陣因久戰和因勉強前進而生的疲乏神情，在他們全體的臉上都流露得很為明顯，尤其是那些胖子。一個月的從軍，叫這些胖子的脂肪消磨殆盡了，因此他們臉上的皮膚又都起了縐紋，都略露下垂之意。

這位伯爵的年齡最長，他是唯一留着長頭髮的人，那頭淡黃的長髮，不僅梳得很齊整，並且也膏得發光，可是已經略露頹白之意。他是枯瘦的，強健的，有稜角的，由於體育的成績，所以雖以望五之年，依然能保存少年強毅之氣；但是他卻故用一種柔性的和女性大意態度，遮掩他那種戰將派的威嚴。他那隻因大意擱在桌上的胳膊卻帶着一隻金鐲子；而他的腦袋，他的鬍鬚，他全個兒的身上，都吐出一陣強烈的香水味兒。

這些軍官們都用一種隆重的敬意逢迎這位伯爵。倭妥向他的姨丈談起伯爵，說他是一位同時兼爲詩人和音樂家的藝術家。在宣戰以前，許多關於他個人生活不利的謠傳曾經把他和宮廷離開過；但是據這上尉說來，這本不過是社會黨的報紙上的誹謗。德皇素來視伯爵爲自己的一個信徒，所以儘管有謠傳而德皇之對伯爵仍然祕密地保留他的好感。誰也沒有忘記這位強有力的同志，曾經在柏林用大規模，公開表演那本名爲余海查德的怪脾氣的舞劇。

這伯爵以爲馬爾塞爾之所以保持自己的緘默態度，無非是由於畏慮，所以就開口先和他攀談，叫他能歸於自在。等到馬爾塞爾說起自己離開巴黎不過三天，這時候，那些傍聽者都活潑地表現自己的好奇心，都想探聽新的消息。

——您看見了巴黎的暴動情形嗎？……

——巴黎的軍隊，殺了許多的示威遊行的人嗎？……

——法國總統潘嘉齊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被刺的？……

在同一的時候，許多人向他提出了這一類的疑問。受着他們的不類真實之狀態倒的馬爾塞

爾，開初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並且有一刹那幾乎以爲自身走進了瘋人院。暴動嗎？總統被刺嗎？這些事，他一點也沒有知道。尤其那些暴動者是一些甚麼人呢？既然法國政府不是反革命的，那末巴黎又能够發生甚麼革命呢？

在這種答覆發表之後，一部分人用一種憐憫的神情注視這個可憐的癡人；而其他的一部分，又疑惑這個老滑頭，以爲他故意把一些在他必聽見過的變局謊爲不解。於是倭妥如同用奇兵截住甚麼偷遁的敵人，吐出了一種命令式的口音來參加這種談論：

——這種變局，德國的報紙，久已長裁言之半月之前，巴黎的市民，都起來反抗政府，炸了極樂宮，並且殺了潘嘉費。逼得軍隊用了機關鎗去恢復秩序。大眾都知道這件事，並且這一些新聞都是由德國的有名報紙宣布的，而德國卻從不造謠。

馬爾索爾堅決地承認他本人一點兒也不知道，一點兒也沒有看見，一點兒也沒有聽見有人說。隨後，因爲他這類的宣言，受了一些含着刺諷意味的懷疑姿態，他只能緘默無言，這時候，那位智慧高尚不爲流俗輕信所動的伯爵，就用調和的態度發話：

——關於刺殺的消息，也許是可以懷疑的；因為德國的報紙無心地張大其詞，卻不是故意的誹謗。在事實上，幾點鐘以前，總參謀處宣言法國政府業已向波爾多遷都。但是巴黎百姓的反抗，以及他們和軍隊的衝突，都是無可抵賴的事。大概我們的東道主，對於這些事都是明白的，但是他不肯說自己已經知道。

馬爾塞爾對於這個大人物，毅然駁了一回；但是他們絕對不信服。巴黎！巴黎！這個地名，早在衆目之下發光了，早在衆口之中引起了多言之辯了。巴黎！許多充滿了富麗物品的百貨公司！許多有名的飯莊！許多姑娘！許多好酒和金銀！誰都相趕早參觀愛飛爾鐵塔，用戰勝者的地位直入這都城，去補償各自爲這樣一場惡戰而受的種種不自由和種種疲乏。雖然這些漢子都是非常崇拜軍事光榮的，並且是視戰事爲人類生存的必需之物的，然而他對於戰事給他們造成的痛苦，卻也沒有忘記喊冤叫屈。

那伯爵發了一段藝術家式的不平的話：

——這次的戰爭，對於我是大有損害的，他用嘆息的聲音說，今年冬天，我們應當在巴黎開演

我的一本新的舞劇。

大眾對於這種名貴的煩悶都表同情；但是有些人說，將來大功告成之後，這舞劇的表演可以用命令行之，那時候巴黎的人非喝采不可了。

——這就不是一樣的東西了，那伯爵微嘆了一聲。

末了，就是一段兒靜默的考慮時間。

——說一句真心話，這伯爵接着又說，我真愛巴黎。真可惜呀，法國人永沒有肯和我們諒解！於是他又重新墜入一種思想家式的惆悵境界裏了。

這些軍官之中，有一個竟帶着慾火中燒的眼球，來談論巴黎的繁華了，後來馬爾塞爾從他臂上的袖章就認識了他：就是那個在這別墅的各處廳堂裏實行搶劫的漢子。這軍需官大概猜着了這別墅主人的心思：因為他不久就用有禮貌的神情，從容地說明他幹過的那種異樣的攤家辦法。

——您叫我怎樣呢，麥薛？這是打仗呢。戰費應當用戰敗者的財產抵償。德國的制度是這樣的。由於這種制度的好處，就摧折了敵人的種種抵抗力，結果和平就比較易於恢復了。但是請您別因

爲您的損失發愁：戰事結束之後，您可以向法國政府陳述一種請求，於是法國政府就會賠償您的種種損失。府上的柏林親戚，少不了來幫助您這種請求。

馬爾塞爾帶着愕然感觸，靜聽這種不可思議的勸告。他想，這些人神經究竟是甚麼樣的呢？他們都是瘋子嗎？或者他們都故意和他開頑笑嗎？

午餐完了，多數的軍官都站起來了，佩上了他們的刀，就各自分別去服各自的職務，至於哈特洛特上尉，他應當仍然回到他的師長跟前。馬爾塞爾就陪着他去上汽車。他們走到了圍門口，這上尉向一個兵士發了一道命令，於是這兵士便飛跑而去，尋了一枝爲標明軍人宿舍而用的粉筆過來。這個願意保護姨丈的倭倭，在牆上用德文寫了這樣兩行字：

請勿搶劫。

這都是一些講交誼的人。

接着他就向馬爾塞爾說明自己剛纔寫下的這兩行字的意義。但是那一位卻高聲說道：

——不行，不行，我拒絕這樣一種來由的保護。我對於侵略的人，毫不表示任何交誼。我之所以

不發言，就因為我不能有傍的辦法。

於是他姨姪並不作聲，就把第二行擦去；隨後，他用一種譏諷式的憐惜神情向他說道：

——再見，我的姨丈。不久，我們到馮戈通衛再見罷。

馬爾塞爾走進了別墅的門，就望見那伯爵坐在一個樹陰之下，正同着他兩個副官和一個營長喝咖啡。他強邀這別墅主人和他們同坐，後來這些先生們同在一處說話了，一面極力消耗那些從這別墅的酒窖裏取來的各種甜酒。從那些送到耳邊鬧轟轟的聲音，馬爾塞爾猜着了園子的外面，有許多正在大行活動之中的隊伍。本來在事實上，另有一軍人帶着使人耳聾的喧噪在大路上經過。但是，那幅由樹叢結成的長幃，遮住了這種向南直進的行列。

陡然一種無從說明的怪現象，擾亂了午後的沈寂境界。這就是一陣從遠處傳來的隆隆的雷聲，彷彿有一陣看不見的迅雷烈風，在天空的那面暴發。那伯爵停住了他和那些軍官們用德國話談着的事，來同馬爾塞爾說：

「您聽見嗎？這是砲聲。一場惡戰已經接觸了。我們立刻就加入這場跳舞」。於是他立起來向著別墅的大樓裏走了。兩個副官卻向村子裏去，只剩下馬爾塞爾獨和那位吮唇啞舌地繼續領略甜酒滋味的營長相對了。

這位飲者，告訴馬爾塞爾，說自己就是那營在白城村駐防的兵的營長，說自己的姓叫做布隆哈德，末了，他又繼續用法國話說道：「戰事是叫人發愁的，麥薛」。

這種論調，竟叫馬爾塞爾對於這營長感到一種同情了。「這是一個德國人」，他獨自想着，「但是他卻像是一個正人君子。在見面之初，凡是德國人，每每被他們的外表上粗魯和他們的那種強迫自己殺人放火毫不遲疑的服從性的殘忍，叫人發生誤會；但是，一經和他們有了交誼，就在那種蠻子外表的內部尋着了真的性情」。在和平時代，布隆哈德本是一個胖子；但是今天，他身上的體積，彷彿受了一種新的減損，就顯出了那種疲軟鬆懈的神情，所以並不難於辨別這本是一個有產階級，新近被這次的戰事，把他從一種安寧而娛樂的生活裏面拔出來。

——甚麼生活！布隆哈德繼續說，上帝應當能够懲罰那些闖下這樣一場大禍的人！

這一次馬爾塞爾的精神竟受了征服了。他相信這時親眼看見了那個時常在他想像裏的德國：一個溫和安靜而略瓊、運鈍的德國，但是牠卻能用一種坦白的和詩意的唯情主義補救牠本原上的粗魯性情。這營長一定是個良好的家長，於是這別墅主人，彷彿看見他和他的妻室兒女在德國外縣的某處的菩提樹下閑坐的情形，那時候，他們繞着一座音樂亭子，去聽亭子裏的樂兵隊鼓吹倍安文的雜曲；隨後，又是他在啤酒館裏的情形了，那時候，他正坐在一座「杯盤」的塔前，談論生意經，忽然又在前後兩件生意經的中間，橫插起來和他的朋友們討論玄學的題目。這是一個舊式的德國人，一個和哥德著的海爾曼和多羅兒那篇史詩中的某人相類的人物。德意志帝國的各種光榮，早已使得這舊式有產階級者的生活的方式起了變化，所以譬如他本來是進啤酒館的，現在卻早已換了習慣常到軍官俱樂部往來，多少分享軍人團體的一點兒尊貴；但是，這卻依然是個饒有古風的德國人，他的心是慈祥細膩的，常常因為一件家庭式的動人活劇，或者一曲清麗的樂歌就要流淚。（註二）

這營長又談到他的妻室兒女，這些人目下都住在伽塞耳。（註三）

——八個孩子，麥辭，他用一種故意鎮住自己的感觸的明顯的矜特態度說。我三個兒子之中，有兩個大的都預備當軍官。那頂小的僅僅在半年以前纔入小學；他不過這樣高……

說到這裏，他用手像他的長靴那樣高地做了一下。他說到他這個頂小的兒子時，他竟免不了有點兒心酸，並且他的嘴唇也帶着思慕的震動略示微笑。隨後，他稱讚他的妻子：一個最好的主婦，一個爲丈夫和子女而犧牲自身的賢母良妻。唉！這個好性情的奧古司達！他們成婚已有二十來年，而他之愛她竟和新婚一樣。他把她自從開戰以來寫給他的書信，都保留在他軍服的一隻口袋裏。——此外，麥辭，我這裏還有她的照片和我的孩子們的。

於是他從他衣襟裏面，取出了一個敏興式的圓牌樣的小銀盒子，接着就把盒子的彈簧壓開，於是從中吐出來好幾個像摺扇一般兒疊着的小圓片。每一個小圓片，嵌着一個照相；那營長夫人的丰采是嚴肅的，完全摹倣德國皇后的姿勢和髮髻；那些營長小姐們，五位都是全身的白色衣裳，並且都是舉眼望着天空，如同正都唱着一曲情歌的姿勢；那三個男孩子，都穿上軍官學校或者私立學校的制服，想想罷，一粒小小的開花彈，就可以叫他和這些親愛的生命長離了。

——唉！是的，他嘆息着說，這是一場使人發愁的戰事！上帝應當能够懲罰那些英國人！

這個意外希冀，在馬爾塞爾心上發生的驚訝真異樣極了，不料他還沒有來得及鎖住這種驚訝，忽然來了一個上士，口稱伯爵有命立傳營長，所以布隆哈德立起來，向別墅的大樓裏走過去；然而卻帶着戀戀不捨的眼光，瞧了瞧那些甜酒的瓶子。

這上士就陪着馬爾塞爾蹲下了。這是一個在那旅長身邊充書記之職的青年法學博士。他從來不肯錯過說法國話的機會，總想藉此增長這種語言的實際會話的能力，於是他立刻和這別墅主人談話了。開初他說明自己是一個化爲兵士的大學派的人物；動員令驚擾了他，那時候他正在某中學當教授，並且就是他將訂婚的前一天。這次戰事擾亂了他的一切計畫。

——這是怎麼樣的風潮呀，麥薛！有關全世界的甚麼樣的混亂呀！看着這奇禍必來的人真多，並且本來就有早晚必來之勢。其中的病根就是資本，萬惡的資本。

這上士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說起他以前在黨裏加入過那些略嫌膽大的行爲，又說起這些行爲阻滯過他的前程，又叫他吃過許多苦。但是現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早被凱撒承認了，並且又

受了那些最處於反對地位少年貴族黨的歡迎。現在呢，全國都團結了。那些知識進步的衆議員，在帝國議院結成了一個最柔順的團體。至於他本人，他由於過去生活，現在對於那種確爲戰事禍首的資本主義的排斥意思，祇保留相當的熱忱。

馬爾塞爾覺得這個敵人性情是和平寬大的，所以竟冒險和他討論了：

——真的禍首，難道不是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嗎？難道不是那些尋釁備戰而向以傲氣阻撓一切調解的尙武派嗎？

但是這位社會主義者卻堅決地否認。他黨裏的衆議員是全體贊成開戰的，自然他們對於這件事確有他們的理由。這法國人雖然根據理論又根據事實向他說了一大篇；然而他的議論，祇在這位革命派的硬性腦袋上面跳了一兩下，原來他素和日耳曼式的盲目服從主義相習，而以忠慮的責任付之黨魁。

——那一個知道呢？這社會主義者末了纔說：也許是我們錯了；但是在這時候，一切是黑暗的，並且我們也短少種種爲自身構成一個穩妥意見的基本條件。將來戰時結束的時候，我們自然會

認識那些真的禍首了，並且，倘若這些禍首是我們這方面的人，我們自然要把公正的責任加在他們的身上。

和這種老實態度相對，馬爾塞爾幾乎要大笑了。到戰事結束纔去辨明誰是負責任的嗎？但是，倘若這個帝國得勝，那末在那圓滿的勝利之中，我們怎樣把一種有幸福之戰的種種責任，加之於軍國主義者的身上呢？

——無論如何，那上士伴着馬爾塞爾向着那別墅大樓走過去一面這樣說，無論如何，這次戰事是使人發愁的。得死多少人！我們固然可以得勝；但是在那最後一場決勝負的惡鬪以前，我們的同胞之中，將有一個大得了不得的數目會同歸於盡。

末了，他像是墜入沈思的境界裏了，在吊橋上停住了腳步。並且着手把一些麵包小塊，擲給那些在橋邊水面上游泳的天鵝。他們依然聽見那陣目擊不到而越來越激烈的風濤在遠處狂吼。

——這時候，那最後一場決勝負的惡鬪，也許業已發動了。那上士接着說：「我們將來直抵巴黎時，應當能夠截止這些殺戮並且把和平的利益獻給世界喲！」

寡處已經下墜了，這時候，馬爾塞爾發見別墅的園門口有一大羣的人。這都是一些農夫和村婦，他們正圍繞着一隊步兵。他向着這一堆人的跟前走過去，於是望見布降哈德正領着這一隊人前進。在這些全副武裝的步兵的中間，有本村的一個少年，被兩個用刺刀指着他胸前的兵士挾着行走。這少年那張略帶雀斑而因歪鼻以致破像的面孔，灰白得像蠟一般兒沒有血色，他那件被烟塵污滿的小衫已經撕破，並且那上面留下了那些撕破小衫的「巨靈之掌」的痕跡，他鬢角邊的一條闊傷口，還流出一些鮮血跟着這少年同走的，有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和五個大小不等的男孩子，他們全體滿身烏黑，都像是一個煤堆裏走出來。這婦人激烈地指手劃腳說話，並且時常用哭聲，割斷了自己向兵士們而發的那種爲他們不能了解的言語。

這少年就是她的兒子，昨天，她帶着她的孩子們同在她那被焚的房子的地窖裏躲避；但是到了今天，飢餓的力量卻逼迫他們從地窖裏逃出來那些德兵看見了這個少年，當時就加以逮捕和虐待。因爲他們以爲這少年已經有了二十歲，承認他已經達到當兵的年齡，於是想當場鎗斃他，使

得他將來不能投入法國軍隊。

——但是，這是不對的！這婦人極力反抗。他不過祇有十八歲……並且還沒有滿十八歲；祇有十七歲半……

於是那母親轉過身來望着其他的那些婦人，懇求她們替她做見證這些婦人也像她一般兒講，並且她們的衣裳都吐出烟塵氣息，窮的氣息和死的氣息。她們全體都證明他母親的話，並且都幫她的子女們悲傷；其中更有幾個，矢言這個被捕者祇有十六歲，十五歲。那些男女孩子們，用他們那些因恐怖而擴大的眼球，注視他們的阿哥，並且用他們的尖銳的叫聲和那些婦人們的憤不可遏的大聲說話相和。

那母親一經認得了馬爾塞爾，就走到他的跟前，並且如同確然知道這別墅主人能救出她的兒子一般，立即歸於寧靜。馬爾塞爾在這種因失望而向他求救之前，默念布隆哈德既然以前和他那樣傾吐肺腑，因而以為現在他一定肯欣然聽從他，於是也就以調停之責自任了。他告訴那營長，說他本來就認識這少年，——從事實上說來，他竟記不起他是否偶然見過，——並且說他相信這

少年不過剛好十九歲。

——但是，布隆哈德用推託的意味說，本村的自治局的事務員，剛纔說他有二十歲。

——撒謊，那母親狂呼着。那事務員弄錯了！以年齡而論，我的兒子固然是強壯的，但是他卻沒有二十歲。麥辟台諾乙已經向您證證了！

——並且，馬爾塞爾接着說，即令他有二十歲，難道這就是一鎗斃他的理由嗎？

布隆哈德聳着雙肩，甚麼話也不答覆，現在他執行首領的職務了，毫不顧慮這別墅主人向他說的話。

——滿了二十歲，也不是一件罪案，馬爾塞爾仍然這樣堅持。

——够了！布隆哈德粗魯地止住他。這既不是您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這件事既然有了問題，我就去請示我們旅長。將來歸旅長判斷。

他們就一個字也不說了。走到了吊橋跟前，那隊兵士和那個被捕的人都一齊止了步。這時候，一陣披雅諾的丁東之聲，從某一座客廳裏傳出來，於是馬爾塞爾就把這丁東之聲看做了好的預

兆：這大概是伯爵彈披雅諾罷，既然是一個藝術家，那末就不能無故而幹甚麼殘酷的事了。他們倆走進了那座客廳，瞧見那旅長正坐在一架精美無倫的長尾披雅諾之前——這本是他的軍需官想搬走的，但是這位兼有作曲家頭銜的旅長卻下了命令，把這東西留在固有的地點來備自己使用。布隆哈德簡明地陳述了這件事，那一位帶着煩悶的神情，卻在那些牙鍵上往復地揮手。

——那個被捕的人在那兒呢？末了，那旅長纔問。

——在樓下，吊橋跟前。

於是那旅長立起身來，走到了一個窗口，向那隊兵士做了個手勢，叫他們把被捕的人牽到他的跟前。他向那少年瞧不到半分鐘，一面吸着他剛好點燃的一枝土耳其捲菸，後來他含糊地喃喃自言自語：「活該他倒運，他太不漂亮了！」於是他轉過身來對營長說道：

——這漢子有二十開外了。行使您的職務罷！

馬爾塞爾一時摸不着頭腦了，只好跟着布隆哈爾一齊退出了客廳。他們正在廳外那條過道穿過的時候，遇見了看門的老頭兒同着他的女兒，從小房子裏搬運一鋪褥子和一牀絨毯過來原

來這別墅主人，不願意在這天晚上，再去打擾這一家忠心的人，又不肯因為那伯爵的邀請，就在那此和不速之客相鄰的房裏住宿，所以就吩咐了他們，在屋頂的閣樓上鋪排一張便榻。而這老頭子一家人，自從瞧見了他們的主人，和德國人有了往來，就不那樣害怕那些侵擾土地的敵人，於是安然專心去盡他們的職務，他們自信至少在白天並且在大樓之內，自然是毫不冒險。

一經瞧見芍兒日德，那個在職務上雖顯威風的營長，卻竟化而為和顏悅色的了，並且向着看門老頭子說：

——她真可愛，您的小女兒。

她端正地含羞着地立在跟前，低着眼睛，身上略略有些發抖，如同預先料着一種潛伏的危險一樣；但是她卻還勉強地微笑。大概布降哈德以為這種微笑是表同情罷，因為這時候他變成格外親昵的了，後來他用他那粗糙的鬍子，摸摸這少女的腮，捏捏這少女的下頰。在這種難堪的接觸之下，芍兒日德的眼眶，充滿了未流的眼淚了。這營長的那一雙，卻因愉快而閃爍不定。馬爾塞爾瞧了這種情形，頓然陷入疑惑之境，這個毫不矜惜地去鎗斃一個無辜之人的漢子，何以在戰時的猝忽

性中竟能够同時又是一個因一小女子而動感慨的慈父，那一定因她叫他想起五個留在伽麥耳的孩子們罷！人類的靈魂，真是一種矛盾式的奇異組織。

——再見罷，布隆哈德向芎兒日德說。你現在可知道我不是兇惡的。你肯給我親類嗎？

於是他彎着腰向她俯就。但是她顯出一個那樣激烈的拒絕動作，使他了然於這個少女的情感了，於是他帶着一種絕不類乎慈愛的注視用冷笑的意味向她說：

——你和我，不客氣是沒用的；這種舉動，並不能叫我否認你的美貌。

在這接着而來的四天之中，馬爾塞爾過的是一種被種種可怕的視覺切斷了的謬誤生活。他因為不願再和那些占住這別墅的人多生關係，於是就幾乎沒有離開他的閣樓，每天午前，他一直躺在閣樓裏的牀上發愁，胡思亂想。

在這種傷心的閑暇光陰之中，他記起英國的不列顛博物館中某幾方古代阿西利（註四）的浮雕石刻了，幾月以前，他在一個朋友家裏看見了這些雕刻品的照相。上古時代人類的那些粗笨

動作早已叫他覺得可怕了。當時的戰士焚燒城市；當時那些斬了頭的俘虜，相疊成堆；當時那些夷而為奴的良民，用鐵索繫頸，成行就道。所以他那時候，以為自己生長在一個不會有那種傷心慘目之事的時代真是幸事。但是不然：縱然好幾千年已經流過了，而戰事始終是相同的。今日這種戴着尖頂鐵盔的兵士們做的事，依然和上古波斯國的那些饑冠結髻的大官們做的相同。他們鎗斃那些不帶兵器的敵人；他們暗殺那些受傷的和被擒的；他們把成羣的居民引到德國，當做古時俘虜一般虐待。近代人物傲然稱之為進步那東西，究竟做了甚麼用途呢？戰時國際公法，不是叫武力本身為敬重人權而低頭嗎？不是主張強迫人類在城關時彼此都務須極力避免痛苦嗎？這些自豪的話，現在究竟成了甚麼呢？文明難道不過是一種遮眼法和一種欺騙嗎？……

每天將近日中的時候，那看門人的老婆，必然登樓報告主人，說她業已將午餐餐端正了；但是他答覆總是不餓和不想下樓。於是她極力相勸，自願把那菲薄的食品給他送到閣樓上。結果他贊成了這種辦法，後來，一面吃着一面和她談天。

某天，她把那些在這別墅裏經過的事告訴了他。唉！這些毫無紀律的東西過的甚麼生活！他們

那樣地喝酒，唱歌，叫囂。這天在一餐盛饌之後，他們竟把飯廳的一切傢俱通通毀了；隨後，他們開始跳舞了，其中有幾個竟都赤着半個身體，摹仿那些搖搖擺擺的樣子和女性的醜態。那伯爵自己也醉得和一隻驢子一般，後來，他在沙發上打滾了，快活非常地欣賞這種惡劣的活劇。

——然而說起來我們卻非同時候這些蠢東西不可！這可憐的婦人嘆了一口氣。這時候的他們竟和他們初來時不是一般的了。兵士們都說他們這一旅人明天就要動身去加入一場大戰；就是這件事叫他們發狂。他們真叫我害怕，他們真叫我害怕！

她沒有說過的那件事，真叫她異常擔心，那就是她格外替苟兒日德害怕。昨天，她看見這些漢子中的好幾個，在那小房的四面徘徊，於是她立刻想藏起她的女兒。在一個被幾千兵士侵擾的區域之中，在一所被人用固定方法毀了各層樓上的鎖簧的別墅之中，這件事是不容易辦的。但是她記起在這間被主人占住的閣樓傍邊，另有一間藏在角上又沒有被這些蠻子擡去鎖簧小暗室，並且，因為這些兵士從不枉然升樓而到這最高的閣樓，於是她想過這是一間給她女兒最好的藏身之所；尤其她主人就在這相鄰的閣樓裏，萬一到了必要之時，自然更可以做她女兒的一種保護。馬爾

塞爾稱讚這個預防的方法，承認留意他的少年鄰居，並且叫她吩咐這女孩子極力安詳緘默。

後來，這種布置就照着這段商量的話實現了。

這天半夜後的三點鐘光景，馬爾塞爾忽然被一陣響聲驚醒了，那陣響聲是一張門釀成的聲音，始則因受強壓而發響，繼則因受肩推又倒到地下。立刻跟着發動的，就是一陣女性的呼號之聲，一陣哀求之聲，一陣失望的哭泣之聲，這就是苟兒日德在抵抗那種卑劣的侵犯之中的高聲的求救。陡然，一道另外的聲音又在過道裏狂喊了：

——哎呀！有強盜……

一場角鬪，在暗室的門口活動了一下，末了，就在一響的手鎗聲裏收束了。這整個兒事情成功的迅速，竟叫馬爾塞爾只有那段從牀上跳下再去着手披衣的短時間，等到他舉起一枝蠟燭走出房門的時候，幾乎絆着一個生命不絕如縷的屍首跌一交。這就是那看門的老頭兒。他那雙無光的眼球張得異常之大，嘴裏湧出一灘血沫，靠着他右手傍邊的地上留下了一柄長的廚刀。後來馬爾塞爾也認出了那凶手了：就是營長布降哈德，他手裏依然握着他的手鎗：一個新的布降哈德，面色

灰白，眼光兇淫，帶着一種獐暴橫暴的獸性表現。在過道的那一端，有幾個被鎗聲引出來的兵士，正匆忙地從梯子升到樓上來。

簡而言之，奧古司達的丈夫，在這樣一個亂子之中被人撞破是不敢裝腔作勢的。當那些兵士有幾個舉着火，有幾個攜着刀和鎗，全體走到了這營長跟前時，這一位正由本能的作用，在那裏尋覓那些字眼，來說明他如何到這裏和他剛纔如何演出這場流血慘劇，陡然，一陣從別墅天井裏蹣跚起的喇叭之聲來幫助他了。這就是對於那旅應當離開這別墅的兵士而發的「起牀號」。於是這就可以叫布隆哈德省去許許多多的話了，他只指着這看門老頭兒的屍首向兵士們說：

——對付這個用反叛手段攻擊我的混帳東西，我業已行使了自衛手段：你們瞧瞧那柄刀子罷。裁判已經確定了。你們聽見召集我們的喇叭嗎？……向後轉！一齊下樓！

立刻，一陣釘着鐵釘的粗笨皮鞋的亮麥之聲，在過道裏移開到另一端去了，接着便下了梯子了，漸漸微弱了，漸漸消滅了。這時，天上已經開始露出了黎明時的微光，馬爾塞爾聽見遠處的砲聲正繼續地隆隆地活動。而在這別墅的圍裏和這村子裏，一陣陣的鼓聲，一陣陣尖銳的笛聲，一陣陣

的哨子聲，都表示德軍正起程赴戰。

(註一)義勇隊(Brand-Troops)本是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留下之名詞，此種義勇隊，並不服務於軍中，僅在戰時臨時自行組合，且仍照常服而又防不勝防。當時普軍入法境後，常爲所窘，普軍恨之入骨，故拿破崙戰時，仍藉以爲口實。

(註二)杯盤是爲承酒杯而用的小盤，歐洲酒館或咖啡館於顧客遞索飲料時，侍者乃置杯而仍留盤於原處，以爲奉照時計數之助，所以好飲者的座上，每每有許多杯盤聚而成塔。

(註三)伽塞耳(Cassel)爲普魯士的一小城，素以工業著。

(註四)阿西利(Assisi)亞洲古國，其歷史始於公元前十九世紀，初屬於賈兒普(Cracoe)及埃及，繼而強盛，遂併吞西亞諸地，且征服埃及，終因於公元前七世紀建設帝國而衰，阿西利有極精美藝術，今日猶可於殘存之浮羅中見其一斑；此種浮羅，人物與禽獸皆極生動，尤以駝水其(阿西利諸克勝利圖)爲最佳。

第九章 退避

在早半天，這位別墅主人從園子裏走到門外的時候，看見那道黃綠相間的小路，正在太陽下面微笑。一切都在一個深沈的休息境界裏了；沒有一點兒對象是在動作中的，沒有一個人的臉兒在自然的風景裏顯露。馬爾塞爾覺得這種印象，比他從前趕着一羣牲口，在那常見鷓鴣羣橫空而起的蒼穹之下，去越安兌士山的那種荒涼境界，還要孤伶伶得多。

他向着村子裏走了，這村子到現在，不過是一個頽垣破瓦的廢墟，其中偶爾有幾座零落的小房子還依然沒有驚動。那座燒過的鐘樓，只剩下一座片瓦無存而又燻得烏黑的架子，和樓頂上的那個變了形式的鐵十字。各處的街道上，滿是酒瓶子，燒成炭的木材，以及各式各樣的殘物和餘燼，沒有一個人了。那些屍首早已不見，不過一陣燒焦脂肪的和腐爛肌肉的怕人臭味，卻對馬爾塞爾撲鼻而來。

走到了廣場，他看見幾座巋然未倒的房子，就走近前去喊了好幾聲，誰也不來答應。全部的居民都放棄了這個白城村嗎？等了好幾分鐘，他望見了一個老翁，從那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堆裏，用小心翼翼的態度向他跟前走過來。幾個婦人和幾個孩子跟在這老翁後面，末了團團地在馬爾塞爾四週齊集了。四天以來，這些人就在他們那些傾覆了的住宅的地窖裏，躲着過活。畏懼的心理叫他們忘了飢餓了；不過自從敵人遠去了之後，他們就重新覺得那些久被恐怖掩住的物質上的需要了。

——給點兒麵包，麥薛！我這些孩子都快死了！

——給點兒麵包！……給點兒麵包！……

由於機械作用，這位別墅主人的手伸入自己的衣袋了，後來他從衣袋裏面取出許多金幣來。大眾的眼睛，對着這些黃澄澄的顏色發光了，不過卻又立刻熄滅。現在，需要的東西，不是金幣呀，是麵包呀，而在這個村子裏，無論是麵包店，肉店或者雜貨店，都統統沒有了。德軍早把一切可吃的東西都捲走了，就是沒有剩的麥子，也同着屋頂閣樓和倉廩之類一齊燬了。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能

用甚麼法子去醫治這種危急呢？他雖然明白自己不濟事，卻依然向這些可憐的人布施了許多金幣，他們欣然接受了這宗東西，不過就帶着失了勇氣的神情睜着自己的黑手。這宗東西能够替他們做甚麼用呢？

失望的馬爾塞爾正轉身向別墅回來的時候，聽見自己的背後有一乘汽車的鏗鏘的聲音，因此不覺詫異，原來這是一乘從南面開過來的德國軍用汽車，在大道上向北而進，和馬爾塞爾同向而進。幾分鐘後，路上就發見了一大隊的大汽車，由一隊馬兵保護前進。等到馬爾塞爾回到了園裏的時候，已經有許多德國兵在園裏裝設電話線，那一大隊汽車也和他同時走進來。

那些汽車以及那些隨着同來的輜重車，都有一個畫在白底子上的紅十字。這就是一座特別到別墅裏面來布置的野戰醫院。那些軍醫，也像軍官一般兒身著綠色軍服，一般兒攜帶武器，並且也都摹仿他們那種又粗又硬的高視闊步的氣概。有人從那些輜重車裏取出了好幾百隻軍用針，這些東西立刻都被人分別向各處房間裏輸送。一切手續，都在一些知簡而確定的號令之下，帶着一種機械式的敏捷態度辦妥了。一陣藥房式的和濃烈的化學物品的味兒，從各處的廳堂裏散到

了外邊，但是那些廳堂裏面，因為給昨夜那些從狼吞虎嚥而生的渣滓消毒，早就在牆上噴了種種的防腐劑，這時候，這幾種味兒混在一處真是怪難聞。以後，又來了一些白衣服，藍眼，蓬髮，滿腔男象的婦女。從莊嚴冷酷的外表看來，這些女看護士固然像是女教士；但是她們卻都在衣裏攜帶了手鎗。

別墅那座最高的塔頂上，早就豎起了一面很大的白地紅章的十字旗，到了正午光景，無數的新汽車和流水一般向着那面大旗下面匯過來了。這些車子，始終都是從馬崙河那方面來的；車上鋼鐵零件，半為鎗彈所傷，車上的玻璃，也有一些小窟窿。從車裏出來了許多許多的人，其中有一些依然能够步行，其餘的卻是用間架牀托出來的：臉呢，有些是灰白的，有些是緋紅的，鼻子呢，有些是鷹嘴似的，有的是平塌的，頭呢，有些是留着金黃淺髮的，有些是繞着浸血的綳帶的，嘴唇呢，有些是露着傲然的笑容的，有些是色近青灰而口出怨言的，下頰是用布條兜着的，身體是外表未損而實近垂危的，外套是鈕扣鬆散而使，人窺見肢體不全的。這種痛苦的人流，竟淹沒了這座大樓；裏面沒有剩下一架牀不被人占住，而最後那些從輻重車裏搬出來的間架牀，還都在樓前的樹陰裏等候。

那架電話機不住地發生效用了。那些身著圍腰裙的司機生，往來奔走，盡力應付那些因受手術而死的傷兵，讓出一些可供「新客」使用的空牀了。剩下的支體，破碎了的骨頭和稀爛的肉塊，都堆在許多筐子裏頭；等到這些筐子一經盛滿之時，就有許多兵士把那些血腥刺鼻的東西拿走，運到園裏僻靜的地方去掩埋。另外有許多兵士，成對地配好，搬着一些裹在被單裏的長東西；這都是一些死了的。這別墅竟因此化而為公墓了，四處都有人開掘金井。那些手攜鐵鎚的德兵，支使十來個被虜的農民來幫助他們這種傷心的工作，他們掘土，他們幫着拿那些屍首運到金井裏去。後來，因為屍首多了，就用一把小車運過來，並且爲着急於卸載起見，就像傾倒那些由拆毀房屋得來的材料一般，直接將這些屍首倒在坑裏。

馬爾塞爾自從一大早，僅僅吃了一塊麵包，那還是那個看門人的老婆子在德兵去後，從飯廳裏拾來的；當時本有幾塊，不過他只用了一點兒，把其餘的留給她們母女，所以這時候他漸漸感到飢餓了。由於需要力的推送，他只得走到了幾個會說法國話的醫生跟前；但是他們不願意答覆他的要求，後來，到了他想極力堅求的時候，他們卻用一陣侮辱意味的相話，把他趕走。唉！這究竟是怎

樣一回事？他難道將在這所屬於他自己的別墅裏餓死嗎？然而那些人卻正吃着那些健碩的女看護士也一樣坐在廚房裏，盡量饕餮地大嚼。他又走過去懇求她們；但是她們對於他，並不比醫生們較為惻隱。

他只得空着肚皮，在自己那所華美別墅的樹陰下面徘徊了，後來他瞧見一個紅鬍子的看護士，正倚着一枝大樹，從容地啃着一個大麵包，接着他又咬着一根臘腸，照神情看來，他像是已經吃飽了的。於是這個受着飢餓的家資千萬的富翁，就走到他跟前，用許多動作向他表示自己的肚子餓，同時又舉起了一枚金幣給他瞧。這看護士的眼球不禁發光了，並且用一種微笑，彷彿從這一隻耳朵傳到那一隻似地叫他的嘴巴立刻張大。

他業已很明瞭懂得馬爾塞爾的動作了，就說道：

——Y，——Y。（註一）

後來，他接受了那枚金幣，用交換的手段，把他那剩下的麵包和臘腸給了這位別墅主人。這位別墅主人就拿着這些東西一直跑到那小房子跟前，走進去和那寡婦孤女分享。

這一天的夜晚，馬爾塞爾竟徹夜不能安眠，這不僅由於日間的種種現象可怖，並且也由於那些漸來漸近的砲聲。無窮的汽車，陸陸續續從前線回來了，接續卸去了那些在牠們裝載中的糜爛了的肉，又接續重新再赴前線了。並且說是在這條兩端距離竟達一百公里以上的戰線後方，有無數和這裏組織相同的野戰醫院，那些垂危的受傷者，從各方面像流水一般向這些醫院集中，又說是此外另有成千累萬留在戰場未經擄去的受傷者，徒然在地上悲呼，在泥濘裏和塵土帶着傷口掙扎，在那些由他們自身造成的血泊裏輾轉反側終於斃命！

第二天早上，馬爾塞爾在園子裏，又遇着了那個紅鬍子的看護士，他依舊在那相同地點，攜了一幅滿包食品的飯巾候着。他卻以為這漢子是懷着好意相候的，於是又重新送了他一枚金幣。

——「那漢子說，一面卻收回了那個包裹，不叫牠和那隻預備來接的手相觸。」（註二）

馬爾塞爾因為誤會了這個條頓人的情感，不免驚訝張皇了，於是又加送他第二枚。

——「那看護士帶着同樣的拒絕動作重新又說。」

「唉！強盜！」馬爾塞爾這樣思量：「他真會利用時機！」

但是需要卻就是法律，於是這別墅主人因為要獲得這些維持生命的東西，竟給了他五枚魯意金幣做代價。

然而砲聲比以前來得更近了，於是這別墅主人就悟到目下正發生了非常的事。那些汽車的來來往往，也漸漸越弄越急，而這野戰醫院裏人員，也有些惶駭的神氣。不久，一陣人聲的喧鬧在園外發動了，各處的道路都擁擠不堪。這又是敵軍一次新的入境，不過方向卻是相反的。一長線的發動機發喘而灰塵竟體的運輸輻重的汽車過來了，整整地走了好幾點鐘纔完。隨後就來了無數團的步兵，無數連的騎兵和砲兵。這一切都是慢慢地走，於是馬爾塞爾竟迷惑了。是一次潰敗嗎？是陣地上的一種簡單變化嗎？總而言之，那是一件叫他愉快的事，就是軍官們的那種鬱鬱的緘默形狀，和兵士們的那種發愁發癡神情。

在夜間，隊伍的繼續經過始終不停，並且砲聲也始終越響越近。其中有幾響，近到使那些窗子的玻璃都因而動搖。一個為尋覓庇身之所而到這別墅來的鄉下人，帶來了一點消息，德軍正向後

退；但是他們在馬崙河右岸卻留下了好幾連破兵，大概是藉此企圖一陣最後的抵抗，所以他們大概將要在本村裏開戰了。

看着這野戰醫院裏的秩序紊亂，漸漸一步一步增加了，那種服從紀律的自動機械式的規則性，已經明顯地受了破壞。醫生和看護士，都早奉到了退出別墅的命令；所以因此每逢開到了一乘裝載受傷兵的汽車，他們就都連環帶罵，吩咐汽車夫向後方較遠的地方開過去。

雖然有了這種命令，這些汽車之中卻有一乘竟卸下了牠裝載的那些受傷者；原來這些漢子的傷狀都是那樣危險的，醫生們大概斷定了這些可憐的人不必再行枉然繼續他們的行程，所以纔允許他們卸下來。這些受傷者，因此就始終躺在那些本來搬運他們的圓架牀上，被人遺棄在這園子裏了。

馬爾塞爾在風燈的微光之下，從這些垂危者當中認出了一個；這就是那個身任伯爵部下書記官的中學教授，他從前曾經和馬爾塞爾談過了黨對於此次的戰事抱的態度和他心裏的社會主義。這時候，這漢子的面色是灰白的，雙頰成了瘦削的，雙目如同被濃霧蓋住；雖然看不出有甚麼

明顯的傷痕；但是，在那件蓋在他身上風衣的裏面，他那些被一條可怕的裂口摧殘了的內臟，正發出一種屠場式的血腥。瞧見了馬爾塞爾站在他跟前，於是他纔明白自己在甚麼地點，這一切在他身邊騷動的人物裏面，他唯一相識的就是這位別墅主人，於是他用了一陣微弱的聲音，如同向一個朋友說話似地和他說話了。他那一旅人，真是沒有好運氣；原來他們正在一種危急之時間到了前線，於是立刻奉命撲上前去，去維持那些退後的隊伍；但是這旅人終於沒有達到恢復陣地的目的，凡是前幾天在這別墅裏寄宿過的軍官們，幾乎全體做了戰死鬼。自從對壘之初，布隆哈德營長就中了一粒洞穿胸部的鎗子，那伯爵的下頰被一粒開花彈炸碎。至於這位教授本人，卻在戰場上躺了一天半之久纔被人收起。

——使人發愁的戰事，先生！他用結論的口吻這樣說。

末了，他再用那種牢守己見至死不悟的信徒式的固執態度接着說：

——誰是甘心釀成戰事的禍首呢？若是談到那種精確地判斷這件事的必要鑑別力，我們現在卻都沒有。不過等到戰事一完……

這句已經說到了口邊，然而他因為用力過度終於虛脫，就此竟爾不省人事了。可憐的倒運鬼，由於他那些遲鈍的服從紀律的理智者式的積習，他依然堅持在戰事結束之後，要把那叫他犧牲性命的囚犯付之懲處。

這時候，砲聲和鎗聲，已經都成了很近的了，並且那些芻甸的音調，竟叫人能夠辨別德法兩軍的砲聲的異點。法軍有幾顆砲彈飛過了馬崙河，並且新近在園邊開花了。

在半夜光景，這野戰醫院完成了退出這別墅的種種預備了。在黎明時候，那些受傷者，那些看護士和那些醫生，都在那陣由於札札作響的汽車，得得的馬蹄和叱咤的軍官組成的喧鬧聲中一齊走了。等到天色大明，這座別墅的大樓裏面和園子裏面已經都是空曠的了，雖然那面白地紅章的十字旗，依然在別墅的塔頂上招展。

這種寂寞的境界並沒有延到多久。一營德國步兵，帶着他們的輜重車，他們幾匹坐騎和他們那些挽車的牲口，陡然闖入了這別墅的園子裏，立刻就沿着那些圍牆全數展開。一些帶了鐵鏈的

兵士在牆上來開鎗眼了，一經那些鎗眼開好，其他一些卸下背囊藉圖自在的兵士，就跑到這些鎗眼跟前跪下了。本已中斷了好幾點鐘的戰事，這時用格外猛烈的實力重行活動，並且在鎗聲和喊聲的間歇之間，又聽見了一陣陣很像鞭梢的尖脆震耳的聲音，一陣陣很像油鍋煎菜的沸騰的聲音，一陣陣很像鐵磨研咖啡的軋軋的聲音；這就是機關鎗的和步鎗的不停止的開放。清晨的涼氣，帶着薄的溼度在人和物件之上瀰漫；田野上面，更浮着許多層的霧網，叫各種實體物顯出一些不真實的輪廓來。日輪不過是一個在霧裏上升的灰白圓形；樹木都不過隱約露出了一點兒枝子。

一聲迅雷撕破了空氣了，牠來得那樣地近，那樣地震耳，彷彿就在這別墅裏面發動一樣。馬爾塞爾如同當胸受一下打擊似地，幾乎沒有站得住。原來在那和他相距不過幾步的地方，有一會礮正放過了一響。直到這時候，他纔注意到德軍有幾隊礮兵在園裏築了陣地。好幾尊業已定了位置的礮在樹葉的庇護之下躲藏，許多高約三十公分的土塹，繞着每一尊礮的四週，叫那些放礮者的腳得點防衛，至於他們的身軀，卻有那些豎在礮身兩旁的鐵甲負掩護之責。

末了，馬爾塞爾終於和那些每發一彈就彷彿抽空他腦袋一次的礮聲相習了。他咬着牙關，握

着拳頭；但是他卻蹲着不動，不想走開，祇贊賞那些安然發施號令的軍官們鎮靜功夫，和那些如同忠僕一般繞着幾座狂吼的怪物身邊忙過不住的兵士們的勇敢態度。

遠處在馬崙河的那一岸，法軍的砲兵也正在那裏開砲，他們的活躍態度，可以從那些在空中不散的黃色小雲球兒和那些在遠景裏四處突起的煙柱兒窺得見。但是法軍的砲彈，卻尊重這座彷彿被一層有保護性的空氣裹住的別墅。對於擡頭望着那些尖塔的馬爾塞爾，這像是一件怪事：那面白地紅章的十字旗依然在那塔頂上招展。

早上空氣裏的水分，完全消散了；於是山頂和樹林子都從霧中鑽出來。等到那條小峪完全不受籠罩的時候，馬爾塞爾從他立腳的地方，望見了那條馬崙河不禁大覺詫異，昨天白天，那一帶都還是被樹木蓋住的，經過了一夜，砲力竟在這一帶綠色的「城牆」身上，洞穿了無數的大窗子了。但是更叫他詫異的事，就是在這片被砲彈造成的暴風疾雨擾亂過的遼闊景物之內，竟看不見一個人，絕對看不見一個人。本來事實上，在這片被他眼光搜索的地面的各處波礫中，應當蟄伏了十萬以上的士卒，然而卻沒有一個是可以目觀的。那些殺人的器械，全部發展牠們的功能，不過除了

射發時候那點兒煙，和拋射物在爆發地點發生那些黑色螺旋以外，並沒有其他可以辨認的標識去漏洩牠們的行蹤。這些在各處競走的黑色螺旋，如同一羣其大無外的它蝶一般兒繞着這別墅；但是其中並沒有有一個和這建築物接近。馬爾塞爾重新瞧着了那面白地紅章的十字旗，並且默念：「何等的卑劣手段！何等不名譽的行爲！」

那一營德兵早已沿着圍牆佈置停當了，面對着河。兵士們早已把他們的鎗擱到了那些鎗眼裏。這些漢子，彷彿都有點像是張着眼打盹；其中有幾個，竟靠着自己的腳跟，或者靠着牆。軍官們立在他們的背後，用野戰望遠鏡去觀察那片平原，或者三三兩兩地互相討論。某一些，像是失了勇氣，另有一些，卻因從昨天以來的退卻，激怒異常；但是其中的多數，卻帶了服從紀律的被動性，蹲在自信的態度裏毫無表示。陣線不是異常遼闊的嗎？誰能預料那最後的結果？在這裏固然且戰且退；在其他的地點，也許已經實現了一種確定的前進。他們成爲唯一可惜的事，就是離巴黎已經遠了。

忽然，他們全體都擡頭向空中端詳，末了，馬爾塞爾也來摹仿了他。他着眼臉以水格外看的清楚，結果居然辨明在某一一片雲相近的處所，有一個映着日光發亮的蛤蟆樣的東西。從那些偶然在

砲隊轟鬧聲中產生的一剎那的寂靜裏，他的聽官，竟辨出了一種彷彿由那發光蜻蜓傳來的微弱的蒼蒼之聲。那些軍官們搖着腦袋說：「法蘭左生！」他固然辨不清楚那些畫在蜻蜓翅下表明法軍記號的三色圓圈，但是德國人的顯然不安，卻叫馬爾塞爾不動一點兒疑惑：這是法軍的一架飛機，牠在這別墅的天空上翱翔，毫不顧慮那些在牠四週噴出白煙的砲彈。隨後，這飛機從容地偵察一番，才了纔向南飛去。（註三）

馬爾塞爾默念：「牠已經認明白他們了；牠現在知道這兒有些甚麼了。」立刻，一切自從黎明以來經過的事，這別墅主人都視為無足重輕；然而他卻懂得真正悲慘的光陰就要到了。末了，他同時感着了一種不能克制的畏懼心和一種發熱的好奇心。

十五分鐘以來，一響的尖銳爆發聲在園外響過了，不過卻祇在圍牆的盡頭處所。這竟和一柄鋒偉絕倫的巨斧凌空劈了一下似地，叫那些樹頭橫飛，叫那些樹幹剖而為二，叫那些成堆的黑土帶着土裏的草根向空中捲起。牆上墜下了石頭來了。那些德軍路略低了低頭，但是卻沒有明顯的憂慮。自從他們看見了那架飛機，早知道這件事是免不了的；那白地紅章的十字旗，已經不能欺騙

法軍的砲隊了。

在馬爾塞爾還沒有時間從自己的驚愕中恢復精神的時候，第二個砲彈又在牆根開花了；隨後，又是第三個，在園子裏。一陣刺鼻的酸性氣味，叫他的呼吸頓感困難了，叫他的眼臉因痛而生淚了；但是由於代替的作用，他卻聽不見他四週那些可怕的甸甸了；然而從空氣中的急驟震蕩和搖動樹枝的颶風這兩種現象想來，他猜着了這些甸甸是依然存在的；不過他的聽官甚麼都不感覺：他已變成聾子了。

由於趨占避凶的本能作用，他就想起要跑到那看門人的小房子裏去躲藏自己了，末了，他提起那兩條發抖的腿子，走進了那條直達診處的樹木夾道的小徑。但是走到半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叫他止步：一隻無形無影的手，在他眼前揭去了那小房子的屋頂，並且推倒了一月牆。從這個張開了的缺口，那些房間的内部，彷彿像戲臺上的佈景一般露在外面了。

於是他只得向別墅的大樓裏飛奔，去向樓下的那些供他做酒窖的地下室裏藏匿，末了，他走到了那些光線不充足的平地下面，纔吐了一口表示放心的長嘆。慢慢地這個安身之所的沈寂境

界，恢復了他的聽官功用了。平地上面，那陣險惡的風潮依然繼續不休；但是在平地下面，對手方的破隊的雷鳴，不過如同衰弱了的回聲似的。

然而在某一會兒，那酒窖本身也自行震動了，同時就充滿了一陣重的破碎聲響。這座大樓的一部分，中了一個重砲的開花彈，已經坍下來了。窸窣的穹頂，抵住這幾層樓的崩塌；但是馬爾塞爾害怕另外又有一個重砲彈飛來，那末自身就會活活地埋在這個安身之所裏面了，於是迅速地從密裏石級往上跑上來。走完了這條石級到了樓下這一層，他竟從那被破壞的屋頂窺見了天空；樓上各層的房屋，祇留下許多嵌在牆上的破木片，一些懸着不定的傢具和一些在空中搖擺不定的梁和椽子；但是在這所「廠屋」之中，有了一大堆新近顛覆成堆的建築上的鐵木各材的和各項傢具的殘骸。

一種求光明和求自由空氣的煩悶慾望，叫他從這崩塌了的大樓裏走出來。這時候日影已經高高地升到了天空，圓鼻的屍首也愈積愈衆。那些受傷者，倚着樹幹呻吟或者在疼痛的沈默之中躺在地下不動。有幾個人已經展開了自己口袋，從中取出繃帶去縛紮自己開了裂的肉。在爾魯實

行抵抗工作的人數比以前增加了許多，步兵的鎗繼續不斷地朝牆外開放。不時地有一些新的騎兵開過來；這都是從河邊被人驅逐過來的，他們在第二道陣線上集合。機關鎗在步鎗的「必八」聲中，噴出牠們的「迪搭迪搭。」

馬爾塞爾覺得天空中，彷彿來了一個蜂羣，不僅嗡嗡之聲繼續不斷，並且有成千累百看不見的馬蜂在他四週飛旋。樹木的外皮，如同被一些無形的爪子搗起一般四處亂跳了；樹葉像雨點一般紛紛亂飛了；樹枝向不同的方向亂攪了；石塊如同被一隻神祕的腳推動一般在地面上亂走了。兵士們的鐵盔，器械上的金屬件頭，破串的箱子，都在一陣魔術鞭子之下丁零鏗郎亂響了。圍牆上洞穿了無數的窟窿，後來，馬爾塞爾利用其中的一個，窺見有幾行已經渡過了馬崙河的法國兵，到了這別墅坐落的山坡底下。這種被德軍用充分火力牽制的攻勢，祇能在盡力倚賴那些微凸的地面去避流彈之餘，趁勢跳着前進。

陡然，一陣疾捲直貫的「龍掛」從圍牆和大樓之間撞入了，無常果然在一個新的方向吹氣嗎？數到目前，無常一直是從河岸那邊撲過來，迎面攻擊那條被圍牆掩護的德軍火線。現在卻帶着

一陣疾風的急轉之勢，變更方向從圍牆的側面過來了。原來一種熟練的動作，早叫法軍得以在一個較利的陣位佈置了他的砲隊，並且得以從側面攻擊這別墅裏的那些防禦者。

幸而馬爾塞爾正在吊橋邊徘徊，這地點有成堆的建築物可以遮蔽那陣龍掛，所以他竟了無傷損地目覩了這種奇災：樹倒，砲毀，子彈箱帶着火山一般的突燃而炸裂，馬腹洞穿，人體支解而飛躍，各處地面，被這些砲彈鑽出了無數的深窟窿，於是就把前幾天掩埋的那些屍首統統掀到了坑外。

防禦圍牆的德軍中的那些沒有受傷者，都立起來了，有些都是面色蒼白的，咬牙切齒，雙目射出凶光，把刺刀插在鎗上；另一些卻轉背向圍門飛奔，絕不顧他們軍官的叫喚，和軍官們對於脫逃者而放的手鎗。

然而，馬爾塞爾卻聽見牆外起了一種怒潮般的聲音，並且他彷彿從中辨出了馬賽歌的一兩段音調。機關鎗同縫衣機器一般迅速地動着。那些因憤怒而發狂的德國兵開鎗了，不住地開鎗了。這種狂怒卻不能阻擋那陣攻勢的前進，後來陡然之間，從一個牆洞裏，望見許多紅的法國凱披式

的軍帽在那些殘餘物的堆上出現了。一排子母彈，一下，兩下，掃開了這種鬼神出沒的現象。末了，這些法國軍帽畢竟由洞裏進來了，或者從牆上攀過來了。這都是一些短小精悍而汗流汗袒胸的漢子；並且，在這種混亂的衝鋒之中，還混雜一些殘惡面目的阿爾奢爾兵，一些寬褲腳的非洲駐防兵，一些藍色知耕的非洲步兵。（註四）

那些德國軍官都來死戰了。在放過了他們手鎗裏的最後幾顆子彈之後，舉起指揮刀率領了那些尙肯服從命令的兵士，向這些衝鋒的法國兵猛撲。於是便發生了一陣肉搏，一場混戰：刺刀洞穿了許多肚子，鎗托如同鄧頭一樣敲開了許多腦袋，無數互相扭着在地上打滾的對敵者，一面想法子互扼互咬。結果，那些著灰色軍服的，都溜到樹叢裏預備逃走了；但是他們達不到全部脫逃的目的，因為戰勝者的鎗彈時常止住了許多的偷逃者。

幾乎立刻就有大隊的法國騎兵在大路上經過了。這就是新近結束那陣追逐任務的龍騎隊；但是他們的馬匹已經困憊不堪，彷彿僅僅只有那種由人身傳播到獸身的勝仗熱，還能够叫這些馬匹可以勉強忍痛疾馳一陣。這裏龍騎隊的兵士中，有一個停在圍門口，於是他的坐騎就連忙開

始去嚼地上的茂草，那個兵如同睡着了似地，在鞍橋上屈着身軀。等到馬爾塞爾走到跟前，去搖醒他，他就倒在地下：他已經是死了。

法軍繼續前進。步兵騎兵都從馬崙河沿岸渡過來，這都是困乏，餓餓，塵土泥濘竟體的，但是卻受了一種可以電化他們衰弱的熱忱的驅使。

幾排法國步兵，爲着掃除那些尚在藏躲中的德兵，在這別墅的大樓裏和園子裏極力搜索。有一些身着綠色衣服，尖頂鐵盔的漢子，本來躲在這大樓裏的殘骸中，酒窖的角落裏，矮樹叢裏和燒壞了的馬廐車房裏，這時候他們都舉臂露出他們那些業已張開的手，並且用那句混合法德兩國語言在一塊兒的怪話高呼「卡麻拉德……卡麻拉德……噯卡溥忒」他們因爲恐怕當場送命都發抖了。離開了他們的軍官又免除了軍律，他們就陡然失掉了他們全部的驕氣了。其中有一個逃到了馬爾塞爾跟前，幾乎和他的身子相貼；這就是從前叫他花過那樣貴的價值去買幾塊麵包的那個紅鬍子看護士。（詳五）

「佛蘭左生……我，佛蘭左生的朋友！他爲着叫自身能够享受這個被他那種不顧臉面地

勒索過的犧牲者的保護，就連聲這樣地喊着。

馬爾索爾在自己別墅的廢墟裏胡亂地宿過一宵之後，就決計離開了。在這些成堆的殘餘物的中間，他毫無一點事可做。並且對着這樣多的屍首，他很感難堪。那真得以百數計，以千數計。兵士們和鄉下人，把那些找着了屍首，就原來躺下的地點掩埋。園裏各處的小徑裏，花畦裏，附屬的各處小院裏和本屬於客廳的窗前地下，都掘了一些深坑。在這樣一種墳堆中間過生活是辦不到的。所以他真地重新卜了那條直達巴黎的大道了，卻決然不拘定如何去達目的。

剛好一出園門，他遇見的依然又是一些屍首；但是，不幸這些屍首全然不是身著灰綠色外套的。這場爲爭自由而施的攻擊，真犧牲了許多法國人的性命。一些紅的軍褲，一些法國式的軍帽，一些阿爾舍爾式平頂帽，一些綴着長櫻的鐵盔，一些彎曲了的刀，一些折斷了的刺刀，像野草一般蓋在田裏，東一堆西一堆的灰爐和被燒成炭的物質；這都是德軍在敗退的前一晚，堆在一處燒過的人和馬的遺骸。

雖然有這類野蠻式的焚屍舉動，然而那些未經掩埋的屍首依然是找不出數目的，所以馬爾塞爾剛好走到村外的地方，就覺得腐爛了的人肉臭味成了格外不可嚮邇的。開始，他經過的，是那些在昨晚被殺而尚未變壞的屍堆；接着，在河那一岸，他就遇見許多在前天被殺的；更遠一些，就是在三四天以前被殺的了。每次他一走近屍堆邊，那些成羣的烏鴉就沈重地鼓起翅膀上騰了，這些雖已半飽然而尚未果腹食肉烏類，重新又集在這些令人悲傷的田野裏了。

——這些腐爛的東西，我們永遠沒有法子去掩埋了，馬爾塞爾心裏想着。在戰勝之後，我們將要死在瘟疫裏了！

許多村落，許多孤立的房子，甚麼都是空的了。住宅和倉廩，僅僅祇構成許多殘餘的材料。四處都是一些高高的鐵架子，在平地上豎起牠們異樣的剪影，叫人回憶到史前種種大動物的骨骼；這些都是那些被火燒燬了的工場遺跡。某一些煙肉，幾乎在那和地平線相齊的高矮之處被截斷了，他祇破斬去了頂部的另一些，卻在留下了的那下半截裏，顯出那些被破彈洞穿的窟窿。

馬爾塞爾不時遇見了一些成排的騎兵，保安隊，非洲駐防兵和輕裝步兵。他都總是繞着一些

村莊的廢墟四週駐紮，擔負那種搜索地面和驅逐落後的敵人的責任。這別墅主人免不得給他們說明了自己的來歷，把自己那張戰地旅行護照給他們瞧。這些兵士，其中有幾個略帶微傷，極力頌揚這回的勝仗。他們都笑着，談起他們英勇，帶着穩定的態度高聲喊道：

——我們要用腳尖，把他們送回邊界為止。

在好幾點鐘的步行之後，他在大路傍邊認識了一所在破壞狀態中的房子。這就是他上次回別墅時候用過午餐的那一所小飯店。他走到了小飯店的那幾片被火灼焦的牆壁之間，立刻就有是一大羣的蒼蠅飛來圍住他的腦袋旋繞。一種腐爛了的人肉臭味撲鼻而來。一只鹼宵燒焦紙板盒子的人腿，在石灰渣屑裏面隱約露出來。他彷彿重新看見了那個被孫子們攀住衣裳的老婦人了，並且他也記起她向他說過的那幾句話：「他們爲甚麼要逃呢？打仗祇和當兵的有關係。我們這些人，我們並不妨害誰，並且我們甚麼也不害怕。」

路遠一點，在一個山坡的下面，他得着了一個最爲意想不到的遭遇。他看見了一乘供人雇用的汽車，一乘在中夫座傍裝有自動計價表的巴黎的汽車。那汽車夫如同在尋常的停車處一般，從

容地在汽車傍散步。原來他本是載了幾個參觀戰地的新聞記者到這兒來的，這時候他正等候他們回去。馬爾塞爾向他談話了：

——給您兩百佛郎，他說，倘若您肯送我回巴黎。

那汽車夫拒絕了，態度儼然是一個不肯爽約有良心的漢子。那個叫他這樣不肯爽約的原故，也許因為那提出十個魯比金幣做報酬的人，是一個衣衫襤褸而有傷痕而狀類失業者的漢子。

——那末就是五百佛郎罷！馬爾塞爾從他的坎肩的袋子裏抓出一握金幣一面向他這樣說。這汽車夫的答覆，就是把車身調過頭來和把車門打開。那幾個新聞記者因此可以等到明天早晨：他們祇有格外仔細地去觀察戰地。

馬爾塞爾走回巴黎時，那些幾乎看不見行人的街道，在他眼裏幾乎是充滿了行人似的。他從來沒有覺得這都城有如此繁華。及至瞧見巴黎的歌劇大戲園及協和廣場，他竟以為自己置身夢境：原來介乎他現在眼底下的一切和那些被他留在腦裏而相距很近的可怖的景物之間，矛盾現象正是太厲害了。

在他那住宅的大門前，那個舉止堂寧的看門人，因為瞧見了主人的狼狽情形大受驚訝，就用發呆的狂呼給他致敬：

——怎麼！麥薛……麥薛遇見了甚麼事……麥薛從那兒來？

——從地獄裏來！這別墅主人說。

兩天之後的早晨，馬爾塞爾接待了一個意外的拜訪者。一個步兵裝束的兵士，帶着快活的精神向他跟前走來。

——你不認識我嗎？

——怎麼……詩爾！

於是這個做老子的人向着他的兒子張開了兩隻胳膊，滿身抽掣地擁住了他。這個新人伍的步兵，戴上了一頂顏色不新的法國軍帽；他那件過於長大的風衣，是破了又重新袖綴的；他那雙笨而厚的皮料，發出一陣皮革和脂肪的火雜氣味；但是馬爾塞爾覺得詩爾披上了這件從陸軍被服庫裏翻出來的破風衣，卻從來沒有這樣地偉而美。

——你真地當了兵嗎？他用一種略帶顫動的聲音說。你已經願意防衛我的祖國，這個不屬於你的祖國！爲你個人，這件事叫我害怕，然而我卻因此成了有編氣的。唉！倘若我的年紀不過五十歲，那末，入伍的決不止你一個人！（註六）

末了他的眼圈兒不免紅了，這時候，一種痛恨的表情，竟在他臉表現了一陣肅殺的意味。

——努力罷，他帶着一種無情的毅然態度說。你不知道這次戰事是甚麼樣的；但是我，我知知道。這決不是一種其他戰事相同的戰事，這決不是一種爲攻擊那些正直敵手而角鬪的戰事；只算是一種剷除猛獸的圍獵罷了。你向人堆裏開鎗罷；每一個打倒的德國人，解除了人類一個禍害……

說到這裏，馬爾塞爾彷彿有一種遲疑的動作；隨後，他用堅決的態度接着說道：

——並且倘若你將來遇見了許多熟識的面孔，可是一點兒也不要停止放鎗。我們有爭親在敵軍裏面，但是他們的價值並不比其餘的人高一些。遇着機會，儘管幹掉他們，不必遲疑，儘管地幹掉他們！

(註一)「Ja」是德文「ja」的譯音，意思就是「是的。」

(註二)「Nein」是德文「Nein」的譯音，意思就是「不是的。」

(註三)佛蘭方士是德文「Franken」的譯音，意思就是「法國的」或者「法國人。」

(註四)法國各級軍官以及步隊工輻等兵士的呢製軍帽，名爲「凱披」(Käpp)，式樣與吾國軍帽相近，惟帽頂不作突出的平片圓形，而係內陷的碟狀。歐洲以前及其初起時，法國步兵的凱披是紅呢做的。

(註五)「卡馬拉德」是法文「Camarade」的譯音，意思就是「兄弟們」；「嚙」是法文「Non」的譯音，意思在此處應作「不要」；「卡博忒」是德文「Kamp」的譯音，意思就是「殺害」，合而言之，就是「兄弟們……兄弟們……不要殺」，歐戰時，德兵向法兵投降時，總高聲喊着這幾句怪字。

(註六)法文譯本的譯者海曼爾在此處註明：「日爾固然有阿根廷的國籍，但是因爲他的父親屬於法國國籍，所以也能够在法國軍隊裏入伍。」

第十章 馬崙之役以後（註一）

十月快要完的時候，魯意莎、海萊娜和琦琦三人，都從畢亞里慈回到了巴黎。海萊娜枉自費了許多心力，向她們說是這次的回家是不謹慎的，說是馬崙河的事件不過是法軍的一種不能持久的成績，說是戰事的潮流可以不時變更，說是即以事實而論，法國政府到目下並沒有念及要離開波爾多。但是這個浪漫姑娘的種種暗示，畢竟沒有產生任何結果：魯意莎不能忍耐這種遠離丈夫的長期生活，而琦琦更急於要看看她那個小糖兵。所以結果，這三個女人全體回到禹戈通的住宅裏了。

巴黎那兩百萬不願意聽受時局牽制而甘心蹲在家裏的居民，這時候用一種莊嚴的快活精神，接待這次的勝仗。誰也不能夠清明地說明這次惡戰的經過，直到已經得了勝，大眾纔恍然在夢裏醒過來。某一個星期日，這些居民正趁午後的晴光去散步的時候，他們忽然從日報上，知道了協

約軍的大成功和他們新近驅除了的危險了。他們固然都是歡天喜地的，但是卻絕沒有丟開鎮靜態度：六星期的戰事，從根本上變換了這個那樣習於喧囂又那樣易於感動的民族的性格了。說到要這座京城恢復舊觀，固然要經過相當的日子，可是那些在前一向不大有行人的街道，現在又是熙來攘往的了，許多關了門的店鋪，現在都開張了，許多寂靜無聲的房子，現在又都有重新活動的氣象了。

那次到白城村的旅行，馬爾塞爾竟沒有對他的妻室女兒談過。本來何必把這種包含許多恐怖的敘述來叫她們發愁呢？他僅僅告訴魯意莎，說白城別墅很吃了礮彈的苦頭，一部分的屋頂，受了礮彈的損壞，說將來到了和平局面實現的時候，非花幾個月的修理，那房子是無從居住的。

馬爾塞爾和家人重行團敘得來的快樂，因為和他小姨子相對，就很快地覺得不美滿了。自從最近的種種大變化發生以來，海萊娜的眼裏，就有了一種泛泛的驚訝的表情，彷彿德意志帝國的皇軍敗走，竟是一個和自然組織裏的種種最良的定律大相違反的怪現象，而她異常關心的那個馬崙之役的難題，竟叫她不能不饒舌了。所以她竟開始否認法國的勝利。以爲他們所謂「馬崙河

的勝仗，不過是協約國造出來的一種謊語；至於實在情形，卻是德國的將領們，因為作戰上的計畫上的妙算，纔決定把他們的陣線引退。當她在畢亞里慈的勾留之中，曾經和各種有最高的智能的人物，特別是和那些中立國的高級軍官，把這題目長久地討論過，他們中間竟沒有一個人相信法軍得到一個真的勝仗。德軍不是依然繼續在法國北部和東部占住了幅員廣大的地域嗎？倘若這些戰勝者沒有能力驅逐這些戰敗者出境，那末，這種號稱的勝仗究竟有甚麼用呢？馬爾塞爾遇着了這些明確的宣言的辯駁，不禁因驚訝又因憤怒而滿面發白了；馬塞河的勝仗是他曾經親眼見過的，並且埋在他別墅各處園子裏的那幾千德國兵，難道不足以證明法軍大獲全勝嗎？但是他之反駁他的小姨子以及自己氣得滿面通紅，都是枉費氣力的；因為他終於非暗自承認海萊娜的反對論調之中，有點貌似的东西不可，於是他的性靈也因此深感動搖。

魯意莎也不甚自在了；自從許爾人伍之後，她竟在惶惑不寧的境界裏度日子。不久琦玲也因為她未婚夫的問題感到了不安。她自從由畢亞里慈回來，就要求她那「小糖兵兒」敘述她前以對他想像過的那些可以遇到的危險，而這少年的戰士，也向她描摹自己當着巴黎附近開戰那陣

不可終日的時期裏，在服務機關感到的那些切膚的愁悶。當時大眾聽見了敲聲來得那樣近，那位參議員竟想把兒子送往波爾多；但是這一個感到的興奮卻比較好得多。到了巴黎留守把一切壯丁用汽車運赴前敵之時，這算是最吃緊的日子，愛國主義竟在勒內的心裏戰勝了一切的情感：他不待誰的號令，取了一桿鎗，和同事中的其他服務人員跳上了一乘汽車。一到戰場，他就一條小徑傍的戰壕裏，躺下去守過幾點鐘，不待辨明甚麼，舉鎗就放。他那時祇看見煙霧，着了火的房屋，傷的，除了一羣被俘的烏蘭騎兵之外，他竟沒有看見過一個德國兵。

這件事開初很够叫琦琦覺得自豪了，因為自己是馬崙之役的一個英雄的未婚妻；但是隨後她的情感又變更了。她每逢和勒內在街上同走的時候，想起他是一個小兵，並且又不過是屬於後方預備軍的，所以竟視為憾事。更壞的事，就是那些平民的妻室，或者因為想起自己的丈夫在前線打仗而興高彩烈，或者因為一個寶貴生命在前陣亡而茹苦含辛，竟都有一種傲慢的挑釁態度，所以每逢她在街上經過時，時常聽見一些攻擊這些「埋伏者」無禮粗話。尤其是想到她自己那位哥哥不過是阿根廷國的僑民，已經身赴前線，而她的未婚夫是個法國人，卻反而托庇於掩護之下

真未免更有些兒難堪，這些難堪的反省，就叫她變成了悶悶不樂的了。

琦琦對着勒內，素來沒有露過憂鬱的神情，因此勒內很容易地注意到她的愁悶了，後來他不得費事，又猜到了這種不高興的顏色的來由；從此，他的解決方法就決定了。他一連三天，沒有涉足於禹戈通衢；第四天，他纔到那裏去，然而身上著了一套嶄新的淺藍軍服，這顏色是法國陸軍在那時新近改定的；他那頂法國式軍帽的皮纓，已經換了金纓子了；而他那件呢軍衣的袖口，也已經鑲上金袖章了。他已經是個軍官了。由於他父親的力量和他的中央工業大學的學生資格，他已經取得了預備軍械兵少尉的任命，並且他當時立刻要求派往前敵。兩大之內，他就要出發了。

——你辦好了這件事！琦琦用熱烈的態度喊着。你辦好了這件事！

她臉上變色了，睜起那雙像是想用贊美去吞勒內的大眼，瞧着勒內出神。隨後，毫不顧到她母親就在旁邊，豪爽地向他說道：

——來罷，我的小糖兵！來罷！你值得受一種獎勵！

於是她撲到了他身邊，張開胳膊掙住了他的項頸，清脆地在他臉上的每一邊吻了一下；這時，

她受了一種弱點的支配，竟陡然嗚咽起來。

自從馬崙之役以後，魯意莎和海萊娜對於宗教上的信仰心都加倍了；這兩位爲人母者，彼此都有兒子爲着種種相反的原因在法國邊界上相戰，因此彼此都很擔憂。至於琦琦，自從勒內赴敵之後，也感受了心理上的一種皈依宗教的變化。

從前，魯意莎以爲越是祈禱地點的複雜，越可以增加祈禱的靈驗。所以她從前遍謁巴黎全城各處的教堂；現在，她不是這樣想了，祇同了海萊娜和琦琦到附近的聖艾尹羅堂或者佛利蘭通衛的西班牙教堂祈禱；並且她尤其推崇那西班牙教堂，因爲她在那裏時常聽到些禱告文，是用她幼年時代用過的語言，切切地在她身傍念出來的，於是這些聲調，就叫她引起了一種幻影，以爲自己仍在故鄉，蹲在一個格外願意聽受陳述之詞的上帝的左右。

這三個人靠在一塊兒跪下來的時候，魯意莎不時竟用一種略帶怒意的眼光瞧着琦琦。這青年女子面色是灰白的，神情是帶夢意的，有時她或者用蔚藍的眼球向神座凝視，有時她或者又低

下頭來如同受到那些絕未習慣的沈思的重力壓迫。這種虔誠的神往，竟叫那為人母者有點生厭了：琦琦之這樣熱心祈禱，爲的大概不是許綸罷！

至於那姊妹兩個，彼此都沒有要求上帝保佑戰場上的那幾百萬人，她們的祈禱都是最自私自利的，僅僅祇因唯一的母性慈愛纔這樣熱忱，僅僅祇以保佑她們那幾個正在冒犯性命危急的兒子爲目的。但是，魯意莎懇求保護許爾時，她在靈悟裏看見的，是那個顯在一張從戰壕裏寄來的灰色照相上的兵士頭上戴着一頂法國式的舊凱披，身上裹着一件泥塗覺體的風衣，腿上一纏着一副呢製的裹腿，手裏握着一桿步鎗，臉上蓋着許多修刮不良的鬍子。至於，海萊娜爲倭安和海爾曼祈禱的時候，她頭腦裏的幻像，就是那兩個頭戴尖頂鐵盔，身著灰綠軍服，胸上斜繫幾條爲掛手鎗望遠鏡和地圖皮套而用的皮帶，而腰上橫束一條懸刀皮帶的少年軍官的影子。所以從外表看來，她們彼此的希望，都在同一的母性慈愛的奮興裏彼此互相調和，然而徹底說來，不僅這些希望也真是彼此互相背馳，並且介乎這兩位爲人母者的祈禱之間，也有一種介乎敵國兩軍之間的同一的衝突存在。不過這種矛盾，無論是魯意莎或者海萊娜，誰都沒有窺見。但是，有一天，馬爾塞爾聽

見他妻子和他小姨子一塊兒從教堂裏走出來，他免不得低聲自言自語：

——這是不顧體面！這是和上帝鬧着頑兒！

唉，究竟是甚麼事？原來法國青年，正都抵抗蠻子的侵擾，正都英勇地防衛文明的和人道的本原，這時候魯意莎和其餘那些法國青年的母親，都到教堂的神座跟前，爲他們懇求大佑，至於海萊娜呢，她丈夫是德國人，他正用盡魔力預備壓到法國，她兒子們也是德國人，他們正都握着手鎗在法國屠殺良民，焚掠村落，而海萊娜竟敢同這些法國女人在同一的神座跟前，懇求上帝輔助她的丈夫的和她兒子們的事業。對呀，這婦人的種種祈禱，是違背了宗教的，她種種不公平的誓願，是侵犯上帝的公道的。於是馬爾塞爾懷着那偶然在種種富於實驗的頭腦裏，喚起了畏禍的幼稚迷信，竟半懸想海萊娜那種對神明的祈禱，可以給馬爾塞爾發生一種損傷。誰知道呢？這些無意地成仇的母親在上帝跟前發的種種矛盾要求，已經叫上帝感到了疲乏，大概結果上帝祇好塞起耳朵，無論誰的話都不會聽的了！

自從這一天，馬爾塞爾對於他的小姨子，竟忍不住顯出了一種無情厭惡。這種時而用冷嘲時

而用熱罵來表現的滋生不已的怨恨，竟激怒了這位浪漫姑娘。她承認在這個家庭裏，有人明顯地把她看作一個不速之客，所以決計要離開。但是卻絕沒有向誰談起自己的計劃，只極力暗自進行。費了許多方法，她居然達到了目的，弄到了一張赴瑞士的護照，從那裏她就可以容易地回德國了。末了，某一天傍晚，她向台諾乙一家人宣言自己在明天就要起程。忠厚的魯意莎，被這種突如其來的遁逃感到傷心，然而悟不到爲誰這都是好一些的事，馬爾塞爾非常愉快，忍不住用一種挑釁的諷刺口吻向他的小姨子說：

——好旅行啊，並且致意伽爾。倘若你們將領們的戰略上的妙算，叫他們失了希望，不能在最近的期間到巴黎來看我們，那末，我們將領們的戰略上同樣的妙算，卻可以叫我們在日後覺得一種愉快到柏林來，向你們作一次的小拜候。

馬爾塞爾也在各處教堂裏消解他的光陰，不是他自有他的辦法，他常到他兒子的畫室裏，欣然和阿爾亨梭拉去談許爾；自從那性靈畫師離巴黎之後，阿爾亨梭拉業已升任這座收藏並不

豐富的博物館的「留守」了。

阿爾亨梭拉初次接待馬爾塞爾的拜訪的時候，自然有過一番歡迎的語言，可是他當時一面還用了一些動作，去偷偷掩掩移開一件遺忘在一張園椅上的女浴衣，和一張擱在一個衣架上的簪花女帽子，所以這番歡迎的語言，竟奇異地被這番動作岔得七零八落。馬爾塞爾固然沒有受到這些有意義的動作的歉疚，但是他的性情對於一切都是寬大的。而況僅僅聽到了阿爾亨梭拉的聲音，這個可憐的為人父者，就彷彿覺得和他兒子相伴，其所以叫他易於得到一種如此溫存的幻想來由，就是在這個熟識的環境的中間，一切器物從前都和那個從軍者的生活是相關的。

開始，他們談起許爾，彼此互相交換了那些從前線傳來的最近消息。馬爾塞爾把許爾來信中的話從記憶力裏一字不遺地重述一番，並且把這些信給這位「機要秘書」看；但是阿爾亨梭拉卻從來沒有把許爾寄給自己的信拿出來，並且絕不肯述及其中原文的語氣；因為許爾在信裏欣然使用的筆調，和子姪輩給家長通信時用的大相逕庭。

許爾因為善於擊劍而嫻於戰鬪，又因為他那一連的連長本和他同為某劍術俱樂部的會員，

有了這些幫助，所以他在從軍兩月之後，新近受了任命升到上士地位了。

——本領真好，阿爾亨梭拉如同自己享受了這種榮譽一般高聲喊着。唉！令郎真像大革命時代的將領一樣，是那種可以在少年居高位的人。

於是他用一種過於頌揚的口才，點綴許多想像上的情節，來誇讚他朋友種種的勇敢。許爾也和其他多數在一種長期危險中過活的人一般不大多說話，所以只把他親身參與過的幾次戰鬥，用幾句明晰動人的話告訴了阿爾亨梭拉。譬如這「畫師兵」曾經在某次猛烈的戰之下傳遞過一次命令；他曾經首先跳入一道由衝鋒隊來的戰壕；他曾經為某種被人視為很危險的使命告過奮勇。這些可敬的事實，為許爾已經在記功簿上紀錄了一次功，不過卻也並不算是異乎尋常的。但是一到這個加以推崇的遊蕩者的口中，就成了這次大戰中的幾個最顯著的大事件，有了五光十色的氣象。聽到這些紀功的敘述，這為人父者竟因為恐懼，因為愉快，又因為自負而滿身發抖了。在他們這樣長久地談過許爾之後，馬爾塞爾自以為非關心這個對他兒子極力頌揚的人的興味不可，於是就向這位秘書探詢他新近幹的事了。

——我盡了我的義務，阿爾亨梭拉帶着一種明顯的至情上的滿意說。我曾經身預「巴黎之圍」（註二）

道地說來，他在自己的良心上，很懷疑這個名稱的不正確：因為巴黎本來沒有被圍。但是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的回憶，卻戰勝了語言上的那種正確的顧慮，於是他就自鳴得意地稱呼巴黎遇在馬塞之役的期間中施過的那些軍事行動做巴黎之圍。此外，他深以後人不了然於他在這些可紀念的境況裏幹過的事爲憂，早已有了一種相當的預備。那時候，有人在街上，販買一種文憑形式的東西，這東西四面匡着金線的花紋，頭上畫着一幅三色國旗；匡裏的文字，就是證明某人曾於那個最危急的星期中在這都城裏居住。阿爾亨梭拉買了這樣一張文憑，用他的最好的書法，把自己的姓名和資格填在文憑的空白地方；隨後，他邀請了喇白街的兩個街坊：一個是看門人的朋友，一個是隔壁的酒店老板，在這文憑的尾上署了名並且末了，他又要求本區的警察署長簽了字蓋了官印，去保證這些有榮譽的見證人的可敬之點。這樣一來，於是無論何人對於阿爾亨梭拉曾經身預「巴黎之圍」那件事，是不容懷疑的了。

所以這位「被圍者」就向馬爾塞爾述起了自己當着這位別墅主人遠行的時候，親眼在巴黎街上見過的一切，並且他真地見過許多非常的。他看見過無數羣的牛羊，鎖日在聖馬德來因教堂的鐵柵欄附近的廣場上停留。他看見過馬洛克族的先鋒隊，排成行列用那種開正步走的步兒，從巴黎南站的門穿過巴黎的中心而到巴黎東站，他們就在那兒趁搭那些等候輸送他們到前敵去的列車。他看見過那些披着紅衫跨着駿馬的北非洲騎兵；看見過那些頭縛黃色裏頭的馬洛克的步兵；看見過黑面紅帽的賽內伽爾的衝鋒隊；殖民地的破兵；非洲的輕裝步兵；這些以戰鬥為職業的戰士，全體都是氣概雄偉，面如紫銅，目如鷲鳥。這些隊伍的行列，有時竟停止幾個鐘頭不動，叫前行的那些隊伍可以有時間能够從容上車。

——他們真來得得時！阿爾亨梭拉用那種如同曾經親身指揮這些隊伍的迅速順利的動作一般的豪興談着。爲着去到烏爾克河邊去迎擊克魯克，去遏止他發展，去逼迫他放棄陣地，他們真不得得時。（註三）

幾天之後，他又看見過一種格外更爲奇異的現象了。全城那些專供租賃的汽車，將近有二千

乘光景，全載着許多營駐防非洲的步兵，每乘分載平均八個人，組成了一個兵車大隊；牠們開足速度而馳，帶着鎗枝的閃爍和紅色高帽的如火如荼，竟在各處廣衢上像急灘般流着，叫人以為是一種繁華悅目的儀仗，一種綿延不斷的送婚隊。然而並不止此：在那最要緊關頭，當時成功之望還沒有把握，但是略增壓力，就可以決定前途，於是伽烈尼將軍就把略知運用兵器的人，譬如軍事局所屬的司事人員，軍官的從兵，警察，保安隊之類，一齊派上了火線，去抵抗敵軍右翼極右的兵力，去造成那種居然竟能教護法國的最後反攻。（註四）

結果，在那星期日的傍晚，阿爾亨樓拉正和他一個同困「圍中」的女友在布樂泉公園散步，但是他絕沒有把這點兒細情告訴馬爾來爾，竟從各種日報的號外上，知道戰鬥是在巴黎附近動手的，而法軍在這場惡戰裏大獲全勝。

——唉！麥薛台諾乙，我看見過不少，現在我說得出許多重要的事情！

許爾的父親是那樣滿意於這場談論的，他對於這遊蕩者而懷的一種好感，不久就由供給各項使用物件裏面表示出來那時候的度日是艱難的，而阿爾亨樓拉因為遠離故鄉而生活受困，也

許需錢使用。倘若情形果然是如此的，馬爾塞爾自然樂於周濟他，自然要提一筆存款任他支配。他之忻然爲此，正足證明他往日很愛西班牙；這個名貴的國家，在他常以未能深知爲憾，但是他卻預備在戰事平息之後，帶着濃厚的興味去參觀。

阿爾亨棧拉對於這樣的餽送，竟表示拒絕了，在他生平這雖然是第一回，可是他拒絕論調裏面含的自重成分卻不在感謝成分之下。他深深致謝麥薛台諾乙的體貼入微的用心和恢闊大度的供給；但是他幸而還沒有到那種非許諾這種供給不可的境界。本來在半實上，許爾早已「任命」他做畫室管理人，又因爲那些有關於「停止付款」的新命令的功效，結果，那張從美洲來的匯票，銀行早已承認按月攤付百分之若干，所以許爾能够把畫室裏的必需之用，供給阿爾亨棧拉了。

等到那怕人的驚惶現象過去了之後，巴黎的居 彷彿不知不覺地又和那時的境況相習了。一種富於忍耐性的沈靜現狀，竟繼着頭幾個星期的興奮現狀應運而生，於是有人希望種種意外的和非常的調處。阿爾亨棧拉本人，也不像戰事初起一般兒滿身口袋裝的全是日報了。並且各報說的全是一樣的事，於是祇要看政府公報就够用了，從此這印刷物成了不是閱者所急急於等候

的：因為那時候，閱者預料牠祇重述那些發佈過的消息。現在那些留在後方的人，漸漸重理他們的舊業了。「應當謀生，」他們都這樣說。而繼續生活的必要，對於誰都不肯放鬆一切的誅求。那些有親丁在軍旗之下的人，本來沒有遺忘他們的親丁；但是末了，他們卻也把這種別離當作一件常見的、不便處所看待了。零星的錢也重新開始活動了，戲園子也重新開門了，巴黎的居民也重新開始笑了；並且，倘若有人談起戰事，這就是因為承認戰事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痛苦而已，大眾對於牠，祇應當用一種長期的勇氣和一種機械的忍耐去抵抗。

馬爾塞爾在屢次拜訪阿爾亨梭拉之時，好幾次得着機會和霍爾諾夫相遇。若是在尋常的時會，他或許想躲避這漢子：家資千萬的富翁本是屬於保守派這一方面的，對於革命派的漢子自然很害怕。卽以這俄國人的社會主義和他的國籍而論，已經够得向他極力暗示兩相不快的幻象：一方面，炸彈和匕首；其他一方面，絞刑和發往西北利亞的流刑。但是，自從這次的戰事發生以來，馬爾塞爾的觀念，在許多論點上早已都起了變化了：德國式的恐怖，潛水艇的水面襲擊，可以叫累千盈萬的絕不爲害的旅客直沈海底，徐柏林飛船的天空襲擊，可以從不可目觀的處所，向民間的小房

子和婦人孩子拋下成噸的炸藥，單單這兩項東西，很叫馬爾塞爾的眼光，對於他在前幾年視為最可恨的俄國式的害人暴烈舉動，立刻減輕了分量。並且馬爾塞爾又知道霍爾諾夫本和前爾有往來，即令他們關係不密，然而至少也是熟識的了，於是這一層，就够得叫他用和顏悅色來接待這個異鄉之客，而況這個異鄉之客，又是屬於法國的協約國家中之一的。

馬爾塞爾和霍爾諾夫談到了戰事了。霍爾諾夫的那種雍容態度，他那些獨到的觀念，他那些陡然從反省跳到議論上的思想家式的缺乏連絡的態度，就誘惑了許爾的父親，叫他毫不吝惜那些彭明昭著地從禹戈通衝的酒窖裏運來的酒了，那些由阿爾亨棧拉用大度來灌澆他鄰居的辯才的酒了。馬爾塞爾對於這俄國人最讚賞的處所，就是那種為叫人了解而用的簡明方法，他用了這方法，從種種想像來說明他要叫人了解的種種事情。在這位幻想家的議論之中，馬崙之役，種種接續而來的戰鬥，和交戰的兩軍達到海邊的那種努力，都已經成了一些很簡單又很朗然的事。唉！倘若當時法軍在打了勝仗之後沒有過度困於疲勞呢！

——但是人類的實力都有一個限制，這俄國人說，並且法軍縱然驍勇，究竟和其餘的人一樣

都是人。最初他們既然在三星期之中從東向北急進，去抵抗那陣從比國而來的侵擾；接着就在伽羅壬和其他各處絡繹續戰了好幾回；接着又因為避免敵人的包圍，迅速地退避一次；而末了，就是這場叫全部德軍不被俘虜就被驅逐的七天大戰。在這樣幾下之後，又何必以戰勝者缺乏長腿前進和騎兵不能猛追逃敵為怪呢？所以那些未被猛追的德兵得到了時間，能够停住，能够挖掘地洞，能够藏匿在那些幾乎不可接近的蔭蔽物裏面。法軍為着不至於失去那點兒恢復了的地域，也就如法「炮製」，於是這種沒有了期的戰壕戰爭，就這樣地開始了。以後，交戰的兩軍的陣線，都因為各欲包圍敵軍，就各向西北延長而進了，並且各由這些繼續的延長動作，發生那個向海面馳的追求，結果就構成了這個在歷史上可稱最大的對壘現象。

馬爾塞爾依然是樂觀的，不贊成這種共同的觀念，他希望戰事的延長不至於過久，希望到明年春天，或者頂遲也不過夏天，和平就可以有個結局。但是霍爾諾夫卻搖着腦袋說：

——不能，他說這一定是長久的，很長久的。這次的戰事，是一次新的戰事，真正的近代戰事。以前德軍依據舊的方法開始作戰：譬如包抄的動作，地面上的戰爭，毛奇將軍由泰仿拿破崙而編製

的作戰計畫。他們當時既然指望迅速結束，並且自信必勝。那末他們又何必用新的方法呢？但是在馬崙之役發生的那些事，卻推翻了他們的計畫：他們非易攻爲守不可了，於是他們的參謀本部就用到他們在日俄之戰的新戰場學來的一切了。近世兵器的力量和射擊的速度，竟爲地底的鬪爭造成了一種不可制止的需要。在今日，一公里地盤的占領，就是表現一種比在百年以前，從女牆下面奪取一座瞭臺還要更爲艱事的實力。結果，現在對壘的兩軍，無論那一面自然都不會銳進了。所以這件事一定會成慢性的和單調的，如同兩個勇力相等的力士角力相似。

——但是，總得有一天叫這件事完結纔好！

——自然，但是卻沒有法兒知道在甚麼時候呀。那件在現在可以認爲不容懷疑的事，就是德國必敗。由甚麼方法敗呢？我卻不知道；但是論理學要他失敗。在九月一個月之中，他業已用盡了最上的精銳，並且打了敗仗。這樣一來，就叫協約國得着了寬裕的時間，去預備他們未及預料的事和組織他們在目前已經準備好的偉力了。中歐兩帝國的失敗，是決然會實現的；不過若以爲這種失敗就在目前，那就不免弄錯了。

並且根據霍爾諾夫的觀念，這些虎狼之國的那種不可避免的瓦解之局，卻不能視為德國的破壞，又不能視為日耳曼民族的殲滅。這位革命黨人對於極端愛國主義是不表同情的。巴黎那些過度愛國者，想從歐洲地圖上抹去德國的那種不可調停的態度，他固然不贊成，柏林那些大日耳曼主義者，想把全世界盡歸條頓民族統治的那種不可調停的態度，他亦復也不贊成。

——不可放鬆的事，就是打倒德意志帝國，和拆毀那個自從這五十年來早就威嚇各國和平的戰爭機械。

那件最叫霍爾諾夫動氣的事，就是某一些觀念的反道德性，自從一千八百七十年以來，這些觀念就從世人公認的那個長期威嚇裏面發生了，並且到今日叫全世界大多數的人都受了傳染，譬如實力的榮譽，唯物主義的勝利，成功的神聖化，對於已成之事的盲目尊崇，把最高貴的情感視同空論般的嘲弄，口稱想達到最高進步而實際竟退化到原人時代的野蠻行為的，粗暴舉動的和專制主義的強盜哲學。

——我們應該做的事，他說，就是掃除那些代表這種向後方倒退的怕人趨勢的人。但是這卻

不是說我們應當把德國民族也殲滅無異。這民族本有許多實在的好品格，可惜這些好品格時常受了一些由不幸的過去時代遺傳到身上的缺點的惡化。他有富於組織力的本能，工作的意匠，並且他能夠給進化的原因盡許多任務。但是在事前，他卻需要有人加以一種沖洗：一種類乎災禍的沖洗。等到戰事失敗能夠挫折德國人的驕傲態度，又消弭他們的世界霸業的幻想的時候，等到他們的將來，僅以一種和其他人類處於平等地位的人類自居的時候，那末他們對於那種屬於人類全體的共同文明的努力，就可以變成一些有益的合作者了。尤其現在不應當因為了這一層，就叫我們忘了德國人是其他的人類社會的一種危險。這種自稱為「主人翁的民族」的德國民族，是各種民族中的最缺乏自重情感的民族。他的政治上的組織，叫他變成了一種好戰的部落，其中的一切，完全在一種機械的和卑屈的紀律之下。在德國，沒有一個人的臀部不挨腳尖，也沒有一個人不想把這樣拔得來的待遇，傳給自己的屬下。皇帝賞下來的腳尖，一級一級地一直傳到也社會上最低的那一級的身上。凱撒打他的兒子們，軍官打他的士卒們，家長打他的老婆和兒子們，小學教師打他的學生們。德國人正是爲了這件事情，那樣熱心地要到世界上發展。他一經走出了自己家

裏，就變成了最傲慢的又最殘忍的暴君樣的人，藉此給自己補償那種在家裏受的奴隸待遇。

(註一) 伽羅王 (Charlevoix) 爲北國南部一個重要工業區，與法國邊界相距甚遠。歐戰將起時，法軍主力原在東境，蓋以爲法軍必由萊因河流域西發，故法軍在東部交界之處，步步爲營，而在北境則僅用少數兵力作犄角之勢。哈德軍既侵犯比國的中立，法人始知敵人意在利用其北部空虛，遂急移主力由東向北入比國南部以遏德軍南下，於是有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的伽羅王之役；當時英軍亦自西蘭加入戰線兩方面的鬭爭極爲猛烈，伽羅王的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者計五次之多，法軍卒因損傷甚重，恐陷貢爾，遂偕英軍作全線的退避，德軍遂亦步步跟蹤擊進；法軍直至馬薩河左岸始據險而守，當時巴黎甚爲危急。九月六日，法軍增援諾爾，始告齊集，德軍上將乃反守爲攻，全線齊動，沿馬薩河一帶大戰，是爲馬薩之役。全線自巴黎東郊凡爾登 (Verdin) 約共長一百公里，協約國方面兵力計法軍七十萬人，英軍七萬人，至聯盟國的則有德軍九十萬人。兩軍鏖戰至十二日，德軍右翼全數敗績，因而右翼及正面同時向東北退避百餘公里之遙，巴黎遂得保全。但法軍終因實力不足，沒有能够乘勝擊進，所以德軍有從容時間，於黎登的防線上布置戰壕，以昂厚的火力固守，遂開歐戰的相持之局。又一千九百十八年夏，兩軍又在馬薩河流域大戰，當時協約軍局勢曾攻陷危境，幸賴凡爾登援機慢慢得以穩定，是爲第二次馬薩之役。

(註二) 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法軍大敗，普軍入法境，圍攻巴黎，手數月之久，是爲歷史上的「巴黎之圍」，此後遂成專用名詞；歐戰初起時，巴黎卽入危境之域，然並未被圍，作者於此則謂阿爾等據拉云云，正所以表現這種淪落者的觀念。

(註二)烏爾克河(Oure)爲馬薩河的一條支河，長約八十公里；所謂馬薩之役本不過是一千九百十四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日大戰的總名稱，其中分段小戰的名稱甚多，如烏爾克之役就是一個。克魯克(Von Kluck)爲德國名將，是時身任德軍右翼總司令。

(註四)伽烈尼將軍(General Galleni)爲法國名將，是時身任巴黎留守。

原书空白

第十一章 對壘

參議員麥薛拉古爾，某一天傍晚在台諾乙家裏吃飯，他向他的親家問道：

——您喜歡到前線去看看令郎嗎？

原來這位大人物很記罪自己的繼承人：這少年沖破了那道由慈父的謹慎態度構成的保護網，跑到了作戰的部隊裏效勞，竟至於加入了第一道防線；所以這老翁早就想到前敵去看看這個新任職守的少尉，目的就是叫那些官長因為這個少年的父親竟有那種獲得這樣一種難於允許的護照的勢力，於是對於這個少年就會特別另眼相看。而肖爾剛好和勒內同隸於一個軍部的管轄，拉古爾早就想叫馬爾塞爾利用機會：馬爾塞爾可以用秘書的名義和拉古爾同走。即令這兩個少年的陣地彼此相距很遠，但是這也不會構成一種障礙：坐着汽車，可以迅速地長距離之內來往。這種旅行的官樣文章式的托詞，就是參議院委任拉古爾到前線去視察砲兵的活動和戰壕

的組織。

馬爾塞爾當然歡天喜地地接受了他這位廓親家的提議，幾天以後，雖然陸軍部的意思不大願意叫這些好奇的人到前線閑遊，而拉古爾終於獲得雙份兒的護照。

第二天午前，這位參議員和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都很吃力地攀到了一座樹木蕃殖的山上了。馬爾塞爾的腿上，縛着一副皮綁腿，頭上戴着一頂寬邊氈帽，肩上披着一件一口鐘。拉古爾在後面跟着走，腳著長統馬靴，頭戴軟呢帽子；但是身上穿的卻是一件方襟大禮服，這東西可以把國會式的官派衣履，多少保存些兒，並且，他雖則氣喘汗流，可是他用了一種明顯的勁兒去維護那種參議院人物的莊嚴態度。在他們身邊，一個奉命而來的上尉，給他們司嚮導之職。

他們走的那座樹林子，現出一種可悲的愁人境界。簡直可以說是有過一陣風濤，抓住了這幅寧靜的景物，叫牠凝結而成一些狂亂而希奇的外觀。沒有一枝樹，能够保存牠在太平時候那種茂密的枝柯和完整的軀幹。成林的刺杉，叫人憶到古廟的破瓦頽垣裏的那些矗立的廊柱；這一些樹幹依然是整個兒豎起的，但是，樹頂全被斬除，彷彿是一些失去頭部的柱子，其餘的那一些，在腰部

受了一個斜切面，成了木笛頭子式的橢圓頭兒，彷彿是一些被迅雷折斷的孤立高柱；此外還有幾枝，卻在牠們那種直垂劈破的殘枝的四週，垂下一些久已枯槁的纖維。但是，尤其在那些百年以上的橡樹楓樹和橡樹林中，破壞者的偉大無邊的實力格外顯得明瞭。其中有許多，牠們那種幾人合抱般粗的軀幹，竟都幾乎齊着地平線切斷，這種切口，活像從一柄巨斧一口氣斲成，而在那些拔出土外的根的四週，他們看見一些因為地面的炸裂和翻動而從地裏掀出的石子。這裏，那裏，許多相類而又合乎幾何的規則形式的水沼，展開牠們的圓形水面。這都是一些由積雨滲成的綠色死水，水面漂着一層蟲豸叢集的苔皮。原來敵人的一些「鍋子」在一層能够保存過分雨量絕不滲漏的石灰質的地層裏炸出了許多深坑，結果就造成了這些水沼。（註一）

這兩位旅行者，早把他們的汽車留在山坡下面，所以他們就這樣攀上山頭，在這些山頭上，藏匿了無數尊的大砲，一直延長到好幾公里之遙。因為他們已經到了敵人砲力可達的地方，所以他們非徒步而登別無良法：一乘汽車可以引起敵人對於他們的注意，於是就成了開花彈的目標。

——這種登高是有點叫人疲乏的，麥薛參議員，那上尉說。但是請努力罷！我們就到了。

他們開始漸漸遇見許多的礮兵了。其中大多數，僅僅祇由凱披式的軍帽而叫人認識他們是軍人；若是沒有這種帽子，他們的神氣就活像機械匠、翻沙匠或鍋爐匠了。他們並沒有穿軍衣，看見的就是那件襯在粗絨的坎肩裏面的襯衣和一條褲子，並且另有幾個，他們爲着便於在泥濘裏行走起見，腳上竟踏着木鞋。這都是一些留在礮兵預備軍役而由勳員令召集的五金年老工人；他們的上士都是一些工頭，他們的官長，很多都是工程師和工廠的廠主。

這兩位旅行者，走到了礮位跟前，可是看不見礮位的蹤跡。牠們僅僅在那些枝葉叢裏或者在那些堆積的木條之下，露出一件像灰色橡子的東西。但是他們一經走到了這些不成形狀的堆積物的後面，就看見一小塊清清楚楚的空地方，被許多繞着這殺人器械坐下躺下和工作的漢子們佔住。在這山上的各處，不是有許多快捷強健的七五公釐快礮，就是有許多重礮；這些重礮，移動頗爲困難，全仗着那些由橫排的鐵塊組成的輪子；在馬爾塞爾的眼中，這些輪子正和大地主們在阿根廷開闢土地用的那種犁田機車的輪子毫無二致。

拉古爾和台諾乙兩人，在山裏一個叫下的地方，遇見了好幾連的七五公釐快礮，這些傢伙都

藏在樹林子裏面，神氣活像一些引頸長吠被人繫着的狗。這些礮連在幾分鐘前，從山峪裏發見一些換班退值的敵人。這時候他們正向着這些敵人開礮。這羣「鋼犬」怒號了，未了，牠們帶怒的吠聲，竟和那種由一幅其長無窮的繃子發出的裂聲相似。

軍官們都被這種喧噪沈醉了，在他轄下的礮位旁邊往來巡行，一面高喊口令。這些在不動的礮架上活動的礮，正像自動手鎗一般或進或退。礮底一經擲出了那枚放過的藥筒，於是一顆新的礮彈，立刻被人送入了那發煙的礮膛裏。

在這些礮連占住的地點後面，空氣被激而成旋流了。每逢同時發了一排礮，拉古爾和台諾乙的胸部都受了一次震動；而在那介於被掃除的空氣波動和那重新前進的新波動之間的一刹那，他們竟因枵腹而感受飢餓的愁苦。空氣由辛辣刺鼻醉人的味兒而發熱了。火藥的惡臭，從眼耳口鼻轉達到腦海裏了。在礮位的附近處所，許多燃放過的藥筒聚積成堆了。放……放……永遠放

——好好兒澆過去罷！官長們重三復四地喊着。

於是那些「七五」向着德軍試着越過的那個地方，儘力傾注開花彈。

那上尉依據那些奉到的命令，向這位參議員說明這些礮位的動作。但是，因為這旅行的真正目標，就是爲拉古爾和他兒子勒內會面，恰巧勒內又隸屬於重礮隊中，所以「七五」的考查並沒有延長多久，而這兩位參觀者就在他們的嚮導者的引導之下重行上路了。從一條掩護在一道山脊後面的小路，他們費了三刻來鐘的工夫纔走到一個山嶺，那地方有幾尊擺在陣地的重礮，但是位置彼此相距甚遠；於是這上尉又開始向這參議員發表種種官式的說明。

這種重礮的礮彈，是一些藏在地窖裏面的尖頭大圓筒。那些名叫「蔭蔽所」的地窖，是深邃地造在地下的，內部頗似斜口的水井，外部有石袋和樹條做掩護。這些蔭蔽所，也可以供那些不值的兵士們做藏身之處。

有一個礮兵，指出兩個白布做的大袋子給拉古爾看，這兩件東西都是裝得極其充實的，彼此相連很像兩枝並列的臘腸；這就是這些重礮每尊應裝的一發火藥。從這個被人打開了的袋子口裏，發見一些成絮的紅粉色的葉子樣的東西，於是這參議員和他同伴都詫異了，這種外觀類似化粧品

的東內，就是近代戰爭的猛烈火藥。

略遠一點，在這山巔的最高處所，有一座半受摧毀的塔。這就是在一切汛地之中最稱危險的一個汛地，瞭望者的汛地。有一位軍官守在裏頭，去監視敵軍的陣線，去考證本軍射擊的效力，並且發佈一些可以糾正準頭的指導。

距塔不遠就是指揮廠隊的地點，但是藏在地下。若是經過一條通過好幾座地窖的隧道，就達到了那地點了。那地點的正面，本是山巔本身的一部分，不過現在把外表削成了一片垂直的土壁，並且在壁上穿了幾個小窗，以供內部取光和通氣之用。當拉古爾和台諾乙正從這條黑暗隧道下降之時，一位擔任指揮職務的老年軍官正來迎接。這指揮官的派頭是異常出衆的；他聲音是柔和的和有溫存力的，自己正像在巴黎的客廳裏面和女客們談天相似。這位鬚髮斑白而鼻懸近視眼鏡的軍人，竟在礮火連天之下，保存了太平時代的禮貌。但是他的兩隻手掌都纏着繃帶；原來有過一顆礮彈的炸裂，叫他兩隻手都受了傷，然而他卻仍然繼續他的職務。「這個怪物般的漢子，」馬爾塞爾向自己說，「真是一個異常講究甜蜜禮貌的人；但是毫不干事，這依然是一個勇將。」

這指揮的地點，是一塊很寬闊的地方，其中的光線，是由一個長約四公尺高僅半公尺的橫窗

子進來的，所以這窗子，彷彿就是百葉窗上兩葉之間的那一線空間。窗子下面，擺着一大張滿佈文件的白木頭桌子。倘若坐在這桌子跟前的一張椅子上，對於那平原的全部竟可以一覽無餘。四面的牆壁上安的東西，都是電氣機械，人員分配表，電話機，供各處交通用的很多的電話機。

那指揮官用交際家的殷勤態度，請他的來客坐下了，隨後，他在桌上，展開了一張廣闊的地圖，山下那片平原裏的地勢變化，道路，村落，田地，起伏，都應有盡有。圖上用紅線畫了一個筭扇般的三角形；這三角形的頂點，就是他們坐著的地方，頂點的對邊，就是在他們眼前那條實際上的地半線。——我們將要用礮來攻擊那座樹林子了，那指揮官用指頭指着圖上的某一個最遠之點，一面向他們說。

隨後，他又指着地半線上的一條黑影般的線，接着說道：

——這就是您向那邊看見的那座樹林子。請您拿起我的望遠鏡，您就可以清清楚楚地分辨那目標了。

隨後，他又展開一張放大的照片，那照片的面積廣大異常，光線卻不很充足，片上也用紅線

畫了一個篷扇形，和那地圖上的那個一樣。

——我們的飛行家，他繼續說，今天早上在敵軍的陣地上攝了幾張照片。這一張就是由我們的攝影處放大的。根據詳細報告我們知道這樹林子裏面，駐紮了兩團德國兵，愈願意我們立刻動手開礮嗎，麥薛參議員？

這位大人物還沒有答覆，那指揮官業已發了一道電力信號了。於是這地室裏面，幾乎立刻起了一大陣鈴聲，其中有一些是答覆的，又有一些卻是召喚的。這時候，這位和藹可親的首領，既不注意拉古爾，也不注意台諾乙了；他立在一座電話機之前，和一些大概還在數公里以外的向軍官們談話。結果，他發了開火的命令了，接着他就把這件事通知了這位大人物。

這參議員竟有點不放心了：他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在他身邊開放重礮。現在這些重礮幾乎就在他的頭頂上，大概這隆敵所的穹頂，將要像一只開放一排邊礮的戰艦的甲板一般兒發生震動了。那末，這件事會製造出來何等樣的震耳欲聾的甸甸呢……十來秒鐘過了，然而在拉古爾覺得彷彿很长；那時候，他似乎聽見了一陣從雲裏傳來的遠雷。他頭上的幾公尺厚的地殼，減輕了那些

匆匆的力量這正彷彿是一種捷在被褥上的鞭聲。「這不過如是而已嗎？」拉古爾獨自思量；這時候，他已經放心了。

較爲有力量叫人受感的，就是礮彈在空中飛過的聲音，牠雖然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洞穿空氣，但是魄力之強，竟教空氣的波動傳入了這指揮地點的窗口。這陣震耳的喧聲，漸次自行衰弱，終於停止而到了聽不見的地步。因爲還沒有表現任何效力，拉古爾和馬爾塞爾以爲這顆在空中失效的礮彈，並沒有開花。但是末了，在地平線上，恰巧就是剛纔被這位指揮官指點過的地方，那座樹林子黑影的上面，陡然起了一條偉大而有旋轉運動的奇異波瀾的煙柱，於是接着就發生了像一座火山樣的爆裂現象了。

幾分鐘後，雖然德軍的礮兵還沒有表示，而法軍的一切礮位都開火了。

——他們快要答覆了，拉古爾說。

——我以爲這是一定的，台諾乙表示讚同。

同時，那指揮官走近這參議員跟前向他說：

——您願意再到洞上去嗎？那末，您可以格外就近去目視我們的職位工作了。這真是一件值得費勁去看的事。

在敵人要開火的時候又到洞上去嗎？倘若那位做嚮導者的上尉，不對他說起那位業已受到電話通告的拉古爾少尉在立刻就可以來，那末這種提議，在這位參議員看來，一定覺得是不合時宜的。加以這位大人物忽然想起了現在的軍人已經輕視政治家，所以他也就不願製造一個機會，叫他們來竊笑國會人員的懦弱。所以他就莊嚴地理一理他的方襟大禮服，接着就和馬爾塞爾一同出了這地窖。

他們剛好走了幾步，空氣就自行捲起而成亂轟轟的旋波了。他們兩人的身體都搖了幾搖，並且耳鼓也都轟轟地響個不住，如同項頸上面被人猛擊一下似的。他們以為德軍正開始答覆。但是不然，這依然是法軍的職位之一，剛剛放過了一發可怖的礮彈。

這時候，從瞭望塔的那一面，有一位少尉向他們跑過來，並且搖動他的凱披，在那了無掩護的空間穿過。拉古爾認得這就是勒內，竟嚇得渾身發抖了：不謹慎的孩子，爲着少繞一個彎子，竟來冒

性命的危險，把自己的身子送給敵人做射擊的目標！

在初次的擁抱禮舉行了之後，這為人父者因為他兒子身上變化覺得詫異了。他方纔摸過的那雙手，是強壯的和有感覺的。他帶着溫存態度去省識的那副臉，是精神煥發的，而且皮膚也被充足的空氣吹成棕色的。六個月的結實的生活，竟叫勒內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他的胸部擴大了，手臂上的肌肉凸起了，一種偉男子的氣概代替了那從前那種弱女子的氣概了。這少年軍官身上的一切，表現了他自身力量的堅決和確實。

勒內因接待台諾乙而施的熱忱，並不減於他因接待父親而施的，並且帶着一種溫存的殷勤態度，向他詢問他未婚妻的消息。琦琦固然時常給他通信，然而聽見另外有人談起她，當然是一件樂事，於是馬爾塞爾發表的那些和這青年女子的生活有關的家常詳細消息，竟可以說是給這情人帶來了一點體己的芬芳物品。

他們三人一同退到一個略遠的地方了，那就是一個樹林子的後面，其中的喧鬧略為輕一點兒。那些重砲在每放一發之後，就由砲身的後口吐出不多的一點兒煙，叫人想起菸斗噴煙的印象。

一個耳掛電話機的砲兵，向一些上士們報告種種接來的數目字，這些上士，又向自己的部下口述一回。那些默默無言的司機的砲手，都遵照命令去運動一個小輪子，於是那怪物就擡起了牠的灰色長喙，伶俐地左動或者右動。那司機的砲手立在砲邊，預備發火。這漢子應當是聾的；在他，生活不過是一組由激烈動作和霹靂震驚構成的雜拌兒。但是他那副發呆的面目，並沒有忘記相當的嚴肅神情；他知道他地位的重要；他是颶風的使者；那激動霹靂的人就是他。

——德國人正開砲了，那個在那座和他們三人相距最近的砲位旁邊聽電話的砲兵說。

這就是那位在塔上可瞭望者剛纔發的通知了。於是那個給這位大人物做嚮導的上尉，就通知他，說最好是走到一個有掩護的處所。拉古爾既然服從保身的本能，並且又被他那個催其從速的兒子的敦促，於是就和馬爾塞爾躲在一个蔭蔽所的洞口；但是他卻不肯降至地窖的底下；因為好奇心在他身上已經戰勝了恐懼心。

法軍的重砲，固然造出了一陣喧鬧，但是德軍那個不可目觀的砲彈之來，拉古爾和台諾乙都覺得很清楚。這個投射體在大氣裏的行程，竟鎮住了一切其他的聲浪，就是那些最近而最強的，亦

復也都受了牠的影響。開初，這是一種悲嘯，漸近漸強，並且如同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迅疾態度侵入空際。隨後那就不是悲嘯了，簡直是一種如同由于般轉轉，和于般衝突組成的震人聲浪，我們可以比做一乘在一條斜坡上下地的電車，或者比做一列在站前並不停輪的快車。往後，那砲彈就像是一團煙霧，一秒鐘一秒鐘地越來越大，並且彷彿向着他們跟前的砲隊直撲而來。末了，一種可怖的炸裂現象，竟叫那蔭蔽所震動了，但是疲憊地，彷彿的橡皮的震動一樣。這是第一個開花彈，跟在牠後面又來了許多其他的，不過較弱較遲，又有那種如同冷笑般呼嘯抑揚的聲調。

拉古爾和台諾乙，當時都相信這投射物就在他們附近的地方開花，所以後來當他們從蔭蔽所裏走出來的時候，以為一定會看見伏屍流血的慘象。然而他們看見的，卻是正在那裏從從容容吸着一枝紙菸的勒內，略遠一點，卻是一些各在自己轄下的重砲跟前重新裝子彈的砲兵。

——那「鍋子」應當墜在三四百公尺以外的地方了，勒內向他的父親說。

然而那個做嚮導的上尉，早就由他的師長吩咐他好好地維持這個大人物的安全，所以他覺得目前已經應當向他們提起還有一段要走的長路程，和現在正是上路時刻。拉古爾這時反而自

覺是勇氣百倍的，竟想再躍些時；但是勒內因為破兵的決戰業已發動，非如期回到自己的汛地不可。所以這爲人父者，對於這種會晤，也不堅持延長；就張開胳膊抱了他兒子一回，祝了他的好運氣，末了，就在那上尉的嚮導之下，同着台諾乙下山去了。

他們的汽車在午後走的道路，有些是被輻重車輛充塞的，所以非得時常停輪不行。他們經過一些無人種植的田園，其間祇見一些莊家房屋的空閒架；他們又經過了一些被火燒過的村子，其間只剩下兩行沿路對立熏得烏黑的外牆，和牆上凌空的窟窿。

傍晚的時候，他們遇見一些迎面而來的步兵，滿面鬚鬚，軍服都爲日炙雨淋褪了色。是從戰壕裏出來的，背囊之上，還帶着鐵鎚和其他掘土的工具；因爲這些做土工的工具，在實行作戰隊伍之中，早已占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他們從頭到腳滿身全是泥，雖然本來全體都是少年，然而現在彷彿都已經老了。那些在他們那陣安着鐵釘的木鞋聲浪裏混雜的唱歌聲，洩漏了他們在前線一星期工作之後回營的快樂。

——這都是大革命時代的那種弟兄們，拉古爾用夸大的態度說。這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那種時代裏的法國！

這兩位親家，在一個半受燬壞的村子裏過夜；某師司令部就紮在這村子裏。那位陪着他們走到這時的上尉，向他們告了辭。明天，另外有一位軍官給他們做嚮導。

他們住在鮫人旅館，這是一所老房子，牠的屋頂旁的牆頭上中了一礮。台諾乙住的那屋子，和那間被礮彈洞穿的相連，而這旅館的主人要求這兩位旅客在未睡之前，先去看看其中的那些損壞。一切都成了支離破碎的，那屋子裏的地板，承塵，牆壁；折斷了的傢具，在各處的牆角裏堆着，糊壁花紙的破片，在牆頭上懸着；一個大的窟窿，叫人可以窺見天空，並且叫夜間的寒氣從外面侵入。這旅館主人說起這種損壞並不是德軍的開花彈釀成的，那時候，法軍正驅逐這村子裏的德軍，於是這屋子就中了這一礮，中了法軍的一礮，他並且帶着一種表示愛國的自負神情微笑，從容說道：

——對呀，這是我們的礮的作品。您各位現在看見了「七五」的事業！您各位對於這樣的工
作有甚麼觀念？

他們在第二天一大早，又重新坐着汽車起程了。他們越過了幾處軍械庫，經過了第三道防線，隨後又是第二道。累千成萬的兵士，都在曠野裏駐營。這些蟻羣一般的人，叫我們從他們的服裝上的和他們的種族上的複雜，想起歷史上的歷次大移民了。然而這卻不是一種流徙的民族：因為一種民族的流徙，素來在後面拖着亂七八糟的一羣婦孺。這兒只有一些男子漢，男子漢以外並無別性的人。

一切自從穴居野處時代就被人類發明的各式藏身之所，都被人用在這些紮營的地點了。那些山洞和那些窟窿都做了營部；某一些木房子，酷肖南美洲的「蘭卻」式的農村小屋；其餘的呢，圓錐式的又長長兒的，卻摹仿亞拉伯人的「古爾彼」式的茅團。因為多數的兵士都是從各處殖民地來的，而另外有一些，又都曾經在新大陸做過貿易，這些朋友，到了看明白自己應當就地搭蓋一所比較帳篷略見穩固些兒的住宅的時候，於是就在他們的迴憶裏搜尋，末了，就抄襲了那些曾經被他們接觸過的部落式的營造術了。加以在這羣戰士之中，本有馬洛克人，黑人和亞洲人；尤其因為和都市相離，這些原人彷彿增加了重要地位，取得了一種尊貴性，叫他們化為文明人的主人。

翁了。

各處溪河的沿岸，全是一些由兵士們晾着的白布衣裳。雖然以早晨的寒風，卻有無數行的赤着胸膛的漢子，俯身向水，帶着一些勇毅的嘩聲，喧鬧地行他們的浴身禮。在一條橋上，一個兵士像用桌子一般，俯在橋欄上寫信。一些火頭軍，繞着一些熱氣蒸騰的鍋子忙碌。一陣微弱的早羹香味，參着樹木的油脂香味和溼土的氣味，在空中散開。

牲口和騎兵、砲兵使用的器械，都寄在一些用木板和鋅板搭蓋的長棚裏頭。兵士們都在棚外，給那些被壕溝戰鬪留在平安茁壯情形中的毛片光潤的馬，做梳洗和釘掌的工作。

——唉！這些馬倘使曾經加入馬崙之役！台諾乙向拉古爾說。

自從很長的時間，這些坐騎就享受了一種無間斷的休息。那些騎兵都去步戰了，和步兵混在一塊兒開鎗了。所以他們的牲口，都在一種修道院式的安寧境態之中長了脂肪。並且甚至於非牽着牠們去溜不可，否則牠們終日呆呆地立在那些充滿了草料的槽頭，定要生病。

好幾架整裝待發的飛機，彷彿像一些灰色蜻蜓似地停在平地上，並且有許多的兵士圍在四

週。那些化爲兵士的鄉下人，帶着贊嘆神情，注視他們那些運用這些機器的同伴，並且承認他們有一種近乎民間傳說上的幻術師的神力，叫這些鄉愚又敬又畏。

汽車在幾所被火熏成烏黑的房子面前停住了。

——您兩位不能不下車了，那位新充嚮導軍官向他們說。剩下的那一小段路，我們祇好走着去趕。

拉古爾和台諾乙，開始向那條大路上走了；但是那軍官止住了他們：

——不對，不對，他笑着向他們說。您兩位走的那條路線，對於健康是危險的。但是這兒有一條小路，在那裏，我們可以不必怕風。

後來，他向他們說明，說是德軍在大路的那一端的高處地方，築了堡壘，安了砲位。在這兩位旅行者以前經過的這段路線上，本來有曉霧保障他們，所以避免了敵人的射擊；但是現在就不然了，太陽漸漸高了。這汽車一顯身，就要叫敵人用一個砲彈來致敬。

在他們的前面，有一片竟不見人的平原，這平原的外表，儼然是太平時代星期日農家都在家

裏休息去了的情形。地面上，四處都堆着許多被人遺棄而形色不甚可辨認的東西，大眾可以拿這些東西，看作一些因為佳節停工，被人留在那些已耕而未播種的田裏的農具；但是，這本來都是一些破架子和子彈箱子，當初不是被敵軍的投射物炸壞的，就是因為自身的裝載品的爆裂以致受了毀壞的。

在吩咐兩個兵士搬運了那些由台諾乙從汽車上取下的包裹之後，那個做嚮導的軍官，就引了這兩位參觀者，走上了一條叫他們非成直線而行不可的小徑了。這條小徑，從一片磚牆後面做起點，路面是一條角度不急的斜坡，慢慢地伸入地平下面，所以他們開始走到這條小徑裏，兩傍的土墻不過像他們膝頭那樣地高，隨後，就遮住了他們的腰，隨後就齊了他們的肩頭，而末了，竟遮住他們的整個兒身子，他們祇能從自己的頂上，看見一條帶子樣的青天。

這就是名叫「薄瓦約」的交通地道了。他們用一種奇異的方法，在這地道之中前進，從沒有甚麼直線式的道兒，永遠是曲折的，迴環的。許多其他一般兒錯雜的地道，和他們所走的這一條相交，原來這一條就是整個兒「地底城市」的中樞大動脈。看着過了十五分鐘了，三十分鐘了，整整

的一點鐘了。然而他們卻沒有走過甚麼連着五六十步不拐彎的路。那個開路的軍官，每逢在拐彎的一剎那總失去了蹤跡，於是這兩個跟在後面走的，都祇好提着快步兒去追，免得和他相失。地面是溜滑的，而在某一些地點，竟有一種幾乎變成流質的色白而帶刺鼻辣味的泥濘，那東西儼然就是從一所正在建築之中的房屋的基礎邊迸出來的。（註二）

他們的腳步的迴聲和他們肩頭在土壁上發生的磨擦，驚動了一些泥土和沙石。有時候，這小徑的地面向上升，這些參觀者也就隨着牠上升了。於是他們只須略略費一點勁兒，就够得從上面看見徑外的那些防線，然而他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一些無人耕種的田園和一些交叉的鐵絲網。但是這種好奇心，可以對於那擡起頭來的人要求一個貴的代價。所以那軍官不許他們停着腳步去注目。

拉古爾和台諾乙都很乏了。在這些了無止境的迴環曲折的道兒裏面弄昏了頭腦，他們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前進或者是後退，並且方位上的不間斷的變更，幾乎叫他們目眩。

——我們不久就可以到嗎？那參議員問。

那軍官向他們指出一座打壞了的鐘樓，牠的尖頂剛好露在土壁外面，這就是在在一座壓得扁平的村子剩下來的「子遺」。

——就是那裏，他說。

倘若他們可以筆直去走這一段路線，也許半點鐘就够用了；但是現在，他們既然因為這條深巷的轉彎抹角作用一步一步誤了時刻，此外，他們還受着戰場上的防禦的障礙：各處隧道的口上，都隔着一些鐵欄欄樣的東西，這東西是用鐵絲編成的籠子，懸在空中；若是放下來，交通就立時完全切斷，於是那些防禦者就可以從這些籠子的格眼裏開鎗了。

他們遇見了一些兵士正搬運布袋和水桶，但是這些人，立刻又在那些橫胡同子裏失了蹤影。也有幾個坐在木頭堆兒上面微笑，一面閱看一張在戰壕裏編輯的小日報。這些漢子看見了這幾個參觀的人，就側着身軀讓他們走過去，同時他們那鬍鬚蓬鬆的臉上露出了一陣詫異的神情。在這處，偶爾有一些清脆的必入之聲，彷彿在這條彎彎曲曲的路線那一頭，有一座打靶場，其中有一個射獵團體正從事演習打鴿子。

他們走到了前線的戰壕了；這時候，他們的嚮導，把他們向那位指揮本區的中校介紹了這一位如同一位海軍官長指點自己戰艦上的砲位和砲塔一般，把他守護的那幾條戰線指給他們看。他們先參觀的是第二道防線上的戰壕，這都是掘得最早的那幾道；黑漆漆的暗廊，其中祇有那些爲步鎗而布置的方眼和爲機關鎗而布置的縱窗，（註三）可以透過幾道窄窄的光線。這種防禦線，彷彿像條火車隧道，但是其中有好些短的距離，是沒有遮蓋的。所以他們在那裏面，間歇地忽而由光明走到黑暗，而立刻又由黑暗再走到光明，眼簾遇着這樣迅速的變遷，真有些兒發倦。在那些沒有遮蓋的地段，地面較高一些，那些固定在土壁上的板棧，可以叫那些司瞭望的人伸首向外視察，或者利用屈光鏡向外視察。那些有頂板遮蓋端正的地段，是同時供內堡和寢室兩種用途的。這類營房樣的東西，開初也都和第一道防線的戰壕一般，同時沒有遮蓋的。但是，因爲法軍從敵人方面奪回了一點兒地盤，而戰士們又非在那兒過冬不可，所以他們就費盡心力，用那最合宜的方法，在裏面佈置了一番。他們在那些敞在露天之下的地溝上面，架起了那些從頽垣敗瓦之中尋出來的棟梁；隨後，又在那棟梁上面，安置一些木板門片窗格；隨後，又在這一切的木材上面，鋪了

好幾層土包，沙包；木了又在這些土包和沙包上面，鋪了一厚層肥土，不久肥土上面就生了野草了，於是這條戰壕的脊上，就現出了一種綠油油草地的太平神情。這些造福的穹頂，能够抵禦砲彈，叫牠們就是鑽進來，也不致釀出大的損害。有時候這些覆蓋物被砲彈炸毀得太厲害，這些穴居的人，就在夜間像一些不安居於蟻穴的蟻羣一般兒跑出來，重新活潑地再行營造他們住它的「屋頂」。

這些內堡從牠們的建築方法上看來，全體彼此都是相似的。就是穿了一些，可以從中舉鎗向敵人瞄準的方眼，和一些爲機關鎗的掃射而開的橫窗。那些瞭望者立在開口的處所，如同當值的水兵在甲板上監視海面一般，監視那片荒涼的田野。靠着牆的內壁，就是鎗架子和軍用鋪位，這些鋪位一共三行，形式和船上的木頭架子一樣。但是從反面看來，每一個內堡卻各有不同的裝點。那些思想簡單的人感到裝點自身住宅的需要，千變萬化地在那裏面顯出來。每個兵士，各人有各人那種由日報上的插圖和彩色郵片組成的小博物館。一些女伶和舞女的肖像，在那些有光設色的紙上張嘴微笑，於是就在防守地點的真空空氣之中，擺下了一點兒娛樂的調子。

甚麼都是潔淨的，不過這是一種粗糙的潔淨情形，就是男子們可以不待婦女們的幫助能够

獨自維持的，這些內堡，有點像修道院的靜室，像監獄的小過道，像戰艦的中層甲板。地面呢，較之那些供這些內堡相互間的交通之用的露天處所，略低半公尺。爲着叫軍官們可以不勞升降就能經過，所以用了許多長的木板，在堡裏兩端的門口，搭成了一條直貫內部的小橋。這時候兵士們瞧見這位本區的指揮官走進來，就自行排成了行列，於是他們的腦袋，恰好和那位立在小橋上面的軍官的腰帶一般兒高。

另有一些專供梳浴室和垃圾室之用的隱室；又有一些佈置很簡陋的浴室，一座有「得勝館」做招牌的地窖；另外又有一座結着一張寫明「戲園」稱號的地窖。這都是臨大敵而歌笑的法國式的快活態度。

然而馬爾塞爾卻急於要看他的兒子。這參議員就向那位中校說了一聲；那位中校在自己的記憶力裏搜索了一回，結果居然記起了上士許爾台諾乙的驍勇。

——這是一個極有用的兵，他用證明的口吻向這爲人父者說。這時候他應該在第一道防線的戰壕裏服務。我就去派人叫他來。

馬爾塞爾問起是否他們不能到他兒子的那個地方去；但是這中校微笑了。不能，凡是不屬軍籍的人，都不能參觀那些幾乎和敵軍直接接觸的地溝，那地方除了鐵絲網和土包以外，並沒有其他防禦物；而且溝裏的泥濘的深有時幾乎有腳那樣厚，同時爲着躲避流彈起見，竟只可以彎着脊梁走。敵軍不住地放鎗，所以危險是無間斷的。

這些參觀者，真地聽見了遠處的鎗聲了，不過在這時候以前，他們真沒注意過。

馬爾塞爾等候許爾的時候，他覺得光陰是帶着一種叫人失望的遲緩態度流過去的。然而這位中校卻在一座架機關鎗的窗門跟前要他們兩人蹲住，一面請他們分開站在橫窗的兩傍，請他們極力偏着身軀，請他們從容伸出腦袋向外面瞧一眼。他們瞧見了一道只望見對面那邊的堤岸的深坑。在很近的地方，有幾行用有刺鐵絲一來一往斜斜聯絡住的木樁，組成了一鋪大網。在距離一百公尺光景的地方，另外又有一鋪。

——播時就在那邊，那中校低聲說。

——那兒呢？這參議員問。

——在那第二層鐵絲網裏。那就是敵軍戰壕裏的鐵絲網了。但是卻沒有甚麼可怕的事：他們多久就停止了對於這一面的攻擊了。

拉古爾和台諾乙想到敵人就藏在這樣一個和他們接近的地方，就藏在那條堤岸後面，就藏那種叫他們變成更爲可怕的不可目觀的神祕境界裏頭，不免都感到了一種相當的驚駭。倘若他們舉起鎗頭上的刺刀，手裏的炸彈，或者帶着他們的那種發火的流質和毒氣彈，從他們的巢穴中跳出來呢？

從這個所在，這位參議員和他的親家，對於第一道防線的零落鎗聲，都比剛纔格外辨得清楚。忽然這種聲音彷彿漸漸來得近一些，於是那中校陡然要他們離開他們的「瞭望所」：他害怕步鎗將要施行總攻擊，於是流彈可以飛到他們跟前來。而同時，兵士們已經用那種從習慣上得來的敏捷態度，在沒有奉到命令之前，早把各人的鎗伸在各處的方眼外面瞄準。

這兩位參觀者又重新提起步兒走了。他們降入一個「墓窟」裏頭，這些「墓窟」就是那些被毀的房子裏的固有地窖。軍官們利用了種種從廢物堆裏得來的遺材，在這些地窖裏布置了容

身之所。一扇門片，擱在兩隻粗木製的三腳架上，就變成了一張桌子。穹頂上和牆上，都是用巴黎各處店鋪寄來的做包皮的粗麻布裝飾的。在電報機和電話機的鍍鎳金屬器械留下來的牆壁的空間，點綴了許多婦人的和孩子的照片。在一扇門上，馬爾塞爾看見了一個因數十年光陰或者因數世紀光陰而化為黃色的象牙雕的基督像，這座多歷年所的聖像，應當飽閱過人類的臨危。在另一張門上，他又瞧見了一件鑽通了七個窟窿的蹄鐵。宗教的信仰，在這種危亡交集的空氣裏瀰漫，並且同時種種最可笑的幼稚意味的迷信，也於其中獲得一種誰也不敢非議的新勢力。

從這些地窖裏的某一個裏面走出來，馬爾塞爾就遇見了他專心等候的人了。許爾伸起兩只手帶着微笑向他跟前走過來。倘若沒有這種動作，這為人父者，也許要費點兒事，纔辨得出這兩個足踏青泥球而滿身全是泥污的上士，就是他的兒子。在見面的擁抱好幾次之後，他就仔細來觀察他跟前的這個兵，這畫師的那種青而白的臉色，已經成了紫銅色了；那種黑而鬚的鬍子已經相當地長了；現在神情雖然略帶疲勞，可是很現勇敢。在這種不潔淨的服裝和疲勞的神情之下，馬爾塞爾覺得這時的許爾，較之從前在交際界的全盛榮華中的那一個，格外來的英俊，格外來的叫人注

意。

——你短些甚麼……你要些甚麼……你要零錢花嗎……這父親本來帶了一個大數目來，預備給他兒子花。但是許爾卻用一種冷淡態度，來答覆這種好意。在戰壕裏面，他拿着錢是毫無用處的。

——你不如給我寄些雪茄菸來罷，他說。我可以拿菸分給我的弟兄們。

他母親早前寄來的東西，都是一些盛滿了的精美食品，菸草和衣衫之類。一大包裹，他早拿這些東西分給了他的弟兄們，這些弟兄們大部分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弟，而且另有幾個都是孤零零地活在世上的。結果慢慢地，他的慷慨聲名，由他那一排裏傳到他那一連裏了，由他那一連裏傳到了他那營裏的一營裏了。這時候，馬爾塞爾感到了樂趣：他從那些在他們身邊經過的兵士們的和顏悅色裏頭，窺見了他兒子是能得人心的。

——我早就料到了你要些甚麼，馬爾塞爾說。

於是他指着那些由汽車帶來的包裹。

馬爾塞爾不倦地一直注視這位英雄了，阿爾字梭拉曾經用鋪張揚厲的態度，向他談過他的驍勇。

——你不後悔你這種決然態度嗎？你現在滿意嗎？

——對呀，爸爸，我是滿意的。

於是許爾用忠實的態度，簡單地說明自己滿意的理由。他現在的生活是艱苦的，不過卻和其他的那好幾百萬漢子生活一般無二。在他的那一排裏，固然祇有幾十個弟兄，然而就智慧，教育，性情各點而論，比他高的人真多的多，不過他們全體都鼓起勇氣來承擔這種艱辛，那種因盡義務而生的滿意，就是他們對痛苦的獎勵品。至於他本人，在太平時，卻永沒有像現在知道甚麼東西叫做弟兄式的交誼。直到現在他還是第一回嘗着了這個以一個有益的人自勉的滋味，嘗着了這個實際幹點兒事的滋味，嘗着了這個居然能以不枉在世上過此一生自安的滋味。從前，他不知道怎樣充滿自己生活的空虛，只在兒戲的閑暇中消磨了歲月，現在想起來，他真不免有點兒慚愧。目前他有了聚會他的精神的責任了，他之與人合作，是為人類預備一種有幸福的前途，現在他道地是一

個「人」了。

——到了戰事結束時，他用結論的態度說，人類必然比現在格外和善一些，格外寬大一些。這次共目的危險，竟有那種發展最名貴的德行的實力。那些沒有倒在戰場上的，將來能够做許多大事……是的，我是滿意的。

他探詢母親和琦琦的許多消息。他本來幾乎每天一定接到她們的書信；但是這些信卻不能叫他的好奇心感到滿足。他聽見談到阿爾亨梭拉過着舒展寬裕的生活，不禁笑了一下。這些小新聞，彷彿像一些由另一世界傳來的故事逸聞一般叫他喜悅。

在某一段時間裏，這爲人父者，自信窺見許爾對於這種談話成了不大注意的了。這少年的種種感覺，久被種種無盡期的驚駭練成了很精細的，這時候，他似乎已經受了那種還沒有叫馬爾塞爾注意到的現象的驅使，而置身於成備的地位了。原來這就是那種越來越密的鎗聲。於是許爾重新想起了他以前擱在戰壕土壁邊的那枝鎗。同時，有點兒塵屑在馬爾塞爾的頭上飛過，一個小的窟窿在土上露出來了。

——您兩位走罷！您兩位走罷！許爾推着他的父親和拉古爾一面這樣說。

末了，他們在一間內堡裏面匆匆地道了別，這上士便跑了去找他的弟兄們了。

戰線上的鎗聲，普遍地發動了。兵士們如同奉行一種尋常任務一般從容不迫地向前射擊。這種對壘的動作，每天都要重演的，然而誰也不能確切地說是那一方面開的聲；這就是兩種互相仇視的兵力相觸之後的自然結果。

那中校恐怕德軍將取一種攻勢，就辭謝了這兩位參觀的貴客，這時候，那位陪着他們同走的軍官，就引了他們去上他們的汽車了。

（註一）歐戰時，法國的軍隊裏發生了一種特別語言，名叫戰壕切口。切口中的字大皆借用固有的字，去稱呼另外的物件或另外的動作，例如「砲彈」他們都喊做「Marmite 麻而米特」而「麻而米特」的詞有意義卻是「鍋子」，故此處仍譯為「鍋子」。

（註二）此章中關於地平線下的工程，有「地道」「戰壕」「地溝」三個相近而不相同的名稱。「地道」原文作「Boya」被瓦約「意義就是由平地入戰壕的或多數戰壕間往來的交通線」「戰壕」原文作「Tranche 特耶著」而「地溝」原文作「Fossé 伏辟」本來的意義就是普通的土坑或水渠，而在此處則用以泛指戰壕。又陸軍和地空也有

區別：地窖原文作「Cave 伽伏」就是四式房屋下面固有的地窖，本來普通是做儲藏酒類之用的，而在歐戰的前線，因為遮蔽投射物起見，又特地臨時相度機宜在地面下面開掘容身之所，法文稱之爲「Pâce Souerraine 披艾司維兒雷恩」，故另譯作「離室」。

〔註三〕「縱管」原文是「Bac longitudinal」，用「縱」字來直譯 longitudinal 當然千取萬，而下又第二段另有一物，原文名曰「Pare horizontale」，又非直譯爲「橫管」不可。又細讀前後語氣，此二物似同爲一物，然法文「縱」「橫」兩字，明顯地各自不同，只能照舊分譯，以待將來考訂。

原书空白

第十二章 國殤

四個月之後，馬爾塞爾台諾乙得了一種傷心的憂愁：許爾受了傷了。但是那封通告家長的信，受了一個很長久的耽擱，所以這個惡消息，不久就有一個令人快意的通告來調和了。許爾不僅幾乎業已全愈，並且可以在最近的期間裏，帶着半個月的調養假期回家，此外他還得着一個有體面的紀錄的獎品，那時候，可以使用少尉品級的金織袖章了。

——令郎真是一個英雄啊，那個從陸軍部得了消息的參議員高聲說。有人把令郎那些上級官長的報告給我看了，至今我還感動。帶了他自己那一支隊人，他對一連德國兵取了攻勢，末了，就是他本人親手幹掉了敵人的連長。政府爲着獎勵他的驍勇起見，給了他一座十字勳章，並且把他升到了軍官的地位。

許爾在馮戈通衛下車的時候，他是在種種歡呼之中，和種種狂熱的擁抱之中被人接待的。那

個可憐的魯意莎攏住他的項頸，因憐惜而嗚咽不止；琦琦想起另外一個戰士，幾乎想用眼光吞掉他；馬爾塞爾贊賞那一小段縫在蔚藍風衣袖子上的金鏈子，和那頂被法軍在戰壕裏使用的平邊鋼盔；因為到這時候，傳統的凱披式的呢軍帽，已經被一種酷肖十六世紀火鎗手的圓頂盆式鋼盔代替了。

這半個月的假期，在台諾乙的家裏，真是幸福與光榮兩者俱備的日子了。他們沒有一次在接待賓客的時候，不聽見馬爾塞爾一開口就向他兒子說：

——你把你怎樣受傷的情形，說給我們聽聽罷。你把你怎樣打死那個連長的情形，說給我們聽聽罷。

但是許爾因為十來次重述自己的歷史竟生了厭倦，要求免除這種背誦；於是就是馬爾塞爾來自行擔認敘述任務了。

那次的命令，是要占領戰壕對面一座糖廠的廢墟。德軍本來已經在那裏被法軍的砲兵趕走；但是卻應當有一個可靠的人領着一隊人去偵察，去查明敵軍是否完全退盡，後來長官們就把這

危險的使命付與台諾乙上士了。這次的偵察是在黎明時開始的，當初很順利地達到那糖廠的垣敗瓦跟前；但是在一片坍塌過半的牆壁拐彎地方，這偵察隊就遇着了半連立刻開火的敵軍的攻擊。好幾個法國兵已經都跌倒了，然而這卻沒有甚麼東西曾經阻止這上士向那連長撲過去，登時他就用刺刀戳進了他的胸膛。這時候，這些德國兵紊亂地向着他們的防線退過去了；但是隨後那一連人的全數，卻又來極力再奪那廠墟。許爾同着他手下那些剩下來沒有受傷的弟兄們，極力抵抗這種攻勢以待援救，這次堅持的硬仗之下，他在肩頭中了一顆鎗彈；但是那地盤卻確定地歸了法國那些「毛子」們，他們並且還帶回來二十來個俘虜。（註一）

不過有一件事，馬爾塞爾始終沒有談過，因為許爾極力忍住這件事始終沒有告訴他；就是當時德軍的那個連長竟是許爾的一個熟識之人。原來這少年當時和他這個對手劈面相逢時，忽然覺得遇見了一個似曾相識的面目，但是，因為那時候本不是溯及遼遠迴憶的當兒，就連忙結果了他的性命，以免自身被人結果。過了些時，他在紮好了肩頭上的微傷之後，就發生了好奇心要去認一認那連長的屍首，後來認得這就是他從前從阿根廷回歐洲時候在漢堡公司郵船上的那個同

丹伴侶艾爾克滿，於是他不覺驚駭了一下。立刻，他從想像之中，又重新看見了那個洋面，那間吸菸室，那位商業顧問夫人，那位在主戰的演說中奉做凱撒的議論和姿勢的肥胖人物了，末了他彷彿像讀祭文一般喃喃地說：

「我的可憐商業顧問，你從前約我相會的地點，並不在這兒。你現在可以永遠在這兒休息了，這就是你從前驕傲地向我宣言預備訪問的法國的境內。」

因兒子而自豪的馬爾塞爾，因為他要叫路人瞧見他和一個少尉同行，所以絕不肯錯過一次機會去陪着他的兒子在街上走。每逢他看見許爾拿着他的鋼盔，自己就連忙拿着自己的手杖和自己的帽子。

——你答應，他說，你答應我陪着你同走嗎？這不打擾你嗎？

他帶着那樣卑躬折節的要求態度，來說這樣的話，叫許爾竟不敢用一種拒絕去答覆他；末了這位略略喘氣然而狂喜的老翁，就在各處廣衢之上，用快步陪着這位挺拔雄偉而有戰功十字勳章懸在褪色的淺藍風衣襟上的少尉同走了。他承認路人對於這種在當時尚為罕見的勳章而施

敬的同情注視；是送給他兒子的和送給他本身的一種隆儀。並且他那個最初的觀念，竟以為他在路上撞見的那些軍人——連同那些胸前勳章成行袖上金徽重疊的軍官，一切包括在內——都是一些「埋伏」在後方的軍人；有時，看見了那些扶着手杖者或撐着木拐而下車受傷者，他對於他們就表示一種略帶輕蔑意味的憫隱之心；這些不幸的人不及他兒子那樣行運。唉！他的兒子，屬於他本人的，當時是在一座「吉星」下面誕生的！他居然帶着幸福得從大危險之中逃出來，並且即令由偶然受了點兒傷，然而他的元氣和他的儀表卻並不因此受了損害。怪事：這種只為許爾造成一個受動的微傷，竟叫馬爾塞爾感受一種盲目的信任了。這少年既然不因爲冒犯那樣一個可怕大危險斷送性命，就是得托天佑了，所以他應當可以從一切危險之中安穩穩跑出來，並且有一種神祕定數可以保證他不受災難。

然而有好幾次，許爾竟像一個中學生一般，利用那條裝在房屋後面專供僕從使用的小樓梯，遁下樓來，去達單獨出外的目的。住在家裏，他固然視爲幸事，不過他卻也並不厭惡同着阿爾亨棧拉去重行略享單身漢子的生活。並且這次的戰事，彷彿竟給他回復一點兒那種久已喪失的天真。

這位早在巴黎的四海一家式的客廳中向負情場勝利之譽的「董莊」現在不過是帶着他的秘書，同到音樂咖啡館，或者到電影場去享受一種毫無罪過的娛樂而已；至於他那些屬於韻事的舉動，也不過找一兩位曾經跟他學過唐戈舞的「良家婦女」略敘往日的慇懃，然而在他，已經是够滿意的了。（註二）

某一天下午，這兩位朋友正在極樂公園的斜坡兒向上走的時候，竟有了一種叫人異常感動的遭遇。阿爾亨梭拉遠遠地首先看見瑪爾高，勃德同着她丈夫，在他走的人行道上從對面走過來了。原來這位重傷已愈的工程師，僅僅失掉一隻眼睛，並且由前敵遺回後方，目下正在那所本屬於他而暫被法國政府徵用以充礮彈製造所的工廠裏服務。他的手臂上已經帶着上尉的袖章了，並且胸前也掛着光榮隊的十字勳章了。阿爾亨梭拉本來熟悉許爾的情史，所以當時頗擔心這種偶逢使許爾難堪，於是極力叫他這位同行者精神旁注，極力叫他這位同行者避開這兩口子走的路途。但是許爾剛好認明白這兩夫婦，就已經懂得阿爾亨梭拉的用心，於是用一種陡然變為嚴肅而且略帶愁悶的微笑向他說：

——你不願意我看見她嗎？放心罷：我們現在彼此都在無危險無愧怍的相遇的情形裏面呢。

當洛里葉兩夫婦在他身傍經過時，許爾用軍禮向他們致敬。洛里葉也循規蹈矩地用軍禮相答，至於洛里葉夫人卻輕輕地點頭，不眨眼地向前直視。隨後歇了幾分鐘，許爾用一種略近乾澀然而沈毅的聲音說：

——從前我很愛這女人，現在我仍舊愛她。我現在對於她的情感，竟可以說不僅是愛：我崇拜她。她丈夫是一個英雄，她之棄我就彼，是合乎理智的。我想起我自己真不可恕，從前，我從這個爲戰事而犧牲的高尚漢子身邊，奪了他崇拜的女人，而他又是值得被她愛的。

在許爾重赴前線不久之後，魯意莎接了海萊娜從柏林來的一封信，這封信是由一個駐在瑞士的南美洲領事館秘密轉交的。

可憐的海萊娜遇哈特洛特！這封信在路上耽誤了一個多月，其中報告的，全是一些惡耗和悲音。兩個兒子都戰死了。海爾曼，那個很年少的，在德軍占領的地域段裏陣亡；他母親業已知道他葬

在他的戰友們的堆裏，至少這總算得了點兒慰藉，將來在戰事停止以後，她可以把他的屍首運回柏林，她可以在這個驕子的墓前痛哭。但是，另一個，倭安上尉，卻死在某處被法軍奪回的地段，並且誰也不知道究竟確定地死在那兒；所以將來要在死亡枕藉的屍堆中尋着他的遺骸，自然是做不到的事，於是這位不幸的母親，對於這塊從自己身上分下的肉的藏埋地點，是永遠無從知道的了。她另有第三個兒子在波蘭受了重傷，兩個女兒都也失掉了她們的未婚夫。至於伽爾，他卻繼續在大日耳曼主義的各種團體裏做會長，繼續計畫他在未來的戰勝之後要辦的那些偉大事業；然而他卻老了許多了。至於家裏的那位博學先生，約里武司，現在是最強健的，而且狂熱地著作一本於他有光的書：這是一部大的著作，他在那裏面，從原理上和實用上，算明了德國在戰勝之後，應當向全歐強索的那筆幾十萬兆的賠款，並且又繪了一張地圖，記明五大洲的某幾處必須隸屬德國，或者至少必須劃入德國的勢力範圍。海萊娜的信尾，有這樣幾聲憂愁的呼號：「你將來可以懂得我的失望，我的姊姊。從前我們是那樣的！上帝真得懲罰那些在世界闖下這樣一羣大禍的罪魁！我們的皇帝在這場公案裏面是沒有罪的。僅僅他的敵人是單獨負責的罪人。」

這個忠厚的魯意莎彷彿從禹戈通衢看見那個傷心的海萊娜在柏林灑下的眼淚，於是她也天真爛漫地陪着她的妹子灑了一些。當初馬爾塞爾雖則不大高興這一種那樣誠懇的同情心，畢竟甚麼話也沒有說；雖然打仗，然而那些叫他妻子傷心的惡耗，畢竟是屬於至親之間的，於是他承認這些關於至親之間的痛癢，可以保留在國民公憤的某種界限之外。但是魯意莎由於缺乏細心的原故，有時竟過度表現她心境裏的種種最自然的傷感，結果，竟那樣強烈地激怒了她的丈夫，至於叫他反對這種極端唯情主義式的脾氣。

——總而言之，他略帶強硬的態度說，打仗就是打仗，不論你妹子如何說法，然而開釁的卻是德國人。至於我，我對於許爾和他的戰友們，比對於哈特洛特那家人，以及那些放火燒魯濱的人，開釁薩蘭司的人，自然關心得多。倘若海萊娜的兒子統統被人殺完，這是活該的事。（註三）

——你真是毫無情分！你對於那些死在這種怕人的屠殺之中的人，真沒有一點憫隱之心！

——不然，我滿腔全是憫隱之心；但是我的憫隱之心，決不盲目地同時用在那些無辜者的身上，又用在那些有罪者身上。倭安上尉和他那幾個兄弟，都是屬於一個軍人階級的，這一班人自從

四十年來，早用一種緘默強頑力量，預備了這場空前的吮血食人的大罪。你果然因為他們受了這種由他們想叫旁人應受而早在事前預謀的惡運，要我為他們動憫隱之心嗎？

——但是，在德軍當中，並且在軍官們當中，真難道沒有絕不預先學習戰術的少年嗎？譬如那些當太平時代在圖書館和化驗室用功的大學生和大學教授，今日卻益千累萬地被戰神羅光剝光！你對於這些人，也絕沒有任何的同情心嗎？

——嘿！對呀，大學裏的人物！他記起他和霍爾諾夫在這問題上談過的話，不禁高聲這樣一喊。許多在衣袋裏帶着書本的兵士，每每在鎗斃一羣村民或者騷擾一個莊子之後，就在那種着火房屋的餘光之下，來讀詩集子和哲學著作！他們彷彿和一隻青蟾似地因科學而自大，他們因那種自以為是的知識而自命不凡，他們以為從一種像中古的辯證法一般愚笨一般迂曲的辯證法，可以叫那些最可厭的錯誤獲得價值。「正，反，合」三個名詞！他們像「弄丸」似地把這三個名詞，更番拋出去又更番收回來，於是就一面強硬地主張：一件事祇要成了功，僅僅由於成功這唯一的理由，牠就是不可侵犯的；甚麼自由和公理，不過是一些浪漫式的幻想；人類的真幸福，就是摹仿普魯士

式的軍隊組織過活；德國有做世界主人翁的權利，「德意志超乎一切」因為比國抵抗了那些侵犯國土的強徒，所以比國的災禍出於自取。這些窮兵黷武的詭辯家，對於叫德國國魂中毒的贊助比誰都來得厲害。德國的「教授先生」用盡各種方法，在條頓民族的靈魂裏，去喚醒那些久已打盹的凶惡本能，所以他的責任，也許比「中尉先生」的更重一些。當這一位幫助戰事時，不過是服從他職業上的本能，至於這位德國「教授先生」由於他受過的教育，他受過的訓導和他的使命，本應當以宣傳公理和人道者自任，然而卻反而提倡野蠻行為，我寧願舍他而取猛惡的馬洛克人，凶暴的印度土人，孩氣的黑種人。耶穌說過：「請您恕了他們罷，上帝因為他們對於他們做過的事全是茫然的。」然而這幾句話卻不是為這位德國教授發的。（註四）

——但是，在德國如同在我們這邊一樣，也有祇求太太平平過活，耕種一點兒田地，在廠裏做工和好好撫育兒女的人。

——這種論調，我也不反對，並且我對於這些愚昧無知思想簡單的兵士，很願意憐憫。但是你卻不能以為凡是德國人，都是值得憐憫的，即如那些由農人由工匠由店員出身的亦復也不在例

外。這「臟腑」異常廣大的「饕餮」民族，始終想在戰事裏頭尋一個滿足「食慾」的法子，於是就把打仗作一種最有出息的實業，去盡力練習。日耳曼的民族史，不過是一組向南歐侵入的故事，這些侵入的行爲，除了劫奪那些住在地中海的溫和地域的居民的財產之外，卻從來沒有其他的目的。這些強盜遺傳性，日耳曼民族保存得過多，今日德國人的殘忍貪婪和好事劫掠，並不減於古時的德國人。德國的太子，德國的親王們和軍官們，劫掠各種博物館，各種收藏品，各種藝術陳列所；他們的平民，搗毀村莊裏櫃子，在那裏面裏攫取了銀錢衣服，寄給自己的妻室兒女。當初我在白城村時，有人拿許多從被俘的或者被殺的德兵衣袋裏搜出的信件給我看過：簡單點說，這都是一些野蠻人的殘忍心和一些粗暴分子的貪婪心混合而成的一種醜惡不堪的舉動。許多德國婦人寫給她們的從軍漢子的信上這樣說：「你千萬不要可憐那些穿紅褲子的……殺呀，殺個乾淨，連嬰孩也不要放鬆……我們多謝你寄來的那些皮鞋；但是我倆的女孩子卻穿不上那些鞋子都太窄了……留心給我找一個好的表；這樣，就免得叫我又要買一個給我倆的大孩子……我們隔壁的那個連長，得過一掛珍珠項圈，送給他妻子做打仗的紀念品；但是你，祇寄了我們一些沒有意思的

東西。」

結果，這位秉性長厚的魯意沙，竟因這種用陡來的辯才和確實的證據組成的滔滔議論大受驚訝了，她雖然滿意，卻又用一眶新的眼淚答覆她的丈夫。

新秋又到了，拉古爾和台諾乙近兩個人家，都有重大的憂慮；半月以來，無論是那位參議員或者是琦琦都沒有收到勒內一個字。他父親鎮日在法國陸軍部的各科辦公室裏奔波，爲勒內詢問消息，等到了末了得到了確信時，他的憂慮竟化爲驚愕了，那砲兵少尉在香賓受了重傷；一個在他的隊裏開花的砲彈，炸死了好幾個弟兄，並且毀了這位司指揮之職的隊長的手腳。（註五）

這個可憐的父親，就去開了大人物的派頭和侈談先烈的口吻，毫不羞慚地流了許多熱淚。而琦琦呢，臉上變色，渾身發抖，心慌意亂，帶着一種忍痛的堅持態度，不住地說是自己要立刻出發，立刻去看她那個「小兵」，後來馬爾塞爾費了許多口舌，纔叫她明白這種訪問是絕對做不到的，因爲他們這時候還不知道這受傷者究竟在那一個野戰醫院。

這參議員的種種奮手段，竟在幾日之後把勒內移到了巴黎某一個醫院裏頭。在那些愛他的人的眼裏，這真是一種傷心的景象！這少尉的情形是使人流淚的；他滿身用布包着，像是一個埃及的古屍，頭上身上和兩隻腿子，都受了傷，而且炸去了一隻手。然而這種創傷，卻不能阻止他向他的父母，未婚妻，外舅微笑，並且他用低微的聲音，向他們說明這些創傷，沒有一個像是致命的，而自已反而以得爲國家竭盡義務自安。

經過了六個星期，勒內就由危險期間移入了調養境界。但是馬爾塞爾和琦琦在第一次聽見他能够站起和全身解去布包的時候，他們感到的憐憫之心不免超過了喜悅。從勒內當時的情形，馬爾塞爾僅僅勉強認得出他從前爲女兒選的那個略帶嬌態的美男子；他這時看見的，是一副橫着六七條紫色傷疤的臉，一隻失去前肘的胳膊，一條伸屈不便在調養期中祇許撐着木拐走路的硬腿。但是琦琦，她經過了一種不能自禁的驚訝之後，居然有够用的力量，叫自己祇表現快樂。陡然之間，她由於生性敏捷的可貴態度，決定了好的辦法：就是真情和盡心的辦法。倘若她這個「小兵」從前因打仗而受過不好的待遇，那末她尤其更應當用一種慰藉的和保護的柔情去圍繞他。

一經勒內得到允許出了醫院，琦琦就要同着她母親跟勒內到街上散步。當他們幾個人上街橫過時，倘若有一個車夫或者一個汽車夫對這受了傷並不勒住的车子讓路，她就憤憤地楞起眼瞧着他們，並且心裏把他們當作「埋伏者」看待。有時當她和女友們互換敬禮時，她總因為滿意和驕傲而發顫了，並且她的眼光彷彿向她們說：「這是我的未婚夫，一個英雄！」她不能自持地時常常斜睨着她的伴侶身上的勳章和軍服。極力堅持這套在前方褪了顏色染了斑點的軍服，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纔用一套新的去代替；因為這套舊軍服是戰士身價的證明書，至於新的就可以叫路人發生誤會，以為這是一個在軍事局所辦事的人了。不然，不然：這座十字勳章，她的「小兵」不是因為在法國陸軍部裏當差得來的！

——你靠着我的胳膊罷！她不時重複地說。

這時候，勒內還用着一枝手杖，但是他漸漸可以走起來不感困難。她卻仍然叫他非挽着她的胳膊不可。如同他是一個孩子一般，她認為自己對他有一種看護扶持的永遠需要，並且幾乎為看見他那樣迅速地回復了健康，自己感到不快。

到了他走路無須使用手杖的時候，台諾乙和那位參議員，都認爲給這部歷史造成天然結束的時機已經到了。目前爲甚麼要將這婚期拖延過久呢？原來戰事並不是一種障礙，並且反而像是能够叫婚姻增加數目似地。

因爲時局關係，琦琦和勒內的婚禮祇在至親密友之前舉行，當時到場觀禮者的人數還不上二十個。這辦法和馬爾塞爾從前爲他女兒夢想過的不甚脛合；他本來指望有一場熱鬧的婚禮，叫各報詳加敘述；但是在實際上說來，他當然也沒有甚麼抱屈之點。琦琦是有幸福的；她得了一個有真心的漢子做丈夫，和一個能保障子孫前途而有勢力的大人物做公公。此外，財運又都極其圓滿，就是自從發生戰事以來，阿根廷那方面的那些農產物，竟得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價。所以絕對沒有一件教他抱屈的理由，於是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幾乎重新找着了他全部的樂天主義了。

這一天，馬爾塞爾在那畫室裏，消磨午後的光陰，在那裏，他忻然和阿爾亨梭拉談論那些在近來報紙載過的種種好消息。法軍早已在香賓開始一種攻擊行動，奪回了許多地段，俘虜了許多敵

人。大概，這些成績應當損失了許多士卒，但是這樁事卻絕不叫馬爾塞爾擔憂，因為他相信許爾並沒有在這一帶的前線上。前一天，他還接過他兒子在八九天以前寫的一封信；因為那時候的郵遞不靈，所以信件幾乎總要耽擱許久。這少尉在這一封信之中，表現了一種愉快和驕勇的氣概；他已經被長官呈請升授中尉，他的姓名也已經列在晉給榮光隊勳章的公告裏面了。

——我從前早就向您談過好幾次呀！阿爾亨梭拉連聲說，您將來可以像是在大革命時代裏一樣，做一個年齡不過二十五歲的將軍的父親。

等得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一個僕人向他說是魯意莎沒有在家，麥薛拉古爾和麥薛勒內業已在客廳裏候了許久。他走進客廳一看，這兩位拜訪者的莊重態度和寂寞容顏，業已叫他知道他們是為着一種惡消息來的。

——怎麼？他用一種陡然因憂慮而起的變化聲音向他們這樣問。

——我的可憐的朋友……

這幾個字，已經够得叫這個做父親的人，猜着了他們所帶來的傷心消息了。

——哦，我的兒子……他口裏喃喃地說，一面卻向圈椅上一倒。

原來這位參議員，剛由法國陸軍部得到這個凶信。許爾在這次攻擊動作開始的時候，就在某一個村子附近陣亡。這村子的名稱卻在公文的報告書中記載明白；並且這報告書特地聲明：這少尉業已由他的弟兄們埋在一所在戰場上構成的臨時公墓裏。

許爾的死，對於台諾乙一家人真是一個了不得的意外打擊。這位參議員用了他全部的聲望，給他們找點兒最少的安慰；他的目的，就是要他們尋得着許爾的墳，和他可以在那兒埋掩這副貴重遺體的黃土上面痛哭。在沒有從參謀本部獲得必要的允許之前，他真應當使用無窮的手腕，剋制無窮的障礙；但是他帶着那樣堅決的態度去追求，用着那樣雄厚的實力去活動，結果終於達到了他的目的。部長發了命令：指定一乘軍用汽車交給台諾乙的家族，並且又從許爾從前的那一連裏，指定一個曾經參與許爾陣亡之役的上士陪着他們同去；根據這種布置，或許可以尋得着許爾的墳。拉古爾自己卻被政治家的任務留在巴黎，因為他要出席一個重要會議，在這個會議裏，恐怕內閣不能獲得多數，所以對於台諾乙一家人這次的傷心巡視，只得以不能同行爲歎。

那乘軍用汽車，在冬天的某一個早上的灰白天色之下，慢慢地前進了。向着灰色的田野遠遠地望過去，各處都有許多組成了大大小小的白東西，向着微風飛舞，倘若不是氣候的嚴寒，大眾也許會以為那是一些成羣結隊在田上飛翔的蝴蝶。等到走近了些兒，那些臨風招展的白東西，就像是染上了新的顏色，染上了有紅有藍的顏色。這都是許多小小的法國國旗，以百數計的，小小的法國國旗，以千數計的。小小的法國國旗，在冰涼的早風裏顫動。雨水洗淡了這些旗子的顏色，潮溼腐蝕了這些旗子邊緣；其中有幾面祇剩下那根旗桿，桿上掛着一片破布。每一面旗子護着一座小的木頭十字架，這些木頭十字架，有時候是刷了黑顏色的，有時候是本色的，有時候是簡單地用兩條木條子湊成的。（註六）

——死的人真多！馬爾塞爾對着這座叫人心悸的公墓縱目望了好幾回，一面這樣說。

馬爾塞爾，魯意莎和琦琦，都是身著重孝的服裝，勒內是陪着他妻子同來的，著的依然是現役軍人的軍服；因為他雖然受了傷，卻不肯離開軍隊服務，所以就被政府派入了某個兵工廠，等到戰事結束再作計較。

勒內在膝頭上攤開了一幅戰場地圖，向那個同來的上士提出種種疑問。然而這上士卻不大能夠認得出他們從前作戰的那塊地方；他從前看見這塊地方被開花彈翻得亂七八糟，又被兩軍的士卒蓋得幾無隙地；現在呢，人影子和鬧轟轟的聲音都沒有了，他就迷了方向了。

這乘軍用汽車，在亂七八糟的墳堆兒叢裏前進了，開始牠走的是一條平坦的、淡黃色的土路，隨後走的，就是一些彎曲的窪地和一些有深槽子的泥灘，在這種地面上，這乘軍用汽車很堅硬地受着搖晃。

——死的人真多！琦琦瞧着那些在路左路右叢立成林的十字架，一面重複地這樣說。
魯意莎本來低着頭，這時候掐着念珠，機械地喃喃說道：

——請您可憐他們罷，上帝！請您可憐他們罷，上帝。

他們已經到了從前發生那場惡戰的地方，當時鏖戰的情形，真是原人式的，那陣在戰場外面肉搏，那陣用刺刀，用鎗托，用匕首，用拳頭，用牙齒的殘忍混戰。那個做嚮導的上士漸漸恢復了他的辨認能力了，指出了地平線上的好幾點。在那個遠遠的地方，從前都是非洲的鎗手；更遠一點，輕裝

步兵；主力步兵當時是從這條小路上分開向兩面衝鋒的，並且這些地溝從前都是歸他們管的。汽車停住了，勒內就走下車來去看那些十字架上的記載。

這些墳堆兒，其中大多數埋着好幾個人，他們當初戴的凱披和鐵盔，現在都掛在十字架的兩頭，而這些軍用品，都漸漸開始腐爛或者生了鐵鏽。在某幾座墳上，有幾個花園，這都是從前爲憐憫作用掛上的，現在都已經變了黑的了，和散了的了。四處幾乎全是合葬的遺阡，阡裏的人數都記在阡上那座十字架上，某一些的數目字是清清楚楚的，某一些已經不大看得出，有時候或者竟至於完全消滅。這些在壯年時代即歸淘汰的人，在世界上都絕沒有留下一點兒甚麼，就是墳上的一個姓名也都沒有。從他們身上可以保留下來的唯一紀念，大概就是每逢傍晚時候，叫甚麼在路上引牛歸家的法國農家老婦長嘆的紀念罷，或者每逢那些身穿黑色罩衫的孩子們下課歸家，他們的寡居祖母因爲自己只能給他們一點兒乾麵包，同時又因爲想起那個在他們心裏已經是面目依稀的父親而發的紀念罷。

——請您可憐他們罷，上帝魯意沙繼續喃喃地說。請您可憐他們的老母親，請您可憐他們的

寡婦罷，請您可憐他們的孤兒嗎！

也有許多成條的土堆，許多很長的成條的土堆，列在略遠的地方，這都是沒有國旗又沒有花圈的，僅僅只豎立一個簡單的十字架，架上頂着一條招牌樣的東西。而這些長條土堆的四週都用木椿圍着，堆上的土色，因為摻合了石灰，都顯出白的意味。從那些招牌樣的東西的上面，可以看得見一筆駭人的簡潔數目：二百具……三百具……四百具……這些數目，叫人想像到那些連着破碎的軍服，折斷的皮帶，攪間的鐵盔和泥污的皮靴同在一個大坑裏疊葬的幾百具屍首；黯澹的眼球，猙獰的面貌，不跳的心弦，都同着這些因屍體腐化作用半成流質而叫人戰慄的肉堆，一齊在泥土之中消滅。然而，馬爾塞爾想到了這些，不禁感到了一陣狠心的愉快：他的兒子固然死了，但是卻已經有人替他復了仇！（註七）

他們的汽車，根據了那個嚮導者的指點，向前再走了些時，隨後又從田裏斜插過去，去尋某一個叢葬之所。現在已經毫無疑慮了，那就是許爾那隊人被敵兵打敗的地方。汽車的橡皮輪，深入這片耕過的地裏，並且壓平了那些被犁頭劃好的土行；因為這時候，人的工作，已經重新在這片飽食

人肉的地地上開始了，這片耕過的地，沿着許多土堆兒延長，初生的植物正預報未來的春意。野草和荊棘，已經滿是蓓蕾了，而新麥的綠苗，正在初透暖氣的日光之下，表示儘管世上有種種怨恨和種種屠殺，然而那富於滋養性的自然，卻仍然繼續爲人類醞釀種種與生命有關的不盡不竭的源本。

——我們已經到了，那個做嚮導的上士說。

於是馬爾塞爾魯意莎和琦琦，也都下了車，後來，這種傷心的散步就在墳堆兒裏面開始了。內和那上士在前行走，仔細辨別那些十字架上的記載，他們有時候在那些難於認識的前面停住一會兒，隨後便仍然繼續他們的搜索，琦琦無精打采，跟在他們的後面行步，相距不過是幾步。馬爾塞爾和魯意莎遠遠地跟着他們，走起來很感艱難，雙腳踏着軟土沒有氣力，腿顫，心痛。

這樣地經過了半點鐘，然而他們甚麼也沒有找得着。他們看見的，始終是一些不認識的姓名，一些沒有姓名的十字架，一些屬於別一團的序數的號碼。那兩位老年人已經不大站得住了，後來，竟以爲尋覓他們兒子的墳是沒有希望的。陡然，琦琦狂喊了一聲：

——在這兒了！

他們在一堆黃土跟前集合了，這堆黃土的形狀，隱約地像是一口棺材，土上已經漸漸着草色，當頭的地方豎着一個十字架，架上曾由一個同伴用小刀刻出「台諾乙」這個姓，以後又用簡寫記出了官階，團的序數和連的序數。

魯意莎和琦琦都在這潤溼的地面上跪下了，並且痛哭起來。那爲人父者卻帶着一種發呆的神情，雙目盯住這座十字架和這堆黃土。勒內和那上士都靜悄悄地低下了腦袋。他們想起那個被這點兒黃土掩住祕密的遺骸，兩個人的性靈都受了種種可怖的問題的騷擾。許爾是在驟然之間被大砲打死的嗎？他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安然喪命的嗎？或者他完全是從相反的路數，他受創傷的磨折，以致死於飢渴寒冷，並且在一種神志清明的垂危境界裏，感到無常漸漸由腦部掩到心房的嗎？那致命之傷，果會尊重這少年的儀表，沒有加以損傷，而那殺人的鎗彈，果真僅僅祇在額部或者胸部鑽了一個幾乎不可見見的窟窿嗎？或者，那破彈駭人地轟毀了這健康的肉體，而把這英氣勃勃的少年裂成一些片段嗎？這都是許多永遠不會有答覆的問題。在從前愛過他的這些人，永遠不會得着這種悲傷的慰藉，來辨認他臨死的種種情形。

琦琦立起來了，一言不發地走到汽車跟前；後來她捧着一個花圈和一大束鮮花仍舊走回來。她把那花圈掛在十字架上，把一個花球擱在墳頭，把那些由她如同舉行一種宗教禮節一般莊嚴恭肅地摘下來的小花兒撒在地下。

事情完了，馬爾塞爾和魯意莎就跟著那上士的引導，靜靜地仍然對着那乘汽車跟前走過去。這時候，琦琦和勒內依然在墳前守候了幾分鐘。

那一對垂頭喪氣的老夫婦，彼此緊緊地互相靠着；但是他們各自的那種沈默的思潮，卻各自在不同的道兒上起伏。

魯意莎的沈默，一方面因為天性上的仁慈，另一方面又受到基督徒式的仁愛的神祕指導的影響，所以這時候漸漸丟開了本身悲痛的沈思去憐憫他人的悲痛。她從想像之中，聽見她的妹子正在敵軍陣線後面的一片叢塚之間踽踽，走到其間的某一塚上，高聲喊着她某一個兒子的乳名，並且因為想到了她那另外一個永無墳墓可尋的兒子，所以哭得更為悲慘。遍地都有可憐人類的悲痛都是一樣的，而那冷酷的平等主義，在悲痛的境界之中，無論對於誰何都給一種相等的寬恕。

而在馬爾塞爾卻是背她而馳的，他是個講究行動的人，人生早已指導了他，說是每一個人都在上都負擔那種由自己錯誤生出來的責任，他這時妄想那些罪魁的懲罰，他們既然引了啟示錄上的那些活物放到世上，並且又為那些被霍爾諾夫忻然用以象徵戰禍的孽惡騎士們開放了馳騁之場，那末種種懲罰是無可避免的。不過自己年齡過高，也許未能滿意地聽見有人執行這些懲罰；他兒子之死，陡然叫他成了一個衰翁，所以他以為自己頂多不過是可以再活幾個月；但是他始終相信這場裁判，遲早必定會實現的，必定會絕無顧恤地實現的。那種對於那些悍然造惡者表示的寬大態度，本是一種共同犯罪的行為。饒恕凶手，就是欺負被害的人。最好是戰事能够殄滅這種人的子孫，一個人既然拔劍自恣，就應當身受這劍的害。

在這兩個老夫婦的後面，勒內正向十字架上縛住那隻花圈和那個花球，這時候琦琦走到了一個也許掩着許多屍首的土堆上面了，她挺身疊肩地展望這廣闊異常的墓園，一面用雙手壓住自己那條在寒風之中翻動的裙子。她哥哥許爾的迴憶早已在她記憶裏移到第二線了，尤其這片「古人國」的景物，叫她向那些生存者注意。她的眼光移向勒內身上了。她也許想到她丈夫一樣

冒犯過她哥哥冒犯過的那般危境，爲她，這是一種近乎神聖顯靈的幸福，因爲她丈夫雖有癡病和折骨的災難，卻依舊是安全健康的。

——說呀，我的可憐的小寶貝，末了，她高聲這樣喊着，倘若這時候你也如同那些可憐的人一樣躺在黃泉之下呢！

勒內聽着她出神，惆悵地微笑了一下。對呀，她剛纔說的本是真相；但是命運對於他，顯出了仁慈態度，因爲命運始終把勒內保存在一個性情懇摯的少婦的溫柔懷抱裏；丈夫折了肢體，她因而自豪，丈夫疤了面目，她越覺得他侷促。

——來呀！琦琦用命令式的口吻接着向他說，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

他走上了那個土堆，靠近她站着。這樣一同站在這種傷心地點的中央，她像是更感到了人生的勝利快樂了，她伸起那雙胳膊擁住勒內的項頸，把他貼緊了自己的溫馨不愛的酥胸，在他的嘴上壓了一個嘴唇的熱吻。這時候，她那件迎風自由飄蕩的裙子，掩出了她腰支上的那簇壯麗的曲線，叫那種業已滾圓美滿的母性體態，從中明顯地露出一個輪廓來。

(註一)戰壕切口稱同胞做「博羅勒 Pollops」，蓋由「博羅勒 Pops」一字而生。博羅勒就是「考毛」，戰壕中沒有時候修面，故兵士無不鬚毛鬱鬱，因而彼此以「Pollops」相呼，蓋用北方成語借譯為「毛子」。

(註二)歐洲人稱男子之工於內網的做「蕭莊」，此名稱出於西班牙傳說上的「Don Juan」美男子，其人始備潘鄔，小開諸點，所以後世文學家常用這人名做喜劇中的主人，且以傳說中的故事敷布而成此主人的個性，此處就是用這稱意思指往日常生活中的許爾台諾乙。

(註三)魯藩 (Louvain) 是比國東部魯藩省的首府，歐戰初起時，德軍縱火燒魯藩，因而波及其地之魯藩大學，此大學成立於數百年前，在世界素負聲望，德軍因而大為世人詬病。蘭司 (Lorraine) 是法國馬侖州的首府，其地有教堂名聖母堂，亦為歐洲數百年前的有名營造物，且在法國有歷史上的關係，歐戰至一千九百十五年秋間，德軍用排擊戰此教堂，故又因此而為世人詬病。此二事在歐戰之中，蓋為德軍最不名譽的最不文明的舉動中的兩件。

(註四)德國哲學家黑格爾 (Hegel) (一七七〇年生——一八三〇年卒) 主張人類的思想的步調，共有三種過程：[正] [反] [合] 三種過程。大意謂「無論自然界，人類社會，學術的變遷，或者思想的推移的種種觀察，凡有這一件事——正，必另生一件相反的事——反；於是兩者之間，又生出第三件事——合，這樣不斷地繼續下去，便將進化促成。」是即黑格爾派的辯證法。此節序及的「德國教授先生」和「德國中尉先生」就是指約立武司兩兄弟。

(註五)此節的新秋，根據全書的敘述，當然不是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新秋。

(註六)歐洲人的墓碑，多用石質的十字架，歐戰時，死人過多，不及用石製成，遂用木製。

(註七)此節中的長土堆，係指德軍的墓群之處。